

# 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版權所有  
翻印不許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初版

全部六冊實價大洋七元五角正

外埠另加郵費四角五分  
外國另加郵費壹元

著者 泗陽張星烺

發行者 北平李廣橋西街  
輔仁大學圖書館

印刷者 北平和平門內北新華街  
京城印書局

電話南局四五六〇

代售處 各大書坊





輔仁大學  
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六冊目錄**

**古代中國與印度之交通**

**印度概觀**

面數

第一節	印度之地理人種及其歷史……………	一
-----	------------------	---

**中印交通之起始**

第二節	上古時代中印交通……………	二二
-----	---------------	----

**兩漢時代中印交通情形**

第三節	漢武帝欲通印度未成……………	二七
-----	----------------	----

第四節	西漢時印度通使中國……………	二九
-----	----------------	----

第五節	西漢時中國與罽賓國之交通……………	三一
-----	-------------------	----

第六節	漢通印度沿岸諸國……………	三七
-----	---------------	----

第七節	東漢時中國與印度之交通……………	四〇
-----	------------------	----

## 六朝時代中印交通情形

第八節 三國時代印度狀況……………四三

第九節 晉時中國與印度之交通……………四六

第十節 劉宋時錫蘭島通使中國……………四八

第十一節 劉宋時中國與印度之交通……………四九

第十二節 梁時中國與印度之交通……………五四

第十三節 梁時錫蘭島與中國之交通……………五八

第十四節 南史記中國南朝與印度之交通……………六〇

第十五節 南史記中國南朝與錫蘭島之交通……………六五

第十六節 元魏與印度諸國之交通……………六六

## 唐時中印交通

第十七節 唐時中國與天竺之交通……………七一

第十八節 烏菴王達摩貢方物獻表……………八七

第十九節	冊府元龜記唐與印度之交通	八八
第二十節	唐太宗餌天竺僧藥致死	九〇
第二十一節	唐時中國與尼泊爾之交通	九二
第二十二節	唐時罽賓國歸入中國版圖	九三
第二十三節	冊府元龜記罽賓與唐之交通	九五
第二十四節	箇失蜜國歸附於唐	九七
第二十五節	箇失蜜與唐之交通	一〇〇
第二十六節	訶毗施國與唐之交通	一〇一
第二十七節	唐時錫蘭島與中國之交通	一〇一
第二十八節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天竺	一〇二
第二十九節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師子	一〇五
第三十節	賈耽記安南通天竺道	一〇六

## 唐時印度人入仕中國

第三十一節	羅好心	一一一
-------	-----	-----

## 印度佛教之輸入中國

第三十二節	佛教發達史	一一三
-------	-------	-----

第三十三節	佛教之傳入中國	一二三
-------	---------	-----

## 印度東來中國傳燈高僧傳

第三十四節	攝摩騰	一二八
-------	-----	-----

第三十五節	竺法蘭	一三〇
-------	-----	-----

第三十六節	維祇難	一三一
-------	-----	-----

第三十七節	曇柯迦羅	一三二
-------	------	-----

第三十八節	耆域	一三三
-------	----	-----

第三十九節	竺佛調	一三五
-------	-----	-----

第四十節	僧伽跋澄	一三六
------	------	-----

第四十一節	僧伽提婆	一三七
-------	------	-----

第四十二節	曇摩耶舍……………	一三九
第四十三節	鳩摩羅什，釋道融……………	一四一
第四十四節	弗若多羅……………	一五五
第四十五節	卑摩羅叉……………	一五六
第四十六節	佛陀耶舍……………	一五七
第四十七節	佛駄跋陀羅……………	一六〇
第四十八節	曇無讖……………	一六五
第四十九節	佛駄什……………	一七一
第五十節	僧伽達多，僧伽羅多哆……………	一七一
第五十一節	曇摩密多……………	一七二
第五十二節	求那跋摩……………	一七四
第五十三節	僧伽跋摩……………	一八〇
第五十四節	求那跋陀羅……………	一八一

第五十五節	求那毗地	一八六
第五十六節	佛陀禪師	一八七
第五十七節	菩提達磨	一八八
第五十八節	勒那漫提	一九五
第五十九節	菩提流支	一九七
第六十節	拘那羅陀	二〇〇
第六十一節	那連提黎耶舍	二〇六
第六十二節	闍那崛多	二一〇
第六十三節	達摩笈多	二一六
第六十四節	波羅頗迦羅蜜多羅	二二二
第六十五節	那提三藏	二二五
第六十六節	釋若那跋陀羅	二二七
第六十七節	釋佛陀多羅	二二八

第六十八節	釋佛陀波利·····	一二八
第六十九節	釋尊法·····	一二〇
第七十節	釋無極高·····	一二〇
第七十一節	釋地婆訶羅·····	一二一
第七十二節	釋慧知·····	一二二
第七十三節	釋阿你真那·····	一二三
第七十四節	釋菩提流志·····	一二三
第七十五節	釋極量·····	一二五
第七十六節	釋懷迪·····	一二六
第七十七節	釋善無畏·····	一二六
第七十八節	釋跋日羅菩提·····	一二五
第七十九節	釋不空·····	一二九
第八十節	釋利涉·····	一五七

第八十一節 釋智慧……………一二五九

第八十二節 釋牟尼室利……………一二六一

第八十三節 釋蓮華……………一二六二

第八十四節 釋天竺……………一二六三

第八十五節 釋般若……………一二六四

第八十六節 五代及北宋時梵僧東來傳燈記……………一二六五

中國西往印度求法高僧傳

第八十七節 朱士行……………一二七四

第八十八節 釋法顯……………一二七六

第八十九節 釋智嚴……………一二八三

第九十節 釋寶雲……………一二八五

第九十一節 釋慧叡……………一二八六

第九十二節 釋智猛……………一二八七



第九十三節	釋曇無竭	一九一
第九十四節	康法郎	一九三
第九十五節	釋慧覽	一九五
第九十六節	于法蘭	一九六
第九十七節	于道邃	一九七
第九十八節	宋雲惠生	一九七
第九十九節	玄奘	二一七
第一百節	玄照	二五八
第一百零一節	道希	二六四
第一百零二節	師鞭，道方，道生	二六五
第一百零三節	釋義淨	二六六
第一百零四節	常愍	二七七
第一百零五節	末底僧訶	二七八

第一百零六節	無名氏六人	三八〇
第一百零七節	隆法師	三八一
第一百零八節	益州三師。明遠，義郎，會寧	三八一
第一百零九節	運期，信胃	三八四
第一百十節	交州三法師。木叉提婆，窺冲，慧琰	三八四
第一百十一節	愛州二法師。智行，大乘燈	三八五
第一百十二節	高昌二法師。彼岸，智岸	三八七
第一百十三節	洛陽三法師。曇潤，義輝，智弘	三八七
第一百十四節	荊州五法師。道琳，曇光，慧命，無行，法振	三八九
第一百十五節	澧州二法師。大津，僧哲	三九七
第一百十六節	苾芻貞固，孟懷業	三九九
第一百十七節	苾芻道宏	四〇四
第一百十八節	善行	四〇五

第一百十九節 襄陽二法師。靈運，法郎……………四〇六

第一百二十節 釋慧日……………四〇七

第一百二十一節 慧超……………四〇九

第一百二十二節 釋含光……………四一八

第一百二十三節 釋悟空……………四一九

第一百二十四節 釋智宣……………四二一

第一百二十五節 北宋初中國政府派僧往印度求經記……………四二一

### 唐人所記印度鑽石及動植物

第一百二十六節 鑽石……………四二四

第一百二十七節 植物……………四二四

第一百二十八節 動物……………四二九

### 宋時中印交通

第一百二十九節 宋與摩伽陀之交通……………四三九

第一百三十節	宋與注輦國之交通……………	四四五
第一百三十一節	遼與錫蘭島之交通……………	四五二
第一百三十二節	嶺外代荅卷二故臨國……………	四五二
第一百三十三節	嶺外代荅卷二注輦國……………	四五三
第一百三十四節	嶺外代荅卷三西天諸國……………	四五四
第一百三十五節	嶺外代荅卷三西天南尼華羅國……………	四五五
第一百三十六節	諸蕃志卷上南毗國……………	四五五
第一百三十七節	諸蕃志卷上胡茶辣國……………	四五八
第一百三十八節	諸蕃志卷上麻羅華國……………	四五九
第一百三十九節	諸蕃志卷上注輦國……………	四五九
第一百四十節	諸蕃志卷上天竺國……………	四六三
第一百四十一節	南宋時居留印度之華僑……………	四六四

元時中印交通

第一百四十二節	蒙古人用兵印度……	四六五
第一百四十三節	費理胥塔記印度與中國之兵爭……	四六八
第一百四十四節	元時印度人入仕中國 鐵哥 阿爾尼格……	四六九
第一百四十五節	元時中國與印度沿海諸國之交通……	四七二
第一百四十六節	拔都他記元廷與印度德梨大蘇丹之通使……	四八七
第一百四十七節	汪大淵島夷志略記印度沿海各地情形……	四八七
第一百四十八節	元時中印通商情形……	四八九

### 明時中國與印度陸上交通

第一百四十九節	阿難功德德國遣使於明……	四九二
第一百五十節	明與尼八剌國之通使……	四九三

### 明時中國與印度海上交通

第一百五十一節	明初巡航印度洋者鄭和，侯顯傳……	四九四
第一百五十二節	榜葛剌國與明之交通……	四九八

第一百五十三節	沿納僕兒與明之交通	五一
第一百五十四節	底里與明之交通	五一
第一百五十五節	西洋瑣里與明之交通	五一
第一百五十六節	加異勒與明之交通	五一
第一百五十七節	甘巴里與明之交通	五一
第一百五十八節	錫蘭島與明之交通	五一
第一百五十九節	溜山國與明之交通	五二
第一百六十節	小葛蘭與明之交通	五三
第一百六十一節	柯枝與明之交通	五三
第一百六十二節	占里與明之交通	五四

增補及修正

(一) 穆天子傳研究	五五
(二) 拂林原音考	五六

(三) <u>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u> 中僧及烈事蹟……………	五六六
(四) <u>中國史書上關於馬黎諾里使節之各種記載</u> ……………	五六七
(五) <u>唐時海南島有回教徒</u> ……………	五七〇
(六) <u>宋代各商港蕃商情形</u> ……………	五七一
(七) <u>阿拉伯人遊戲傳入中國</u> ……………	五七三
(八) <u>幹脫</u> ……………	五八四
<u>本書引用書目</u> ……………	五八五
<u>引用外國書目</u> ……………	六〇七
<u>勘誤表</u> ……………	六一五

輔仁大學  
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六冊

泗陽張星烺亮塵撰

**古代中國與印度之交通**

**印度概觀。**

第一節。印度之地理，人種，及其歷史。印度半島全面積較中國本部十八省略大。北界希馬拉耶山（Himalaya），西北界印度斯河（Indus），東北界緬甸（Birma）。其東西南三面，皆印度洋也。半島東面之海，曰孟加刺海灣，（Bai von Bengallen）西面曰阿拉伯海（Arabisches Meer）。南起北緯五度，錫蘭島，北至北緯三十五度，克什彌爾境。即所謂印度本部，又曰前印度（Vorderindien）。爲印度文明發生之地。緬甸，暹羅，安南，所謂後印度（Hinterindien）也。印度全境與亞洲大陸以大山之隔，故天氣，風土，人情，皆異於本洲他處。印度南部臺坎（Deccan）高原，在地質言之，上古時，實爲洋中一洲



。風土與非洲相似。後以北印度川河沖積，乃與大陸相連。故印度全土，可分爲北部欣都斯坦（Industan）及孟加拉（Bengalen）低原，與南部臺坎高原。兩部高低相差甚多。北印度低原又可分爲西方印度斯河流域及東方恒河流域。兩流域天然狀況頗異。印度斯河右受可里河（Kashulius）水，左受彭甲伯（Pendachab）五河之水。沿可里河爲由西方入印度之要道。彭甲伯五河，貫流全境，資以灌溉。地皆膏腴。阿利安人種自阿母河流域侵入印度時，最初卽至彭甲伯。恒河枝流更多，承受希瑪拉耶山，西藏及阿撒母（Assam）等地之水。氣候甚熱，空氣潮濕。各種養生物品，皆極豐裕。阿利安人在其早時期，卽侵入此邦。恒河沿岸，自古卽有甚多繁盛城市，人口衆多。恒河爲交通要道。印度文明卽產生於河之兩岸。德梨（Delhi），阿格拉（Agra）阿拉哈拔德（Allahabad）皆爲印度文明史及政治史上要城。拜納萊斯（Benares）爲印度人之聖城，亦婆羅門教之中心點也。阿利安人佔據北部低原，南至文德耶（Vindhya）山嶺而止。由此嶺而南至果答伐利河（Godavari）謂

之中印度。地勢甚高。土多礫确，不能耕種，僅足畜牧而已。臺坎高原，高出海面約八百米突。東西兩邊有高山。西面者曰西合的山，（Westghats）近麻羅拔（Malabar）海岸。阿納瑪利峯（Anamali）高至二千七百米突。其東面者曰東合的山（Ostghats）近哥羅曼得爾（Koromandel）海岸。較西合的山爲低。最高之峯德俄第蒙達（Devodi Munda）亦僅一千六百四十五米突而已。東岸古爲文明國，與東方有交通。高原中間，雨水甚少。蓋西面吹來水氣，阻於西合的山，而盡下落。故中間地土，無異沙漠。臺坎境內大河，以果荅伐利爲最巨。河之兩涯爲平原。僅河口可以行舟。南方最大之河曰加惟利。（Kaveri）臺坎內地多山。人烟稀罕。多植棕櫚樹。渡海爲錫蘭島，天氣植物，全爲熱帶景況。

印度民族，最爲複雜。有上古土著之人。有以後有史時代先後侵入之外來民族。大概言之，前印度境內民族，可別爲四大枝。北方希瑪拉耶山麓爲西藏民族。自亞洲高原侵入。言語單音，類於西藏語。據印度古代逸話，阿利安

民族侵入印度時，與本土原有黑色人種，經久鬥後，始得克之。此類原有民族，今代皆退居文德耶羣山中。蒙達(Munda)及柯拉里(Kolari)兩族，卽其苗裔也。加爾克塔(Calcutta)西南山中之柯爾族，(Koli)亦爲黑種遺民。南部臺坎全土，皆爲達羅毘荼(Dravidavölker)民族名見大唐西域記。所居。最近統計，此族人口有五千六百萬。與蒙達族相近。膚髮皆黑。惟蒙達人寬鼻，而達羅毘荼人則狹鼻，身軀精秀。兩族言語，亦全不同。達羅毘荼人或爲雜種也。上古時代，其所居境域，至爲廣袤。印度北境，直抵伊蘭高原，皆其族之領土也。阿利安人侵入後，勢力日漸消微。被驅至南方及錫蘭島。今代言語學家，尙未能考出達羅毘荼語，究與世界何種語爲最近也。達羅毘荼族中，有數部，亦臻文明境域。頗有文字。臺坎東南及錫蘭島爲塔密爾部，(Tamilen)人口一千七百萬。西面爲馬拉耶蘭部，(Malayalam)人口六百萬。東北面爲泰魯古部，(Telugu)人口二千萬。泰魯古之西，爲喀那萊斯部(Kannaresisch)，人口一千萬。塔密爾及馬拉耶蘭兩部，言語最相近。文字爲上古

語式。泰魯古文起於西歷第十一世紀。北喀那萊斯最古之碑文，爲第十世紀

時物。已開化諸部之外，尙有未開化者，如陀達部人（Todas）是也。據歷史

攷證，達羅毘荼人亦自外域遷徙至印度，後爲阿利安人驅向南方，而與黑種

上著混合者也。最後遷入者，爲阿利安民族。此族自西北，以武力侵入印度

。繁衍於北部。遷入時代，已不可考。吠陀聖經（Rigveda）中，詩歌發源時

，阿利安人尙與土人爭鬥未息。惟已得勝勢矣。遷入印度之阿利安人，亦非

一族。蓋數部落，同時侵入。尙可於各部之言語證之也。最古之文，卽吠陀

聖經也。言語與伊蘭人相近。梵文（Sanskrit）起於吠陀時代之末。婆羅門那

（Die Brahmanas）及優帕尼沙敦（Upanischaden）諸散文著作，卽最古式之梵文

也。耶蘇紀元前三百五十年，周顯王十九年文法家巴尼尼（Panini）始著文法。於是

文中變化各有定律。梵文曰散斯克里忒（Sanskrit）由 Sanskrita 而來。改正，釐

定，完全，神聖之義，以別於拍拉克里忒文。（Prakrit）拍拉克里忒由 Prakrita

而來。原有，天然，普通，之義也。散斯克里忒並非已死之文。王公貴族，

婆羅門人僧尼，及有學者，皆言之。直至今代，尙仍如是也。拍拉克里忒則平民及婦女用之也。由拍拉克里忒而發生拍里(Pali)語。佛教徒以後即用拍里以書寫其聖經者也。拍里，猶云次序，法則也。中天竺(Mittelindisch)諸地用之。耶蘇降生後，第十世紀，印度語漸生變化。各地土音互異。在西方者，則有身毒語，(Sindhi) 胡荼臘語，(Gudscharati) 彭甲伯語 (Pandschabi)，及西印度語 (West-Hindi)。在北方者，則有克什彌爾語，及尼帕爾語。在東方者，則有畢哈里語 (Bihari)，孟加拉語 (Bengali)，由利雅語 (Uriya)，及阿撒母語 (Asami)。在南方者，則有馬拉梯語 (Marathi)。此僅其最著者也。其他方言，則不能一一枚舉於此也。今代印度最通行之語，爲欣都斯坦尼語 (Hindustani)。此語發生於西歷第十二世紀，北宋末南宋初 回教徒統治德梨附近諸地時。實乃印度語，混雜以阿拉伯及波斯兩語也。此語又名烏爾度語 (Urdu)。烏爾度，突厥語營壘 (Lager) 也。初起於軍隊營壘中，故有是名也。佛教輸入錫蘭島後，中印度語亦隨之而輸入島中。久之而自成一語，名曰僧迦刺

語 (Singhalesische)。語近梵文。自有文學書籍。半爲佛教經典，半爲詩歌。阿利安人入印度最後，而實爲印度全土主人翁。所謂印度文明，卽由此族創建。所謂印度史，亦卽此族之史，而他族概皆無與焉。創建佛教與來中國傳布佛教之印度人，亦皆此族之人也。印度人全生精神，盡付之宗教，及超越未來，出世思想。以禁慾爲出世方法。印度經歷長久活動歷史。在文明史上，建設甚多。古代東西交通，印度人處其中間爲媒介人。故研究印度史，實甚緊要。然稍事研究，有使吾人失望者。印度人全無政治及歷史思想。在其本土，從未建設一有組織之國家。印度文明，及其宗教，布滿亞洲，然在各處，無印度人之殖民地，或獨立國也。外族侵入本土時，固嘗施以一時猛烈抵抗。然從未有永久抗拒者也。各邦分裂，不相統屬。個人主義發達。不知個人與一國之關係。視國家興衰，無關個人痛痒。故終古常被外族所征服，恬然不以爲意也。世界民族，精神上之生活，無有如印度者也。吠陀聖經固亦嘗記阿利安人與非阿利安之黑色人相爭，阿利安人與阿利安人自

已之爭矣。然一考其時間及地點，則無一事可以確知。歷史變遷，乃成爲神話矣。印度人未嘗無史。其文學書籍中，非無史料。然非專門歷史著作也。印度人極不好研究歷史，或學習歷史。西歷紀元十一世紀初葉，阿拉伯地理家阿爾比魯尼（al Biruni）嘗曰，『印度人不注意歷史成敗。國王年代先後，幾無人知。若有人問其國古事者，彼人不能答，輒舉先前寓言以塞責。』好造寓言，故全部印度史皆充滿神話寓言。欲溯一事之前因後果，得失利鈍，莫由知也。各派宗教經典上，頗有史料。然僅敘述先聖大賢個人之寓言逸事，而於當時人民生活大綱無與也。卽就其個人之寓言逸事而觀之，亦僅片斷零星敬仰聖賢之事蹟而已。至於聖賢一生對全社會之關係，則不可見。至於聖賢本身意志之如何發生建立，則更無一語及之矣。然偉大人物，如釋迦牟尼者，對於無歷史觀念之印度人，則稍有紀事，留之後世也。政治方面，則印度人之歷史觀念，至今無進步也。所可見者，頌諛王公之詩歌而已。此類詩歌，亦全無歷史真價，及事情原委之義意在也。其他寓言，亦皆紛亂

。殘闕不堪。幻想充塞。一切世事變遷，皆歸之天然神鬼之力。蓋歷史學在印度，從未作為科學研究，年代先後，亦從無紀錄也。居今代以考古事年月，幾不可能也。印度史上，第一事蹟有確實年代可考者，為耶蘇紀元前三百二十六年，周顯王四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侵入印度一事。自是印度人與希臘人始有交涉。佛教興後，自耶蘇紀元前第四世紀，即與中國有密切關係。漢明帝天竺迎佛以後，印度僧人始來中國。而中國僧人亦有往印度者矣。阿拉伯人興後，頗有學者留住印度。關於印度，有確實記載。尤以北宋時，阿爾比魯尼之印度記為研究印度古代地理歷史不可缺之書也。歐羅巴人最先詳記印度各地者，為元初威尼斯人馬哥孛羅。孛羅以一千二百九十三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自中國歸歐洲時，過錫蘭及印度沿海諸地。同年，聖方濟各會教士約翰孟德高維奴由歐洲往中國時，亦逗留於印度。高僧鄂多立克以一千三百十六年至一千三百十八年間，元仁宗延祐三年遊訪古里（Kalikut），錫蘭及瑪特拉斯（Madras）等地。歐洲人最初遊歷印度內地，泛舟恒河之上者，為威尼斯人尼



哥羅康梯。(Nicolo de Conti)時當一千四百三十年明宣宗宣德五年。左右也。留住南印度最久者，爲俄國脫威爾 (Twer) 地方在烈甯城東南商人尼吉丁。(Athanasius Nikitin) 尼以一千四百六十七年明憲宗成化三年抵南印度。至一千四百七十二年，化成八年始離印度。計居其地前後凡四年。尼吉丁離印度後三十年，葡人瓦斯柯達格瑪 (Vasco da Gama) 抵印度海岸。歐印之新交通史，由是而起。其結果也，五印度皆夷爲英吉利之殖民地焉。

印度史亦可分爲上古，中古，及近世三期。上古史爲佛教未興以前之史。由耶蘇紀元前二千年起，至前六百年爲止。中古史由佛教大興，至耶蘇紀元後一千五百年，歐羅巴人入境爲止。中古又可分爲印度國粹時期。此期爲佛教隆興，及婆羅門教重興時代。耶蘇降生前五百年，至降生後一千年。繼則爲回教侵入時代。約始於耶蘇紀元後一千年，即宋真宗時。近世史起於歐羅巴人發明新地。代表回教之莫臥兒朝勢力日漸衰敗，終至於亡。歐洲之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日益侵入。上古時代，亦曰吠陀經時代。(Das vedische Zeitalter) 此期可稱無史。阿利

安人於此期自西北侵入印度斯河流域。由是而東南，與原有土著，經久鬥以後，而至恒河流域。其詳皆已不可考矣。其與東方中國有無交通，更屬渺茫矣。

中古之初，最要之事，爲希臘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之來侵。亞歷山德僅至印

度西北部。耶蘇紀元前三百二十七年，周顯王四十二年海發斯香（Hephaestion）率希

臘之主力軍自尼開雅（Nicaea）地方，沿可不里河東進。亞歷山德則自率偏軍

，由北面而進。紀元前三百二十六年，諸軍會合於俄興德。（Ochind）渡印度

斯河。塔格錫來斯（Taxiles）王來降。在海達斯勃思河（Hydaspes）東岸，普魯

族（Puru）王來戰。敗而擒之。大王服其勇，復其王位。馬拉瓦族（Malavas）及克

商特拉克斯族（Kschandrakas）亦俱抗命。攻馬拉瓦時，大王幾喪其身。抵黑

發錫斯（Hypasis）時，士卒不肯前進。大王乃西歸。使尼雅庫斯（Nearchus）

率海軍西向波斯灣，而自率陸軍，經蓋德羅西亞（Gedrosien）西還。以紀元前

三百二十四年，周顯王四十五年五月抵蘇薩（Susa）。

亞歷山德東征爲古代大事，東方各民族受其影響者，無不有詳細記載，或甚多寓言逸事，遺留後世。獨於印度文中則至今人尙未能查得一書，有記亞歷山德者也。寓言詩歌中，亦絕無一語道及大王之名者也。亞歷山德征印度事蹟，在印度人視之，猶之疾風暴雨，過後即無踪跡矣。

亞歷山德僅征服彭甲伯 (Pendeschab) 一省。歸後，留希臘戍兵若干以守之。

紀元前三百二十三年，周顯王四十六年大王崩，國土離析。有摩揭陀國 (Magadha)

人旃陀羅笈多 (Tschandragupta Sandrakottos) 者，起家寒微。被放逐至彭甲

伯投降亞歷山德。學習希臘人之戰術學。亞歷山德西歸後，乃返華氏城，

(Pataliputra) 玄奘西域記卷八，作波吒釐子城。得婆羅門政治家察那喀 (Tschanakya) 之助，

滅難陀朝。(Nandas) 察那喀後爲笈多之首相焉。於短促時間，旃陀羅笈多征

服北印度全境。版圖擴至那拔達 (Narbada) 而止。旃陀羅笈多之母曰毛利耶

(Mura)。因名其朝曰毛利耶朝，(Maurya Dynasty) 譯言孔雀朝也。亞歷山

德崩後，部將賽流柯斯 (Seleukos) 據有波斯及敘利亞等地。至是欲拓境於印

度。與旃陀羅笈多起爭端。鬭鬥數年。賽流柯斯不獨放棄印度諸地，且嫁其女於旃陀羅並割阿利亞 (Aria) 及阿拉柯西亞 (Archosia) 兩省於孔雀朝以議和。兩國邊界以印度庫士山爲限。賽流柯斯遣梅格斯太內斯 (Megasthenes) 爲駐華氏城大使。梅駐其地五年，考風問俗。政治組織，及文明事業，皆有詳細記載。至可寶貴也。旃陀羅笈多卒於紀元前二百九十七年。周赧王十八年子頻頭沙羅 (Bindusara) 嗣位。卒於紀元前二百七十二年。赧王十四年子阿輸迦 (Asoka) 以前佛典又譯作無憂王，法顯佛國記作阿育王。立。阿輸迦幼在塔格錫來斯時，即好交希臘人。阿輸迦卽位於紀元前二百七十二年，卒於二百三十二年。秦始皇十五年爲印度有史以後，第一大人物。王爲佛教之保護人。嘗召集佛教大會於華氏城，改良僧侶社會，併遣僧人至叙利亞，埃及，馬期頓，錫蘭，西藏，比奴阿 (Binnu) 以及印度全土，傳布佛教慈善宗旨。王初不信佛。二百六十一年時，赧王十四年征服羯陵伽國 (Kalinga)。名見大唐西域記卷十羯陵伽國已開化，其王信佛。阿輸迦王由是亦信佛也。當阿輸迦在位時，其國境西至印度庫士山。包有今俾魯芝全

部及阿富汗之一部。北境抵希瑪拉耶山，包有克什彌爾境之斯利那喀（Srinagar）及尼泊爾國之拉里塔帕塘（Lalita Patan）。旃陀羅笈多及頻頭沙羅時，南方臺坎已臣服。故阿輸迦初卽位時，已管轄其大部。達羅毘荼族之案達羅國（Andhra）名見西域記卷十當旃陀羅笈多時，據有果荅伐利（Godavari）及克利胥那（Krishna）兩河間之地。亦自王。阿輸迦時，似來臣服也。僅極南有綽拉，（Tschola）彭的雅，（Pandya）及哲拉（Tschera）等獨立國，亦皆達羅毘荼族也。文德耶山中野人，亦保持其獨立。然印度已幾大半歸化矣。阿輸迦大王固不僅武功炳耀後世，而善治國，賞罰嚴明，巧於組織一切，尤足使後人欽仰也。保護宗教，提高國民道德。置官吏管理各教。已雖奉佛，而待他教，則一視同仁。又設官專記教務及社會情況。每五年召集大會於華氏城，修訂法律，獎賞士子之對於科學，美術，實業之有功績者。將治國之嘉謨嘉猷，宗教上倫理規訓，悉鏤之石柱，樹之全國。阿輸迦時代，印度與希臘交通最繁。阿輸迦卒，子孫懦弱無能。諸臣專政，太阿倒持。耶蘇紀元前一百八

十二年，漢呂后稱制六年

權臣蒲胥拍米忒拉(Puschpamitra)弑孔雀朝末主甫拉特拉

塔(Vrhadratha)而建松喀朝。(Sunga dynasty)蒲胥拍米忒拉僅統有全國軍隊

。嘗擴境至馬拉瓦。(Malavas)其子阿格尼彌忒拉(Agnimitra)始自稱王。此朝

末主，亦荒嬉好色，無君人之度。紀元前六十六年，

漢宣帝地節四年

其臣瓦蘇代瓦

(Vasudeva)弑之而自立。是爲康瓦朝。(Kanva)始祖曰康瓦。爲古代有名善

歌者。康瓦朝立未久，卽爲月氏所滅。阿輸迦卒後，南印度羯陵伽(Kalinga)

及案達羅(Andhra)皆叛而自立。紀元前七十年，

漢文帝十年

案達羅國版圖四拓，

滅松喀朝。幾掩有北印度全土。建都果荅伐利河上之北塘城(Paithan)。國

王皆奉佛。臺坎全境佛寺，皆此朝所樹立也。案達羅朝至耶蘇紀元後二百

十八年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

始亡。

耶蘇紀元前第三世紀之中，

秦始皇初年

梯俄朵都斯(Diodotus)建大夏國。希臘人

稱之曰拔克脫利亞(Bactria)。尤梯代莫斯(Euthydemus)嘗侵入印度。紀元前

一百七十五年，

漢文帝五年

尤梯代莫斯之子代梅忒流斯(Demetrius)爲突厥族之大

月氏人所逐，避難彭甲伯。遷都奢羯羅城(Sakala)。名見大唐西域記卷四 前漢書西域

傳罽賓國記云，『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即指此而言。尤梯

代莫斯以後，大夏國政日紛。尤首被弑。自是百年之間，凡易二十三主。据

印度人之記載，在印度之希臘王朝，共凡八十二年，歷八君主。此中有梅南

竇(Menander)王，印度人稱之曰密林達(Milinda)。爲君凡三十年。前一百

四十年，漢武帝建元元年，至一百十年，武帝元封元年。密林達即那先比丘經之彌蘭王。那先比丘經

(Milindapanha) 拍里文(Pali)中，今仍有之。英文有譯本曰彌蘭王問經。

(Die Fragen des Milinda, The Question of King Milinda)經中皆彌蘭王問佛教高僧

那先(Nagassena)之語也。王問有涉及哲學，公理，及宗教者。談論終，彌蘭王

改信佛教。紀元前九十三年，漢武帝太始四年在印度之希臘王朝，以內闕而亡。此

朝立國雖不久，而於印度文化上，有莫大要義焉。希臘印度兩文明由是接觸

。希臘美術，與印度固有者，混合而成乾陀羅派(Gandhara)之希臘佛教美術

(Gräko-buddhistische Kunst)。內爲印度精神，而外飾以希臘美觀者也。希臘

劇曲，及舞台布景法，亦以是時輸入印度。總之，在印度西北境希臘文明，有大裨益於印度。然於東方，則無影響也。至若印度文化本身，已根深蒂固，並未受若何動搖也。拔克脫利亞希臘王國，即大夏日見衰敗。月氏人來侵時，無些微之抗拒力。其亡如摧枯拉朽之易也。大月氏者，突厥民族。漢初，居敦煌祁連間。爲冒頓單于攻破。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徙。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事詳司馬遷史記大宛傳及前漢書西域傳。西漢時，分大夏故國爲五翎侯。(Shabban)西漢末，貴霜(Kushan)翎侯丘就卻(Kujura Kadphises)攻滅餘四部而自立爲月氏王。西破安息，南併高附。復破罽賓。兵威甚盛。王卒，子閼膏珍(Hema Kadphises)立。遂滅罽賓，取印度西北部。建都乾陀羅。(Gandhara)爲西域大國。閼膏珍卒，子迦膩色迦(Kanishka)立。即位於耶蘇降生後七十八年，即漢章帝建初三年。疆土較前更廣。彭甲伯，克什彌爾，乾陀羅，迦布邏，喀什噶爾及和闐等地，皆隸版圖。遷都配夏窪。(Peschavar)東西南三方文化，皆薈萃於大月氏。配夏窪爲一時文化中心點。名醫察



拉喀，(Tacharaka)佛教著作家高僧馬鳴，(Asvaghosha)俱來此城。迦膩色迦崇信佛法。召集佛徒五百餘人於罽賓闍爛達羅(Dschalandra)地方，開第四次大會。來會之人，人種複雜，言語不齊。乃規定以梵文編訂佛經。是爲流行東亞各國佛經之原本。南印度之僧人不蒞會。佛教由是遂分爲南北兩派。南派以錫蘭島爲根據。行於後印度及南洋羣島諸國。北派以北印度爲根據，行於東亞中國日本諸國。耶蘇降生後三百十九年時東晉元帝大興二年，印度有英雄曰旃陀羅笈多(Tschandragupta)者，與孔雀朝始祖同名起兵抗拒月氏人。血戰多年，乃自立爲王。是爲笈多朝(Die Guptas)之始祖。撒墨特拉笈多(Samudragupta)在位時，國勢最爲強盛。領土包有北印度全境。恒河口之撒瑪塔塔(Samatata)三角洲，及阿散母(Assam)皆隸版圖。南征臺坎，克俄里撒，(Orissa)闊撒拉，(Kosalla)帕拉瓦斯，(Pallavas)文奇，(Vengi)代瓦拉胥忒拉(Devara-schitra)及克浪達帕拉(Grandapalla)等地。笈多朝之版圖，恢復阿輸迦王時盛況矣。承平日久，兵革不興，印度文藝，由是大興。印度教(Hinduismus)起

於是時。梵文文學，科學，工藝，商業，皆臻極盛。佛教自起內訌，漸失人心。於是婆羅門教乘機復興。撒墨特拉笈多卒，子旃陀羅笈多二世嗣位。仍能光輝祖業。第四世紀之末，西滅塞種國（Sakas）。於是笈多王朝領土，東起恒河口，西至阿拉伯海矣。法顯之遊印度，即於此時。佛國記載其國『民人富盛，競行仁義。』其致治之盛，亦可窺見一斑矣。旃陀羅笈多二世之孫，曰斯干達笈多（Skandagupta）。在位時，嚙唎（Ephthaliten）人自北方遷徙至阿母河流域，伐波斯，滅貴霜月氏。侵入印度。紀元後五百年時，齊東昏侯永元二年，後魏宣武景明元年。嚙唎人克乾陀羅。笈多王朝壤土日削。彭甲伯又失。由是而中天竺全部，悉被征服。第六世紀初，梁武帝初嚙唎王密希拉古拉（Mihiragula）駐彭甲伯省之奢羯羅城（Sakala），以便治理印度。麻拉瓦省（Malava）總督爲嚙唎人。瓦拉比省（Valahi）則稱藩納貢。是時嚙唎國境，西起波斯，東接中國。印度則僅其國之一省而已。哈烈（Herat），及巴里黑（Balich）則嚙唎人勢力之中心點也。笈多王朝號令，僅及於摩揭陀（Magadha）境而已。佛陀笈多

(Buddhagupta)起兵攻嚧嚧。爲嚧嚧將拖拉曼(Toraman)所殺。瑪拉瓦西部亦失。笈多朝末主班奴笈多(Bhanugupta)卒於耶蘇紀元五百十年。梁武帝天監九年，魏宣武永平三年。

嚧嚧征服印度，橫行一時。摩揭陀王雅梭達瑪(Yasodharma)連合諸國，起兵共擊之。耶蘇紀元五百三十三年，梁武帝中大通五年，魏孝武帝永熙二年，大戰於麥爾塘省(Mul-

tan)之柯魯爾(Kohrur)地方。嚧嚧兵敗績。稍後，至五百六十年時，陳文帝天嘉元年，周武

成二年。波斯人與突厥人合兵擊嚧嚧，又敗之。五百七十年，陳宣帝大建二年，周武帝天和五年。嚧嚧國滅。全境爲突厥人佔領。雅梭達瑪領有印度大部。不獨爲恢復印

度自由之人，而寔亦印度聖主之一也。德行卓絕，超前古而邁後代。政尙寬大。已雖崇拜錫瓦(Siva)神，而待他教皆平等也。王卒，國土瓦解。分爲無數小國。承平不相聞問，有事始稍結合。至第七世紀初，隋煬帝時哈爾夏朝(Harscha)始起而統一北部。起六百零六年即隋煬帝大業二年，止於六百四十八年即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察魯克雅朝(Tschalukya)普利開興二世(Pulikeshin II)統一南方臺坎。兩朝大

戰後，至六百二十年唐高祖武德三年始決以那巴達（Narbada）爲界。哈爾夏朝盡有

恒河流域。尼泊爾，迦摩縷波，（Kamarupa）及瓦拉比（Valabhi）皆來臣服。

西北身毒，（Sindh）麥爾塘，彭甲伯諸地，皆自王。笈多王朝解紐後，巴塔開

（Bhatarka）於四百九十五年時，齊明帝建武二年，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在胡荼臘（Gudsharat）

建瓦拉比朝，直至七百四十四年唐玄宗天寶三年始亾。瓦拉比朝，保護婆羅門教及

哲那教（Dachaina Sekte）。摩揭陀西部有毛喀里（Maukharī）王國。南方察魯克

雅朝建國於第六世紀時。王族似爲印度貴族。驅逐拍拉瓦斯（Pallavas）朝而

自立者也。西曆七百三十年時，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察魯克雅國亦解紐，分爲東西二國

。東部爲文奇國（Vengi）。一千零六十年時，宋仁宗嘉祐五年爲珠利耶朝（Tschola）

名見西域記卷十所滅。西部仍爲察魯克雅後裔。至第十二世紀時，南宋始亾。自是

印度全土無大國，可以領袖一切者。回教徒繼卽侵入。新民族，新政治，皆

相繼而來矣。

佛教衰，印度教興，（Hinduism）而印度之政治史，亦於是全然改觀。以前

印度雖亦嘗自巴比倫，波斯，希臘，吸收文化，然政治上，則從未受制於人也。佛教亡後，而印度人在政治上，亦自此永受制於人矣。哥疾甯（Ghazna）大蘇丹摩哈美德（Mahmud）於一千零一年，宋真宗咸平四年率軍征印度克之。建突厥王朝。摩哈美德突厥人。參觀第五冊第八十節。至一千五百二十六年，明世宗嘉靖五年爲帖木兒之第六代孫算端巴伯兒（Sultan Baber）所滅。蒙古人入主印度，建莫臥兒朝。（Grossmoguls）直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清文宗咸豐七年始亡。（參觀R. Stübe, die Indogermanen）

### 中印交通之起始。

第二節。上古時代中印交通。上古時代，中外交通，已於第一冊，詳言之矣。唐堯之世，西見王母，渠搜來賓。中國與中央亞細亞之印度日耳曼民族，已有往來。越裳入貢，印度洋上航路已通。爰及周代，與西方交通更繁。王嘉拾遺記載成王之世，有旃塗國，祇因國，燃邱國來獻方物。老子撰道德經有浮提國人相助。莊子山木篇有建德國。似皆指印度而言。念常佛祖

歷代通載卷四，記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城邑，入水火，貫金石，千變萬化，不可窮矣。王敬之若聖。築中天臺以居之。見列子周穆王篇化人

乃是佛弟子曼殊室利目連等示相也。斯語爲佛教徒附會，可無庸疑。然詳思之，上古之世，西方開化文明之邦，與我最近而最易有交通者，莫若印度。

況印度，克什彌爾自古卽以幻術著聞乎。化人雖未必爲佛弟子，而爲印度人，則或可信也。佛祖歷代通載卷五，又記秦始皇帝癸未年，始皇二十九年，即耶蘇紀元前二

百十八年。『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其異俗，以付獄。俄有金剛

神，碎獄門而出之。帝懼，卽厚禮遣之。時國事區區。弗克敬奉。』此節僅言來自西域，而未標明爲印度也。然室利防爲普通印度人名 *Sribandhu* 之

譯音。其來自印度，可無疑也。更翻閱印度史，孔雀朝阿輸迦大王 (*Asoka*)

又作阿育王適與秦始皇同時。大王奉佛，遣僧人至四鄰諸國，傳布佛教。遠

如埃及，馬期頓，西藏，皆有佛徒踪跡。佛祖統紀卷三十五，記迦葉摩騰謂漢明帝曰，『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萬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處。』故其

有人來至中國，亦意中之事也。碎獄門而出之。似亦幻術，而故託神力以眩奇耳。余昔在美國留學哈佛大學時，嘗見有義大利之幻術家胡底尼（Houdini）者，人縛其兩手兩足，沉之河中。胡仍能解縛浮水而出。置之察爾斯塘（Charles Town）獄中，嚴扃獄門，仍能出獄。室利房殆其先導者歟。古代佛教高僧來中國傳教者，多能幻術。如佛圖澄之於石勒，丹巴之於元世祖是也。蓋幻術最能使人主信服也。上古時代，印度與中國有交通，固不僅中國文中有記載，即印度梵文中，亦略有曙光，可以窺也。莫克基（R. Mookerji）之印度航業史（*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p. 88-89）云，「有證據可使吾人信耶蘇紀元前第七及第六世紀，春秋初年迄孔子之世印度與巴比倫有海上通商之事。尤以前第六世紀爲盛。商業大半，皆操之達羅毘荼人之手。阿利安人亦有營商者，唯不衆耳。此後印度商人有家於阿拉伯及非洲東岸者。同時印度商人亦有家於支那海岸者。其在巴比倫有居留地，可無疑也。由印度往巴比倫之海上商道，乃橫渡阿拉伯海中，而非沿蓋德羅西亞（Gedrosia）

俾魯芝  
等地

之海岸者也。』又謂『巴比倫爲古代大商場。前第八世紀之末，及第七

世紀之初，南印度商人操海外業者，皆利用孟素風，放舟出洋。當時印度西

南海岸大商港，初爲索維拉，(Sovira)繼則爲色帕拉喀(Supparaka)及巴魯

喀察(Bharukacha)一港。觀於西方巴比倫，猶太，埃及諸國所用印度貨物之

名稱，即可知當時遠航商人，大半皆達羅毘荼人。蓋貨物之名，皆塔密爾

語(Tamil)也。』莫克基又引耶蘇紀元後，第十世紀時，五代宋初克什彌爾國詩

人克夏猛德拉(Kshemendra)之偉作菩提薩武瓦瓦達那喀爾帕拉塔(Bodhiast-

tvavadana Kalpalata)第七十二章云，『阿輸迦大王一日在華氏城

玄奘西域記作波吒釐子城

宮中，朝見羣臣，有印度商人某，經商東國。亦來王前，哀訴所有船艦及貨

物，皆爲那迦(Nagas)

譯言龍種人

之海盜所劫。損失不貲，因而破產。大王若坐

視不爲設法，則商人等皆將改業矣。無航海商人，則進出口稅收入，將大減

退。而國庫亦將空虛矣。佛教僧人某，因勸王下令，保護航海商人。將令鑄

之銅牌。惟一紙空文，毫無效果。劫掠如故。阿輸迦誠心奉佛以後，那迦人



始被感化，遵奉諭旨，悉出所掠貨物，分給被劫商人。』攷据家僉謂那迦人卽中國人也。由此節亦可知由旃陀羅笈多以至阿輸迦時代，印度之海上航業，及外國交通狀況矣。（見P. 114）莫克基又云，『案達羅朝之治南印度也，國富民豐。海陸貿易，皆臻極盛。西與希臘，羅馬，埃及，東與支那以及東方諸國，俱來往頻繁。南印度有使節至羅馬。印度所產之象，用之於叙利亞軍陣間。白里內博物志記羅馬每年運往印度各種貨物名單，與作愛利脫里亞海周航記者，所言相合。雖至今日，南印度半島猶時得見羅馬古錢。蓋皆昔時流入者也。耶蘇紀元後六十八年，漢明帝永平十一年有大隊猶太人，避羅馬人虐政，來至南印度留居麻羅拔海岸。』（見P. 116）德國柏林雅各比教授（Prof. Herman Jacobi）查得耶蘇紀元前三百餘年，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羅笈多王在位時，其臣某著有攷鐵利亞（Kautiliya）一書。書中載支那（Cina）產絲。其絲貨有販至印度之語。此亦可以證明上古時代，中印已有交通矣。（見Sitzungsbe-

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XLIV, 1911. S. 961）

## 兩漢時中印交通情形。

第三節。漢武帝欲通印度未成。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東南有身毒國。<sup>(二)</sup>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sup>(三)</sup>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官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駝，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笮，南方閉嶺，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

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  
見史記大宛列傳。

元狩元年，耶蘇紀元前一百二十二年 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 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見前漢書  
卷九十五，西南夷傳。

(一)身毒之原音爲 Sind，專指印度西北部者也。後世又有欣都斯坦，其原音爲 Hindustan。

則指印度北部中部矣。

(二)所臨大水，似即印度斯河。武帝時有使者抵安息身毒國，必從西北道往者也。

第四節。西漢時印度通使中國。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

。瑪瑙石爲勒。白光琉璃鞍。鞍在闇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華，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爲患。或加以鈴鐸，飾以流蘇。走則如撞鐘磬，若飛幡葆。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爲之。熊羆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見西京雜記卷二。

(一)上節言漢武帝欲通印度而未成者，蓋欲由川滇覓捷徑往印度未能成功。非謂當時與印度無來往也。史記大宛傳固亦已言漢使有至身毒者矣。西京雜記此節之身毒使，必由西北道而來，或與漢使同來者也。

清涼殿夏居之，則清涼也。亦曰延清室。漢書曰清室則中夏含霜，卽此也。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紫琉璃爲帳，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涼耶？又以玉晶爲盤。貯冰於膝前。玉晶與冰相潔。侍者謂冰無盤必融濕席。乃拂玉盤墜。冰玉俱碎。玉晶千塗(二)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見三輔黃圖卷三未央宮。

(二)千塗法顯佛國記作健陀衛國，洛陽伽藍記作乾陀羅城，玄奘西域記作健駄邏魏書西域傳僅作乾陀，其原音皆爲 Gandhara 今代作 Kandahar 千塗與乾陀音最近。今其地隸阿富汗。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床。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郅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涼耶？侍者乃卻扇以手摸。方知有屏風。又以玉精爲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冰同其潔澈。侍者謂冰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之。落堦下。冰玉俱碎。偃以爲樂。此玉精千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哀平之世，民家猶有此器，而多殘破。及王莽之世，(三)不復知其所在。見拾遺記卷五。

(三)拾遺記此節所記與上方三輔黃圖相同。中國士人多以王嘉拾遺記記事多詭怪，誣罔不道。無徵引者。至若三輔黃圖則人盡以爲信書。然此節千塗國玉精事，兩書相同。可見嘉之書，非盡鑿空而爲也。

(四)宣帝地節二年，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

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見拾遺記卷六

(四)含塗國非他，即千塗或乾陀之異譯而已。然亦可爲欣都(Hindoo)之譯音。記載不詳，無由攷證也。梁任昉述異記有一節記事，與此相合。特摘錄如下，『含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第五節。西漢時中國與罽賓國之交通。罽賓國王治循鮮城。(二)去長安萬二千

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三)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

平溫和。有日宿，雜草，奇木，檀櫬，梓，竹，漆。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琥珀，璧流離。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未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未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未赴相失。陰未赴鎖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未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有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



今縣度之阨，非屬實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資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sup>(三)</sup>穀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陞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sup>(四)</sup>畜隊未半阨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賁。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屬實實利賞賜賈市。其使



數年而壹至云。<sup>(五)</sup>見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一) 罽賓國，據玄奘西域記即唐之迦濕彌羅，今之克什彌爾。(Kashmir) 拍拉克里忒語 (Prakrit) 稱迦濕彌羅曰喀斯維拉。(Kasvira) 拖雷美地理書訛傳作喀斯排利亞。(Kaspeiria) 其境界西至打拉特雷 (Daradrai) (今之打資 Dards) 東至開林特林。(Kyindrine) (今比亞斯河 Bias 邊庫林達族 Kulinda之地。) 爲今克什彌爾，至爲明瞭。梯俄尼修斯 (Dionysios) 作喀斯排勞。(Kasperoi) 黑羅多都斯 (Herodotus) 作喀斯帕梯洛斯，(Kaspalyros) 海克托斯 (Hekataios) 作喀斯帕皮洛斯。(Kaspapyros) 中國古人譯音簡略。如迦膩色迦 (Kanishka) 王，法顯佛國記僅作罽膩伽。略去中間色字 (Sh) 音。阿輸迦 (Asoka) 王作阿育王。略去末尾迦字 (Ka) 音。波斯國阿撒喀 (Arsaka) 朝，漢書史記俱作安息。略去末尾喀字 (Ka) 音。由此類推，罽賓之原音，必即喀斯排利亞之簡略譯法。可無疑也。中國古代之譯佛經，如阿育王傳卷四，大智度論卷九，皆將梵文原語 Kasnira 譯作罽賓。有時亦作迦濕彌羅。在中國史上，罽賓之名，通常雖專指迦濕彌羅。然烏仗那，健馱羅，迦畢試，那揭羅諸地，有時亦隸屬迦濕彌羅。故亦稱罽賓焉。前漢時，罽賓國包有迦濕彌羅，健馱羅，迦畢試三地。循鮮城爲梵語蘇達撒拿普拉 (Sudarsana-pura) 之簡譯。魏書卷一百二，罽賓傳云，「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善見城乃蘇達撒拿普拉之譯義也。新唐書罽賓傳云，「王居脩鮮城。」地

理志注脩鮮都督府以闕賓遏紇城置。新唐書簡失蜜傳云，『王治撥邏勿邏布邏城，西頻彌那悉多大河。』撥邏勿邏布邏者，梵語帕拉瓦拉普拉 (Pravara-pura) 之譯音。撥邏勿邏犀那二世王 (Pravarasena II.) 所建設。城西有彌那悉多河，(Menasita) 即維塔斯塔河 (Vitasta) 也。玄奘西域記不記迦濕彌羅國都城名。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百二十五稱其首府曰憐邏吒。(梵 Bhiratha) 阿爾比魯尼之印度志稱其首府曰阿的斯坦。(梵 Adhistana) 阿的斯坦乃首府之義，而非本來固有地名。阿的斯坦在佛樓爾湖 (Vour) 之東南。今之斯利那格爾 (Srinagar) 市是也。撥邏勿邏犀那二世王所建設，故稱曰撥邏勿邏布邏。布邏，今譯作普拉，華言城市也。此爲新都。耶蘇紀元前，第三世紀阿輸迦王所築者，爲舊都。梵語稱曰，普拉那阿的斯坦那，(Puranadisthana) 華言舊都也。爲今之彭德萊塘。(Pandretan) (北緯三十四度四分東經七十四度五十五分。) 新都在斯利那格爾南三英里。漢書之循鮮城或即阿輸迦王所築之舊都也。

(二) 烏秬與難兜，亦皆在今克什彌爾，拉達克 (Ladak) 境內。烏弋山離爲今俾魯芝等地。大月氏爲匈奴所滅，西遷大夏。事詳史記。塞種 (Saka) 爲西提亞族 (Scythians) 之一枝，初居藥殺河上，爲大月氏所逼，乃南下滅希臘王國而有大夏故地。其後復爲大月氏所逐乃更南徙闕賓。塞種分散爲數國，正與西史所記事相符也。(見 E. J. Rapson, *Ancient India*, I, 563-592.)

(三)頭痛山在喝盤陀西南。(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疏勒傳)喝盤陀即今葱嶺中之撒里庫爾(Sarikul)。頭痛山當即在附近。亦帕米爾高原地也。山高氣稀，呼吸困難，血液流行過速，易起頭痛嘔吐，身熱無色諸症。今西人謂之山病。(Mountain Sickness)參觀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三十二章所言，帕米爾高原不見飛鳥，火燃不明，熱度低減，熟食難熟等現象也。

(四)懸度在印度斯河上。懸綫過河故云。法顯佛國記有詳文。

(五)印度古書舉迦濕彌羅之國名者，如瑪哈巴拉塔 (Mahabharata, II. X. XVII. 17) 瓦余布拉那，(Vagupurana XLV. 120) 維斯奴布拉那，(Visnupurana) 巴尼尼(Panini)之記錄等，然皆不記述國勢。獨拉甲他拉哲尼 (Rajatarangini) 一書，敘迦濕彌羅王統之變遷甚詳。吾人今將喀爾哈那 (Kalhana) 之說，節約提示如左。

第一期，建設時代。有五十四王。第四十八代之阿輸迦王及第五十三代之迦膩色迦王最有名。皆見中國佛經。

第二期，前戈南達王朝。戈南達三世(Gonanda III)以下二十七王，至西曆十二年(新莽建國四年)乃亡。

第三期，後戈南達王朝，梅迦瓦漢那王(Meghavahana)以下十王，五百八十九年。西曆十二年，至六百零一年乃亡。其中有超目王(Vikramaditya)(在位西曆五二二至五六五)。及

力日王(Baladitya) (在位五六五至六〇一。)

第四期，加爾課達王朝。杜臘王(Durlabhavardhana-prajaditya)以下十七王。二百五十四年。起西曆六百零一年，止八百五十五年。

第五期，烏陀八拉王朝。阿槃提跋摩(Avantivarman)以下二十五王。一百四十七年。起西曆八五五年，止一〇〇二年。

第六期，前拉和臘(Lahora)王朝。僧姑羅摩王(Sangrama)以下六王。百二十七年。起西曆一〇〇三，止一一三〇。

第七期，後拉和臘王朝。烏喀拉王(Uccala)以下七王。四十九年。起西曆一一〇一，止一一五〇。(參觀堀謙德著解說西域記卷第三。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三十一章附注。丁謙

漢書西域傳攷證。)

第六節。漢通印度洋沿岸諸國。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洲。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sup>(一)</sup>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麋。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

陵之，故率數歲一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

(三)

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

(三)

。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

(四)

(五)

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

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齋黃金雜繪

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

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轉政，

(六)

欲耀威德。厚遣黃支王令遣使獻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

(七)

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見前

漢書

卷二十八下  
地理志。

(一)合浦徐聞今仍皆爲廣東省縣名。徐聞縣在高雷道極南。合浦則爲欽廉道首縣也。儋耳珠

崖即今海南島。

(二)漢書此節所記印度洋沿岸諸國，皆爲二千年前之古國名。以今代地圖攷之，幾無一可得。若證以歐洲古籍，如白里內之博物志，拖雷美之地理書，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科斯麻士

之基督教諸國風土記等所載印度洋沿岸諸商港名，貿易情形，則漢書此節諸國名，尙可攷也。都元國距徐聞合浦最近。當在今馬雷半島沿岸。惟確點已不可攷矣。

(三)邑盧沒之邑字，似爲色字之誤刊。色盧沒與科斯麻士之薩羅柏塔那(Salopatana)前三字音相近。爲嘛囉拔沿岸商港之一，輸出胡椒要埠也。

(四)諶離國即印度西南海岸之夏離耶忒港(Shaliyat)也。夫甘都盧國地點不可攷。然其名之讀音，則確爲印度地名。夫甘都盧之原音或爲 Bha Candra。南印度地名首尾二音，類此者頗多也。

(五)黃支國即印度東海岸之建志補羅。(Kanchipura) 補羅，梵語城市也。建志與黃支音最近。建志補羅名見玄奘西域記卷十。爲達羅毘荼國之都城。慈恩傳卷四，則僅作建志城也。在今拍拉爾河(Palar)口北岸，孔哲維蘭市(Conjeveram)是其故址也。北距今馬特拉斯市不遙。身毒南有島曰開治。其音亦近黃支。

(六)皮宗即印度斯河(Indus)。希臘人稱之曰肥孫河(Phison)。皮宗音與肥孫最近。惟地與開治相近，船行不須八月。故黃支爲建志似尤可信也。

(七)已程不國爲希臘人依梯俄皮亞(Ethiopia)之譯音，今之非洲也。依已音相近。梯俄二字，速讀之，音即近程字。今閩南人讀程如唐。皮亞二字速讀之，即不字也。希臘人之地名，

傳入中國不足爲異。例如拔克脫利亞 (Bactria) 魏書西域傳訛傳作拔底延，新唐書西域傳作縛底野，慧超作縛底耶。固亦有其例也。拖雷美王朝 (Ptolemies) 君臨埃及時，在埃及之希臘人，多往印度貿易，執其全部商業。斯脫拉波曾在埃及及密俄斯和爾莫斯 (Myos Hormos) 港內見有商船一百二十艘，航向印度。案達羅王朝 (Andhra) 時，南印度與羅馬帝國交通尤繁。可於南印度各地發現甚多羅馬錢知之也。(參觀 R. Mookerji,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pp. 116-141) 科斯麻士嘗言錫蘭島爲印度波斯非洲各處船舶匯聚之地。自東方中國運來絲貨及香料等。更由是而轉運至印度各處，以及他處。蓋錫蘭實爲中國與西方波斯印度洋沿岸諸國貿易之中心點也。後漢書西域傳大秦條云，「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閼不得自達。」又天竺條云，「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東西商業如此之盛，漢使得遇希臘人，乃意中之事。其地名之傳入中國，曷足異哉。

第七節。東漢時中國與印度之交通。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

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

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

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

，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毼毼，毼音它闔反。毼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蜜，胡椒，薑

，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見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一)高附國名已見第五冊第十四節。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大勃律傳作迦布羅，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可不里，(Kadui)今屬阿富汗。約在北緯三十五度，東經六十九度。高附已西，南至西海，以地理區域言之，固皆爲伊蘭高原。而在文化上言之，當回教未興以前，乃全爲佛教之流衍地。乾陀羅尤爲佛教之中心點也。所謂西海，乃指俾路芝南之阿拉伯海也。斯徒貝(R. Stübe)之亞洲印度日耳曼民族史(*Die Reiche der Indogermanen in Asien und die Völker Zentralasiens*)第三百三十七面，附圖，印度斯河西岸有若干里，亦身毒(Sind)也。



(二) 磐起國據古音攷之，似即孟加拉(Bengal)，爲印度東北境最富饒省區。東漢時，月氏強盛，印度北境俱隸其版圖。西與大秦通，可參觀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十六節，白里內博物志等書也。

(三) (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見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三) 丁謙謂東離即佛國記之多摩梨帝，大唐西域記之耽摩栗底。南海寄歸內法傳作耽摩立底。皆爲Tamarapiti之譯音。今代名曰耽姆陸克。(Tamluk)周世榮孫海環之二十世紀中外大地圖作同盧。在呼格里河(Hushli)口之上。此地甚古。拖雷美地理書亦載之。作耽摩立底斯。(Tamalits)

(四) 沙奇城即佛國記之沙祇城。今之沙開忒城(Saket)也。居恒河邊。約在東經八十一度，北緯二十七度。此城距呼格里河口，不免太遠。豈東漢時，耽摩立底人在此立國歟？然無史可徵也。月氏人勢力是時是否得達孟加拉海灣亦莫得而知也。

六朝時代中印交通情形。

第八節。三國時代印度狀況。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並屬

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

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

。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域中。天竺又

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

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聞，比丘

，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

，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

之如此。(三) 原作車字。茲據後漢書西域傳更正。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

千餘里。其地卑濕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

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馳以戰

。今月氏役稅之。(四) 原作越字。茲據後漢書西域傳更正。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

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

南盡矣。見三國志卷三十。

(一)浮屠即佛陀。(Buddha)佛陀爲迦毘羅衛國(Kapilavastu)人。世爲貴族。釋迦(Sakya)其族姓也。族人世皆從軍。父名屑頭達那(Suddhodana)(屑頭邪音不準。)巨富，擁大田產。(謂父爲國王，浮屠爲太子者，皆誤。然似爲迦毘羅衛之酋長也。)母曰莫邪。(Maya)家於迦毘羅衛城。城在尼泊爾國(Nepal)南部，希瑪拉耶山麓。佛未生時，母歸寧省親。途間生佛於林中。林近藍毘尼村。(Lumbini)(玄奘西域記作臘伐尼園。)阿輸迦大王嘗於此建碑，永示後祀。碑文曰，『佛生此處』。(Hier ist der Erhabene geboren)碑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發現。佛生，命名曰悉達多。(Siddhartha=Siddhata)其家之別姓曰喬答摩。(Gautama)(又曰瞿曇訛略也。)佛生時，人皆稱之曰『修行者喬答摩』(Der Asket Gautama)。幼時所受教育亦無異於當時其他印度貴少年。擊劍射箭，毘獵逐鹿，蓋所以儲爲將來武士者也。高等教育，則有文法學，及哲學，法學，皆所以陶冶人性者也。佛壯年時，思想如何變遷，無詳史可稽。嘗娶妻，生子命名曰羅怛羅(Rahula)。佛曰，此吾之鎖鑰也。年二十九時，嘗重病幾死。由是而思想頓變。思及生命之意義及價值。世人皆有一死。於是厭世，棄妻子而出家，取悲觀主義。謂生命爲苦海。須設法解脫。遁入深林，以禁慾節食爲方法。修道既成，乃出救世，普渡衆生。盡力以宣傳其說於恒河流域。

者，幾四十五年。摩揭陀國王頻毘沙羅 (Bimbisara) 尤好其說，因賜王舍城 (Rajagriha) 附近竹林精舍 (Veluvana) 以居之。衣色尙黃。當耶蘇紀元前四百七十七年，(周敬王四十二年) 佛年八十。食猪肉 (一說樹菌) 中毒死。拘尸那揭羅城 (Kusinagara) 王爲之舉哀七日，以王禮火葬之。遺物分給近親七族。七族皆貴人也。釋迦族人收其遺骸，藏之石棺。窆旁之上，建塔以誌之。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 佛墓發現。內有數甕，藏舍利。一甕有摩揭陀鐫文云，『此處藏釋迦佛之遺物。墓爲兄弟姊妹及妻子所建。』(Dieser Behälter der Reliquien des erhabenen Buddha Aus dem Geschlechte der Sakyas ist die fromme Stiftung der Brüder samt den Schwestern, mit Kindern und Frauen.) 墓之真確，毫無疑義，所有遺物，今皆歸暹羅國王所有。(參觀 R. Stübe, Die Indogermanen, S. 359-369.) 佛蓋與孔子同時。先孔子降生五年，即周靈王十五年，耶蘇紀元前五百五十七年。後孔子逝世者二年，即周敬王四十三年也。中國舊說謂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歲者，誤也。

(二) 佛教之傳入中國，如傅奕及韓退之之皆言始自漢明帝。世俗學者，皆盲然從之。此蓋論其顯然者。不知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吾於上方第二節，已揭出佛祖歷代通載卷五，記秦始皇帝癸未年，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矣。觀漢武故事霍去病討匈奴，過焉耆山

千餘里。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知是劫灰。此明記佛像及僧侶在漢武帝時，已至中國矣。三國志此節引魚豢魏略，謂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東漢時，特更盛耳。故世俗謂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者，不可信也。○（參觀梁啟超之佛教之初輸入，宋長洲王楙之野客叢談卷四，佛入中國）（又H. Maspero,

*Le songe et l'ambassade de l'empereur Ming. Bull. Ecole Ext. Orient.*）

（二）東離國三國志原書作車離國。車離無相當地名。車字似爲誤刊。故就其記載情形觀之，更以後漢書相校，改作東離。東離國攷，已詳上文第七節矣。

（四）盤起原作盤越。亦據後漢書改正。盤起與益部相近。其爲孟加拉（Bengal）尤無可疑。越字古代讀音，或作爲格（Ge）也。孟加拉人身軀，較印度西北部人實爲倏小也。

第九節。晉時中國與印度之交通。晉書西域傳無天竺記事，然不可即謂晉

時中印無交通也。晉書卷一百十三，苻堅傳上，記晉孝武太元六年，西三天

竺國獻火浣布於苻堅。梁書及南史皆記晉安帝義熙初，西四師子國來獻玉像

。中國僧人往印度者，法顯其代表也。法顯由錫蘭乘商人舶而至中國。可證明是時海上貿易已起矣。拾遺記卷九晉時事有兩條記事，其爲印度似無可疑。茲特錄出如左。

(一) 因墀國獻五足獸，狀如師子。玉錢千緡。其形如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問其使者五足獸，是何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已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肩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落元洲之上，化爲五足獸。則一指爲一足也。其人既失兩手，使傍人割裏肉以爲兩臂，宛然如舊也。因墀國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鐵爲車輪。十年方至晉。及還輪皆絕銳。莫知其遠近也。見拾遺記卷九

(二) 因墀國即印度 (India) 之別譯。來獻年代，當在太康之世也。五足獸未必有專種，或僅一種畸形胎而已。解形之民，說甚荒誕。然亦見之於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南平獠條矣。其事如下：『有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凸。比旦還。』詭怪不經之說，竟亦見之正史。固不能獨責王子年矣。或印度古代有此寓言。展轉訛

傳，遂以爲真有其事。亦如女人國之爲人類幻想也。

太始十年，耶蘇紀元二有浮支國，(二)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

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團似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中。

因穿池，廣百步，名曰望舒荷池。愍帝之末，移入胡。胡人將種還胡中。至

今絕矣。池亦填塞。見拾遺記卷九

(二)浮支即浮圖之訛音，猶言佛國也。望舒草殆夜來香，含羞草之類也。

第十節。劉宋時錫蘭島通使中國。(一)師子國元嘉五年，國王利利摩訶南奉表

曰，『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

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

，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

來，唯以脩德爲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已

。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爲信

還。願垂音告。』至十二年，又復遣使奉獻。見宋書卷九十七。

(一)師子國乃僧伽刺 (Singhala) 之譯義。僧伽刺爲印度商人 冒險營商於是島。因遂建國，自王島中。玄奘西域記卷十一，嘗詳言獅子國之由來矣。東晉義熙七八年（西曆四百一十二年）時，法顯嘗留居島中二年。距元嘉五年，（西四二八）僅十六七年耳。宋史爲中國正史中，最早見師子國者。劉宋時，錫蘭島王名摩訶那瑪 (Raja Mahanama)，即位於西曆四百一十年，（晉義熙六年）卒於四百三十二年（宋元嘉九年）。摩訶南即其譯音也。

第十一節。劉宋時中國與印度之交通。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

遣使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羣生，無所遺惜。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沈溺。羣寮百官，愛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莊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眞丹，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於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



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和。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善。羣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羣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陀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勅所宜。欸至之誠，望不空反。所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sup>(三)</sup>『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彌並爲建威將軍。<sup>(四)</sup>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隣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世祖孝建二年，斤陀<sup>(五)</sup>利國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史竺留陀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sup>(六)</sup>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

其教稍廣。自帝王至於民庶，莫不歸心。經誥充積，訓義深遠。別爲一家之學焉。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摩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宇頽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誇尙。甲第顯宅，於茲始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檢。不爲之防，流道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苑，悉沒入官。』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復沙門敬王者

。後桓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曰，『臣聞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擎伏，非止敬恭。將以施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遶白龍堆。反經提傳，訓遐事遠。練生瑩識。恆俗稱難。宗旨緬謝，微言淪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製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道人斯拜目連。桑門過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體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九仙盡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舍弗臣之氓。陛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微有序。乘方兼遂矣。詔可。前廢帝初，復舊。世祖寵姬殷貴妃薨，爲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太宗定亂。下令曰，『先帝建中

興及新安諸寺，所以長世垂範，弘宣盛化。頃遇昏虐，法像殘毀。師徒奔迸，甚以矜懷。妙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集舊僧，普各還本。並使材官隨宜修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爲廣武令。生出家，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太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鬪塲寺多禪僧。京師爲之語曰，『鬪塲禪師窟，東安談義林。』世祖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其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京都多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內學。見宋書卷九十七。

(一)迦毗黎國即玄奘西域記之劫比羅伐率堵國(Kapilavastu)又作迦羅衛國。法顯佛國記，作迦維羅衛城。

(二)國王月愛者，即笈多王朝之旃陀羅笈多二世。(Chandragupta)印度人謂月曰旃陀羅，謂愛曰笈多也。元嘉五年即耶穌紀元後四百二十八年。

(三)泰始二年即耶穌紀元四百六十六年。

(四)蘇摩黎國即今蘇門塔臘島北境之薩瑪琅甲(Samarangka)。

(五)斤陀利梁書作千陀利，在南海洲上，似在南洋羣島中。丁謙謂即乾陀羅，誤也。

(六)婆黎即梁書之婆利國，蘇門塔臘北之帕臘克國(Parlak)也。凡此諸國皆事佛道。可證明印度文明是時之遠播於南洋羣島也。

第十二節。梁時中國與印度之交通。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即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槃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略，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民弱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

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恒水。<sup>(一)</sup>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土俗出犀象，貂，鼯，瑇瑁，火齊，金，銀，鐵，金縷織成金皮，麝，細靡，白疊，好裘，毳毼，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紗縠之重沓也。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sup>(二)</sup>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舂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連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稿，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徵顧，以轉賣與佗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士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歛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

逕還本國。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卽呼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遣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龐。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sup>(四)</sup>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壑。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sup>(五)</sup>，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也。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國土，猶如化城。宮殿莊飾，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大王出遊，四兵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國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

仁聖，化之以道。慈悲羣生，無所遺棄。常修淨戒，式導不及。無上法船，沉弱以濟。百官氓庶，受樂無恐。諸天護持，萬神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國土，首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王相承。未曾斷絕。國中皆七寶形像。衆妙莊嚴。臣自脩檢，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奕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羣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大王。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勅所宜。欸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採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見梁書卷五十四。

(一)梁書此節言身毒國臨大江，名新陶。由是可以確知漢代之身毒，實指印度斯河流域之辛德(Sind)省而言也。新陶，佛國記作新頭河，洛陽伽藍記作辛頭。新陶河源出崑崙，下流分五江。故名彭甲伯。(Punjab)至謂總名曰恒河，實爲誤會。恒河與印度斯河不相通也。



(二)古代印度與西方大秦等國通商，可觀上方第二節。大秦人字秦論事已見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二十六節。

(三)扶南國今之暹羅也。投拘利口丁謙梁書夷貊傳考證謂即湄公河口。余意亦可爲湄南河口。循海大灣中，循暹羅灣也。繞麻刺甲後，正西北航行，歷孟加拉海灣而抵恒河口。溯恒河上行而至摩揭陀諸國也。陳宋二人，雖爲漢姓，然其人必印度人也。

(四)茂論，似即摩哈拉嘉 (Maharajah) 之略音。其義猶云大王也。摩揭陀都城爲華氏城。(佛國記作巴連弗。西域記作波吒釐子城) 位於恒河邊。故言水陸通流，百貨交會。

(五)嘉維即迦羅衛國。(Kapilavastu) 舍衛見佛國記，屬拘薩羅國。(Kosala) 舍衛城 (Sravasti) 錫蘭語 (Singhalese) 稱之曰賽外忒。(Sewet) 在拉勃梯河 (Rapti) 南岸。迦毗黎城之西北。釋迦牟尼成佛後，嘗久居此。今已荒廢。葉波國即乾陀國之本名。見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

(六)屈多即笈多 (Gupta) 乃朝代之名。梁武帝時笈多朝已頻亡矣。

第十三節。梁時錫蘭島與中國之交通。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

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sup>(一)</sup>晉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爲三絕。<sup>(二)</sup>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六年，十二年，其王剽利摩訶遣使貢獻。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羅訶利邪使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表，無有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以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脩德爲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敕。今奉薄獻，願垂納受。』<sup>(三)</sup>見梁書卷五十四。

(一)梁書此節前一段，似採自佛國記。佛國記云，『其國本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值。商人則依價，雇值取物。』

因商人來往。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玄奘西域記云『僧伽羅國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尙德。崇善勤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

(二) 晉義熙初，師子國獻玉像，不見晉書。

(三) 宋書記利摩訶南在元嘉五年來獻。而此處謂在元嘉六年，不知孰是。梁書此處僅書利摩訶。遺去一南字。參校原音，以宋書爲是。

第十四節。南史記中國南朝與印度之交通。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

。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即天竺也。從月支高附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人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恆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銀，銅，鐵，金縷織成金罽，細靡，白疊，好裘毼毼。火齊狀如

雲母。色如紫金。有光曜。別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蘇合。先筭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槁乃糞去之。賈人以轉賣與他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論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黠歛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乃徑還本國也。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三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

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卽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疋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厖。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塹，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鍾，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

見南史卷七十八。

(二)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年，又遣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陀利國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史竺留陀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

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爲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爲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孝武大明二年，有雲標道人與羌人高闡謀反。上因是下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前廢帝初，復舊。孝武寵姬殷貴妃夢爲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明帝定亂，下令修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彭城人。父爲廣戚宋書作武字。令。道生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

於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尙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爲客主訓答。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於世。舊僧謂其敗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恆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侔宰輔。會稽孔顗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鬪場寺多禪僧。都下爲之語曰，「鬪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孝武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名。答

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都下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釋學。南見史卷七十八。

(一)迦毗黎中天竺之一國也。宋元嘉五年，來奉表之迦毗黎國王月愛與梁天監初來獻之中天竺王屈多，實同一朝代。南史分中天竺與迦毗黎爲二國。無異畫蛇添足。古代交通不便，無由攷其異同，故亦不能責也。文獻通攷悉列之爲天竺國。得其當矣。余今於此，亦不另立一節也。

第十五節。南史記中國南朝與錫蘭島之交通。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合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殊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五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



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奉表貢獻。十二年，又遣使奉獻。梁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奉表貢獻。見南史卷七十八。

第十六節。元魏與印度諸國之交通。罽賓國都善見城。(二)在波路西南。去代

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爲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獻。見魏書卷一百二。又北史卷九十七。

(一)善見城梵語蘇達撒拿普拉 (Sudarsana-pura) 之義譯也。在斯利那格爾 (Srinagar) 附近。波路今譯作博羅爾。(Bolor)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市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二)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真檀，石蜜，蒲萄。土宜五穀。

世宗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見魏書卷一百二，又北史卷九十七。

(二) 伏醜及拔賴二城不可攷。

(三)

烏菴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事北史無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壇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見魏書卷一百二。又北史卷九十七。

(三) 烏菴洛陽伽藍記作烏場。佛國記作烏長。玄奘西域記作烏仗那。慧超五天竺國傳作烏長。彼自云鬱地引那。新唐書西域傳作烏茶。開元釋教錄卷六作鄔茶。文獻通攷卷三三九作越底延。皆梵語 Utyana 之譯音，華語迦園也。西域記註，唐言苑。昔輪王之苑囿也。烏仗那之領域，隨時變易。而大概在今斯瓦忒河 (Swat) 沿岸。玄奘西域記謂『穀稼雖播，地利不滋。』與魏書此節之『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者，兩說不同也。佛國記謂『盡作中天竺語。』西域記『謂語言雖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

(四)

乾陀國在烏菴西。本名業波。爲嚧嚩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勑勒。臨國民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

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卽所謂雀離佛圖也。見魏書卷一百二。又北史卷九十七。

(四)乾陀國卽三輔黃圖與拾遺記之干塗國。漢武帝時已通中國。洛陽伽藍記作乾陀羅。玄奘西域記作健馱邏。慈恩傳吳船錄皆作健陀羅。慧超五天竺國傳作健陀羅，或建馱羅。皆梵語 Gandhara 之譯音。佛國記作犍陀衛，又有作乾陀衛，或健陀越者。此三名由於梵語 Gandhavat 之譯音。梵語 Gandha 華言香也。唐高僧傳卷一，譯其義爲香行國。慧苑之一切經音義作香遍國。又有作香風國，香潔國者。慧苑之一切經音義又云乾陀羅者，又可爲持地之義。此國多佛教之大德，保持國人之元氣，故有此譯。梵語 Dhara 爲保持之義，Gan 爲地之義。乾陀羅開國甚古。阿輸迦王岩面敕文第五云，王遣送傳教師於其國。善見律毗婆沙卷二，記阿輸迦王時代，遣佛僧於諸方以開教。末闍提 (Madhyantika) 赴罽賓及犍陀羅。歷史上乾陀羅無一定之範圍。魏書此節言在烏菴之西。大約今阿富汗東境是也。洛陽伽藍記謂其國『本名業波羅』，爲梵語 Gopala 之譯音。魏書之業波，則其略音也。佛國記載從犍陀衛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弗樓沙卽玄奘西域記之布路沙布邏，位於迦布邏河 (R. Kabul) 之北。魏書西域傳又云，『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皆由梵語 Purusapura 譯音也。布邏，(pura) 梵語城市也。土語稱此城曰 Parsavar，今之配夏窪 (Peshawar) 也。梵語此城原義，猶云

『丈夫宮』也。迦膩色迦王建都於富樓沙城。統治全國。當時之乾陀羅者，寔東西文化輻湊融合之地也。西曆第四世紀末葉，大月氏既衰，而小月氏種族受嚙噠民族(Ephthal)之壓迫，乃次第南下，入北印度。亦都於富樓沙城。爲乾陀羅之政治中心點。領有今迦布邏及彭甲伯兩地。至第五世紀時，嚙噠民族更南進，入北印度，取小月氏之領土。奪乾陀羅。至超日王(Vikramaditya)出，討破嚙噠，逐之於印度之外。自阿輸迦大王遺末闍提(Madhyantika)至乾陀羅開教以後，佛教即盛興其地。迦膩色迦王時代，世友馬鳴等學者，雲集於此，布施教化。後無著世親等大乘家，皆出此地，光輝法燈。

魏書西域傳僅記印度諸國情形，而不詳各部通使年歲。茲就各本紀中所記者，摘錄如下。

高祖孝文皇帝太和元年，西曆四百七十七年九月，庚子，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諸國，各遣使朝貢。

世宗宣武皇帝景明三年，西曆五百零二年是歲，疏勒，罽賓，婆羅捺，烏菴，阿喻，陀羅婆不耑陀拔羅弗波女提斯羅噠舍伏耆奚那太羅槃烏稽，悉萬斤，朱居槃，訶盤，撥斤，厭味，朱沱洛，南天竺，持沙那斯頭諸國，並遣使朝貢。

景明四年，西曆五年四月，庚寅，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

正始四年，西五年九月，甲子，疏勒，車勒，阿駒，南天竺，婆羅等諸國，遣

使朝獻。冬，十月，丁巳，半社，悉萬斤，可流，伽比沙，即西域記之迦畢試疏勒，

于闐等諸國，並遣使朝獻。

永平元年，西五年二月，辛未，南天竺國遣使朝獻。秋，七月，辛卯，罽賓國

遣使朝獻。

永平二年，西五年春，正月，丁亥，胡密，步就磨，忸密，槃是，悉萬斤，辛

豆，即身毒那越，拔忸諸國，並遣使朝獻。十二月，疊伏羅，弗菩提，乾陀，

咤波羅諸國，並遣使朝獻。

永平三年，西五年九月，壬寅，烏菴，伽秀沙尼諸國，並遣使朝獻。

永平四年，西五年三月，癸卯，婆比，幡彌，烏菴，比地，乾達即乾陀諸國並遣

使朝獻。六月，乙亥，乾達，阿婆羅，達舍越，伽使密，似即唐書之不流沙似

弗樓沙國之別譯諸國，並遣使朝獻。八月，辛未，阿婆羅，達舍越，伽使密，不流

沙等諸國，並遣使朝獻。九月，嚧達，朱居槃，波羅，莫伽陀，移婆僕羅，俱薩羅，舍彌，羅樂陀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冬，十月，丁丑，婆比，幡彌，烏菴，比地，乾達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十有一月，戊申，難地，伏羅國並遣使朝獻。

延昌三年，西五十

十有一月，庚戌，南天竺，佐越，費實諸國，並遣使朝獻。

肅宗，孝明皇帝熙平二年，西七

春，正月，癸丑，地伏羅，罽賓國並遣使朝

獻。秋，七月，乙丑，地伏羅，罽賓國，並遣使朝獻。

神龜元年，西八

閏七月，丁未，波斯，疏勒，烏菴，龜茲諸國並遣使朝獻。

正光二年，西一

五月，乙酉，烏菴國遣使朝貢。

### 唐時中印交通。

第十七節。唐時中國與天竺之交通。王玄策擣摩伽陀國僞王。天竺國卽漢

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二)西北。周二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

。其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

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迫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共都城週迴七十餘里。北臨禪連河。云昔有婆羅門領徒十人。肄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爲夫婦。宮室自然而立。童僕甚盛。於是使役百神。築城以繞之。經日而就。此後有阿育王復役使鬼神，累石爲宮闕。皆雕文刻鏤，非人力所及。阿育王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謂之地獄。今城中見有其迹焉。中天竺王姓乞利咤氏，或云利利氏。世有其國，不相篡弑。厥土卑濕暑熱。稻歲四熟。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鬱金諸香。通於大秦。故其寶物或至扶南交趾貿易焉。百姓殷樂。俗無簿籍。耕土地者輸地利。以齒貝爲貨。人皆深目長鼻。致敬極者，舐足摩踵。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上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拳。俗皆徒跣。衣重白色。唯梵志種姓，披白疊以爲異。死者或焚屍取灰，以爲浮圖。或委之中野，以施禽獸。或流之於河，以飼魚鼈。無喪紀之文。謀

反者幽殺之。小犯罰錢以贖罪。不孝則斷手削足，截耳割鼻。放流邊外。有(十)文字。善天文算麻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云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紀事。不殺生飲酒。國中往往有舊佛跡。隋煬帝時，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爲恨。當武德中，其國大亂。其嗣王尸羅逸多練兵聚衆。所向無敵。象不解鞍，人不釋甲。居六載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威勢遠振，刑政甚肅。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佗王。(十二)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日使人(十三)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勅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貞觀十年，沙門玄奘至其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先是遣右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國王咸遣使朝貢。會中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立。乃盡發胡兵以拒玄策。玄策從騎三



十人與胡禦戰。不敵。矢盡，悉被擒。胡並掠諸國貢獻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發精銳一千二百人，並泥婆羅國七千餘騎以從玄策。玄策與副使蔣師仁率二國兵，追至中天竺國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而遁。師仁進擒獲之。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頭匹。於是天竺震懼。俘阿羅那順以歸。(十四)二十二年至京師。太宗大悅。命有司告宗廟，而謂羣臣曰。『夫人耳目玩於聲色，口鼻耽於臭味，此乃敗德之源。若婆羅門不劫掠我使人。豈爲俘虜耶？昔中山以貪寶取弊，蜀侯以金牛致滅。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是時就其國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鷄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尙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稱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効。後放還本國。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羅那順之形，列於玄闕之下。五天竺所屬之國數十。風俗物產略同。有伽(十五)沒路國。其俗開東門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

請老子像及道德經。那揭羅原作陀國(十六)有醯羅城。中有重閣，藏佛頂骨，及錫

杖。貞觀二十年，遣使貢方物。天授二年，東天竺王摩羅枝摩，西天竺王尸

羅逸多，南天竺王遮婁其拔羅婆，北天竺王婁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並

來朝獻。景龍四年，南天竺國復遣使來朝。景雲元年，復遣使貢方物。開元

二年，西天竺復遣使貢方物。八年，南天竺國遣使獻五色能言鸚鵡。其年，

南天竺國王尸利那羅僧伽請以戰象及兵馬討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及名其軍

。玄宗甚嘉之。名軍爲懷德軍。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爲國

造寺。上表乞寺額。勅以歸化爲名，賜之。十一月，遣使冊利那羅僧伽寶多爲

南天竺國王。遣使來朝。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國藏沙門僧密多獻質汗等藥

。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國王伊沙伏摩遣其大德僧來朝貢。二十九年，三月

，中天竺王子李承恩(十七)來朝。授游擊將軍。放還。天寶中，累遣使來。見舊唐書卷一

百九十  
八。

(一)印度在蔥嶺東南。而此言西北者，誤也。

(二)五天竺國之分割，可參觀玄奘西域記。

(三)中天竺之都城，初號曰拘蘇摩補羅城。(Kusumapura—Kanauj) (華言香花宮城) 王宮多花，故以名焉。後更名波吒釐子城 (Pataliputra)。(佛國記作巴連弗邑。華言華氏城。) 阿輸迦 (華言無憂王，舊曰阿育王。) 大王自王舍城遷都於此。築外郭。北臨菟伽河。今之巴德那城 (Patna) 是也。禪連河似即菟伽河。西域記另有尼連禪河亦在附近。

(四)阿育王事蹟，可參觀西域記卷八。

(五)唐初印度北部盡隸哈爾夏朝。(Harsha—Vardhana) 唐書此處之乞利咤或云刹利氏，不知何指。查哈爾夏印度人亦稱之曰司利哈爾夏。(Sri-Harsha) 刹利必即司利之轉音也。西域記卷二，印度四族姓。一婆羅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奕世君臨，仁恕爲志。三曰吠舍，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戍陀羅，農人也。肆力疇墾，勤身稼穡。唐書之刹利氏王姓，亦可爲刹帝利之略也。印度朝代屢更，而唐書言『世有其國，不相篡弑。』蓋傳聞之誤也。

(六)六朝，隋唐時，印度西與大秦，東與扶南，交趾，中國有交通貿易，可以科斯麻士之基督教諸國風土記證之也。

(七)齒貝爲貨，據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四十八章，中國雲南亦有此俗。古代遺風也。

(八)深目長鼻，乃阿利安人種之標記也。

(九)唐書記印度人葬屍之法。至今尙然也。

(十)文字，即所謂梵文 (Sanskrit)。爲世界上最古文字之一種。天文算曆，爲印度人特長之學。阿拉伯哈理發阿蒲茶拂時，印度天文書即譯成阿拉伯文。代數學亦由印度而傳入阿拉伯，更由阿拉伯而傳入西歐也。墨章，似爲印度一種法章。其詳不可攷。

(十一)尸羅逸多 (Siladitya) 即哈爾夏。(Harsha) 玄奘西域記作尸羅呵迭多又名戒日王。西域記卷五，有詳記。王遷都曲女城。自西曆六百六年(隋煬帝大業二年)迄六百四十八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統治北印度。

(十二)摩伽陀 (Magadha) 在恒河下流，距河口不遠。今孟加拉之西部是也。

(十三)摩訶震旦爲 Mahachinasthana 之譯音。梵語謂大爲摩訶，謂秦爲震旦也。

(十四)据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有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十卷。今已散佚。致使此一段奇功，竟無詳記。豈不可慨歟？更可異者，新舊唐書皆不爲玄策立傳。使此偉人之名，幾乎湮沒也。茲將他書所記玄策事蹟數條，撮集如下。

佛祖統紀卷二十九，貞觀十七年，敕衛尉丞李義表，黃水令王玄策使西域。遊歷百餘國。至毗離邪城(應作毘舍離城)東北，維摩室。玄策以手板量之，縱橫得十笏。因號方丈。復登瞿

闍崛山，刻碑紀唐威德。高宗時，玄策又奉命使天竺。至龍朔元年，歸。進西天所得佛頂舍利。釋迦方志卷下，記王舍舊城北門西毘布羅山溫泉云，『諸有僧寺，多取飲之。以水沐髮，終身常淨。使人王玄策曾以沐首。經今五載，髮常潤淨。不可思議。』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王玄策洛陽人也。玄策有姪曰智弘律師。年纔弱冠，志蔑輕肥。情懷棲遁。在少林山食和服餌。樂誦經典。頗工文筆。遂背八水而去三吳。濟湘川，跨衡嶺，入桂林。欲觀禮西天。得遇荊州江陵人無行禪師。與之同契，至合浦。泛海至交州。住經一夏。隨舶南遊室利佛逝國。乘王舶達末羅瑜洲。更至羯荼國。至冬末，轉舶西行，至伽鉢亶那。從此泛海二日，到師子洲（即錫蘭島）觀禮佛牙。從師子洲復東北泛舶一月，到訶利鷄羅國。東天之東界，即瞻部洲之地也。停在一年。漸之東印度，到大覺寺住二載。計在中印度近有八年。後向北天羯濕彌羅，擬回鄉國。後不知何往。又沙門玄照求學印度，深具實德。玄策歸鄉，表奏高宗。遂蒙降敕，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新唐書叙玄策功績，略詳於舊書，可互校也。

（十五）伽沒路國即玄奘西域記卷十之迦摩縷波國。（梵Kamarupa）今之甘姆路勃（Kamrup），爲亞薩姆（Assam）西部。其首府即今之高和第（Gauhati）也。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賈耽之安南通天竺道云，『又自驃國，西度黑山，至東天竺迦摩（脫去縷字）波國，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羅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國六百里。』西域記載由奔那伐彈那國至迦摩縷波

國九百里。新唐書此處，僅爲六百里。蓋僅指由迦羅都河至奔那伐彈那國而言也。迦羅都河即雅魯藏布江(Brahmaputra)。

(十六)那揭羅國即玄奘西域記之那揭羅曷國，(Nagarkot)今之哲拉拉八德(Jalalabad)，在北印度境內。佛國記省作那竭國。鹽羅城(Hims)亦見佛國記及西域記卷二。今之黑達(Hidda)地方也。祀佛之頂骨，髑髏骨，眼球，僧伽胝，(複衣)錫杖。每物各立一塔以儲之。禮祀甚隆。佛國記及西域記皆有詳細記載，茲不贅錄。

(十七)開元二十九年來朝之中天竺王子李承恩，乃漢式名字，必玄宗所賜者也。

天竺國，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sup>(一)</sup>去京師九千六百里，都護

治所二千八百里。居葱嶺南。<sup>(二)</sup>幅圓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

皆城邑數百。南天竺頻海。出師子，豹獐，橐它，犀象，火齊，琅玕，石蜜

，黑鹽。北天竺距雪山，圍抱如壁。南有谷通，爲國門。東天竺際海，與扶

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縛和<sup>(三)</sup>

羅城。濱迦毗黎河。有別城數百，皆置長。別國數十。置王。曰舍衛，曰迦<sup>(四)</sup>

沒路。<sup>(五)</sup>開戶皆東嚮。曰迦尸，<sup>(六)</sup>或曰波羅柰，亦曰波羅那斯。其畜有稍割牛。

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飲其血。或曰，壽五百歲。牛壽如之。中天竺王姓乞利咤氏，亦曰刹利。世有其國。不篡殺。土溽熱。稻歲四熟。禾之長者，沒橐它。以貝齒爲貨。有金剛，旃檀，鬱金。與大秦扶南，交趾相貿易。人富樂，無簿籍。耕王地者乃輸稅。以舐足摩踵爲致禮。家有奇樂倡伎。王大臣皆服錦罽。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使卷。男子穿耳垂瑠。或懸金耳緩者爲上類。徒跣。衣重白。婦人頂飾金銀珠纓絡。死者燔骸取灰。建窆堵。或委野中及河，餌鳥獸魚鼈。無喪紀。謀反者幽殺之。小罪贖錢。不孝者斷手足，劓耳鼻。徙于邊。有文字。善步厯學。悉曇章，妄曰梵天法。書貝多葉以記事。尙浮圖法。不殺生。飲酒。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跡也。信盟誓。傳禁呪。能致龍起雲雨。隋煬帝時，遣裴矩通西域諸國。獨天竺拂菻不至，爲恨。武德中，國大亂。王尸羅逸多勒兵。戰無前。象不弛鞍，士不釋甲。因討四天竺，皆北面臣之。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

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璚持節尉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戎言中國爲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羣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珠，鬱金，菩提樹。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徵召隣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縛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禽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沒路國獻異物，拜上地圖，請老子象。玄策執阿羅那順



獻闕下。有司告宗廟。帝曰，『夫人耳目玩聲色，口鼻耽臭味。此敗德之原也。婆羅門不劫吾使者，寧至俘虜邪？』擢玄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天下，采怪藥異石。又使者走婆羅門諸國。所謂昨茶法水者，出石臼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人手入輒爛。以橐它（八）觸體，轉注瓠中。有樹名咀賴羅，葉如梨。生窮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葉者，以方鏃矢射枝則落。爲羣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其詭譎類如此。後術不驗。有詔聽還。不能去。死長安。高宗時，盧伽逸多者，東天竺烏荼人，亦以術進。拜懷化大將軍。乾封二年，五天竺皆來朝。開元時，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獻五色能言鳥。乞師討大食吐蕃。丐名其軍。玄宗詔賜懷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爲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并七事賜之。北天竺一來朝。見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一上。

（一）摩伽陀（Magadha）乃恒河下流一小邦之名。不足以包括全印度。新唐書此節謂天竺國

或曰摩伽陀者，誤也。至婆羅門 (Brahman) 乃印度四族姓 (Kasten) 之首，更不能作為國名也。四族姓者，婆羅門 (Die Brahmanen) 為首。世為僧侶。專司學習及傳授吠陀聖經。 (Veda) 次曰刹帝利 (Die Kschatriya)，貴族也。專治軍事，保護人民，仁恕為志。三曰吠舍 (Die Vaisya)。畜牧種田，營商作工。此三級皆稱閥族。亦謂之『二次生者』。 (Zweimal Geborenen) 職須學習吠陀經，供祠神聖，施捨濟貧。三級皆阿利安種。第四級為陀羅 (Die Sudras) 執各種僕役之事。蓋原來土著也。四級之外，又有帕利雅人 (Paryas)，為阿利安人與土著之混合種。最為社會所賤視。

(一) 新書謂天竺國在葱嶺之南，是也。

(二) 迦毗黎河原音必即 Kapila。近刳比羅伐率堵國 (舊譯作迦羅衛國) (Kapilavastu)，恒河上源支流也。茶鉢和羅城究為今代何城，不可攷。日人石澤所作之東洋歷史地圖唐初亞細亞形勢圖，茶鉢和羅城在曲女城 (Kanyakubja=Kanauj=Kanoj) 西北。東經約八十二度，北緯約二十八度。

(四) 舍衛見佛國記，屬拘薩羅國 (Kosala)。印度境內有兩拘薩羅國。一在南方，一在北方。佛國記此處之拘薩羅在北方。今烏多省 (Oudh) 之一部分也。玄奘西域記作室羅伐悉底國 (Sravasti)。在臘勃梯 (Rapti) 南岸，烏多城北五十八英里。遺址今尚存。釋迦牟尼成佛

後，嘗居舍衛城頗久。

(五)迦沒路(Kamarupa)已詳上方舊唐書。

(六)迦尸國(Kasi) 波羅奈城，(Varanasi)皆見佛國記。西域記作婆羅痾斯國，其義猶云『四周環水之城』也。今之班那勒斯城(Benares)，即此國也。位於北緯二十五度二十三分，東經八十三度五分。

(七)乾陀衛江即犍陀衛國（見佛國記）附近之河。犍陀衛即乾陀羅(Gandahara)也。王玄策戰勝後，追奔逐北，由東南面向西北。玄策往印度時，經何路線，凱旋歸國，經何路線，皆不可知。其書之遺失，良可惋惜。既追逐至乾陀衛，則其歸國獻俘之道途，似經由葱嶺也。玄策之武功，可謂震鐸一時矣。然在印度文中，竟毫無記載。猶之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之征印度。學者至今，在印度文中，尚未得見有一書記之也。印度人對歷史上之政治成敗，漫不經心，亦可以知矣。

(八)烏荼國（即烏仗那）在北天竺，近葱嶺，而新書謂爲東天竺，非撰述有誤，亦必刊印所誤也。烏荼或爲烏荼之誤。烏荼(Ude)見玄奘西城記卷十。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屬國。環五十里。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

。號供大人米。王居拘闍揭羅布羅城，或曰俱蘇摩補羅，曰波吒釐子

原  
作  
曰  
茲  
改  
正

城。北頻殄伽河。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卽詔揚州上諸蔗。柞瀝。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摩訶菩提祠立碑焉。後德宗自製鍾銘，賜那爛陀祠(四)。又有那揭者，亦屬國也。貞觀二十年遣使者貢方物。烏荼者，一曰烏仗(五)。改正那，亦曰烏菴，直天竺南。地廣五千里。東距勃律六百里。西鬬賓四百里。山谷相屬。產金，鐵，蒲殖，鬱金。稻歲熟。人柔詐。善禁呪術。國無殺刑。抵死者，放之窮山。罪有疑，飲以藥。視洩清濁而決輕重。有五城。王居術瞢薩利城，一曰曹揭釐城。(七)東北有達麗羅川，卽烏菴舊地。貞觀十六年，其王達摩因陀訶斯遣使者獻龍腦香。璽書優答。大食與烏菴東鄙接。開元中，數誘之。其王與骨咄(九)，俱位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冊爲王。章求拔(十)國或曰章揭拔，本西羌種。居悉立西南四山中。後徙山西。與東天竺接。衣服略相類。因附之。地袤八九百里。勝兵二千人。無城郭。好鈔暴。商旅患之。貞觀二十年，其王羅利多菩伽因悉立國遣使者入朝。玄策之討中天竺，

發兵來赴。有功。由是職貢不絕。悉立當吐蕃西南。戶五萬。城邑多旁澗谿。男子繒束頭，衣氍褐。婦人辮髮短裙。婚姻不以財聘。其穀宜秔稻麥豆。死者葬于野。不封樹。喪制爲黑衣。滿年而除。刑有刖劓。常羈屬吐蕃。

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

(一) 摩揭它攷已詳上文。玄奘西域記卷八，卷九，皆記此國事蹟。

(二) 慈恩傳卷三云，『供大人米。……其米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揭陀國有此秔米。餘處更無。獨供國王及多聞大德。故號爲供大人米。』

(三) 拘闍揭羅布羅城名不可攷。俱蘇摩補羅(Kusumapura)見西域記卷八。俱字作拘。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波吒釐子城(Pataliputra)亦見西域記卷八。唐言華氏城。佛國記作巴連弗邑，今之巴德那城(Patna)也。殑伽河(Ganges)即恒河。

(四) 那爛陀祠(Nalanda)亦見西域記卷八及卷九。唐言，施無厭也。在華氏城北三十餘里。如來於此三月說法，修菩薩行。據義淨之求法高僧傳，唐時，中國高僧留此寺學佛者，極衆也。

(五) 那揭國見佛國記。西域記卷二作那揭羅曷國。(Nagarahara)在北印度境。

(六)烏茶佛國記作烏長。西域記卷三作烏仗那 (Udyana)。新唐書此節作烏伏那。伏字誤刊。在北印度境，而新書謂直天竺南。大誤。西域記卷十，另有烏茶國，在東印度境。烏茶與烏茶不可混合爲一。

(七)耆揭釐城亦見西域記卷三。玄奘謂『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據恭尼翰 (Cunningham) 之說，即今之曼格羅爾 (Manglaur) 也。玄奘謂『耆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繩索，或牽鐵鎖。棧道虛臨，飛梁危構。緣杙躡蹻。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

(八)達麗羅即今之打萊爾河 (Darel)。

(九)骨咄西域記卷一，作珂咄羅國 (Khotol)。俱位似即西域記卷一之鞠和衍那 (Kuvay-ana)。二國俱在巴達克山附近。

(十)章求拔國據地理位置攷之，當在今哲孟雄境內。悉立不可攷。當近今尼泊爾 (Nepal) 國也。第十八節。烏菴王達摩貢方物獻表。達摩烏菴國王。其國在天竺北。貞觀

十六年，因陀訶斯遣使奉表獻方物。表曰，大福德至尊，一切王中上乘天寶車，破諸黑暗。譬如帝釋，能伏阿修羅王。奴宿種善根，得生釋種。拜至尊。因獻龍腦香。見全唐文卷九九九。

第十九節。冊府元龜記唐與印度之交通。貞觀二十二年，西八五月，右衛

率府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國。此處似有誤刊。帝字應在伏字下。舊唐書卷三本紀貞觀二十二年作帝那伏帝國。大破

之。初，玄策使天竺國。會中天竺國王死。國大亂。那伏帝王阿那順自立，發胡兵以拒玄策。玄策宵遁。抵于吐蕃之西界。以書徵鄰國之兵。吐蕃發精銳一千二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與玄策擊阿那順，大破之。吐蕃尋遣使來獻捷。

王玄策往西域爲中天竺所劫。章求拔國王發兵赴之。破賊有功。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三。

咸亨三年，西二七三月，南天竺國各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〇。

天授三年，西二九三月，東天竺國王摩羅拔摩，西天竺國王尸羅逸多，南天竺

國王遮婁其拔羅，北天竺國王那那，中天竺國王地摩西那，龜茲國王延綏並

來朝獻。見冊府卷九七〇。

先天二年，西七三六月，南天竺遣使朝貢。凡夷狄朝貢，太上皇皆御門樓以見

之。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二年，西七八月，西天竺國遣使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三年，西七二月，天竺國使翟曇惠感來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五年，西七五月，中天竺國遣使來朝，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八年，西七正月，中天竺國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八年，五月，南天竺國遣使獻豹，及五色鸚鵡，問口鳥。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八年，八月，丁丑，勅中書門下南天竺王遠遣朝貢。其使却還。並須周旋，發遣令滿望。乃以錦袍金帶魚袋七事賜其使，遣之。見冊府卷九七四。

開元八年，十一月，南天竺王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八年，十一月，遣使冊南天竺國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拔摩爲南天竺國王

。見冊府卷九六四。

開元八年，南天竺國王尸利那羅僧伽請以戰象及兵馬討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以名其軍。帝甚嘉之。名軍爲懷德軍。見冊府卷九七三又九九五。

開元十三年，西七七月，丁未，中天竺國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國三藏沙門僧密多獻質汗等藥。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八年，十一月，中天竺國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九年，西七十月，中天竺國王伊沙伏磨遣其臣大德僧勃達信來朝且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二十五年，西七四月，東天竺國三藏大德僧達摩戰來獻胡藥。卑斯比支等，及新呪法，梵本雜經論，持國論，占星記梵本，諸方。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二十九年，西七三月，中天竺王子李承恩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西七五月，壬申，乾陀羅國王使大首領中郎將踏匍勒特車鼻施遠千並授將軍。放還蕃。見冊府卷九七六。

第二十節。唐太宗餌天竺僧藥致死。李藩對唐憲宗曰，貞觀末年，有胡僧

自天竺至中國。自言能治長生之藥。(一)文皇帝頗信待之。數年藥成。文皇帝因試服之。遂致暴疾。屬大漸之際，羣臣知之。遂欲戮胡僧。慮爲外夷所笑而止。載在國史。實爲至戒。見唐會要卷五十，識量下。

是時<sup>貞觀二年</sup>就其國<sup>天竺</sup>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自言年二百。云有長生之術。上深

禮之，館於金甌門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尙書崔敦禮監主之。使天下采諸奇

藥異石。延歷歲月，藥成服之，無效。後放還本國。見唐會要卷一百天竺國。

有胡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修短有命。未聞

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

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

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

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爲懷化大

將軍，不服其藥。見舊唐書卷八十  
四郝處俊傳。

貞觀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羅邇娑婆於金甌門造延年之藥。見舊唐書  
卷三本紀

(一)唐太宗不獨服天竺方士藥石，即本國方士之金石亦好之也。高士廉卒，上將臨其第。房

玄齡以上餌藥石，不宜臨喪，上表切諫。長孫無忌伏馬前固諫曰，餌石臨喪，經方明忌。士

廉卒於貞觀二十一年。是未得天竺方士之前已好服本國之藥石矣。(見舊唐書高士廉傳)

第二十一節。唐時中國與尼泊爾之交通。泥婆羅直吐蕃之西樂陵川。土多

赤銅犂牛。俗翦髮，逮眉，穿耳。植以簞若角。緩至肩者爲姣好。無匕筋。攫而食。其器皆用銅。其居版屋畫壁。俗不知牛耕，故少田作。習商賈。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浴。重博戲。通推步厯術。祀天神。鑄石爲象。日浴之，烹羊以祭。鑄銅爲錢。面文人形，背牛馬形。其君服珠，頗黎，車渠，珊瑚，虎魄，垂纓。耳金鈎玉璫。佩寶伏突。御師子大牀。燎香布花於堂。而大臣坐地。不藉左右。持兵數百，列侍宮中。有七重樓。覆銅瓦。楹極大皆瑋雜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初，王那陵提婆之父，爲其叔所殺。提婆出奔。吐蕃納之，遂臣吐蕃。貞觀中，遣使者李義表到天竺。道其國。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觀阿耨婆瀾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共傳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則生煙。釜其上，少選可熟。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葱。永徽時，其王尸利那連陀羅又遣使入貢。

見新唐書卷二百二

(一)泥婆羅 大唐西域記卷七，作尼波羅，明史卷三百三十一，作尼八刺。今代地圖皆作尼泊爾 (Nepal)。清代官書又作廓爾喀，乃其國王族之名也。泥婆羅在吐蕃西，希瑪拉耶山 (Himalaya)之南。樂陵川，丁謙謂即阿爾倫河，其言似確也。泥婆羅嘗助王玄策討摩揭陀國，有大功。而此處竟無一字及之。誠可異也。

第二十二節。唐時罽賓國歸入中國版圖。罽賓國在葱嶺南。去京師萬二千二百里。常役屬於大月氏。其地暑濕。人皆乘象。土宜秔稻。草木凌寒不死。其俗尤信佛法。隋煬帝時，引致西域。前後至者三十餘國。唯罽賓不至。貞觀十一年，<sup>西六三七</sup>遣使獻名馬。太宗嘉其誠款，賜以繒綵。十六年，又遣使獻褥特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嗅而尿之。其瘡立愈。顯慶三年，<sup>西六五八</sup>訪其國俗。云王始祖馨孽，至今曷擲支，父子傳位已十二代。其年改其城爲修鮮都督府。龍朔初，授其王修鮮等，十一州諸軍事，兼修鮮都督。開元七年，<sup>西七一九</sup>遣使來朝。進天文經一夾，祕要方并蕃藥等物。詔遣冊其王爲葛羅達支特勒，二十七年，<sup>西七三九</sup>其王烏散特勒灑以年老，上表請

以子拂蘇闢婆嗣位。許之。仍降使册命。天寶四年，西七又册其子勃匐準

爲襲闕賓及烏菟國王，仍授左驍衛將軍。乾元元年，又遣使朝貢。又有勃律

(三)國在闕賓吐蕃之間。開元中，頻遣使朝獻。八年，册立其王蘇麟陀逸之爲勃律喇王。朝貢不絕。二十二年，爲吐蕃所破。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一)闕賓國即今之克什彌爾(Kashmere)。參觀上方前漢書闕賓國傳後案語。

(二)勃律國即今之博羅爾(Bolor)。勃律喇(Bolors)亦博羅爾轉音。

闕賓，隋漕國也。居葱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羸。南距舍衛三千里。王居脩鮮城。常役屬大月氏。地暑濕。人乘象。俗治浮屠法。武德二年，西六遣

使貢寶帶，金鎖，水精，醃，頗黎，狀若酸棗。貞觀中獻名馬。太宗語大臣

曰，『朕始卽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惟魏徵勸我脩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遣果毅何

處羅拔等，厚齎賜其國。並撫尉天竺。西六處羅拔至闕賓，王東向，稽首再拜。

仍遣人導護使者至天竺。十六年，西六獻襍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

且尿，瘡卽愈。國人共傳王始祖曰馨曄。至曷撝支傳十二世。顯慶三年，西八以其地爲脩鮮都督府。神龍初，西五拜其王修鮮等十一州諸軍事，脩鮮都督。開元七年，西七遣使獻天文，及秘方奇藥。天子冊其王爲葛邏達支特勒。後烏散特勒灑年老，請以子拂蘇闕婆嗣。聽之。天寶四年，冊其子勃匐準爲襲闕賓及烏菴國王。乾元初，西五八使者朝貢。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

(一)新唐書記有唐全代，闕賓與唐來往次數，較多於舊書也。

第二十三節。冊府元龜記闕賓與唐之交通。長壽元年，西三六九月，闕賓國

遣使朝貢。見卷九七〇。

開元八年，西六二〇二月，闕賓國遣使來朝。進天文經一夾，秘要方，並蕃藥等

物。見卷九七一。

開元八年，九月，闕賓國獻善馬。見卷九七一。

開元八年，九月，遣使冊葛達羅支特勒爲闕賓國王。見卷九六四。

開元二十六年，西七三八十月，闕賓國王烏散勒灑以年老上來，請立其嫡子佛林

罽婆嗣位。從之。乃封拂林罽婆爲罽賓國王。見卷九六四。

天寶四載，西七四五三月，罽賓國遣使獻波斯錦舞筵。見卷九七一。

天寶四載，九月，命罽賓國王男勃準襲父位。冊曰，維天寶四年，歲次乙酉

，九月，乙卯，朔，二十二日，丙子，皇帝詔曰，於戲！遠方恭順，褒錫宜優。累代忠勤，寵章斯及。咨爾罽賓國王男勃準，宿承信義，早竭欵誠，寧彼下人，二蕃安靜。繼其舊業，萬里來朝。秉節不渝，懇懷彌著。愿情之至

，深可嘉焉。是用冊命襲罽賓國王及烏長國王。仍授右驍衛將軍。往欽哉。

爾其肅恭典冊，保尙忠義。承膺於寵命，以率於遐蕃。可不慎歟？見卷九六五。

天寶五載，西七四六罽賓國遣使來朝。獻繡舞筵毼毼，紅鹽，黑鹽，白戎鹽，餘

甘子質汗，千金藤，瑠璃，金銀等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七載，西七四八六月，罽賓國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二載，西七五三三月，罽賓國遣使獻方物。見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西七八五六月，罽賓國遣使朝貢。見卷九七一。

第二十四節。箇失蜜國歸附於唐。箇失蜜或曰迦濕彌羅，北距勃律五百里

。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他國無能攻伐。王治撥邏勿邏布邏城。西瀕彌那悉

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風。出火球，鬱金，龍種馬。俗毛褐。世傳地本龍

池。龍徙水竭，故往居之。開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詔冊其王眞陀羅祕利爲

王。間獻胡藥。天木死，弟木多筆立。遣使者物理多來朝。且言有國以來，

并臣天可汗，受調發。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身與中天竺王陀吐蕃五大道。

禁出入，戰輒勝。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衆二十萬，能輸糧以助。又國

有摩訶波多磨龍池，願爲天可汗營祠。因丐王冊。鴻臚譯以聞。詔內物理多

宴中殿。賜賚優備。冊木多筆爲王。自是職貢有常。其役屬五種，亦名國。

所謂咀叉始羅者，地二千里。有都城。東南餘七百里，得僧訶補羅。地三千

餘里。亦治都城。東南山行五百里，得烏刺尸。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穡

。東南限山千里，卽箇失蜜。西南行險七百里，得半攸蹉。地二千里。又得

曷邏闐補羅者，其大四千里。有都城。多山阜。人驍勇。五種皆無君長云。



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

(一)新唐書既有罽賓傳，復有箇失蜜傳。初視之，似若畫蛇添足，而細察之，兩國地域，實爲不同。『罽賓，隋漕國也。』漕國即西域記之漕矩吒國。漕矩吒國之都城號鶴悉那 (Ghasana)，元時曰哥疾蜜城。隋唐時之罽賓，與漢時之罽賓不同矣。箇失蜜即迦濕彌羅之別譯。勃律今之博羅爾 (Bolor)。

(二)王都撥邏勿邏布邏 (Pravara-pura) 撥邏勿邏犀那二世王 (Pravarasena II) 所建築。爲今斯利那格爾城 (Srinagar)。城西瀕彌那悉多河 (Menasita)，即今之維塔斯塔河 (Vitasta) 也。

(三)查迦濕彌羅國史 (Kashmir Annals) 有王曰眞陀羅秘多，(Chandrapida) 似即開元八年受中國冊封之眞陀羅秘利也。唯此人已於西曆六百九十一年 (武后天授二年) 被殺矣。西曆六百九十五年 (武后證聖元年) 至七百三十二年 (玄宗開元二十年) 間，君臨迦濕彌羅國者，爲拉拉的梯亞 (Laladitya)。其人英武。戰勝鄰境諸國。王有弟曰木多筆塔 (Muktopita) 唐書略去其尾音塔字也。開元時，迦濕彌羅見侮吐蕃，故乞援於唐也。

(四)摩訶波多磨龍池 (Mahapadma) 即今佛樓爾湖 (Volur)。

(五)咀叉始羅 (Takshasila) 國名見西域記卷三。古代希臘地理家作塔格西拉。(Taxila) 注

顯佛國記謂自犍陀衛國「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利尸羅。竺利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故因以爲名。」既爲截頭之義，梵語原名當爲 *Taksasira* 也。佛本行集經卷三十八，作特叉尸羅，註云削石也。阿育王經卷十，註云鑿石也。其義無一定。恭尼翰謂即今之歇代里 (*Shahdheri*)。胡格爾男爵 (*Baron Fugel*) 謂即今之拉瓦爾平底 (*Rawalpindi*) 斯密司 (*Vincent Smith*) 謂即今代拉瓦爾平底附近之哈散阿伯達爾 (*Hasan Abdal*) 也。異說紛紛，莫衷一是。斯密司之語，似較可信。咀叉始羅乃北天竺之都會。印度古代學術之中心。尤以醫學見長。昔耆婆遠自摩揭陀國來此修醫學。遂成大家。阿輸迦王時代，此地屬孔雀王朝。阿輸迦爲王子時，嘗充北天竺之總督，駐於咀叉始羅。蓋此地爲由阿富汗入印度中心地之要道。政治上，軍事上，俱爲重要之地也。至後代或屬迦畢試，或隸迦濕彌羅國。隨東西隣國之盛衰，而常蒙強隣之征服。國人奉佛教。据玄奘所記，唐初此國佛教已衰。伽藍雖多，而荒蕪已甚。僧徒寡少。

(六) 僧訶補羅 (*Simhapura*) 亦見西域記卷三。西臨信度河，役屬迦濕彌羅國。恭尼翰謂即今之掃爾忒山脈 (*Salt Range*) 以北諸地。開塔斯 (*Ketas*) 爲該地之首府。

(七) 烏刺尸國亦見西域記卷三。其梵語原音爲 *Ursi*，慈恩傳卷二，作烏刺叉。恭尼翰謂即古代拖雷美地理書所載瓦爾撒境域。 (*Varsa Regio*) 其地約當今之拉胥。 (*Rash*) 斯維諤吞

(C. Swymerton) 謂烏刺尸即今之哈柴臘 (Hazara)。其首府爲哈利普兒。(Haripur) 斯氏此說，最得學者信任。

(八) 半敘蹉亦見西域記卷三。梵語原音爲 Parnotsa，今勃倫次 (Prunts) 地方是也。

(九) 遏羅闌補羅國亦見西域記卷三。梵語原音爲 Raja-pura。恭尼翰謂即今拉教里 (Raja-on) 也。(參觀崛謙德解說西域記。)

第二十五節。箇失蜜與唐之交通。開元八年，西七二〇八月，遣使冊箇夫密國

王眞陀羅祕利爲箇失密國王。見冊府元龜卷九六四。

開元二十一年，西七三三閏三月，辛卯，箇失密王木多筆遣大德僧物理多年來獻表詔。引物理多年宴于內殿。賜絹五百疋。數日放還蕃。見冊府卷九七五。

開元二十一年，四月，冊箇失密國王木多筆爲本國王。冊曰，維開元二十一年，歲次癸酉，四月，丁酉，朔，五日，辛丑，皇帝若曰，咨爾箇失密國王木多筆。嗚呼！奕葉歸順，遠輸誠節。修職貢之禮，受蕃落之寄。時有代謝，兄亡弟襲。保界山川，輯率黎庶。國有制度，俗尙清靜。可不勉歟？今命

爾爲箇失密國王。恭膺册命。往欽哉！見冊府卷九六四。

第二十六節。訶毗施國與唐之交通。開元七年，<sup>(一)</sup>西七一九四月，已卯，訶毗施

國捺塞使吐火羅大首領羅摩娑羅獻獅子及五色鸚鵡。帝以其遠蕃脩貢。加宴勞。賜錦綵五百疋。見冊府卷九七一。

(一)訶毗施即玄奘西域記卷一之迦畢試國，今喀菲利斯坦(Kafiristan)也。

第二十七節。唐時錫蘭島與中國之交通。師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餘里

(二)有稜伽山。多奇寶。以寶置洲上。商舶償直輒取去。後隣國人，稍往居之

。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三)總章三年，遣使者來朝。天寶初，王尸羅迷迦再

遣使獻大珠，鈿金，寶瓔，象齒，白氈。見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一下。

(一)稜迦山(Lanka)大唐西域記作駿迦山。錫蘭土人自稱其國曰稜伽，猶云光華也。

(二)總章三年，即西曆六百七十年。斯時錫蘭島王名達陀皮提沙二世，(Datopiatissa II)又名哈他達他(Hathadata)。即位於西曆六百六十四年(唐高宗麟德元年)，卒於六百七十

三年(咸亨四年)。

(三)天寶元年，即西曆七百四十二年。攷此時錫蘭島王爲阿迦菩提六世又名錫拉梅迦(As-

gabodhi VI Silamegha) 尸羅迷迦即錫拉梅迦之異譯也。宋高僧傳卷一釋不空傳亦作尸羅迷伽。即位於七百四十一年(開元二十九年)，卒於七百八十一年(唐德宗建中二年)。文獻通攷作尸羅述伽。述字誤刊。天寶初，獻方物之使者，即不空也。據宋高僧傳不空傳及佛祖統紀卷四十，確實年代，爲天寶五載也。

天寶五載，西七正月，師子國王尸羅迷伽遣婆羅門僧灌頂三藏，阿日伽跋折

羅來朝，獻鈿金，寶瓔珞，及貝葉梵寫大般若經一部，細白氍四十張。見冊

府元龜卷九七一。

天寶九載，西七三月，獅子國獻象牙眞珠。見冊府卷九七一。

第二十八節。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天竺。天竺後漢通焉。即前漢時身毒國

。初，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陀，或云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接鄰。但隔一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間。國並有王。漢時，又有捐毒國。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去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故塞種也。顏師古云：捐毒

即身毒也。身毒則天竺也。塞種即釋種也。蓋語音有輕重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皆

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

俱名身毒。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奈國亦名皮波羅奈斯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奈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

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天竺屬

國。都臨恆河，一名迦毗黎河。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

。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

俗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桓帝延熹二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時帝好神。

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至轉盛。其國人士著。與月氏同。而卑

濕暑熱。人弱於月氏。魏晉代，絕不復通。梁武帝天監初，其王遣與梁書校增入。茲貢獻。後魏宣武帝時，南天竺國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

師子，貂豹，獬，胡昆反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

翼。積之則如沙穀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璚瑁

，銅，鐵，鉛，錫，金縷織成金罽。白疊，毼毼。毼音登塔又有旃檀鑿金等香

，銅，鐵，鉛，錫，金縷織成金罽。白疊，毼毼。毼音登塔又有旃檀鑿金等香

。甘蔗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爲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音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短。丈夫剪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於鬪戰。有弓箭甲稍。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隋煬帝志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爲恨。

大唐武德中，其東西南北四天竺，悉爲中天竺所并。貞觀十五年，其王姓乞利咤，丑栗反名尸羅逸多，或云姓利利氏，遣使奉表。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奉使天竺。會尸羅逸多死，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乃發兵拒玄策。遁抵於吐蕃之西南。以書徵鄰國之兵。吐蕃發精銳千二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來赴。玄策與其副蔣師仁率二國之兵，進至茶縛音博和羅城。卽中天竺之所居也。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

獲其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萬三千人，牛馬三萬餘疋。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遂俘阿羅那順以還。(二)晉宋時，浮圖經云，臨倪國其耶，母曰莫耶。浮圖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始莫耶夢白象始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館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國曰復豆者，其人也。伊蒲塞，桑門，伯開，疏間白，比邱，桑門皆弟子號也。浮圖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昔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屬弟子，號各有二十九。不能計載故略之。諸家記天竺國事，多錄諸僧法明，徒屬安之流傳記疑。皆怪誕不經。不復悉纂也。已具序略註中。

(一)通典此節皆錄自後漢書及魚豢魏略。別無新材料。記王玄策事亦極簡略。杜佑號稱博洽，而關於邊防，乃竟簡陋如此。不免名不符實。豈以外域事皆怪誕不經，而不屑措意耶？余意本不願錄存。徒以其既爲巨典，不得不搜羅之也。文獻通攷天竺摩揭它師子諸條，今俱不錄。

第二十九節。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師子。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



不見其形。但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神師子，遂以爲名。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先有徵士載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畫維摩詰並玉像。時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時咸歎惜之。建康即今丹陽郡江寧縣。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利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羅珂黎耶亦使使貢獻。杜環記師

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即南天竺也。國之北人，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獠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僮耳，布裹腰。

第三十節。賈耽記安南通天竺道。安南經交趾太平百餘里，至峯州。又經

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樓縣，乃水行四十里，至忠城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

三百里至朱貴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湧步。

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又百八十里經浮動山，天井山。山上夾道，皆

天井。間不容跬者三十里。二日行，至湯泉州。又五十里至祿索州。又十五里

至龍武州。皆獠蠻，安南境也。又八十三里至儻遲頓，又經入平城八十里至

洞澡水。又經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三)劍南地也。又經通海鎮百六十里渡海河(四)

利水，至絳縣。又八十里至晉寧驛。(五)戎州地也。(六)又八十里至柘東城。(七)八十里

至安寧故城。(八)又四百八十里至雲原作靈南城。茲改正又八十里至白崖城。(九)又七十里

至蒙舍城。又八十里至龍尾城。又十里至太和城。(十)又二十五里至羊苴咩城。

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十一)又西渡怒江，原作怒至諸葛亮城一百里。(十二)

又南至樂城二百里。又入驃國境，經萬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

經突旻城至驃國千里。又自驃國西度黑山，至東天竺迦摩波國千六百里。又

西北渡迦羅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國六百里。(十七)又西南至中天竺國東境，恆河南岸(十八)

羯朱傭羅國四百里。(十九)又西至摩竭陀國六百里。(二十)一路自諸葛亮城西去騰充城二

百里。又西至彌城百里。又西過山二百里至麗水城。乃西渡麗水龍泉水二百

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彌諾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有西渡大嶺三百里

，至東天竺北界箇沒盧國。(三十三)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國東北境之奔那伐檀那

國，與驃國往婆羅門路合。見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一) 賈耽此記安南古地名。在今代地圖上，已多不可見。寔難於考證究爲今代何地也。吾今據周世榮孫海環二十世紀中外大地圖所能查出者，注之如下。太平城在今海防之南，海濱一小市也。

(二) 沿富良江而行，過安南後，入雲南境。曲江仍可見於今圖。在通海縣南。

(三) 通海鎮即今之通海縣也。

(四) 海河利水，當爲今杞麓湖與星雲湖，或此二湖間之小川，而不見於今圖也。

(五) 晉甯驛即今晉甯縣，在滇池之南。

(六) 戎州見新唐書卷四十二，地理志。治南溪。其地在今四川省叙州與瀘州之間。尙爲一縣。

(七) 柘東城不可考。

(八) 安甯城即今安甯縣，在滇池之西。由是而沿今之驛道，經楚雄鎮南而至紫海西面之雲南縣。

(九) 白崖城今之白崖驛也。蒙舍，龍尾二城，皆不可考。

(十) 太和城即今之大理府。在洱海之西。羊苴咩城不可攷。新唐書卷四十二，地理志，戎州下注云，由柘東城經安甯井三百九十里至曲水，又經石鼓二百二十里渡石門，至佺龍驛。又

六十里至雲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龍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咩城。貞元十年，詔祠部郎中袁滋與內給事劉貞諒使南詔，由此。

(十一)永昌郡始建於東漢。清時爲永昌府，今之保山縣也。

(十二)怒江在永昌府城西。諸葛亮城不可考。當在怒江之西，今騰越附近也。考今代地圖，由滇池西之安甯縣向西至大理，更由大理至永昌，騰越，于崖而入緬甸之八莫（又作拔摩）有驛道。賈耽所記者，必即此也。此道在甚早時期，必有商人利用以往來於滇蜀印度之間也。張騫在大夏時所見之叩竹杖，蜀布，必皆由此商道西行者也。漢武帝遣張騫，柏始昌，呂越人探覓此道。皆閉昆明而止。未能再西。是以其探險無成功也。魏書西域傳記大秦「水道通益州永昌郡。」蓋大秦賈人必由伊洛瓦第江（Irrawadi）口逆流上航，至八莫而更至永昌也。漢安帝永甯元年，揮國王雍由調所獻之大秦幻人，亦必由此道至昆明，更由昆明，經巴蜀而至洛陽京都也。

(十三)驃國即今之緬甸。

(十四)萬公即孟拱之轉音。在邁立開江之西岸。又有孟拱江爲邁立開江之支流。悉利城及突旻城不可攷。

(十五)查地圖，邁立開江及伊洛瓦第江以西，須越山數次，始得至孟加拉。唯不知孰爲黑山

耳。

(十六)迦摩波國即玄奘西域記之迦摩縷波國。梵(Kamarupa)賈耽遺脫一縷字。今亞薩姆西部是也。其首府即高和第(Gauhati)也。

(十七)迦羅都河即雅魯藏布江(Brahmaputra)又名布拉馬普得拉江。

(十八)奔那伐檀那見西域記卷十，作奔那伐彈那國。梵語原音爲Punyavardhana。恭尼翰謂即今之佩尼亞。(Pabna) 福格森(Ferguson)謂即今隆普爾。(Rangpur)佩尼亞音相近，唯距殤伽河不遠。與玄奘之說不大合。隆普爾太偏於北。

(十九)恒河即殤伽河(Ganges)。

(二十)羯朱噶羅國西域記作羯朱噶祇羅國。巴利語原音爲Kajangala。恭尼翰謂今之拉日馬哈(Rajmahal)即古之羯朱噶祇羅也。福格森亦同其說。

(二十一)摩羯陀國西域記作摩伽陀國。攷已詳上文，茲不贅述。

(二十二)騰充城似即今騰衝城。清時，作騰越。彌城，麗水城皆不可攷。麗水龍泉水亦不可攷。彌諾江似即邁立開江也。

(二十三)箇沒盧國即上方之迦摩縷波國別譯。此第二路線，似在前第一路線之南。兩路線經過緬國各地，多不可攷。無他書足徵也。

賈耽尙有廣州通海夷道，關於印度沿海各港，頗有所記。已詳第三冊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二十七節。茲不重錄。

## 唐時印度人入仕中國。

第三十一節。羅好心。釋智慧者，梵名般刺若也。姓憍答摩氏，北天竺迦畢試國人。……貞元二年始居京輦。見鄉親神策軍正將羅好心。卽慧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將至家中，延留供養。八年，上表舉慧翻傳。有敕令京城諸寺大德，名業殊衆者同譯。得罽賓三藏般若開釋梵本，翰林待詔光宅寺沙門利言度語，西明寺沙門圓照筆受，資聖寺道液，西明寺良秀，莊嚴寺應真，醴泉寺超悟，道岸，並充證義。六月八日，欲勅經題。敕右街功德使王希遷，與右神策軍大將軍王孟涉，驃騎大將軍馬有鄰等，送梵經出內。緇伍威儀，樂部相間。士女觀望，車騎交駢。迎入西明寺翻譯。卽日賜錢一千貫，茶三十甌，香一大合，充其供施。開名題曰，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成十卷。又華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般若心經各一卷。皆貞元八年所

譯也。是歲十月，繕寫畢。二十八日，設綵車，大備威儀。引入光順門進。帝覽忻然，慰勞勤至。敕於神策軍賜齋食。賜慧絹五百匹，冬服一副。餘人賜各有差。慧表謝。答詔褒美。同日請譯經。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羅好心上表云，臣表弟沙門般刺若，先進大乘理趣六波羅蜜梵本經。伏奉今年四月十九日敕，令王希遷精選有道行僧。於西明寺翻譯。今經帙已終。同詣光順門進上。答詔云，卿之表弟，早悟大乘。遠自西方，來遊上國。宣六根之奧義，演雙樹之微言。念以精誠所宜欽重，是令翻譯，俾用流行。卿夙慕忠勤，職司禁衛。省覽表疏，具見乃懷。所謝知。好心以朱泚圍逼之際，頗有戰功。預其中兵。爲帝寵重。慧得好心啟導，譯務有光。帝製經序焉。見高僧傳三集卷二。

(二)般刺若梵語原音爲 *Prajña*，憍答摩原音爲 *Gautama*。般刺若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作般若。嘗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名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共依胡本譯六波羅密經。參觀第一冊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五十七節。迦畢試原音爲 *Kapisa*。依玄奘西域記之記載，迦畢試在梵衍那國（*Bamian*）之東。過雪山（*Hindukush*），踰黑嶺，（*Siyah Koh*）即至其國。

。故以地位攷之，即今喀菲利斯坦（Kafiristan）境也。

（二）羅好心與般刺若爲表兄弟，亦必迦畢試人也。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位亦不微矣。好心與波斯將李元諒（又名駱元光）同時。皆以平定朱泚有功。元諒唐書有專傳，而好心則無也。

## 印度佛教之輸入中國。

第三十二節。佛教發達史。釋迦牟尼生時，其學說僅行於摩竭陀（Magadha）

憍薩羅（Kosala）二國，兩名皆見西域記。及鄰近諸地。釋迦卒後，始逐漸向外發

展。其詳不可得聞矣。當此時，婆羅門教盛行。釋迦亦婆羅門種也。其學說自多與婆羅門教相同之點。佛教初興，不敢公然與舊教相抗。在當時人視之，固爲婆羅門教之一枝也。靈魂諸說，及喀斯脫（Caste）階級地位見解，雖多與舊教不同，而大部學說，及佛之生活狀態，皆無異於舊教也。故佛教初行時，雖有婆羅門教徒之監視，而不難以舊教枝派潛行之也。佛教興後百有餘年，印度人之政治思想，較前大進。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率兵侵掠印度西北部，引起印度人之團結力。以前小國列峙，不相統屬。至是而印度本土產有



大英雄曰旃陀羅笈多 (Chandragupta) 者，起身寒微。以武力平定印度北境。

建毛利耶王朝即孔雀王朝。大帝國。版圖西起阿富汗邊境，東包孟加拉，北枕希瑪

拉耶山，南抵臺坎高原。威勢之盛，爲印度昔時所未有。致治之隆，雖數百年後印度人猶謳歌之。王嘗擊敗亞歷山德部將賽流柯斯 (Seleucus Nicator) 之兵，使之不敢進窺印度。又強迫和親，娶賽流柯斯之女爲妃。因是賽流柯斯

遣梅格斯太內斯 (Megasthenes) 爲駐華氏城 (Pataliputra) 代表。梅有印度國志

(Indica) 一書遺留後世。對於當時印度政治風俗，靡不詳記。書最可貴。梅

書稱佛教徒曰釋爾瑪尼 (Sarmani)，婆羅門人曰婆羅曼尼 (Brahmanai)。兩教

相水火也。梅書所記，語焉不詳。可見佛教在是時仍未盛行。旃陀羅笈多不

信佛而頗優待婆羅門教徒。其子頻頭沙羅 (Bindusara) 亦不信佛。其孫阿輸迦

又作阿育王。初固亦非佛徒。唯當其在位時最後二十七年，乃酷嗜佛法，大興佛

教。王初名帕力雅達信 (Priyadarsin)，後因虔信佛法，於是更名曰阿輸迦。

(Asoka) 梵語阿輸迦，華言無憂 (free from Care) 也。無憂王嘗鐫字於石柱石岩

甚多。至今保存。譯爲今文，爲研究無憂王史料之最可恃者，亦研究當時佛教最可寶貴史料也。宗教之行，有賴於帝王之威力。漢武帝罷黜百家，崇尚儒學，而孔教專行於中國。阿輸迦王雄才大略，承祖父餘蔭，有類漢武。專信佛法，黜退婆羅門。西遣使於敘利亞王安梯俄克斯二世，(Antiochus II.)位即於紀元前二百六十年，即周赧王五十五年，卒於紀元前二百四十七年，即秦莊襄王四年。埃及王拖雷美，(Ptolemy Philadelphus)即位於紀元前二八五年，即周赧王三十年，卒於紀元前二四七年，即秦莊襄王四年。馬期頓王安梯果奴斯(Antigonus Gonatas)，即位於紀元前二七八年，即周赧王三十七年，卒於紀元前二四二年，即秦始皇帝五年。等，雖云聯邦交，而寔則欲布新教也。黃衣佛徒，遺至印度國外者，不可勝數。迦濕彌羅，乾陀羅，彭甲伯以西諸地，臺坎，拔克脫利亞。大希瑪拉耶山中，馬雷半島，錫蘭，島等地，無不有釋氏弟子之足跡。據中國佛典，如佛祖統紀，佛祖歷代通載等書所記，阿育王藏佛舍利八萬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處。秦始皇二十六年，癸未歲，沙門室利房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則中國境內是時固亦有佛徒足跡矣。印度本土疆域遼闊，幾埒中國本部。釋迦卒後二百年，其教始

得傳至印度境外，無足怪也。而能使其教傳至境外者，無憂王寔爲主動人也。傳播既廣，教徒相離亦遠，教中規訓，卽不免有逸出軌外之事。故無憂王於耶穌紀元前二百五十二年，秦昭王五十五年，在華氏城招集第二次佛徒大會議，以便糾正邪途異說，連絡四方教徒感情。會議後，無憂王復遣教師往四方各國傳教。印度四境之外，無往不有佛徒影跡。在印度本土復建無數窣堵波，(stupas) 爲佛教永垂紀念。如喬答摩(Gautama) 在藍毗尼園(Lumbini) 生處，其成佛處，在波羅捺城(Benares) 初說法處，在拘尸城(Kusinagara) 入涅槃處，皆有塔焉。此四塔者其最著者也。又建無數聖壇廟宇，藏佛舍利，以便人民拜佛祈禱。佛教之興，無憂王實第一功人也。自西曆紀元前三百年，周赧王十年至紀元後一百年，漢和帝永平十二年，婆羅門教蓋全爲佛教所擠矣。無憂王雖大興佛法，虔信佛說，受佛教精神道德之教訓，其治國也，慈悲爲懷，然王終身保留其平人生活，未嘗如中國梁武帝之三次捨身也。王嘗曰，「凡人皆吾赤子也。吾欲吾子盡得享受此世及下世之幸福。故亦欲所有人類，皆得享受此

幸福也。』又曰，『人生最大功德，即爲謀全世界之幸福也。』王之懷抱如此，雖未捨身，而與如來眞子無異矣。

無憂王卒後，一杯之土未乾，而領土分崩。數百年間，北印度復返於旃陀羅笈多以前之狀況。無數小國互爭雄長。干戈不息。西北邊境，希臘人所建之拔克脫利亞國（Bactria）大乘機強盛，侵入印度西北境。印度希臘兩文明，

因之互相混和。耶蘇紀元前第二世紀之中葉，漢景帝世拔克脫利亞國有梅南賓王（King Menander）在位。印度人稱之曰密林達（Milinda），即大藏經之那先比

丘經上之彌蘭王也。彌蘭王與那先（Nagaseana）此言龍軍問答一節，嘗節錄於本書

第一冊，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二十八節矣。彌蘭王時，拔克脫利亞之國勢甚強。

紀元前第二世之末，漢武帝世大月氏人在中國西北部爲匈奴所破，西遷阿母河流域。於紀元前一百二十年，漢武帝元狩三年擊滅拔克脫利亞之希臘王朝，又滅梭頭

梅格斯（Soter Megas）之塞種王國。因之希瑪拉耶山北面及西北面之土人塞種

(Sakhas = Scythians)

名見前漢書西域傳

被迫南遷印度。月氏人後又入迦濕彌羅，在印

度西北境建一大帝國，即月氏又曰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 Indo Scythian

Empire) 月氏國最著名之王曰迦膩色迦 (Kanishka)。王即位於耶蘇紀元後七

十八年。

即漢章帝建初三年。亦有謂即位於一百二十年，即漢安帝永寧元年者。迦膩色迦王在位年代，近今頗多爭論。疆土遠廓。

印度斯河流域全境，恒河上流，迄於阿格拉 (Agra)，北至葉爾羌，西至可

不里 (Kabul)，皆為所有。蔚為亞洲西部大國。迦膩色迦亦崇佛法，為佛教

第二功人。在迦濕彌羅國闍爛達羅 (Jalandara) 地方招集佛教第四次大會。以

前以巴利文 (Pali) 寫經，至是規定以梵文編寫佛經，對於佛教多增新說。例如

(甲) 上帝說 (The Conception of an Eternal Deity)。婆羅門教舊說，有世界永

存靈魂，(World-soul) 基督教有上帝，在世界萬物之上，為各種生命之原。

闍爛達羅大會時，佛徒將此說增入其教。此與佛教原說大相反背。喬答摩不

反對當時人多神之說，唯謂各神皆仍不如佛陀之高上，尚未達涅槃佳境，仍

在輪迴旋渦也。喬答摩所謂最高神聖，人生勤勞求得最後之獎賞，即佛陀也。第四次會議時，竟有以上帝新思想加入，而歷史上之佛陀喬答摩竟變爲永久上帝之暫時表現而已。

(乙)菩薩說(The Bodhisattvas)。人於每次投生，皆有功德，即成菩薩。成菩薩後，再一世即可成佛。譬如喬答摩自天下降，在其母摩耶腹中成肉體時，即菩薩也。菩薩行佛陀事，即可達涅槃目的也。既達涅槃，則所有塵世關係皆絕矣。入涅槃者，不可懇求。唯菩薩以慈善爲懷，喜引人入正路。各層天上，皆有菩薩。求之則援人。凡善人皆可爲菩薩，其數日增，各國不同。

(丙)出家之道德態度及觀念，因此變化。古代出家爲僧之最後希望，曰爲阿羅漢(Arhat)。阿羅漢者，賢良久服膺佛陀之教，得入涅槃者也。据新說，人生之最大目的，即如何能成菩薩。菩薩以慈悲爲懷，性喜助人。大千世界，一切衆生，俱當一視同仁，親之愛之也。此與古代佛教專爲個人成聖者不同矣。

(丁)祈求菩薩，現爲要事。欲求菩薩，善行之外，復須信心。信仰既堅，則得菩薩同情矣。

(戊)天堂說。喬答摩原來哲理，謂人生爲苦海。除去一切塵世經驗，卽爲解脫苦海。此時忽有天堂地獄新說，以代舊說。有德行者則入天堂，其樂無比。可免除以後投生不定之痛苦。惡人則投入地獄。先時佛教哲理，至是變爲宗教信仰矣。

(己)出家規戒之重訂。昔時出家規戒，至是因僧人生活有變，故重新釐訂，成爲十條如下：(一)不殺生，(二)不偷竊，(三)免除不貞潔行爲，(四)不說謊，(五)不纔言，(六)不凌人，(七)不多言，(八)不可貪，(九)不遷怒，(十)不狐疑。十戒之中，身之罪惡凡三條，舌之罪惡凡四條，心之罪惡凡三條。

南印度僧人未蒞會，不承認新說。由是佛教分爲南北兩大派。北派謂之大乘派(Mahayana)，南派謂之小乘派(Hinayana)。佛教徒比其所信之道爲車，乘

之可以渡苦海，達涅槃佳境也。大乘派爲新派，以迦濕彌羅爲中心。小乘派爲舊派，以錫蘭島爲中心。保守佛教原來思想，及生活狀態。在印度本土，兩派雖時有爭論，而在各寺，兩派僧徒尙不致以教義之異而不能同居也。舊派以後傳於馬雷半島，緬甸，暹羅，貢臘等地。各國僧侶社會之組織，寺廟之布置，皆無差異。經典皆以巴利文原音寫之，惟所用之字則或以錫蘭文，或以緬甸文，或以暹羅文而已。新派傳入北方西藏，蒙古，中國，高麗，日本諸國。生活狀態，多依所在國風俗而改變。教義禮節，亦多與原來不同。著名人物如馬鳴(Asvaghosha)，龍樹(Nagarjuna)，東漢末聖天(Aryadeva)，世親(Vasubandhu)諸菩薩，皆北派之代表也。唯雖分兩派，然在印度本土，仍甚興盛。觀於法顯佛國記所記盛況，即可知矣。佛教有容收外界迷信之可能性。故年代久遠，吸收外界之迷信幻術愈多。佛教原來爲一種高上哲理，至是而全爲迷信幻術所障蔽。有所謂瑜伽論(Yoga doctrine)者，專主用神祕威力者也。欲達目的，須用陀羅呢(dharani)符，及曼陀羅(Mantra)咒。使用



時，舞用手指，同時音樂大作，以助成其勢。因好用曼陀羅咒，故亦有稱佛教此派爲曼陀羅教（Mantrism）者。其膚淺鄙陋，可於今代西藏之喇嘛教（Lamasism）見之也。由最高哲理，降而爲狹隘迷信，粗陋詐人之術。又有唐陀羅派（Tantrism）者，又自瑜伽論別樹一門。每於寺廟中塑神像時，輒男女二像並置。雖有陰陽相配之深意寓於其中，而大半則爲誨淫也。西藏之喇嘛教卽唐陀羅派也。

佛教之逐漸衰萎，其詳史已不可稽。吾人讀玄奘西域記卽可窺見佛教在西曆紀元後第七世紀時，已漸衰微矣。西域記載各處有崇拜遺物之事。無味之神話寓言，充滿全書。迷信符咒，比比皆是。古代佛教寺塔，多已頽壞。僧侶困窮萬狀。玄奘記有某塔當佛生時，預言塔遭七次焚燬，七次重建時，則佛教滅矣。當玄奘時，塔已焚燬四次，重修四次。又昔有僧某留一外衣於信徒爲紀念。佛教滅時，則衣亦將滅。玄奘見其衣已漸朽。又摩揭陀國金剛座旁之觀自在菩薩像。耆舊皆云：若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胸

臆矣。凡此皆以證明佛教最盛時期已過。玄奘在印度時，佛教已式微矣。虔信佛法如玄奘者，亦自覺之。故序述之餘，不勝唏吁也。若僅內容腐敗而無外患，則佛教或亦可多延殘喘，不致墜滅。不期古代婆羅門教至是忽然勃興。婆羅門人仇視佛教，各處虐待佛徒。第八世紀時，嘗有慘殺佛徒之傳說。雖無確史可考，然亦未必無稽也。內憂外患，相逼而來。自西曆第八世紀起，以迄十一世紀，北宋初日趨於下。奄奄一息。至北宋初，十一世紀及十二世紀回教徒自西北侵入印度，猶如疾風暴雨。專以破壞偶像爲職志。於是佛教在印度本土，乃全絕跡矣。（見 H. Hackmann, *Buddhism as a religion*, pp. 36-63, 93-96.）

第三十三節。佛教之傳入中國。前節已言無憂王在世時，嘗遣使在各國建塔八萬四千座，震旦之境有十九處。秦始皇時，沙門室利房等一十八人，齋佛經來化。帝以其異俗囚之。此皆中國史書片面之言。雖無印度史可徵，然似可信也。無憂王與秦始皇同時，室利房即其遣出，未可盡誣也。中央亞細亞及今新疆甘肅西境諸地，漢初，必已有佛教踪跡。漢武帝元狩四年，西前一

驃騎將軍霍去病討匈奴，過焉耆山

在今肅州及甘州

千餘里。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

衆五萬來降。得休屠祭天金人，長丈餘。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所謂金人，必佛像。印度佛像，皆以金塗之。古代匈奴

人，無所謂金像也。陳壽三國志卷三十 引魚豢魏略曰，漢哀帝元壽元年，

西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廬

魏書佛老志作秦景憲。

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復豆者，其

人也。浮屠，復豆皆佛陀（Buddha）之別譯也。西漢時，佛法已入中國，此皆

其確鑿證據也。大月氏爲葱嶺西大國。南與印度接壤，首受佛教薰染。中央

亞細亞及東方中國之佛教，初皆自月氏人得之也。吾人讀梁高僧傳，初期譯

經諸外國碩德，大抵皆月氏人，或康國人，即可瞭然於其中歷史事蹟矣。世

傳謂漢明帝時始迎佛入中國者，皆未加詳審也。宋時，長洲王楙之野客叢談

卷四，佛入中國一條，卽已明白言之矣。晚近法國人馬斯排羅（H. Maspero，

*Le songe et l'ambassade de l'empereur Ming, Bull. Ecole Ext-Orient, Jan-March,*

*1910, pp. 95-136.*）詳考漢明帝迎佛入中國一節厲言，乃完全爲西曆第二世紀

時所造成者也。梁啟超近亦有佛教之初入中國一篇，辨論頗爲詳悉。東漢時，中國與西域交通更繁，海陸皆至便利。佛徒之來中國，必較前漢時更衆。

雖貴族中，亦多有信之者矣。後漢書卷七十二楚王英傳云，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繚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繖白紉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繚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梵語伊蒲塞即優婆塞，此云清信男，今受五戒稱僧童者。桑門即沙門，此云息心，今受具足戒稱僧者。楚王英爲光武之子，明帝之弟

，崇尙浮屠。是浮屠在明帝時，民間必已通行，後始及於天潢貴胄也。佛祖統紀卷三十五 法運通塞志，漢桓帝九年，「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圖者，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於禁中鑄黃金浮圖老子像，親於濯龍宮設華盖之座。用郊天之樂。」後漢書卷六十下，襄楷傳載桓帝延喜七年，楷上疏云，「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漢桓帝爲中國第一帝王信奉佛教者。以

後則孫權亦信之。至東晉以後，則南北帝王，皆無不酷好。凶悍如石勒，而事佛圖澄獨謹。悖戾如姚興，亦大興佛法。遠迎羅什入關，讎校前譯。什持梵本，興執舊經。禮遇之隆，逾於帝師。梁武帝三次捨身同泰寺。降及隋唐，帝王以譯經爲裝飾太平之具。有譯經院之設，宰輔爲之潤文。佛教根基，至是已固。雖時遇厄運，如唐武宗，周世宗之毀佛寺，然終無損於佛教。不出數年，皇帝崩，而佛教復興，較之以前，或且更盛。蓋唐以後，佛教成爲中國之國產。中國之佛教，經中國人之改革，已與印度原有者，多不同矣。

故今代西人多有另稱中國之佛教爲 *Buddhism* 者。中國人讀 *Buddha* (佛陀) 爲 *fo*。故也。案中國古代佛陀二字讀音，正同英文 *fo*，觀於日本人之讀佛字，即可知矣。當今中華民國境內，蒙古西藏

之喇嘛教亦佛教也。然多與中國本部之佛教不同也。佛教未入中國之先，中國已有儒道二教。中國人文明程度已高，故在中國不得不改變原來印度生活狀態，以適合於中國社會情形。其在蒙古西藏及南方諸國，初傳入時，土人皆仍榛榛狉狉，無文明事業足記。故佛教徒在諸國，皆極得勢。而佛教亦得

保守其原來情狀。在中國之佛教，雖不能得全體人民之信仰，而二千年來所培植之根基，亦甚深固。卽孔氏門徒，亦多交遊浮屠，潛心佛學。宋之陸九淵，明之王陽明尤皆深受佛教影響者也。古代中國與西域印度日耳曼民族交通，精神思想所獲益者，卽印度之佛教也。其他如祆教，摩尼教，基督教，回回教雖亦皆久卽輸入中國，然皆不過曇花一現，無與於中國人之思想界。唯獨佛教留大影響於東方士人。非地理位置接近，或佛徒才能使然。實中國人之社會家庭倫理組織，使人厭世，使人悲觀，故佛陀之生命卽苦海（*Life is suffering*）之說，得乘機蹈隙而入也。生命卽苦海，爲佛陀之根本思想。人生第一要職，卽如何能解脫此苦海。（*The deliverance*）釋迦牟尼所以發生此悲觀主義（*Pessimism*）者，蓋由於一己之閱歷。彼之家族及妻子，實爲彼之負累，故彼忽發生厭惡之心，背棄妻子家族也。不期東方中國人之家族制度，社會組織，實亦使人厭惡。士人讀孔孟書，不敢顯背其說，故不得不逃之釋氏以求精神上之解脫也。昔唐高宗幸張公藝宅。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

，唐，皆旌表其門。帝問所以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帝善之。九世同居，在中國傳爲美談，而在人情上，實使人忍無可忍。公藝能忍，而他人不能也。無怪逃之釋氏者，比比然也。佛教在中國勢力如此雄厚者，固由於其說適合補救中國社會情形。然亦由於先前傳教諸大師化導傳譯之功。中外高僧，爲欲使法流東土，澤及衆生，故或踰越沙險，或汎漾洪波，亡形殉道，不惜生命。茲德可崇，功不可湮。余故將四朝高僧傳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書中，印度高僧來華，及中國高僧往印度者，摘錄於下，分爲兩章。上章爲梵僧東來者，下章爲中國人西往者。不依原書章卷，而以時代先後彙次之。每傳之後，附以案語。攷證其地理，俾作史地學上之新材料，而亦古代中印交通史上之大紀念品也。高僧傳記事詳悉，文辭絢爛。以前中國研究史地學者，甚尠取材也。

### 印度東來中國傳燈高僧傳。

第三十四節。攝摩騰。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



爲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爲他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卽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維多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維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維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以啟王。王卽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二) 見高僧傳初集卷一。

(一) 据佛祖統紀卷三十五，漢明皇帝夢金人，因遣使西域求佛，爲永平七年(西六四)事。



摩騰法蘭等以永平十年（西六七）入維。此事自昔士人皆信之不疑。韓文公諫迎佛骨表有『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此二語，則尤家喻戶曉也。佛法之入中國，不始漢明帝，前一節吾已言之矣。若云明帝以前，中國全無佛法，則傳教又何從而知有佛。故高僧傳此節記事，寔使人可疑也。或以前僅民間私習之，非由政府特迎而來者。摩騰，法蘭乃皇帝專使所迎，故全國注意也。摩騰法蘭既入中國，受政府之供養，保持其沙門生活。壹心壹意，以傳教爲職志。不因遷地而變服式，故高僧傳謂爲『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不謂爲有佛法之始也。下文『大法初傳，』謂以政府之力傳之也。以後藉政府之力，而佛法始盛。攝摩騰佛祖統紀作迦葉摩騰。迦葉二字速讀之，即成攝也。梵語原音爲 Kasiapa Matanga。佛祖統紀謂蔡愔等於中天竺大月氏遇摩騰法蘭也。白馬寺今仍存在。惟因洛陽城基之遷徙，白馬寺今在城東面矣。

第三十五節。竺法蘭。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

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既達維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

諸經，唯此爲始也。暗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亦作墳王旃檀像師第四

作。既至雒陽，明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見高僧傳初集卷一。

(二)竺法蘭，梵語原音作 Dharmaraksha。

第三十六節。維祇難。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世奉異道，以火祀爲上。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事異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之火，歛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已，卽于佛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爲道。依此沙門，以爲和尚。受學三藏，妙善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年，西曆紀元後二二四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齋曇鉢經梵本。曇鉢者，卽法句經也。

。時吳士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爲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在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爲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見高僧傳句集卷一。

第三十七節。曇柯迦羅。

曇柯十五，佛祖統紀卷三作摩。

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

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覽，皆文義通暢。

善學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三十五，入一僧房看。遇見法勝毗雲，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慙重省，更增惛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觀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有精要。於是齋卷入房，請一比丘，略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佛祖統紀作嘉平二年即西曆二五〇。來至雒陽。於時魏境雖有佛法，而

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見高僧傳初集卷一。

第三十八節。耆域。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亦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於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渡。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羣。晉惠之末，西三〇六至於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域，云髣髴似切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切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

聞此匠，實以竹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精舍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瘥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卽時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卽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萑發，扶疏榮茂。尙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卽有臭氣燻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坭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旣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爲永誠。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旣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

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日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卽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二）見高僧傳初集卷十。

（一）耆域爲第一梵僧，由海道來中國，以後更由陸道去者也。

第三十九節。竺佛調。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圖澄爲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尙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並審兄安否。調曰，病者蠡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

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臥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尅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尙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眞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尙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有沙門嚴佛調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謂爲一，謬矣。見高僧傳初集卷十。

第四十節。僧伽跋澄。僧伽跋澄此云衆現，鬬賓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

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苻堅建元十七年，西三八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

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苻堅祕書郎趙正，崇仰大法

。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釋梵文。遂共

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爲梵

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爲晉本。以僞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

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齋婆須密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

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惠嵩筆受，安

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靜離俗。關中

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見高僧傳初集卷一。

第四十一節。僧伽提婆。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

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道三藏。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

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爲入道之府也。爲人備朗有深鑒，而儀止

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苻氏建元中西三六五至三八五，來入長安。宣流法化。



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萬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雒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說衆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勲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卽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法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西三九七，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名流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既至，珣卽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辭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僧珍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

。其數析之明，易啟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所出衆經百餘萬言。歷遊華梵，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見高僧傳初集卷一。

第四十二節。曇摩耶舍。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少而好學。年十四，爲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而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羣。陶思入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虎兇。獨處思念，動移宵日。常於樹下，每自剋責。年將三十，尙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旣而踰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西三九七至四〇一，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諮受佛法。耶舍爲說佛

羅緣起。并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西四〇五至四一八來入長安。時姚興僭

號，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

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毗曇，以僞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作序

。耶舍後南遊江陵，止於辛寺。大弘禪法。其有味靜之賓，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子修業。並得生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爲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二)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

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等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見高僧傳初集卷一。

(一)曇摩耶舍亦由海道而來中國者也。

第四十三節。鳩摩羅什。

(二)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

父達多，倜儻不羣，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解。一聞則誦，且體有赤纒，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旣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大寺，名德旣多，又有得道之僧，卽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久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

俗。誓至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繇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卽勅人爲除髮。乃下飲食。次日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旣過，師授其義。卽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攜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河，至罽賓。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卽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博。從日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卽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卽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膳一雙，粳米麪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攜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

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彌。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鞠多無異。<sup>(三)</sup>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止可才明儻藝，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卽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卽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又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算，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從而爲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

，弟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技絕倫。專以大乘爲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彌至。蘇摩後爲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什卽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埋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鍤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卽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旣至，以二議相檢。卽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之能抗。時王女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羣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奧。什爲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

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眞丹。<sup>(五)</sup>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朦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龜茲。<sup>(六)</sup>止於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是魔所爲。誓心踰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奧。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襪鋪之。令什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卽爲師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尙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



人，令績師績綿。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績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績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啟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爲師。言和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尚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備。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旣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於正殿引見。二王因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乙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

(七)

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卽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勦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旣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尙少。乃凡人戲之。强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醕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旣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

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皆殄滅。光至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績於合梁。俄又郭馨作亂。纂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爲，蓋煩徒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旣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

，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威。纂不納。與什博。戲殺基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旣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聞其高名。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sup>西四〇一</sup>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遙園葱變爲茝。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勸。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旣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旣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旣覽舊經，義多紕

繆。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粲，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小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慚伏。莫不欣讚。興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盤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於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於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立構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學貫羣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疑義多端。乃封以諮什。語見遠傳。初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

什每爲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嘗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並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立奧。什爲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使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已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

之事。因問什曰，放在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西四〇九，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卽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爲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爲名焉。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尋七與十一，字或

訛誤。而譯經錄中，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見高僧傳初集卷二。

(一)鳩摩羅什梵語原名爲 Kumārajīva，鳩摩羅耆婆即其真譯音也。

(二)優婆鞠多 Upagupta 西域記卷四及卷十一，作烏波鞠多。此人爲佛教第四代祖師。事蹟詳釋氏稽古略卷一。中國書謂爲周平王時人。然近西人攷證，則謂與阿輸迦王同時，生於喬達摩入涅槃後一百年左右。南派佛教中，不知有此人也。(參觀 Beal's Buddhist Record, I. p. 182)

(三)沙勒國即疏勒國，今喀什噶爾也。

(四)溫宿在今新疆阿克蘇城北。惟恐非即古代溫宿國舊址也。

(五)真丹即震旦之別譯。

(六)龜茲爲今之庫車，在溫宿之東。

(七)烏耆爲今之喀喇沙爾(Karashar)。

(八)姑臧屬涼州，今已廢。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齋歸，於彼已誦。師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旣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



。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闇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勅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辨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啟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摘其辨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卽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摘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買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卽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遠必集。

融與婆羅門擬相詛抗。鋒辯飛立，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之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誼，常登樓披玩。慇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於世矣。（九）見高僧傳初集卷六。

（九）道融未至天竺，而叙師子國某婆羅門甚詳。故採錄。附於羅什傳之後。

第四十四節。弗若多羅。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罽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爲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僞秦弘始中西曆三九九至四一六，振錫入關。秦主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僞秦弘始六年西四〇四，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

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遘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見高僧傳初集卷二。

第四十五節。卑摩羅叉。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尉賓人。沈靜有志力。

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烏纏。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流沙，冒險東渡。以僞秦弘始八年西四〇六，

達自關中。什以師禮敬待。又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又乃出遊關左。

逗於壽春，止石澗寺。律徒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

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改民善誦。又後齋往石澗。

開爲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

於新寺夏坐，開講十誦。旣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

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又之力也。道場慧

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爲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

傳寫。時聞者諺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爲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諠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爲人眼青，時人亦號爲青眼律師。見高僧傳初集卷二。

第四十六節。佛陀耶舍。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蹙，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卽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殞。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已師，故不爲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爲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爲沙彌。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爲務。

，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不覺虛中過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磨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卽位。時苻堅遣呂光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糧欲去。國人留之。後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自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

，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繇，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卽遣使招迎。原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旣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旣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愼。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於是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尙未操筆。耶舍旣至，共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賞要。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婆沙。旣爲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臥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爲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卽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

，凡四十四卷。並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驪耶舍布絹萬疋。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贖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見高僧傳初集卷二。

第四十七節。佛駄跋陀羅。佛駄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修耶利，此云法日。父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羣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

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眞匠，發悟莫由。卽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曰，有佛駄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梨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龀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宜授禪法者，佛駄跋陀其人也。嚴旣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旣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旣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卽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



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羣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唯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羣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爲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靜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澆僞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卽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黷。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

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智，道恒等謂賢曰，佛尙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旣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譚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悵。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首，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舶主，旣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

毅，豹隨府屈於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卽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旣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啟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道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西四一八，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卽請賢爲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梵。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爲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究有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西四二九卒，春秋七十有一矣。見高僧傳初集卷二。

(二) 那呵梨城西域記卷二，作那揭羅曷國 (Nagarahara) 在北印度邊境。佛駄跋陀羅梵語原

音爲 Buddhabadra。

第四十八節。曇無懺。曇無懺或云曇摩識，或云曇無識，蓋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傭織翽毳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羨之。故以識爲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羣，誦經日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識論議。習業旣異，交諍十旬。識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識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卽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識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爲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識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識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識。識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大義。何爲見怒。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

供養之。識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識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於是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識以久處致厭，乃辭往罽賓。齋大湟槃前分十卷，並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湟槃。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識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識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日識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識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識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卽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惠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識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辭

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三十三卷。以僞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袞万竟。卽宋武永初二年也。識云，此經梵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識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識卽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識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識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僞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爲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爲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卽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識又格言致諫。

遜乃改心而悔焉。時魏虜拓跋燾聞識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識，便即加兵。遜既事識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僞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識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祕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譙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蹙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識，而今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款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嘉殊禮。而王以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遜所遣聘魏之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吝識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識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識。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識乃流涕告衆曰，識

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遭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西四三三也。黑白遠近，咸共嗟焉。既而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識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識受菩薩戒。識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識求受。識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禪且定。卽於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識說之。未至數十步，識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爲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臘，求爲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於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識所傳譯。疑識或非凡也。蒙遜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爲人強志疏通，涉獵書記。因識入河西，弘闡佛法。安陽乃銳意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卽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嘗度



流沙，至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駄斯那，諮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祕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歸，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卽譯出禪要，轉爲晉文。及僞魏吞併西涼，乃南奔於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卑。初出彌勒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覲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寺慧濬尼復請出禪經。安陽旣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爲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般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遘疾而終。讖所出諸經，至元嘉中，方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尋涅槃後分。乃啟宋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道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遊西域，徧歷諸國。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覲。善能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

傳。時高昌後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僧表並經往佛國云。見高僧傳初集卷二。

第四十九節。佛駄什。佛駄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僧。

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西四三，七月，居於揚州。先沙門法顯於

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

，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於龍光寺。譯爲三十四卷。稱爲五分

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爲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參正。宋侍

中瑯琊王練爲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

於世。什後不知所終。見高僧傳初集卷三。

第五十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哆。天竺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哆等，

並禪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多嘗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有羣

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

爲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西四四一，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

。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哆此云衆濟。以宋景平之末

西三西四

，來至京師。乞食

人間。宴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十年

西三西四

，卜居鍾阜之陽。

剪棘開榛，造立精舍，卽宋熙是也。

見高僧傳初集卷三  
臺良耶舍傳。

第五十一節。曇摩密多。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

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

，屢值明師。博貫羣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爲人沈邃有慧

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

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

養。明日，卽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密多果至。王自郊迎

。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密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

密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旣而君臣固留，莫

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開園百

畝。房閣池林，極爲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

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sup>西四二四</sup>，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沿流東下，至於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密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宋文袁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椒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卽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三寶爲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爲鍾山鎮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篋，望

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卽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於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密多之發罽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卽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卽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於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西四四二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回衆，行哭相趨。仍葬於鍾山宋熙寺前。見高僧傳初集卷三。

第五十二節。求那跋摩。（二）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呵利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僂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啟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尙

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闍賓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棲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閼婆國。初未至一日，閼婆王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日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卽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

。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棲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羣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兇強，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命。敢以死請。伸其困憊。王不忍固違，乃就羣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尙。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羣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爲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邇。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餐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卽勅交州刺史，令泛船延至。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儁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船，欲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

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峰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汙。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抒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于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主。亘室瀰漫生青蓮華。沙彌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然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於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



，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眞謂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勅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矚往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逸，或時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綴。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四戒等，凡

二十六卷。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沒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其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分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所坐，華彩更鮮。衆咸崇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閣。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未終之前，預告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對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卽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卽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積。灌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燄起，氛氲麗空。

。是時大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尼，悲泣望斷，不能自勝。見高僧傳初集卷三。

(一)求那跋摩梵語原音作 Gunavarman。

第五十三節。僧伽跋摩。(二)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峻

有戒德。善解律藏，尤精維心。以宋元嘉十年三四三三，步自流沙，至於京邑。

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號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

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

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諷誦，日夜不

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爲景福寺(三)尼慧果等重

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

乃請跋摩爲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爲矯異，執志不同。親

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證明允。既德有所歸，義遂廻剛。摩然

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

，廣設齋供。四衆殷盛，傾於京邑。慧觀等以跋摩妙解維心，諷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卽以其年九月，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爲志，不滯一方。旣傳經事訖，辭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sup>西四</sup>隨西域賈人船還外國。莫詳其終。見高僧傳初集卷二。

(一)僧伽跋摩梵語原音爲 *Sanghavarman* o

(二)鐵薩羅原音爲 *Tissara* o

第五十四節。求那跋陀羅。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呪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維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卽投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爲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

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誚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得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並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sup>西四三五</sup>，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京都，勅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尉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即於

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經一卷，無量壽一卷，呢洹，央掘魔，相續解脫，波羅密了義，現在佛名等經等，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並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卽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卽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語義皆通，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卽脫

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督軍梁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次都。世祖卽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旣染疊戾，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誰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逼。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爲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爲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讌會，王公畢集。勅見跋陀。時未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遙望，顧謂尙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一在。卽應聲答曰，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

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勅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旣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卽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卽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祕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日，公卿入賀。勅見慰勞。賜施相續。跋陀自幼已來，蔬食終身。常執香爐，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西四六八，正月，覺體不念。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見高僧傳初集卷三。



第五十五節。求那毗地。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

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懃於諷誦。諳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

。兼學外典，明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初，西四七九來至京師。止

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

國抄修多羅藏中要切譬喻，撰爲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

，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爲齊文。凡有十卷。誦百句喻經。復出十二

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

。毗地爲人弘厚，故萬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爲營法。

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齊中興二年冬，終於

所住。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潔，善於談對。至京師

，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接。勅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古雲館中，譯出大阿育

王經，解說道論等凡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門釋寶唱，袁曇允等執筆受。現

行於世。

見高僧傳初集卷三。

第五十六節。佛陀禪師。佛陀禪師，此云覺者，本天竺人。學務靜攝，志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五僧證果，唯佛陀無獲。遂勤苦勵節，如救身衣。進退惟咎，莫知投厝。時得道友曰，修道藉機，時來便尅。非可斯須，徒爲虛死。卿於震旦，特是別緣。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國。遂至魏北臺之恆安焉。時值孝文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爲龕。結徒定念。國家資供，倍加餘部。而徵應潛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恆安城內康家，資財百萬。崇重佛法。爲佛陀造別院。常居室內，自靜遵業。有小兒見門隙內炎火赫然。驚告院主。合家總萃，都無所見。其通微玄，觀斯例衆也。識者驗以爲得道矣。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設靜院，敕以處之。而性愛幽栖，林谷是託。屢往嵩嶽，高謝人世。有敕就少室山爲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處。四海息心之儔，聞風響會者，衆恆數百。篤課出要，成濟極焉。時或告衆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祇衛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之。由使造者彌山，而僧廩豐溢。沿彼至今，將二百載。雖荒荐頻繁，而寺業充

實。遠用比之佛陀，無謬傳矣。時又入洛，將度有緣。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街井欄上，反踢蹠鏑。一連五百。衆人誼競，異而觀之。佛陀因見怪曰：「此小兒世戲有工。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權以杖打頭。聲響清徹。旣善聲論，知堪法器。乃問能出家否。」光曰：「固其本懷耳。」遂度之。解冠終古，具如別傳。又令弟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行東夏，唯此兩賢得道記之。諒有深疑。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相成業。躬移寺外，別處零房。感一善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饗之。後報欲終。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於今尙存。見高僧傳二集卷十九。

第五十七節。菩提達磨。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微徹數，定學高之，悲此邊隅，以法相導。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其所止，誨以禪教。於時合國，盛宏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在後，而銳志高遠。初逢法將，知道有歸。尋親事之，經四五載。給供諮接。感其精誠，誨以真

法。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捨僞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爲。名理入也。行入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怨行者，修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三衆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卽性淨之理也。磨以此法，開化魏士。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語，卷流於世。自言年一百五十餘歲，遊化爲務。不測於終。

見高僧傳二集卷十九。

(一) 菩提達磨 (Bodhidharma) 爲佛教第二十八代祖師，傳釋迦牟尼衣鉢者。而高僧傳二集此節竟不道及，誠可異也。達磨來抵中國年代，據佛祖統紀及佛祖歷代通載爲梁武帝大通元年，(西五二七) 據釋氏稽古略爲普通元年。(西五二〇) 無論如何，應在梁時，而高僧傳謂在宋時，亦大誤也。高僧傳此節記載，亦不甚詳。余故於下方另錄釋氏稽古略一節，以補其略焉。達磨事蹟亦見佛祖歷代通載卷十。

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初祖菩提達磨尊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名利帝利，本名菩提多羅。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其國，受其父王供養。得所施珠，試其所言。祖謂之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菩提達磨。磨諮之曰，我既得法，常往何國而作佛事。祖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也。東土設大法藥。護菩提者不可勝數。磨於是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殆祖順世，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俱同學於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達磨並化號二甘露門。而佛大勝多更分徒爲六宗。一曰有相宗。二曰無相宗。三曰定慧宗。四曰戒行宗。五曰無得宗。

。六曰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達磨嘆彼六宗，纏於邪見。一一詣彼開化之六衆開悟，咸誓皈依。時國王名異見，磨之侄也。初信外道，達磨化之歸正。既而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辭於侄王。王爲具大舟，實以珍寶。汎重溟，三週寒暑，達于南海。當此梁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也。傳燈七年。今正宗記。廣州刺史蕭昂迎禮，表聞武帝。覽奏遣使迎請。次年，十月，一日，至建康。帝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帝曰，如何是聖諦不二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之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二年也。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魏明帝三詔之。祖終不起。就賜磨陋袈裟。祖亦不受。使三返，帝強授之。時有僧神光者，博覽羣書，善談立理。聞祖住止，乃往參承。是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雪。光堅立庭中。遲明積雪過膝。祖憫之。問曰，久立雪中，當求何事。

？光泣曰，願和尙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至於斷臂哀懇。祖因以易名曰慧可。可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是後祖欲返西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時諸參侍，各陳所見。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慮後代之疑競，指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並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週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楞伽經四卷者，蓋如來

極談法要，亦可以與世開示悟入。今並付汝。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乃與徒衆往禹門干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街之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惑，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卽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街之聞偈，悲喜交並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群有。祖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街之禮辭而去。祖於是奄然長逝。魏幼主釗與孝莊帝廢立之際，當梁大通之二年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洛陽嵩山之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魏遂以其喪告梁。梁武皇帝卽賜寶帛。悉詔宗子諸王以祭禮而供養之。太子爲之文。其略曰，洪惟聖胄大師，荷十力之智印



。乘六通而泛海，運悲智於梵方。拯顛危於華土。後三歲，魏使宋雲者，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之。答曰，西天去。雲歸具說之。門人起壙，空棺隻履存焉。詔取遺履供養於少林寺。梁武帝聞祖化跡，親爲製碑。至唐代宗皇帝諡號圓覺大師。塔曰空觀。見正宗記轉錄釋氏稽古略卷三。

(二)達磨大師之來中國，佛祖統紀卷三十七，謂當大通元年。下注『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舊云普通者誤。』釋氏稽古略此節謂當梁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下注云，『傳燈曰，七年。今從正宗記。』又記其卒年，當梁大通之二年十月五日也。由是觀之，達磨抵中國年代共有三說。一爲普通元年，二爲普通七年。三爲大通元年。三說孰確，余尙未得詳攷也。達磨爲佛教第二十八代祖師。其以前諸祖之名，皆見稽古略，及佛祖歷代通載，茲不贅錄。達磨東來後，尙傳六代。其名如下。曰二祖慧可大師。京武牢姬氏子。卒於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享壽一百七歲。曰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卒於隋大業二年。(西六〇六)曰四祖道信大師，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徙居蘄州廣濟縣。卒於唐高宗永徽二年閏九月四日。壽七十二。曰五祖弘忍大師，蘄州黃梅縣人。卒於上元二年。(西六七五)壽七十四。曰六祖慧能大士，姓盧氏名能，新興人。卒於唐玄宗開元元年(西七二三)八月三日。壽七十六。

自是衣鉢不傳。肅宗上元元年，帝慕祖之道，遣使詔取其所傳西竺衣鉢，就內瞻禮。代宗嗣位，永泰元年五月五日，帝夢祖請衣鉢還。帝即遣使馳送曹溪。釋迦牟尼衣鉢，自是亦不知所往矣。所謂祖師，今代西國人皆譯作教務大總管(Patriarch)，猶之基督教之有教皇，管理一切僧衆。在漢土僅傳六代即絕。中國人自來淡於宗教思想，不容有教皇喇嘛等事發現也。

第五十八節。勒那漫提。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母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敕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冀有聞見。而提視之平平，初無敘接。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蠕蠕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彌日不懈。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來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算術之能。無問望

山臨水，懸測高深。圍圖踏窖，不舛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文怪而笑曰，算者所知，必依鉤股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卽知之。文憤氣不信。卽立契賭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云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謂成核。幾許瘵死無核。斷許旣了，蠕蠕腰間，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秤錘。穿五色綫。綫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線睽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撲子實下盡。一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贖。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爲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爲聖。所以不敢。提臨終欲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住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臥。弟子竊於門隙視之。

。見提身不著牀，在虛仰臥。相告同視。一僧忽歎。提還牀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何不來入。我以牀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見高僧傳二集卷三十三。

第五十九節。菩提流支。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總持。志在宏法，廣流視聽。遂挾道宵征，遠蒞葱左。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下敕引勞，供擬殷華。處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七百梵僧。敕以流支爲譯經之元匠也。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在宮前闔闔門南御道之東。：先時流支奉敕，創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佛法隆盛，英儁蔚然。相從傳受，孜孜如也。帝又敕清信士李廓，撰衆經錄。廓學通玄素，條貫經論。雅有標擬。故其錄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平二十餘年，凡所出經，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卽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經。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槃等論，是也。並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筆受。具列唐貞觀內典錄

。廊又云，三藏法師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夾。所翻新文筆受藁本，滿一間屋。然其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則無抗衡矣。嘗坐井口，澡罐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搗井中。密加誦呪，纔始數遍，泉水上涌，平及井欄。卽以鉢酌，用之盥洗。旁僧具見，莫測其神。咸共嘉歎大聖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賞，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爲聖耳。懼惑世人，遂祕不傳。於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博瞻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意存遊化。以正始五年，初居洛邑，譯十地寶積論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覺定，從正光年，至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等經十部，當翻經日，於洛陽內殿，流支傳本，餘僧參助。其後三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不相詢訪。帝以宏法之盛，略叙曲煩。敕三處各翻訖乃參校。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初寶意沙門神理標異，領牒魏詞，偏

盡隅奧。帝每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晤，精義每發。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天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尙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焚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卽如所請。見講諸僧。旣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衆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時又有沙門法場於洛陽譯辯意長者問經一卷。雖闕傳對，而是正文。見法上錄。又熙平元，有南天竺波羅柰城婆羅門姓瞿曇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元象元年至興和末，於鄴城譯正法，念聖，善住，迴諍，唯識等經論，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沙門曇琳僧昉等筆。當時有沙門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前後出經，而衆錄傳寫，率多輕略。各去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羣錄譯目相涉，難得詳定。……至周文帝二年，有波頭摩國律師攘那跋陀羅，周言智賢，共耶舍崛多等譯五明論。謂聲醫工術及符印等，並沙門智仙筆受。建武帝天和年，有摩

(三)

勒國沙門達摩流支

周言法希，

奉敕爲大冢宰晉陽公宇文護譯婆羅門天文二

(四)

十卷。又令摩伽陀國禪師闍那耶舍，周言藏稱，其弟子闍那崛多等，於長安

故城四天王寺譯定意，天子問經六部。沙門圓明道辯及城陽公蕭吉等筆受。

見高僧傳二  
集卷一。

(一)波羅奈城即今之拜那萊斯城(Benares)。

(二)波頭摩國今代地圖作巴德拿(Patna)即古之華氏城也。

(三)摩勒國似即西域記卷十一之摩臘婆國(Malava)在印度西境。

(四)摩伽陀國(Magadha)已詳上方唐書節錄。

第六十節。拘那羅陀。

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眞諦，

(二)

並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焉。景行澄明，器宇清肅。風神爽拔

，悠然自遠。羣藏廣部，罔不措懷。藝術異能，偏素諳練。雖遵融佛理，而以  
通通知名。遠涉艱關，無憚夷險。歷遊諸國，隨機利見。梁武皇帝德加四域  
，盛昌三寶。大同中，敕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使返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

諸論，雜華經等。眞諦遠聞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氓品。彼國乃屈眞諦，并賫經論，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渙然聞命。以大同十二年西五八月十五日，達於南海。沿路所經，乃停兩載。以太清二年，西五四八閏八月，始居京邑。武皇面申頂禮。於寶雲殿竭誠供養。帝欲傳翻經教。不羨秦時，更出新文。有逾齊日。屬道銷梁季，寇羯憑陵。法爲時崩，不果宣述。乃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元哲創奉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卷。而國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大寶三年，爲侯景請還。在臺供養。於斯時也，兵饑相接，法幾頽焉。會元帝啟祚，承聖清夷。乃止於金陵正觀寺。與願禪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還返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隨蕭太保度領至於南康。並隨方翻譯，棲遑靡託。逮陳武永定二年，七月，還返豫章。又上臨川晉安諸郡。眞諦雖傳經論，道缺情離。(三)本意不中，更觀機壤。遂汎舶往樓伽修國。道俗虔請，結誓留之。不免物議，遂停南越。便與前梁舊齒，重覈所翻。其有文旨乖競者，皆鎔冶成範。



始末輪通。至文帝天嘉四年，陽郡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使遠浮江表，親承芳問。諦欣其來意，乃爲翻攝大乘等論。首尾兩載，覆疏宗旨。而飄寓投委，無心寧寄。又汎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學徒追逐相續留連。太守王方奢述衆元情，重申邀請。諦又且循人事，權止海隅。伺旅束裝，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發自梁安汎船西引。業風賦命，飄還廣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歐陽穆公顧延住制旨寺。請翻新文。諦顧此業緣，西還無指。乃對沙門慧愷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後穆公薨沒，世子紇重爲檀越，開傳經論，時又許焉。而神思幽通，量非情測。常居別所，四絕水洲。紇往造之。嶺峻濤涌，未敢陵犯。諦乃鋪舒坐具在水上，跏坐其內，如乘舟焉。浮波達岸。旣登接對，而坐具不濕。依常敷置。有時或以荷葉蹋水，乘之而渡。如斯神異，其例甚衆。至光太二年，六月，諦厭世浮雜，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資神，早生勝壤。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智愷止講俱舍，聞告馳往。道俗奔赴，相繼山川。

。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遏，躬自稽顙，致留三日，方紆本情，因爾迎還。止于王園寺。時宗愷諸僧，欲延還建業。會揚輦碩望，恐奪時榮，乃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陳世。以太建元年遘疾。少時遺訣。嚴正勛示因果。書傳累紙。其文付弟子智休。至正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有一。明日於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賣經論，還返匡山。自諦來東夏，雖廣出衆經，偏宗攝論，故討尋教旨，通覽所譯，則彼此相發，綺績鋪顯。故隨處翻傳，親流疏解，依止勝相。後疏並是僧宗所陳。躬對本師重爲釋旨。增減或異，大義無虧。宗公別著行狀，廣行於世。且諦之梁，時逢喪亂。感竭運終，道津靜濟。流離宏化，隨方卷行。至於部表或分，譯人時別。今總歷二代共通數之，故始梁武之末，至陳宣初位，凡二十三載，所出經論記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華飾，盛顯隋唐。見曹毗別歷及唐貞觀內典錄。餘有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凡有二百四十夾。若依陳

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見譯訖，止是數甲之文，並在廣州制旨王園兩寺。是知法寶宏博，定在中天。識量瑣瑣，誠歸東夏。何以明之。見譯藏經，減三千卷。生便垂擲，習學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初，諦傳度攝病，宗愷歸心。窮括教源，銓題義旨，遊心既久，懷敞相承。諦又面對闡揚，情理無伏。一日氣屬嚴厲，衣服單疎。忍噤通宵，門人側席。愷等終夜靜立，奉侍諮詢。言久情誼，有時眠寐。愷密以衣被覆足，諦潛覺知，便曳之於地。其節儉知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諦以他日便喟然憤氣，衝口者三。愷問其故。答曰，君等欺誠正法，實副參傳。但恨宏法非時，有阻來意耳。愷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跪而啟曰，大法絕塵，遠通赤縣。羣生無感，可遂理耶？諦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大國，非近非遠。吾等沒後，當盛宏之。但不覩其興，以爲太息耳。卽驗往隔。今統敷揚有宗，傳者以爲神用不同。妄生異執。惟識不識，其識不無慨然。時有中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陳言高空，遊化東魏。生知俊朗，體悟幽微。專學佛經，尤精義理。

。洞曉音韻，兼善方言。譯僧伽吒經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於鄴城司徒公孫騰第，出沙門僧昉筆受。屬齊受魏禪，蕃客任情。那請還鄉。事流博觀。承金陵宏法，道聲遠肅。以梁武大同年辭齊南度。既達彼國，仍被留住。因譯大乘頂王經一部。有敕令那總監外國往還使命。至太清二年，忽遇于闐僧求那跋陀，陳言德賢，賁勝天王般若梵本。那因祈請，乞願宏通。嘉其雅操，豁然授與。那得保持，用爲希遇。屬侯景作亂，未暇翻傳。攜負東西，諷持供養。至陳天嘉乙酉之歲，始於江洲興業寺譯之。沙門智昕筆受陳文。凡六十日，覆疏，陶練，勘閱，俱了。江州刺史黃法蕤爲檀越。僧正釋惠恭等監掌。具經後序。那後不知所終。見高僧傳二集卷一。

(一) 波羅末陀梵語原音爲 Paramati。

(二) 優禪尼國 (Ujjaini) 在印度西部胡茶辣 (Guzarat) 之東。

(三) 梭伽修國在今馬雷半島暹羅之西，緬甸領德那薩靈是也。梁書卷五十四，作狼牙脩國，隋書卷八十二，作赤土國傳作狼牙須國，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作郎迦戊國。

第六十一節。那連提黎耶舍。

那連提黎耶舍，此言尊稱，北天竺烏場國人

(二)

也。正音應云鄔茶。其王與佛同氏，亦姓釋迦，刹帝利種。此云土田主也。由劫初之時，先爲分地主。因卽號焉。今所謂國王者是也。舍年十七，發意出家。尋值名師，備聞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聞諸宿老，歎佛景迹。或云某國有鉢，某國有衣，頂骨牙齒，神變非一。遂卽起心，願得瞻奉。以戒初受，須知律相。旣滿五夏，發足遊方。所以天梯石臺之迹，龍廟寶塔之方，廣周諸國。並親頂禮，僅無遺逸。曾竹園寺一住十年。通履僧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識人機。見語舍云，若能靜修，應獲聖果。恐汝遊涉，終無所成。爾日雖聞，情無領悟。晚來卻想：悔將何及。耶舍北背雪山，南窮師子，<sup>(三)</sup>歷覽聖迹，仍施舊壤。乃覩烏場國主，真大士焉。自所經見，罕儔其類。試略述之。安民以理，民愛若親。後夜五更，先禮三寶。香華伎樂，竭誠供養。日出昇殿，方覽萬機。次到辰時，香水浴像。宮中常設日百僧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日景將昃，寫十行經。與諸

德僧，共談法義。後與羣臣量議治政。暝入佛堂，自奉燈燭。禮拜誦讀，各有恒調。了其常業，乃還退靜。三十餘年，斯功不替。王有百子。誠孝居懷。釋種餘風，胥流此國。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遣，四遠投告。六人爲伴。行化雪山之北，至於峻頂。見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險，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漸入其境，便遭殺害。昔有聖王，於其路首，作毗沙門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錯入鬼道。耶舍覺已，口誦觀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專念前呪，便蒙靈衛。賊來相突，對日不見。循路東指，到茜茜國。<sup>(四)</sup>值突厥亂，西路不通，返鄉意絕。乃隨流轉，北至泥海之旁。南距突厥七千餘里。彼既不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sup>西五五六</sup>，居於京鄴。文宣皇帝極見殊禮。偏異恒倫，耶舍時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議憚之。緣是文宣禮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請爲翻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敕送於寺。處以上房，爲建道場。供窮珍妙，別立廚庫，以表尊崇。又敕昭立大統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

門法智，居士萬天懿傳語。懿元鮮卑，姓萬俟氏。少出家，師婆羅門。而聽有志力，善梵書語。攻呪符術。由是故名，預參傳焉。初翻衆經，五十餘卷。大興正法，弘暢衆心。宣帝重法殊異。躬禮梵本，顧羣臣曰，此乃三寶洪基，故宜偏敬。其奉信推誠，爲如此也。耶舍每於宣譯之暇，時陳神呪。冥救顯助，立功多矣。未幾授昭立都，俄轉爲統。所獲兵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樂興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獄囚繫畜，咸將濟之。市廛內所，多造義井。親自灑水，津給衆生。又於汲郡西山立三寺。依泉旁谷，制極山美。又收養癘疾，男女別坊。四事供承，務令周給。又往突厥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皇后，躬問起居。耶舍歎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輿今降，重法故爾。內撫其心，慚懼交集。建德之季，周武克齊。佛教與國，一時平殄。耶舍外假俗服，內襲三衣，避地東西，不遑寧息。五衆凋窘，投厝無所。儉餓溝壑者，減食施之。老疾扶力者，隨緣濟益。雖事力匱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強，說導無倦。屯負

留難，更歷四年。有隋御寓，重隆三寶。開皇之始，梵經遙應。爰降璽書，請求弘譯。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業。敕昭立統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令對翻傳。主上禮問殷繁，供奉隆渥。年雖朽邁，行轉精勤。曾依舍利弗陀羅尼，具依修業。夢得境界，自身作佛。如此靈祥雜沓，其例非一。後移住廣濟寺，爲外國僧主。存撫羈客，妙得物心。忽一日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誠爾門徒。佛法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慎勿空過。言訖就枕，奄然而化。時滿百歲，卽開皇九年<sup>西五八九</sup>八月二十九日也。……凡前後所譯經論，一十五部，八十許卷。卽菩薩見寶月藏，日藏，法勝，毗曇等是也。並沙門僧琛，明芬，給事李道寶等度語筆受。昭立統沙門曇延，昭立都沙門靈藏等二十餘僧，監護始末。至五年冬，勸練俱了。並沙門彥琮製序。具見齊周隋三代經錄。尋耶舍遊涉四十餘年，國五十餘，里十五萬。瑞影，靈迹，勝寺，高僧，駛水，深林，山神，海獸，無非奉敬，並預徵降。事旣廣周，未遑陳叙。沙門



彥琮爲之本傳。具流於世。時又有同國沙門毗尼多流支，此言滅喜，不遠五百由旬，來觀盛化。開皇二年，於大興善譯象頭精舍，大乘總持經二部。給事李道寶傳語，沙門法纂筆受，沙門彥琮製序。見高僧傳二集卷二。

(一)烏場國西域記作烏仗那國(Udyana)。

(二)雪山即印度庫士山(Hindukush)。

(三)師子即錫蘭島。

(四)芮芮爲塞外雜胡。其國本末，詳隋書蠕蠕傳。又見南齊書及梁書卷五十四。其地當在今內蒙古附近也。

第六十二節。闍那崛多。(一)闍那崛多此言德志，北賢豆(二)賢豆本音因陀羅婆陀那。此云主處。謂天

帝所護故也。賢豆之音，彼國之訛略耳。身毒，天竺，此(三)捷陀羅國人也。此云方訛稱也。而彼國人總言賢豆而已。約之以爲五方也。

香行國焉。居富留沙富邏城，此云丈夫宮也。刹帝利種，姓金步，此云項也。謂如孔雀之項，彼國以爲貴姓。父名跋闍邏婆囉，此云金剛堅也。少懷遠量，長垂清範。位居宰輔，變理國政。崛多昆季五人，身居最小。宿植德本

，早發道心。適在髻亂，便願出家。二親深識其度，不違其請。本國有寺名大林，遂往投歸，因蒙度脫。……崛多自出家後，孝敬專誠。教誨積年，指歸通觀。然以賢豆聖境靈迹尚存，便隨本師具得瞻奉，時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師徒結志，遊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臂施國，淹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爲法主。益利頗周，將事巡歷，便踰大雪山西足，固是天險之峻極也。至厭怛國，<sup>(五)</sup>既初至止，野曠民希。所須食飲，無人營造。崛多遂捨具戒，竭力供侍。數經時艱，冥靈所祐。幸免災橫。又經渴羅槃陀及于闐等國，<sup>(六)</sup>屬遭夏雨寒雪，暫時停住。既無弘演，棲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sup>(七)</sup>便至鄯州。<sup>(八)</sup>於時卽西魏後元年也。雖歷艱危，心逾猛厲。發蹤跋涉，三載於茲。十人之中，過半亡沒。所餘四人，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sup>西五</sup>五九，初屆長安。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已果來心。更登淨壇，再受具足。精誠從道，尤甚由來。稍參京輦，漸通華語。尋從本師勝名，被明帝詔，延入後園，共論佛法。殊禮別供，充諸禁中。思欲通法，無由自展。具情上啟，卽蒙別敕。

爲造四天王寺，聽在居住。自茲已後，乃翻新經。既非弘泰，繼縻而已。所以接先闕本，傳度梵文。卽十一面觀音，金仙問經等是也。會譙王宇文儉，蜀，復請同行於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住龍淵寺。又翻觀音偈佛語經。建德際運，像教不弘。五衆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敕，追入京輦。重加爵祿。逼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亮，哀而放歸。路出甘州，北由突厥。闍黎智賢還西滅度。崛多及以和尙，乃爲突厥所留。未久之間，和尙遷化。隻影孤寄，莫知所安。賴以北狄君民，頗弘福利。因斯飄寓，隨方利物。有齊僧寶暹，道邃，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西五七五，相結同行，採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迺至突厥，俄而齊亡。亦投彼國。因與同處，講道相娛。所賣新經，請翻名題。勘舊錄目，轉覺巧便。有異前人。暹等內誠各私慶幸。獲寶遇匠，德無虛行，同誓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卽興。暹等賣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西五八一季冬，屈止京邑。敕付所司，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述。……時崛多仍住北狄。至開皇五年，

大興善寺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請還。帝乃別敕追延，崛多西歸已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寶，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卽與使者同來入國。於時文帝巡幸洛陽，於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頻仍。未還京闕，尋敕敷譯。新至梵本，衆部彌多。或經或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多爲主。僉以崛多言識異方，字曉殊俗，故得宣辯自運，不勞傳度。理會義門，句圓詞體。文意粗定，銓本便成。筆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達，抑亦繼之。爾時耶舍已亡，專當元匠。於大興善，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敕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粲，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穆，彥琮，重對梵本，再審覆勘。整理文義。崛多曾傳，于闐東南應作西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sup>(十)</sup>彼王純信，敬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般若，大集，華嚴三部。王躬受持，親執鎖鑰，轉讀則開。香華供養。或以諸餅果誘引小王，令其禮拜。此國東南可二十餘里，山

其巖險。有深淨窟，置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花聚二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減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衛守護。又有入滅定羅漢三人，窟中禪寂。每至月半，諸僧就山爲其淨髮。此則人法住持，有生之所憑賴。崛多道性純厚，神志剛正。愛德無厭，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眞宗。遍學五明，兼閑世論。經行得道場之趣，總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終固其誠。仁濟弘誘，非關勸請。勤誦佛經，老而彌篤。強識先古，久而逾詣。士庶欽重，道俗崇敬。隋滕王遵仰戒範，奉以爲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又有甌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爲益極多。至開皇二十年<sup>西六〇〇</sup>，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從西服，來至東華，循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卽佛本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經是也。並詳括陶冶，理教圓通，文明義結，具流於世。見費長房三寶錄。初，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息鄒督，天奴，和仁及婆羅門毗舍達等，於內史內省，翻梵古書及乾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

翻訖，合二百餘卷。奏聞進內。見唐貞觀內典錄。時又有優婆塞，姓瞿曇氏，名達摩般若，此言法智，父名般若流支，備詳餘傳。智本中天國人。流滯東川，遂鄉華俗。而門世相傳，祖習傳譯。高齊之季，爲昭立都。齊國既平，佛法同毀。智因僧職，轉任俗官。冊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禪，梵牒卽來。有敕召還，使掌翻譯。法智妙善方言，執本自傳。不勞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成都沙門釋智鉉筆受文詞，銓序義體。日嚴寺沙門彥琮製序。見隋代經錄。見高僧傳二集卷二。

(一)賢豆卽印度之轉音。

(二)犍陀囉(Gandahara)卽魏書西域傳之乾陀國，玄奘西域記卷二之健駄邏國。

(三)富留沙富邏城(Purushapura)卽今之配夏窪城(Peshawar)。

(四)迦臂施國西域記作迦畢試國，在今喀菲利斯坦(Kafiristan)。

(五)厭怛國魏書西域傳作厭憐國，隋書卷八十三作挹怛國(Ophtalite)，在今阿母河南諸地。

(六)渴羅槃陀卽Gorband之譯音。西域記作竭盤陀，魏書西域傳作渴槃陀，梁書作渴盤陀，

洛陽伽藍記作漢盤陀。其地爲今葱嶺撒里庫爾(Sarikol)一帶地。首府爲喀爾楚城(Karcnu)。

(七)吐谷渾國見唐書。在今青海附近。

(八)鄯州即今之西甯府。

(九)和尚，梵語教師也。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第二十五節，師資之道云，闍波駄耶(Upadhyaya)。「闍波」是其親近。波字長喚中有阿字。阿駄耶義當教讀。言和尚者非也。西方汎喚博士皆名烏社。斯非語典，若依梵本經律之文，咸云闍波駄耶。譯爲觀教師。北方諸國皆喚和社。致令傳譯，習彼訛音。」

(十)遮拘迦國玄奘西域記作斫句迦國，唐書西域傳作朱居波國，今之葉爾羌城也。

(十一)優婆塞，譯云清信男，今受五戒稱僧童者。

第六十三節。達摩笈多。達摩笈多，此言法密，本南賢豆羅囉國人也。刹

帝利種，姓弊耶伽羅，此云虎氏。有弟四人。身居長子。父母留戀，不聽出

家。然以篤愛法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界，韃拏究撥闍城。此

云耳出。於究牟地謂黃色花，因花園以得名也。僧伽囉摩，此云衆園。舊云

僧伽藍者，訛略也。笈多於此寺中，方得落髮。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

具戒。……笈多受具足後，仍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窺戶牖，後以普照師爲吒迦國王所請。<sup>(四)</sup>從師至彼，經停一載。師還本國，笈多更留四年。住於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處。其所王立，故名天遊。……於是歷諸大小乘國，及以僧寺。聞見倍多。此路商人，頗至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名真丹，震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州之總名也。初雖傳述，不甚明信。未作來心，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迦臂施國，<sup>(五)</sup>六人爲伴。仍留此國，停住王寺。笈多遂將四伴，於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學。遠遊之心，尙未寧處。其國乃是北路之會。雪山北陰，商旅咸湊其境。於商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風化，願在利物弘經。便踰雪山西足，薄伽羅<sup>(六)</sup>國，波多义拏國，達摩悉鬚多國。此諸國中，並不久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又至渴羅槃陀國，留停一年。未多開導。又至沙勒國。<sup>(八)</sup>同伴一人，復還本邑。餘有二人，停在王寺。謂沙勒王之所造也。經住兩載，仍爲彼僧講念



破論。有二千偈。旨明三印。多破外道。又爲講如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

理，乃是世間論義之法。又至龜茲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爲彼僧講釋

前論。其王篤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

志潛停。密將一僧，閒行至烏耆國。在阿闍拏寺，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

至高昌。客遊諸寺，其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

，便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純沙磧，水草俱乏。同侶相顧，性命莫投。

乃以所資經論，權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既不遂，勞弊轉增。專

誦觀世音呪。夜雨忽降，身心充悅。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躕

進退。乃任前行。遂達於瓜州。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慕大國，跋涉

積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歿。獨顧單行，屆斯勝地。靜言思之，悲喜交集。

尋蒙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卽開皇十年西五九〇冬十月也。至止

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敕，令就翻經。移住興善。執本對譯。允正實繁。

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大弘微旨。此乃舊學，頻遭積疑。然

而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潔。經洞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勤節高猛。誦響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好端居，簡絕情務。寡薄嗜欲，息杜希求。無倦誨人，有踰利己。曾不忤顏於賤品，輕心於微類。遂使未覩者傾風，暫謁者欽敬。自居譯人之首，惟存傳授。所有覆疏，務存綱領。煬帝定鼎東都，敬重隆厚。至於佛法，彌增崇樹。乃下敕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永鎮傳法。登卽下徵，笈多並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供承，後恒常度。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簡無替於時。及隋綱云頽，郊壘煙構。梵本新經，一時斯斷。笈多蘊其深解，遂闕陳弘。始於開皇中歲，經至大業末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部，合三十二卷。卽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菩提資糧等，是也。並文義澄潔，華質顯暢。見唐貞觀內典錄。至武德二年<sup>西六一九</sup>，終於洛汭。初，笈多翻普樂經一十五卷。未及練覆，值僞鄭淪廢。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門彥琮，內外通照，華梵並聞。預參傳譯，偏承提

誘。以笈多遊履，具歷名邦。見聞陳述，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一部，凡十篇。本傳，一方物，二時候，三居處，四國政，五學校，六禮儀，七飲食，八服章，九寶貨，十盛列山河國邑人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圖。故後漢西域傳云，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如所述。……見高僧傳二集卷三。

(一) 羅囉國亦見宋史卷四百九十，天竺國傳，即 Lar 之異譯，胡荼辣國 (Guzarat) 之別名也。其地在印度西部，而此云南賢豆者，必傳聞之誤也。

(二) 韃拏究撥闍城梵語原音爲 Kanyakubja。玄奘西域記卷五作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也。城臨恒河，今日喀腦幾 (Kanauj)。

(三) 究牟地不可攷。僧伽囉摩梵語原音爲 Sangharamas，即寺宇也。

(四) 吒迦國玄奘西域記卷四作磤迦國。印度西北境彭甲伯省 (Punjab) 內一部落也。英人比耳 (S. Beal) 及瓦脫斯 (Walters) 謂其原音爲塔喀 (Takka)。玄奘記其國周萬餘里。東據毗播奢河 (Vipasa)，西臨信度河。在唐初時，固儼然大國也。毗播奢河今名比耶斯 (Biyas) 爲彭甲伯境內五河之一。最在東面。

(五)迦臂施國已詳上方第六十二節注(四)。

(六)薄伽羅國原音爲 Bokhara。西域記卷一作捕喝國，又曰安國，今代多譯作布哈拉城。波多叉擊國西域記卷十二作鉢鐸創那國，梵語原音爲 Badaksana，今之巴達克山 (Badakshan) 也。達摩悉鐵多國西域記卷十二作達摩悉鐵帝國，梵語原音爲 Dharmasthiti，唐書之護蜜國也。今葱嶺瓦漢 (Wakhan) 附近皆是也。

(七)渴羅槃陀國名已詳上方第六十二節注(六)。

(八)沙勒國已詳上方梁高僧傳鳩摩羅什條，即漢時疏勒國，今喀什噶爾城也。

(九)龜茲國即今庫車城 (Kucha)。

(十)烏耆國即喀喇沙爾 (Karashar)。

(十一)高昌爲今之吐魯蕃 (Turfan)。

(十二)伊吾後漢時曰伊吾廬，即今之哈密 (Hami) 也。

(十三)瓜州之名，已見於左傳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唐宋時，皆仍此名。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徙居民於肅州，但名存而已。明洪武初乃全廢。達摩笈多東來之路線，與明末葡人鄂本篤 (Benedict Goes) 訪契丹所經者相同也。惜乎！彥琮所纂之大隋西國傳已佚，致其詳不可見也。

第六十四節。波羅頗迦羅蜜多羅。波羅頗迦羅蜜多羅，此言作明知識，或

一云波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刹利王種，姓刹帝利。十歲出家，隨

師習學。誦一洛叉大乘經，可十萬偈。受具已後，便學律藏。薄通戒網，心

樂禪思。又隨勝德，修習定業。因循不捨經十二年。末復南遊摩伽陀國那蘭

陀寺。值戒賢論師盛弘十七地論。因復聽採。以此論中，兼明小教。又誦一

洛叉偈小乘諸論。波頗識度通敏，器宇冲邃。博通內外，研精大小。傳燈教

授，同侶所推。承化門人，般若，因陀羅跋摩等。學功樹勩，深達義網。今

見領徒，本國匡化。爲彼王臣之所欽重。但以出家釋子，不滯一方。六月一

移，任緣靡定。承北狄貪勇，未識義方。法藉人弘，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

人，展轉北行。達西面可汗葉護衛所。以法訓勸。曾未浹旬，特爲戎主深所

信伏。日給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侶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於

前。武德九年西六二六，高平王出使入蕃。因與相見。承此風化，將事東歸。而葉

護君臣留戀不許。王卽奏聞，下敕徵入。乃與高平同來謁帝。以其年十二月

達京。敕住興善寺。釋門英達，莫不修造。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喻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內計外執，指掌釋然。徵問相讎，披解無滯。乃上簡聞，蒙引內見。躬傳法理，無爽對揚。賜綵四十段。並宮禁新納一領。所將五僧，加料供給。重頻慰問，勞接殊倫。至三年三月，上以諸有非樂，物我皆空。眷言眞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尙翻傳。下詔所司，搜揚碩德，備經三教者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創開傳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玄晷等譯語，沙門慧蹟，慧淨，慧明，法琳等綴文。又敕上柱國，尙書，左僕射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參助銓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瑒，總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初譯寶星經，後移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論，合三部三十五卷。至六年，冬，勘閱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上聞奏。下敕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頗物百段。餘承譯僧有差束帛。又敕太子庶子李伯藥制序。具如論首。波頗意在傳法，情望若絃。而當世盛德，自私諸已。有人云，頗僥倖時譽，取馳於後。故聚名達，廢講經論。斯未是弘

通者。時有沙門靈佳，卓犖拔羣，妙通機會。對監護使，具述事理云。頗遠投東夏，情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載，聲震上古。昔符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譯人，不過二十。意在明德同證，信非徒說。後代昭奉無疑於今耳。識者僉議攸同。後遂不行。時爲太子染患，衆治無效。下敕迎頗入內，一百餘日。親問承對，不虧帝旨。疾既漸降，辭出本寺。賜綾帛等六十段，並及時服十具。頗誓傳法化，不憚艱危。遠度葱河，來歸震旦。經途所亘，四萬有餘。躬賫梵本，望並翻盡。不言英彥，有墜綸言。本志頽然，雅懷莫訢。因而構疾，自知不救。分散衣資，造諸淨業。端坐觀佛遺表施身。下敕特聽。尋爾而卒於勝光寺。春秋六十有九。東宮下令，給二十人，舉屍坐送至於山所。闍維既了，沙門玄纂收拾餘骸，爲之起塔於勝光寺。在乘師塔東。卽貞觀七年西三六四月六日也。有識同嗟，法輪輟軫。四年之譯，三襲獻功。掩抑慧燈，望照惑累。用茲弘道，未敢有聞。旣人喪法崩，歸憊斯及。伊我東鄙，匪咎西賢。悲夫！

見高僧傳二集卷三。

(一)摩伽陀國那蘭陀寺在王舍城東。詳見西域記卷九。唐時中國高僧留學該寺者甚衆。

第六十五節。那提三藏。那提三藏，此言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烏伐

那。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師開悟。

志氣雄遠，弘道爲懷。歷遊諸國，務在開物。而善達聲明，通諸詰訓。大夏

名爲文士，擬此土蘭臺著作者。性汎愛，好奇尙。聞有涉悟，不憚遠夷。曾

往執師子國。又東南上梭伽山。(二)南海諸國，隨緣達化。善解書語。至此敷演

。度人立寺，所在揚扇。承脂那東國，盛轉大乘。佛法崇盛，瞻洲稱最。(三)乃

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四)五六，創達京

師。在敕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蔚。無

由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五六敕往

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爲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

廣，又倍於前。以昔被敕往，理須命返。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二年(五)六三

，還返舊寺。所資諸經，並爲奘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惟譯八曼荼



羅禮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經。要約精最，可常行學。其年南海真臘國，爲那提素所化者，奉敬無已，思見其人。合國宗師，假途遠請。乃云國有好藥，唯提識之。請自採取。下敕聽往。返迹末由。余自博訪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瑩頌返。西梵僧云，大師隱後，斯人第一。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圍陀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詞出珠聯，理暢霞舉。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十餘卷。將事譯之，被遣遂闕。夫以抱麟之歎，代有斯蹤。知人難哉。千齡罕遇。那提挾道遠至，投俾北冥。旣無所待。乃三被毒。載充南役。崎嶇數萬，頻歷瘴氣。委命遭命，斯人斯在。嗚呼惜哉。見高僧傳二集卷五。

(一) 執師子國之名，見大唐西域記即錫蘭島也。以正史皆僅作師子國。

(二) 梭伽山(Lanka)錫蘭島東部高山也。

(三) 瞻洲即瞻部洲之略名。印度古來傳說，謂海中可居之地有四洲焉。東毗提訶洲(Purva-Videha)，南瞻部洲(Jambudvipa)，西瞿陀尼洲(Godhanya)，北拘盧洲(Kurudvipa)。

見西域記卷一。此處之瞻洲，指馬雷半島及南洋羣島也。

(四) 崑崙國今暹羅諸國也。詳攷見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第五節。

(五) 真臘國今之柬埔寨 (Cambodia) 也。

第六十六節。釋若那跋陀羅。

釋若那跋陀羅，華言智賢。南海波凌(二)亦曰國

人也。善三藏學。麟德年中，有成都沙門會寧，欲往天竺觀禮聖跡。泛舶西遊，路經波凌。遂與智賢同譯涅槃後分二卷。此於阿笈摩經內譯出。說世尊焚棺，收設利羅等事。與大涅槃頗不相涉。譯畢寄經達交州。寧方之西域，至儀鳳年初，交州都督梁難敵遣使同會寧弟子運期，奉表進經入京。三年，戊寅，大慈恩寺沙門靈會於東宮啓請施行。運期奉侍其師。因心莫比。師令齋經行化，故無暇影隨往西域也。見高僧傳三集卷二。

(一) 訶陵國即爪哇島 (Java) 也。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訶陵亦曰社婆，曰闍婆，在南海中。社婆，闍婆皆 Java 之轉音。唐書又記在其國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日人高楠順次郎之英譯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嘗依此數以天文學法推算訶陵國之緯度應為北緯六度八分。如是則訶陵當在麻喇甲半島 (Malacca) 或婆羅洲 (Borneo) 北境矣。訶陵為印度人地名無疑。其原音或為羯陵伽 (Kalinga)，孟加拉灣西岸大國也。中古時，印度人渡海移殖其地

甚衆。僑民不忘祖國，以本土地名稱新殖民地。猶之今代美洲之有新蘇格蘭或新英格蘭也。

第六十七節。釋佛陀多羅。釋佛陀多羅，華言覺救。北天竺罽賓人也。齋

多羅夾，誓化支那。止洛陽白馬寺。譯出大方廣圓覺了義經。此經近譯，不

委何年。且隆道爲懷。務甄詐妄。但直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救之行跡

，莫究其終。大和中，圭峯密公著疏，判解經本一卷。後分二卷成部。續又

爲鈔。演暢幽邃。今東京，太原，三蜀盛行講演焉。見高僧傳三集卷二。

第六十八節。釋佛陀波利。釋佛陀波利，華言覺護，北印度罽賓國人。忘

身徇道，徧觀靈跡。聞文殊師利在清涼山，遠涉流沙，躬來禮謁。以天皇儀

鳳元年<sup>西六</sup>七六，丙子，杖錫五臺。虔誠禮拜。悲泣雨淚。冀覩聖容。倏焉見一老

翁，從山而出。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師何所求耶？波利答曰，聞文殊大

士，隱跡此山。從印度來，欲求瞻禮。翁曰，師從彼國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來否。此土衆生，多造諸罪。出家之輩，亦多所犯。佛頂神呪，除罪祕方。若

不齋經，徒來何益。縱見文殊，亦何能識。師可還西國，取彼經來，流傳此

士。即是徧奉衆聖，廣利羣生，拯接幽冥，報諸佛恩也。師取經來至，弟子當示文殊居處。波利聞已，不勝喜躍。裁抑悲淚，向山更禮。舉頭之頃，不見老人。波利驚愕。倍增虔恪。遂返本國，取得經迴。既達帝城，便求進見。有司奏具，天皇賞其精誠。崇斯祕典。下詔鴻臚寺典客令杜行顗，與日照三藏於內共譯。譯訖，勦絹三十匹。經留在內。波利垂泣奏曰，委弃身命，志在利人。請帝流行，是所望也。帝愍其專切。遂留所譯之經，還其梵本。波利得經，彌復忻喜。乃向西明寺，訪得善梵語僧順貞，奏乞重翻。帝俞其請。波利遂與順貞對諸大德翻出。名曰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前杜令所譯者，呪韻經文，少有同異。波利所願既畢，卻持梵本入於五臺，莫知所之。或云，波利隱金剛窟。今永興龍首岡。有波利藏舍利之所焉。大歷中，南嶽雲峯寺沙門法照入五臺山禮金剛窟。夜至未央，剋責撲地。忽見一僧，長七尺許，梵音朗暢，稱是佛陀波利。問曰，阿師如此自苦，得無勞乎。有何願樂。照對曰，願見文殊。曰若志力堅強，真實無妄。汝可脫履於板上。咫尺聖

顏，令子得見。照遂瞑目。俄已入窟。見一院，題額云，金剛般若寺。字體  
曾健。光色閃爍。其院皆是異寶莊嚴。名目不暇。樓觀複沓。殿宇連延，眾  
憲密緻。鈴鐸交鳴，可二百所。間有祕藏。中緘金剛般若並一切經法。人物  
魁偉，殆非常所覩也。文殊大聖處位尊嚴。擁從旁午。宣言慰勞。分茶賦食  
訖，波利引之出去。照苦乞在寺。波利不許。臨別勉之，努力修進。再來可  
住。照還至板上躡履。迴眸之際，波利隱焉。見高僧傳三集卷二。

第六十九節。釋尊法。釋尊法，西印度人也。梵云伽梵達磨，華云尊法。

遠踰沙磧，來抵中華。有傳譯之心，堅化導之願。天皇永徽之歲，翻出千手  
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一卷。經題但云，西天竺伽梵  
達磨譯。不標年代。推其本末。疑是永徽顯慶中也。又準千臂經序云，智通  
同此三藏譯也。法後不知所終。見高僧傳三集卷二。

第七十節。釋無極高。釋無極高，中印度人。梵云，阿地瞿多，華云無極  
高也。出家氏族，未憑書之。高學窮滿字。行潔圓珠。精練五明，妙通三藏

。永徽三年<sup>西五六</sup>壬子歲，正月，自西印度齋梵夾來居長安。敕令慈門寺安

置。沙門大乘琮等十六人，英公李世勣，鄂公尉遲敬德等十二人，同請高於

慧日寺浮圖院，建陀羅尼。普集會壇，所須供辦。法成之日，屢現靈異。京

中道俗，咸歎希逢。沙門玄楷等，固請翻其法本。以四年癸丑，至於五年，

於慧日寺，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撮要而譯。集成一部，名陀羅尼集經，一十

二卷。玄楷筆受。於時有中印度大菩提寺阿難律，木叉師，迦葉師等，於經

行寺譯功德天法。編在集經第十卷內，故不別出焉。見高僧傳三集卷二。

第七十一節。釋地婆訶羅。釋地婆訶羅，華言日照，中印度人也。洞明八

藏，博曉五明。戒行高奇，學業勤悴。而呪術尤工。以天皇時來遊此國。儀鳳

四年<sup>西六七九</sup>五月，表請翻度。所齋經夾，仍準玄奘例，於一大寺別院安置。並

大德三五人同譯。至天后垂拱末，於兩京東西太原寺。西太原寺後改西崇福寺。東太原寺後改大福先

寺。及西京廣福寺。譯大乘顯識經，大乘五蘊論等，凡一十八部。沙門戰陀般

若提婆譯語，沙門慧智證梵語。敕諸名德，助其法化。沙門道成，薄塵，嘉

尚，圓測，靈辯，明恂，懷度證義。沙門思立，復禮綴文筆受。天后親敷睿藻。製序冠首焉。照嘗與覺護同翻佛頂。深體唐言。善傳佛意。每逢新經，錫賚豐厚。後終於翻經小房。享年七十五。天后敕葬於洛陽龍門香山。塔見存焉。見高僧傳三集卷二。

第七十二節。釋慧智。釋慧智，其父印度人。婆羅門種。因使遊此方。而

生於智。少而精勤，有出俗之志。天皇時，從長年婆羅門僧，奉敕度爲弟子。本旣梵人，善閒天竺書語。生於唐國，復練此土言音。三藏地婆訶羅，提雲若那，寶思惟等，所有翻譯，皆召智爲證。兼令度語。後至長壽二年癸巳，智於東都佛授記寺，自譯觀世音頌一卷。不詳所終。有沙門明佺者，不知何許人。出家隸業，悉在佛授記寺。尤善毗尼，兼問經論。天冊萬歲元年，敕令刊定經目。佺所事纂錄，編次持疑。更與翻經大德二十餘人，同共參正。號曰大周經錄焉。智昇云，雖云刊定，繁穢尤多。徒見流行，寔難憑準。

蓋此錄支經別品，雜沓不倫。致爲昇公之所黜矣。見高僧傳三集卷二。

第七十三節。釋阿你真那。

釋阿你真那，華言寶思惟，北印度迦澤密羅國

人。刹帝利種。幼而捨家，禪誦爲業。進具之後，專精律品。而慧解超羣，

學兼眞俗。乾文呪術，尤攻其妙。加以化導爲心，無戀鄉國。以天后長壽二

年<sup>西六</sup>九四，居於洛都。敕於天宮寺安置。卽以其年創譯，至中宗神龍景午，於

佛授記，天宮，福先等寺，出不空罽索陀羅尼經等七部。睿宗大極元年，四

月，太子洗馬張齊賢等，繕寫進內。其年六月，敕令禮部尙書晉國公薛稷，

右常侍高平侯徐彥伯等，詳定人目施行。那自神龍之後，不勝翻譯，唯精勤

禮誦。修諸福業。每於晨朝，磨香爲水。塗浴佛像。後方飲食，從始泊終，

此爲恆業。衣鉢之外，隨得隨施。後於龍門山請置一寺。制度皆依西域，因

名天竺焉。門徒學侶，同居此寺。精誠所感，靈應寔繁。壽百有餘歲。以開

元九年終於寺。構塔旌表焉。

見高僧傳三集卷三。

第七十四節。釋菩提流志。

釋菩提流志，南天竺國人也。淨行婆羅門種。

姓迦葉氏。年十二，就外道出家。事波羅奢羅，學聲明僧伽等論。歷數呪術



，陰陽讖緯，靡不該通。年逾耳順。方乃迴心。知外法之乖違，悟釋門之淵默。隱居山谷，積習頭陀。初依耶舍瞿沙三藏，學諸經論。其後遊歷五天，徧親講肆。高宗大帝聞其遠譽，挹彼高風。永淳二年，遣使迎接。天后復加鄭重。令住東洛福先寺，譯佛境界，寶雨，華嚴等經，凡十一部。中宗神龍二年，又住京兆崇福寺，譯大寶積經。屬孝和厭代，睿宗登極。敕於北苑白蓮池甘露亭，續其譯事。翻度云畢，御序冠諸。其經舊新，凡四十九會，總一百二十卷。先天二年，四月，八日，進內。此譯場中沙門思忠，天竺大首領伊舍羅等譯梵文。天竺沙門波若屈多，沙門達摩澄梵義，沙門履方，宗一，慧覺，筆受。沙門深亮，勝莊，塵外，無著，懷廸，證義。沙門承禮，雲觀，神陳，道本次文。次有潤文官盧粲，學士徐堅，中書舍人蘇璿，給事中崔據，中書門下三品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中書令張說，侍中魏知古。儒釋二家，構成全美。寶積用賢既廣，流志運功最多。所嫌者，古今共譯一切陀羅尼。末句云，莎嚩訶，皆不窮考清濁。遂使命章有異。或云薩婆訶，或云馱幡。

訶等，九呼不倫。楷定梵音，悉無本旨。此非梵僧傳誦不的，自是執筆之誤。故剋取莎桑巴反摩無可訶反呼箇爲正矣。志開元十二年，隨駕居洛京長壽寺。

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囑誠弟子。五日齋時，令侍人散去。右脅安臥，奄然而卒。春秋一百五十六。帝聞軫悼。敕試鴻臚卿。謚曰，開元一切偏知三藏。遣內待杜懷信監護喪事。出內庫物，務令優贍。用鹵簿羽儀幡幢花蓋，闔塞衢路。十二月一日，遷窆於洛南龍門西北原。起塔勒石誌之。見高僧傳三集卷三。

第七十五節。釋極量。釋極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刺蜜帝，此言極量。

懷道觀方，隨緣濟物。展轉遊化，漸達支那。印度俗呼廣府爲支那，名帝京爲摩訶支那也。乃於廣

州制止道場駐錫。衆知博達。祈請頗多。量以利樂爲心，因敷祕蹟。神龍元

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於灌頂部中誦出一品。名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

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譯成一部十卷。烏菴國沙門彌迦釋迦釋迦稍譌。正云鑠佉。

此曰雲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受

，循州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譯。量翻傳事畢，會本國王怒其擅出經本。

遣人追攝泛舶西歸。後因南使入京，經遂流布。有惟慤法師，資中沈公名著疏解之。見高僧傳三集卷二。

第七十六節。釋懷迪。釋懷迪循州人也。先入法於南樓寺。其山半在海涯

，半連陸岸。乃仙聖遊居之靈府也。迪久探經論，多所該通。七略九流，粗加尋究。以海隅之地，津濟之前，數有梵僧，寓止於此。迪學其書語。自茲通利。菩提流志，初譯寶積，召迪至京證義。事畢南歸。後於廣府，遇一梵僧，齋多羅葉經一夾，請共翻傳。勒成十卷，名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是也。

迪筆受經旨，緝綴文理。後因南使，附經入京。即開元中也。又乾元元年，有闍賓三藏般若力，中天竺婆羅門三藏善部末摩，箇失密三藏舍那，並慕化入朝。詔以力爲太常少卿，末摩爲鴻臚少卿，並員外置，放還本土。或云各齋經至。屬燕趙阻兵，不遑宣譯。故以官品榮之。見高僧傳三集卷三。

第七十七節。釋善無畏。釋善無畏本中印度人也。釋迦如來季父，甘靈飯王之後。梵名成婆揭羅僧訶，華言淨師子。義翻爲善無畏。一云輸波迦羅。

此名無畏，亦義翻也。其先自中天竺。因國難分王烏荼。父曰佛手王。以畏生有神姿，宿齋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得軍民之情，昆弟嫉能。稱兵構亂，鬩牆斯甚。薄伐臨戎，流矢及身。掉輪傷頂。天倫既敗，軍法宜誅。大義滅親，忍而曲赦。乃拭淚白母，及告羣臣曰，向者親征，恩已斷矣。今欲讓國，全其義焉。因致位於兄，固求入道。母哀許之。密與傳國寶珠，猶諸侯之分器也。南至海濱，遇殊勝招提，得法華三昧。聚沙爲塔，僅一萬所。黑蛇傷指，而無退息。復寄身商船，往遊諸國。密修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舟行萬里。屬商人遇盜，危於併命。畏恤其徒侶，默諷眞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羣盜果爲他寇所殲。冠乃露罪歸依。指蹤夷險，尋越窮荒。又逾毒水。纔至中天竺境，卽遇其王。王之夫人，乃畏之女兄也。因問捨位之由，稱歎不足。是日携手同歸。慈雲布陰。一境丕變。畏風儀爽俊，聰叡起羣。解究五乘，道該三學。總持禪觀，妙達其源。藝術技能，悉聞精練。初詣那爛陀寺，此云施無厭也。像法之泉源，衆聖之會府。畏乃捨

傳國寶珠，瑩於大像之額。書如月魄，夜若曦輪焉。寺有達摩掬多者，掌定門之祕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四十許，其實八百歲也。玄裝三藏昔曾見之。畏投身接足，奉爲本師。一日侍食之次，旁有一僧，震旦人也。畏現其鉢中，見油餌尙溫。粟飯猶煖。愕而歎曰，東國去此，十萬餘里。是彼朝熱而返也。掬多曰，汝能不言，真可學焉。後乃授畏總持瑜伽三密教也。龍神圍遶，森在目前。其諸印契，一時頓受。卽日灌頂，爲人天師。稱曰三藏。夫三藏之義者，則內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總攝之也。陀羅尼者，是菩提速疾之輪，解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慧照所傳，一燈而已。根殊性異，燈亦無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昧菩薩。以綱總攝於諸定。頓升階位，鄰於大覺。此其旨也。於時畏周行大荒，徧禮聖迹。不憚艱險。凡所履處，皆三返焉。又入雞足山爲迦葉鬚頭。受觀音摩頂。嘗結夏於靈鷲。有猛獸前導。深入山穴。穴明如晝。見牟尼像。左右侍者如生焉。時中印度大旱。請畏求雨。俄見觀音在日輪中，手執軍持，注水於地。時衆欣感，

得未曾有。復鍛金如貝葉，寫大般若經。鎔中金爲窣堵波等佛身量焉。母以畏遊方日久，謂爲已歿。旦夕泣淚，而喪其明。泊附信問安。朗然如故。五天之境，自佛滅後，外道崢嶸。九十六宗，各專其見。畏皆隨所執，破滯析疑。解邪縛於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雲大小而均澤，定水方圓而任器。仆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彼以念制狂，卽身觀佛。掬多曰，善男子。汝與震旦有緣。今可行矣。畏乃頂辭而去。至迦涇彌羅國。薄暮，次河而無橋梁。畏浮空以濟。一日受請於長者家。俄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人。大德是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畏施之以名衣，升空而去。畏復至烏菴國。有白鼠馴遶，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突厥之庭，安禪定於可敦之樹。法爲金字，列在空中。時突厥宮人，以手按乳。乳爲三道。飛注畏口。畏乃合掌端容曰，我前生之母也。又途中遭寇，舉刃三斫。而肢體無傷。揮劍者，唯聞銅聲而已。前登雪山大池，畏不念。掬多自空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相，寧有病耶？言訖，冲天。畏洗然而愈。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胡人

貪貨，率衆合圍。畏密運心仰，而蕃豪請罪。至大唐西境。夜有神人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神州。禮足而滅。此亦猶迦毗羅神送連眉也。畏以駝負經，至西州，涉於河。龍陷駝足，沒於泉下。畏亦入泉。三日止住龍宮。宣揚法化。開悟甚衆。及牽駝出岸，經無沾溼焉。初，畏途過北印度境，而聲譽已達中國。睿宗乃詔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候來儀。開元初，玄宗夢與真僧相見。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寫之殿壁。及畏至此，與夢合符。帝悅有緣。飾內道場，尊爲教主。自寧薛王已降，皆跪席捧器焉。賓大士於天宮。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巍巍法門，於斯爲盛。時有術士握鬼神之契，參變化之功。承詔御前，角其神異。畏恬然不動。而術者手足無所施也。開元四年<sup>西七</sup>一六<sup>七</sup>，丙辰，齋梵夾始屆長安。敕於興福寺南院安置。續宣住西明寺。問勞重疊，錫貺異常。至五年丁巳，奉詔於菩提院翻譯。畏奏請名僧同參華梵。開題先譯虛空藏求聞持法一卷。沙門悉達譯語。無著華受綴文。繕寫進內，帝深加賞歎。有敕畏所將

到梵本，並令進上。昔有沙門無行，西遊天竺。學畢言歸。方及北印，不幸而卒。其所獲夾葉，悉在京都華嚴寺中。畏與一行禪師，於彼選得數本。並總持妙門，先所未譯。十二年，隨駕入洛。復奉詔於福先寺，譯大毗盧遮那經。其經具足梵文。有十萬頌。畏所出者，撮其要耳。曰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沙門寶月譯語，一行筆受。刪綴辭理，文質相半。妙詣深趣，上符佛意，下契根緣。利益要門，斯文爲最。又出蘇婆呼童子經三卷，蘇悉地揭羅經三卷。二經具足呪毗奈耶也。卽祕密禁戒焉。若未曾入曼荼羅者。不合輒讀誦。猶未受具人，盜聽戒律也。所出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一卷，卽金剛頂梵本經。成就一切義圖，略譯少分耳。畏性愛恬簡，靜慮怡神。時開禪觀，獎勸初學。奉儀形者，蓮華敷於眼界。稟言說者，甘露潤於心田。超然覺明，日有人矣。法侶請謁，唯尊奉長老寶思惟三藏而已。此外皆行門人之禮焉。一行禪師者，帝王宗重，時賢所歸。定慧之餘，陰陽之妙，有所未決。亦咨稟而後行。畏嘗於本院鑄銅爲塔。手成模



範，妙出人天。寺衆以銷冶至廣。庭除深隘。慮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畏笑曰，無苦。自當知也。鼓鑄之曰，果大雪蔽空。靈塔出鑪。瑞花飄席。衆皆稱歎焉。又屬暑天亢旱。帝遣中官高力士，疾召畏祈雨。畏曰，今旱數當然也。若苦召龍，致雨必暴。適足所損，不可爲也。帝強之曰，人苦暑病矣。雖風雷亦足快意。辭不獲已。有司爲陳請雨具。旛幢螺鈸備焉。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急撤之。乃盛一鉢水，以小刀攪之。梵言數百呪之。須臾有物如龍。其大如指。赤色矯首。瞰水面，復潛於鉢底。畏且攪且呪。頃之，有白氣自鉢而興，逕上數尺。稍稍引去。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馳去。迴顧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一匹素，翻空而上。旣而昏霾，大風震電。力士纔及天津橋，風雨隨馬而驟。街中大樹多拔焉。力士入奏。而衣盡濡溼矣。帝稽首迎畏，再三致謝。又邙山有巨蛇。畏見之歎曰，欲決瀦洛陽城耶。以天竺語呪數百聲。不日蛇死。乃安祿山陷洛陽之兆也。一說畏曾寓西明道宣律師房。示爲蟲相。宣頗嫌鄙之。至中夜，宣捫蝨投於地。畏連呼

律師撲死佛子。宣方知是大菩薩。詰旦，攝衣作禮焉。若觀此說。宣滅至開元中，僅五十載矣。如畏出沒無常，非人之所測也。二十年，求還西域。優詔不許。二十三年，乙亥，十月七日，右脅累足，奄然而化。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侶淒涼。皇心震悼。贈鴻臚卿。遣鴻臚丞李現，具威儀，賓律師護喪事。二十八年，十月，三日，葬於龍門西山廣化寺之庭焉。定慧所熏，全身不壞。會葬之日，涕泗傾都。山川變色。僧俗弟子，寶畏禪師，明畏禪師，榮陽鄭氏，瑯琊王氏，痛其安仰，如喪考妣焉。乾元之初，唐風再振。二禪師刻偈。諸信士營龕。弟子舍於旁。有同孔墓之戀。今觀畏之遺形，漸加縮小。黑皮隱隱。骨其露焉。累朝旱澇，皆就祈請。徵驗隨生。且多檀施。錦繡巾帔覆之，如偃息耳。每一出龕，置於低榻。香汁浴之。洛中豪右，爭施禪帔。淨巾澡豆，以資浴事。上讓禱，多遣使臣往加供施，必稱心願焉。見高僧傳三集卷二。

（一）釋善無畏事蹟神奇，大類東晉時之佛圖澄，元世祖時之國師丹巴。皆精於術者也。

(二) 觀音菩薩北派佛教中最著之菩薩也。梵語原名爲阿瓦羅吉泰斯瓦拉。(Avalokitesvara)中國最初譯作觀世音。讀法顯佛國記及玄奘西域記即可知矣。西域記卷三，又作阿縛盧枳低濕伐羅菩薩。下注云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爲光世音，或云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謬也。吾查比耳之英譯西域記注 (Beal,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vol. I. p. 60) 云：下視神 (The god that looks down) 也。梵語又稱之曰喀魯那那瓦阿伯哈牙達打，(Karunanaava, Abhayamdada) 華言去恐怖者 (The remover of fear) 也。又曰阿伯胡脫格達拉甲 (Abhyutgataraja)，華言大莊嚴王 (The great august King) 也。尼泊爾國人稱之曰帕德瑪帕尼 (Padmapani) 蓮花手神也。西藏人稱之曰陳萊西汪楚格 (Spyanras-gzigs-dvang-phyug = Chen-resi-Van-chug 讀法)，鎮國神也。今代達賴喇嘛即其所附肉體也。在西藏有無上權勢。西藏廟宇中，觀音菩薩像輒與歷史上佛陀喬答摩 (Buddha Gautama) 及天上之佛陀阿彌陀佛 (Buddha Amitabha) 三者並立。在印度尼泊爾及西藏皆謂觀音爲男神，而在中國不知何故竟訛作女神。相傳爲春秋初期某國王之女。削髮爲尼。謹守戒節，爲義而死。因得爲菩薩。專以慈悲爲懷。衛人爲職。婦女無子嗣者，或生產時有危險者，或遠航遇風濤者，求之無不相助也。定海普陀山專祠觀音者也。夏歷二月十九日爲觀音生日。十一月十六日亦爲

觀音祭日。

第七十八節。釋跋日羅菩提。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

(三)

國人也。華言『光明』。其國境近觀音宮殿補陀落伽山。父婆羅門，善五明論

(三)

。爲建支王師。智生數歲，日誦萬言。日覽心傳，終身無忘。年十六，開悟

佛理。不樂習尼，撻子諸論。乃削染出家，蓋宿植之力也，後隨師，往中印

度那爛陀寺。學修多羅阿毗達磨等。泊登戒法，偏聽十八部律。又詣西印度

，學小乘諸論，及瑜伽三密陀羅尼門。十餘年全通三藏。次復遊師子國，登

(四)

(五)

稜伽山。東行佛逝，裸人等二十餘國。聞脂那佛法崇盛，泛舶而來。以多難

故，累歲方至。開元己未歲<sup>西七一九</sup>，達於廣府。敕迎就慈恩寺，尋徙薦福寺。所

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羅灌頂道場。度於四衆。大智大慧二禪師，不空三藏，皆

行弟子之禮焉。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於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

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鉤，依菩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

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隨雨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至

第七日，炎氣熾熾，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卽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場。質明京城士庶，皆云智獲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處日千萬人。斯乃壇法之神驗也。於是帝留心立牝，未重空門。所司希旨，奏外國蕃僧遣令歸國。行有日矣。侍者問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敕，吾終不去。數日忽乘傳，將之鴈門奉辭。帝大驚。下手詔留住。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鍾其愛。久疾不救。移臥於咸宜外館。閉目不語，已經旬朔。有敕令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終，故有是命。智詣彼擇取宮中七歲二女子，以緋繪纏其面目，臥於地。使牛僊童寫敕一紙，焚於他所。智以密語呪之。二女冥然誦得，不遺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敕詣琰摩王。食頃間，王令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隨二女至。於是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仗衛。馳騎往於外館。公主奏曰，冥數難移。今王遣廻，略觀聖顏而已。可半日間，然後長逝。自爾帝方如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薦施寶玩。智勸

貴妃急造金剛壽命菩薩像。又勸河東郡王於毗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凡先覺多此類也。智理無不通，事無不驗。經論戒律祕呪餘書，隨問剖陳，如鐘虛受。有登其門者，智一覲其面，永不忘焉。至於語默興居，凝然不改。喜怒逆順，無有異容。瞻禮者莫知津涯。自然率服矣。自開元七年西七一，始屈番禺。漸來神甸，廣敷密藏。建曼拏羅，依法製成。皆感靈瑞。沙門一行，欽尙斯教。數就諮詢，智一指授。曾無遺隱。一行自立壇灌頂，遵受斯法。既知利物，請譯流通。十一年奉敕，於資聖寺翻出瑜伽念誦法二卷，七俱胝陀羅尼二卷。東印度婆羅門大首領直中書伊舍羅譯語。嵩岳沙門溫古筆受。十八年，於大薦福寺，又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羅尼，觀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沙門智藏譯語，一行筆受。刪綴成文。復觀舊隨求本中，有闕章句，加之滿足。智所譯總持印契，凡至皆驗。祕密流行，爲其最也。南京稟學，濟度殊多。在家出家，傳之相繼。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

矣。遂禮毗盧遮那佛。旋繞七市，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頂戴梵夾。並新譯教法付囑訖。寂然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一。其年十一月七日，葬於龍門南伊川之右。建塔旌表。傳教弟子不空奏舉。敕謚國師之號。灌頂弟子，中書侍郎杜鴻漸素所歸奉。述碑紀德焉。見高僧傳三集卷一。

(一) 摩賴耶國原音爲 Malayalan。在印度半島西面，麻羅拔 (Malabar) 一帶地皆是也。其人自有語言，與半島東面之塔密耳語 (Tamil) 相近。皆達羅毘茶 (Dravida) 之方言也。西域記卷十有秣刺耶山 (Malaya)。攷其山即今可陳 (Cochin) 以南，至印度南端之喀打莫姆山 (Cardamom) 也。摩賴耶音與秣刺耶相同。土語秣刺耶，華言山國也。

(二) 補陀落伽山西域記卷十作布坦洛迦山 (Potataka)。在秣刺耶山東。『山徑危險，巖谷欹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派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市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爲塗灰外道，慰諭其人，果遂其願。』補陀落伽山者，觀音之住處也。定海普陀山之有觀音廟，蓋亦倣此也。

(三) 建支即前漢書地理志之黃支國。西域記卷十作建志補羅城 (Kanchipura)。梵語補羅即

城也。地圖多有僅作建志 (Kanchi) 者。

(四) 師子國 楞伽山 (Lanka) 已詳上方第六十五節注(二)

(五) 佛逝即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之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 (Sribogha)。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及求法高僧傳皆僅作佛逝國。其地即今蘇門答臘島東南之淳淋邦港 (Palembang)。

裸人國亦見於義淨之書。即今之呢咕巴拉羣島 (Nicobars)。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十二章作奈庫維蘭島 (Necuveran)。李羅亦記其地男女皆裸體，無絲毫衣布，掩蔽身體也。

第七十九節。釋不空。釋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字略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浹旬，已通徹矣。師大異之。與受菩薩戒。引入金剛界大曼荼羅。驗以擲花。知後大興教法。洎登具戒，善解一切有部。諳異國書語。師之翻經，常令共譯。凡學聲明論一紀之功，六月而畢。誦文殊普賢行願。一年之限，再夕而終。其敏利，皆此類也。欲求學新瑜伽五部三密法。涉於三載。師未教詔。空擬迴天竺。師夢京城諸寺佛菩薩像皆東行。寐寤乃知空是真法器。遂允所求。授與五部灌頂護摩阿闍



梨法，及毗盧遮那經，蘇悉地軌則等。盡傳付之。厥後師往洛陽，隨侍之際，遇其示滅。卽開元二十年矣。影堂旣成，追諡已畢。曾奉遺旨，令往五天並師子國。遂議遐征。初至南海郡，採訪使劉巨鄰懇請灌頂。乃於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萬衆。空自對本尊祈請。旬日感文殊現身。及將登舟，採訪使召誠番禺界蕃客大首領伊習賓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師子國，宜約束船主，好將三藏，並弟子含光，慧誓等三七人，國信等達彼，無令疎失。二十九年<sup>西七</sup>四一，十一月，附崑崙舶，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衆商惶怖。各作本國法禳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救護。慧誓等亦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經夾。作法誦大隨求一徧。卽時風偃海澄。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于前患。衆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今慧誓誦娑竭龍王經。逡巡衆難俱息。旣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將入城，步騎羽衛，駢羅衢路。王見空禮足。請住宮中七日供養。日以黃金斛滿盛香水。王爲空躬自洗浴。次太子后妃輔佐。如王之禮焉。空始

見普賢阿闍梨，遂奉獻金寶錦繡之屬。請開十八會金剛頂瑜伽法門，毗盧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壇法。並許含光，慧誓等同受五部灌頂。空自爾學無常師，廣求密藏，及諸經論五百餘部。本三昧耶，諸尊密印儀形色像壇法標幟。文義性相，無不盡源。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近者。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踢跌。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屢彰瑞應。至天寶五載<sup>西七四六</sup>，還京。進師子國王尸羅迷伽表，及金寶瓔珞般若梵夾。襍珠白氎等。奉敕權止鴻臚。續詔入內立壇，爲帝灌頂。後移居淨影寺。是歲終夏愆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賒，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自持寶箱，賜紫袈裟一副。親爲披擲。仍處絹二百匹。後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禳止。請銀餅一枚，作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池鵝誤觸餅傾。其風又作。急暴過前。敕令再止。隨止隨效。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迴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敕再留十二載。敕令赴河隴節度使哥舒翰所請。十三載至武威，住開元寺。節度

使洎賓從皆願受灌頂。士庶數千人咸登道場。弟子含光等亦受五部法。別爲功德使開府李元琮受法。並授金剛界大曼荼羅。是日道場地震。空曰，羣心之至也。十五載詔還京。住大興善寺。至德初，鑾駕在靈武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者求祕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乾元中，帝請入內。建道場護摩法。爲帝受轉輪王位。七寶灌頂。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真言祓除。至七過，翼日乃瘳。帝愈加殊禮焉。空表請入山。李輔國宣敕令於終南山智矩寺修功德。念誦之夕，感大樂薩埵舒毫發光。以相證驗。位鄰悉地。空曰，衆生未度，吾安自度耶。肅宗厭代，代宗卽位。恩渥彌厚。譯密嚴，仁王二經畢。帝爲序焉。頒行之日，慶雲俄現。舉朝表賀。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制授特進試鴻臚卿，加號大廣智三藏。大歷三年，於興善寺立道場，敕賜錦繡襪十二領，繡羅幡三十二首。又賜道場僧二七日齋糧。敕近侍大臣諸禁軍使，並入灌頂。四年冬，空奏天下食堂中，置文殊菩薩爲上座。制許之。此蓋慊憐陳如是小乘教中始度故也。五年夏，有詔請空

往五臺山修功德。於時彗星出焉。法事告終，星亦隨沒。秋，空至自五臺。帝以師子驄，並御鞍轡，遣中使出城迎入。賜浴道供帳。六年，十月，二日，帝誕節。進所譯之經。表云，爰自幼年，承事先師三藏。十有四載，稟瑜伽法門。復遊五印度，求所未授者。並諸經論，計五百餘部。天寶五載，卻至上都。上皇詔入內，立灌頂道場。所齋梵經，盡許翻度。肅宗於內，立護摩及灌頂法。累奉二聖令，鳩聚先代外國梵文，或條索脫落者修，未譯者譯。陛下恭遵遺旨，再使翻傳。利濟羣品。起於天寶，迄今大歷六年，凡一百二十餘卷，七十七部。並目錄及筆受等僧俗名字。兼略出念誦儀軌。寫畢遇誕節。謹具進上。敕付中外。並編入一切經目錄中。李憲誠宣敕，賜空錦綵絹八百疋，同翻經十大德，各賜三十疋。沙門潛真表謝。僧俗弟子，賜物有差。又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如三日內雨，是和尙法力。三日已往而霽然者，非法力也。空受敕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帝賜紫羅衣，並襪綵百匹。弟子衣七副。設千僧齋，以報功也。空進表，請造文殊閣。敕允奏。

。貴妃，韓王，華陽公主同成之。捨內庫錢約三千萬計。復翻犍路茶王經。宣賜相繼，旁午道路。至九年，自春抵夏。宣揚妙法，誡勸門人。每語及普賢願行。出生無邊法門經。勸令誦持。再三歎息。其先受法者，偏令屬意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詮阿字了法不生。證大覺身，若指諸掌。重重囑累，一夜命弟子趙遷持筆硯來。吾略出涅槃茶毗儀軌，以貽後代。使準此送終。遷稽首三請。幸乞慈悲久住。不然，衆生何所依乎。空笑而已。俄而示疾。上表告辭。敕使勞問。賜醫藥。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固讓不俞。空甚不悅。且曰，聖衆儼如，舒手相慰。白月圓滿，吾當逝矣。柰何臨終，更竊名位。乃以五股金剛鈴杵。先師所傳者，並銀盤子，菩提子，水精數珠留別。附中使李憲誠進。六月十五日，香水澡沐，東首倚臥。北面瞻望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享年七十，僧臘五十。弟子慧朗次紹灌頂之位。餘知法者數人。帝聞輟視朝三日。賜絹布襍物，錢四十萬。造塔錢二百餘萬。敕功德使李元琮知護喪事。空未終前，諸僧夢千仞寶臺摧。文殊新閣

頽。金剛杵飛上天。又興善寺後池無故而涸。林竹生實。庭花變萎。十月六日茶毗。帝詔高品劉僊鶴就寺置祭。贈司空，諡曰大辯廣正智三藏。火滅收舍利數百粒。八十粒進內。其頂骨不然。中有舍利一顆，半隱半現。敕於本院別起塔焉。空之行化，利物居多。於總持門，最彰殊勝。測其忍位，草定高卑。始者玄宗，尤推重焉。嘗因歲旱，敕空祈雨。空曰，過某日可禱之。或強得之，其暴可怪。敕請本師金剛智設壇。果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樹木有拔仆者，遽詔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捏泥媪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玄宗召術士羅公遠與空拈法。同任便殿。空時時反手搔背。羅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有華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欲起取。空曰，三郎忽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爲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思

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虵死澗下。臭聞數里。空凡應詔祈雨，無他軌則，但設一繡座。手簸旋數寸木神子。念呪擲之。當其自立於座上已。伺其吻角。牙出目瞬。則雨至矣。又天寶中。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詔空入。帝御於道場。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七徧。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於殿庭。驚問空。空曰，毗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誼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壘中，有鼠金色。昨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救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空既終，三朝所賜墨制，一皆進納。生榮死哀。西域傳法僧至此，今古少類矣。嗣其法位慧朗師也。御史大夫嚴郢爲碑，徐浩書之。樹於本院焉。見高僧傳三集卷一。

(一)釋不空亦釋善無畏之流亞也。天寶中，西蕃，(即吐蕃)大食，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一事，不見唐書。

第八十節。釋利涉。釋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卽大梵婆羅門之種姓。夙齡疆志，機警溢倫。宗黨之中，推其達法。欲遊震旦，結侶東征。至金陵嶺，遇玄奘三藏。行次相逢，禮求奘度。旣而羣經衆論，鑿竅通幽。特爾遠塵，歸乎正道。非奘難其移轉矣。奘門賢哲輻湊。涉季孟於光寶之間。其爲人也，猶帛高座之放曠。中宗最加欽重。朝廷卿相感義與遊。開元中，於安國寺講華嚴經。四衆赴堂，遲則無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熾，利動人心。有潁陽人韋玎垂拱中中第。調選河中府文學。遷大理評事祕校。見涉講筵，幣帛堆積。就乞選糧，所獲未厭。表請釋道二教，定其勝負。言釋道蠹政可除。玄宗詔三教各選一百人，都集內殿。韋玎先涉高座，挫葉靜能。及空門思明，例皆辭屈。涉次登座，解疑釋結，臨敵有餘。與韋往返百數千言，條緒交亂，相次抗之。勞絲自理。正直有歸。涉重問韋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審主人何姓？玎曰，姓韋。涉將韋字爲韻，揭調長吟。偈詞曰，『我之佛法是無爲。何故今朝得有爲。無韋始得三數載。不知此復是何韋。』涉之吟作，



百官悚然。帝果憶何<sub>可</sub>章之事。凜然變色曰，<sub>可</sub>是庶人宗族，敢爾輕憊朕<sub>立</sub>元祖教，及凌轡釋門。<sub>可</sub>下殿俯伏待罪。叩頭言，臣非庶人之屬。涉貴其鉗利口，以解踈狂。奏曰，<sub>可</sub>是關外之人，非<sub>立</sub>貞之族類。敕貶象州百姓。賜涉錢絹。助造明教寺。加號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懂論一卷。公卿間有言曰，涉公是韋<sub>可</sub>椽之膏肓也。涉曰，此舉也，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自此京城，無不改觀。言談講者，以涉爲最焉。晚節造其譴謫漢東。尋屬寬宥。移徙南陽龍興寺。時惠忠國師，知重涉名。聊欵關相謁曰，納衣小僧向前某，被門徒朝要，連坐於此。適觀師當有貴氣。可作高道國德。勿同吾也。乃開篋提衣物。令忠師曳婁。由此<sub>可</sub>鄧之人，皆驚涉如此懸記。忠師道聲，又光闡焉。蓋涉望重之故也。上元二年。詔忠師入供養。肅宗時，入宮起居太上皇。乃引忠見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則知涉才業優長。帝王器重，復多著述。大曆中，西明寺翻經沙門圓照，撰涉傳，成一十卷。足知言行之多也矣。

見高僧傳三集卷十七。

(二)釋利涉金梭嶺遇玄奘三藏事，不見西域記及三藏法師傳。金梭嶺何在，不可得攷。

第八十一節。釋智慧。釋智慧者，梵名般刺若也。姓橋咎摩氏。北天竺迦畢試國人。穎悟天資，七歲發心。違侍二親，歸依三寶。時從大德，調伏軍教。誦四阿含滿十萬頌，阿毗達磨三萬頌。及年應法，隨師往別國納具足戒。誦薩婆多近四萬頌，俱舍二萬八千頌。又誦大婆沙，兼通其義。七年於彼，專習小乘。後詣中天竺那爛陀寺，稟學大乘。唯識瑜伽，中邊等論，金剛般若經，因明，聲明，醫明，王律論等。並依承智護，進友，智友三大論師，復遊雙林。經入塔，往來瞻禮。十有八年，聞南北竺。頗尚持明，遂往諮稟。彼有灌頂師，名達摩耶舍。見慧勤重可教，授瑜伽法。入曼荼羅三密護身五部印契經。於一年，誦徹三千五百餘頌。常聞支那大國，文殊在中。錫指東方，誓傳佛教。乃泛海東邁。垂至廣州，風飄卻返。抵執師子國之東。又集資糧，重修巨舶，偏歷南海諸國。二十二年，再近番禺。風濤遽作，舶破人沒，唯慧存焉。夜至五更，其風方止。所齎經論，莫知所之。及登海墘，其夾策

已在岸矣。於白抄內大竹甬中得之。宛爲鬼物扶持而到。乃歎曰，此大乘理趣等經，想支那人根熟矣。遂東北行，半月達廣州。卽德宗建中初也。屬帝違難奉天。貞元二年，<sup>西七</sup>八六始屆京輦。見鄉親神策軍正將羅好心。卽慧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將至家中，延留供養。八年，上表舉慧翻傳。有敕令京城諸寺大德，名業殊衆者同譯。得罽賓三藏般若，開釋梵本。翰林待詔光宅寺沙門利言度語，西明寺沙門圓照筆受，資聖寺道液，西明寺良秀，莊嚴寺應真，醴泉寺超悟，道岸，辯空，並充證義。六月八日，欲翻經題。敕右街功德使王希遷，與右神策軍大將軍王孟涉，驃騎大將軍馬有鄰等，送梵經出內。緇伍威儀，樂部相聞。士女觀望。車騎交駢。迎入西明寺翻譯。卽日賜錢一千貫，茶三十弗，香一大合，充其供施。開名題曰，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成十卷。又華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般若心經各一卷。皆貞元八年所譯也。是歲十月繕寫畢。二十八日，設綵車，大備威儀。引入光順門進。帝覽忻然，慰勞勤至。敕於神策軍賜齋食。賜慧絹五百匹。冬服一副。餘人賜

各有差。慧表謝。荅詔褒美。同日請譯經。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羅好心上表云，臣表弟沙門般刺若，先進大乘理趣六波羅蜜梵本經。伏奉今年四月十九日敕，令王希遷精選有道行僧，於西明寺翻譯。今經帙已終，同詣光順門進上。荅詔云，卿之表弟，早悟大乘。遠自西方，來遊上國。宣六根之奧義，演雙樹之微言。念以精誠所宜欽重，是令翻譯，俾用流行。卿夙慕忠勤，職司禁衛。省覽表疏，具見乃懷。所謝知。好心以朱泚圍逼之際，頗有戰功。預其中兵，爲帝寵重。慧得好心啟導，譯務有光。帝製經序焉。慧後終於洛陽。葬龍門之西岡。塔(二)今存矣。見高僧傳三集卷二。

(二)參觀本冊第三十一節。

第八十二節。釋牟尼室利。釋牟尼室利，華言寂默。其爲人也，神宇高爽，

量度真率，德宗貞元九年西七九三，發那爛陀寺。擁錫東來。自言從北印度往此寺

，出家受戒學法焉。十六年西八〇〇，主長安興善寺。十九年，徙崇福醴泉寺。復

於慈恩寺請行翻譯事。乃將奘師梵本，出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又進六

塵獸圖。帝悅。檀施極多。元和元年西八〇六，六月，十九日，卒於慈恩寺。初

，默說中天竺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周圍四十八里。九寺一門。是九天王所造

。默在寺日，住者萬餘。以大法師處量綱任。西域伽藍，無如其高廣矣。案

守護國界主經是般若譯。牟尼證梵本，翰林待詔光宅寺智真譯語，圓照筆受

，鑒虛潤文，證觀證義焉。見高僧傳三集卷三。

第八十三節。釋蓮華，本中印度人也。以興元元年西八四七，杖錫謁德

宗。乞鐘一口，歸天竺聲擊。敕廣州節度使李復修鼓鑄畢，令送於南天竺金

槌寺。華乃將此鐘與寶軍國毗盧遮那塔所安置。後以華嚴後分梵夾，附舶來

。爲信者般若三藏於崇福寺翻成四十卷焉。一云梵夾本，是南天竺烏荼國王

書獻支那天子。書云，手自書寫華嚴經百千偈。中所說善財童子五十五聖者

，善知識，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謹奉進上。願於龍華會中奉觀

云。卽貞元十一年也。至十二年六月，詔於崇福寺翻譯。闍賓沙門般若宣梵

文。洛京天宮寺廣濟譯語。西明寺圓照筆受。智柔智通綴文。成都府正覺寺

道恒，鑒虛潤文。千福寺大通證義。證觀，靈邃詳定。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  
鳴，左街功德使竇文場寫進。十四年二月解座。見高僧傳三集卷三。

(一)烏茶國 (Oude) 今圖作烏多，在尼泊爾西南。烏茶見西域記卷十。不可與烏茶國相混。  
烏茶又作烏伎那或烏婁也。

第八十四節。釋天竺。釋天竺亡名。末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  
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於京輦。當韋南康宰之生也，纔三日。其  
家召僧齋。此僧不速自來。其日僧必歷寺，連名請至。韋氏家僮患其長一人，  
甚怒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既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意請衆僧祝願  
焉。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  
。衆皆異之。韋君曰，此子纔生三日。吾師何言別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  
所知也。韋君固問之。梵僧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耳。武侯鼎國時，爲蜀  
丞相。君所知也。緣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帥。必福坤維之  
人。吾往在劍門，與此子爲善友。既知其生於君門，吾不遠而來。此子作劍南

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爲字，又單字武也。張鎰出爲鳳翔隴州節度。奏皋權知隴州。及鎰爲李楚琳所殺，牛雲光請皋爲帥。朱泚不得已，用皋爲鳳翔帥。德宗置奉義軍節以旌之。續加禮部尙書。興元中，駕還京。徵爲左金吾衛將軍。貞元元年，爲成都尹，代張延賞到任。和南蠻，並戰功，封南康郡王。順宗即位，進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末塗甚崇釋氏。恆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鸚鵡，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舍利焉。皋又歸心南宗禪道。學心法於淨衆寺神會禪師。在蜀富貴僭差，重賦歛。時議非之。然合梵僧懸記焉。見高僧傳三集卷十九。

第八十五節。釋般若。罽賓國人也。貌質魁梧，執戒嚴整。在京師充義學沙門。憲宗敦崇佛門，深思翻譯。柰何有事於蜀部，劉闢阻命。王承宗未平。朝廷多故。至元和五年，庚寅，詔工部侍郎歸登，孟簡，劉伯芻，蕭倪等就醴泉寺譯出經八卷。號本生心地觀。此之梵夾，乃高宗朝師子國所進者。寫畢進上。帝覽有敕，朕願爲序。尋頒下其文，冠於經首。三藏賜

帛。證義諸沙門，錫賚有差。先於貞元中，譯華嚴經後分四十卷。此蓋烏荼國王所進者。於時而賜紫衣。後大中中，法寶大師玄暢，奏請入藏焉。見高僧傳

三集卷三。

第八十六節。五代及北宋時梵僧東來傳燈記。吾查宋高僧傳及佛祖統紀等書，唐憲宗元和以後，至於唐末，百有餘年，印度高僧東來傳教者，竟無一人。其故吾不得而知矣。五代干戈雲擾，無暇接待梵僧，研究佛學。雖有二至者，亦無由而展其鴻才也。宋有天下，歡迎梵僧，重興翻譯。出品雖不能比初唐之盛，而究不愧國家獎勵學術之至意也。宋仁宗以後，回教徒侵入印度，掃滅佛教。故自是以後，中國史書無復梵僧東來之記載，而中國亦無西天取經之僧矣。茲特就佛祖統紀所記五代及北宋時東來之梵僧，摘錄於下。

梁末帝貞明四年，西九一八西天三藏鉢怛羅至蜀。自言從摩伽陀國至益州，途經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里。時蜀主王建光天元年也。三藏自言已二百七十歲。見佛

祖統紀卷四十二。



宋太祖開寶五年，西九西天竺沙門可智，法見，真理三人來朝，賜紫方袍。

西天竺沙門蘇葛陀來貢舍利，文殊華。賜紫服金幣。西天竺沙門彌羅等十四人來朝。並賜紫服。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西九西天沙門吉祥來進貝葉梵經。

三年，西九中天竺沙門鉢納摩來獻佛舍利塔，犍牛尾拂。(一)西天王子曼殊室

利求歸本國。詔從之。開寶四年至此。

(二)曼殊室利事蹟亦見宋史卷四百九十天竺傳。

五年，西九二月，北天竺迦濕彌羅國三藏天息災，烏填曩國(三)三藏施護來。召

見。賜紫衣。勅二師同閱梵夾。時上盛意翻譯。乃詔中使鄭守均於太平興國寺西建譯經院，爲三堂。中爲譯經，東序爲潤文，西序爲證義。五月中天竺沙門護羅來獻貝葉梵經。勅賜紫服。

(二)烏填曩國即烏菴國，玄奘西域記之烏仗那國(Udyana)。

七年，西九六月，譯經院成。詔天息災等居之。賜天息災明教大師，法天傳

教大師，施護顯教大師。令以所將梵本各譯一經。証梵學僧法進，常謹，清  
沼等筆受綴文。光祿卿楊說，兵部員外郎張洎，潤文殿直劉素監護。天息災  
述譯經儀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作壇以粉飾之。事在藏經。開四門。各一梵僧主之。  
持祕密咒七日夜。又設木壇。布聖賢名字輪。壇形正圓。層列佛大士天神名。佐，環遶其上，如車輪之狀。  
日曰大法曼拏羅。此云大會。請聖賢阿伽沐浴。阿伽此云器。凡供養之器，皆稱曰阿伽。今言阿伽，乃是沐浴器。  
設香華燈水穀果之供。禮拜遶旋，祈請冥祐，以殄魔障。第一譯主正坐面外，  
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  
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字。梵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  
而互云初翻爲紇哩第野，引了爲素怛覽。第五筆受翻梵音成華言。紇哩那野丹翻爲心。素怛覽翻爲經。第六綴文。回  
綴文字，使成句義。如筆受云，照見五蘊，彼自性空見此。今云照見五蘊皆空。大率梵音多先能後所。如念佛爲佛念，打鐘爲鐘打。故  
須回綴字句，以順此土之文。第七參譯。參攷兩土文字，使無誤。第八刊定。刊削冗長，  
定取句義。如無無明。無明剩兩字如。上正徧知上闕一無字。第九潤文。官於僧衆南向設位，參詳潤色。  
如心經度一切苦厄一句，元無梵本。又。是故空中一句，是故兩字，元無梵本。僧衆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整肅。

。所須受用，悉從官給。天息災言譯文有與御名廟諱同者，前代不避。若變文回避，慮妨經旨。今欲依國學九經，但闕點畫。詔蒼佛經用字，宜從正文。廟諱御名，不須回避。七月，天息災上新譯聖佛母經，法天上吉祥持世經，施護上如來莊嚴經各一卷。詔兩街僧選義學沙門百人，詳定經義。時左街僧錄神曜等，言譯場久廢，傳譯至艱。天息災等即持梵文先翻梵義，以華文證之，曜衆乃服。

八年，西九詔譯經院賜名傳法院。於西偏建印經院。

今臨安傳法院，即東都譯經院。今但供奉入內

道場法事。

天息災等言歷朝翻譯，並藉梵僧。若遐阻不來，則譯經廢絕。欲令兩

街選童五十人，習學梵字。詔令高品王文壽選惟淨等十人引見便殿。詔送譯經院受學。惟淨者，江南李煜之姪。口受梵章，即曉其義。歲餘度爲僧。升梵學筆受。賜紫衣光梵大師。

雍熙二年，西九

八五上覽新譯經，謂宰臣曰，天息災等妙得翻譯之體。乃詔天息

災除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法天施護並除朝奉大夫，試鴻臚卿。法天改名法

賢。並月給酥酪錢有差。新譯經論，並刊板印行。天息災等言聞陝西諸路頗有道俗收藏梵經。乞下尋訪，以資翻譯。詔從之。詔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譯者，悉館於傳法院。

三年，西九詔以御製三藏聖教序，賜天息災等，令冠新譯經首。

淳化二年，西九中天竺那爛陀寺沙門補陀吃多來朝，進佛舍利，梵經。賜紫服。

四年，西九詔西邊諸邦，梵僧西來，中國僧西遊而還者，所持梵經，並先具奏封題進上。

五年，西九中聞國沙門吉祥進大乘祝藏經。(三)詔五恐爲三藏法賢等詳定。賢奏此經是千聞書體。非是梵文。其中無請問人及聽法衆。前後六十五處，文義不止。帝召賢諭之曰，使邪僞得行，非所以崇佛教也。宜焚棄此本，以絕後惑。

(三)中聞國不可攷。

至道元年，西九中天竺沙門迦羅扇帝來朝，進佛頂舍利，貝葉梵經。

三年，西九九月，西天竺沙門羅護羅來朝。進貝葉梵經。賜紫服。以上見佛祖統紀卷

四十

真宗咸平元年，西九御製三藏聖教序，賜明教大師法賢等。令置先帝聖教序

後。沙門可升注序進上。中天竺沙門你尾拏等來朝。進佛舍利，梵經，菩

提樹葉，菩提子數珠。賜紫衣。西天竺沙門佛護來朝。進梵經。賜紫衣。

二年，西九禮部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乞罷之。上以先朝盛典不

許。

三年，西一〇八月，試光祿卿天息災亡。謚慧辯法師。勅有司具禮送終。

景德元年，西一〇西天三藏法護來進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衣束帛。館於

譯經院。北天沙門戒賢來進梵經。賜紫服。七月，亢旱。召西天梵僧於

金明池水心立壇咒龍。有雲霧自池中出。須臾雨至。自後歲旱，必作咒法多

驗。二年，西一〇三月，迦濕彌羅國沙門目羅失稽來進梵經，菩提樹葉。

七月，西天沙門達磨波來進梵經。賜紫服。九月，上幸譯經院。令三藏諸僧坐。賜香茶繒綵有差。

大中祥符三年，西一〇。西天沙門衆德來朝。進舍利梵經，菩提印。中天竺沙

門覺法稱戒來朝。進舍利梵夾，金剛座眞容，菩提樹葉。召見便殿，尉勞甚厚。

館於譯經院。稱進讚聖頌。詔惟淨譯之。稱謂學士楊億曰，入此國，見屠殺猪羊，市肆懸肉。痛不忍觀。西竺食肉五辛者，驅出城。故無貨者，心不欲久居此。願至五禮文殊，卽還本土。晉公丁謂問之曰，數萬里遠來，更何所爲。稱曰，並欲禮宣律師塔耳。及還，詔賜金襴袈裟。奉安金剛座，及賜裝錢茶果。

四年，西一一〇。五月，(四)般尼國沙門寂賢來進梵經菩提印。賜紫服。

(四)般尼音與淳泥相近。今之婆羅洲(Borneo)也。

六年，西一一〇。八月，兵部侍郎譯經潤文官趙安仁奉詔，編修大藏經錄成。凡二十一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仍賜御製序。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凡譯

成經律論四百十三卷。秘書監楊億，光梵大師惟淨等編次。又請以兩朝御製佛乘文集，編入大藏。下詔褒許。九月，西天竺沙門知賢等來進舍利，梵經。賜紫服。<sup>(五)</sup>西天波羅奈沙門滿賢進梵經，無憂樹葉。

<sup>(五)</sup>婆羅奈今之貝那萊斯城(Benares)。梵語作 Varanasi，巴利語(Pali)作 Baranasi。

八年，<sup>西一〇</sup>一五。南海注輦國遣使來貢。進天竺梵經。其使言四十年以來，海無風濤。意中國有聖人出世。

九年，<sup>西一〇</sup>一六。二月，北天竺優填曩國沙門天覺，南天竺師子國沙門妙德，西天竺迦蹉國沙門等來，各進舍利，梵經。各賜紫衣金幣。<sup>(六)</sup>四月，中天竺薩縛羅國沙門童壽來進梵經。賜紫服。五月，東天竺縛鄰捺國沙門普積來進梵經。賜紫服。

<sup>(六)</sup>志磐述曰，『五天竺國名，校以西域記唯師子國可見。餘不可考。蓋今古事變，尤昔漢唐而今爲宋。其實一區宇耳。』志磐生於南宋之末，外域地理，莫由得攷。故言校以西域記。唯師子一國可見。其寔優填曩國即玄奘西域記之烏仗那國(Udyana)，迦蹉國即西域記卷十一之契吒國(Kachha)。西國攷古家如久良(Julian)及聖馬丁(St. Martin)等皆指定爲今之

開治(Cutch)。其地在印度斯河口東南，北廻歸線之下。薩縛羅國不可攷。縛隣捺國即西域記卷七之婆羅痾斯國。佛祖統紀上文又作波羅奈國。大中祥符六年，其國沙門滿賢來進梵經者也。

天禧四年，

西一〇

西天沙門普善來進梵經。賜紫服。

以上見佛祖統紀卷四十四。

仁宗天聖元年，

西一〇

南海駐輦國遣使進金葉，

天竺梵經。

詔三藏法護譯

之。

二年，

西一〇

西天沙門愛賢，護賢來進貝葉梵經。賜紫服。

景祐二年，

西一〇

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譯經院。是書卽法護，惟淨以華梵對

翻爲七卷。聲明之學，實肇於茲。其所序云，翻宣表率，則有天息災等三藏

五人。

西土四人，天息災，施護，法賢，法護。東土一人，則惟淨耳。

筆受綴文證義，則自法進至慧燈七十

九人。五竺貢梵經僧自法軍至法稱八十人。此土取經僧得還者，自辭澣至栖

祕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

慶歷元年，

西一〇

三藏法師惟淨言西土進經，新舊萬軸。鴻臚之設，有寶廩



祿。

鴻臚卿主四方賓客。後世兼領西域梵僧。

欲乞停罷譯經。上曰，三聖舊模，焉敢即廢。且琛

貢之籍，非鴻臚則不可識。未幾中丞孔輔道上疏請罷譯經。上出淨疏示之。

諭以先朝盛典，不可輒廢。

七年，西一〇四七御製譯經頌，賜三藏法護。

皇祐五年，西一〇五三西天沙門智吉祥等來朝。(七)進梵經。賜紫服。

以上見佛祖統紀卷四十五。

(七) 据佛祖統紀所載，皇祐以後，無復有梵僧東來，蓋自是以後，佛教絕跡於印度本土矣。綜全史而觀之，梵僧來中國傳布佛教者，以室利房（秦始皇時人）為始，而以智吉祥為終。

### 中國西往印度求法高僧傳。

第八十七節。朱士行。

(二)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歡沮不能移其操。少懷

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

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

，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

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

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將亂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卽不聽齋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卽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卽爲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木。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於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傳究衆音，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叉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爲晉文。稱爲放光般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爲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縑，今寫爲二十卷。士行遂終於闔。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闡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眞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歛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

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見高僧傳初集卷四。

(一)佛祖歷代通載卷六，及釋氏稽古略卷一，皆作朱士衡。潁川今河南許昌。朱士行事蹟亦見於佛祖統紀卷三十五。朱士行爲中國沙門西遊之始。早於法顯之往印度一百四十年。(法顯之出發在西三九九。朱士行之出發爲甘露五年，即西二六〇。)雖僅至于闐，未至印度，然其所欲求者，則爲印度學也。故先序之於此，爲以後往天竺者之先導也。士行可謂爲中國第一人，出國境往外國求學者。迹其出國遠遊之心志，乃純萃爲求真學問，有功於中國文化者也。序於此篇之首，不亦宜乎？

第八十八節。釋法顯。(二)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齠齔而亡。

。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爲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卽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

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卽還。賊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西三九九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崑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準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於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二)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三)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冥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四)寺僧諫曰，路甚艱嶮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

。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迹，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氣儻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於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sup>(六)</sup>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效。沙門爲起龍舍，並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徧。<sup>(七)</sup>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

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sup>(八)</sup>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常懷

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僑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

後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衆皆惶遽。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

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七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

耶婆提國。<sup>(九)</sup>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sup>(十)</sup>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

震懼。衆咸皆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

。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

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教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僊

俛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

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者曰，此是

青州長廣郡<sup>(十二)</sup>牢山南岸。獵者還。以告太守李疑。疑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

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

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

佛(十三)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

餘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復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十四)見高僧傳初集卷三。

(一)法顯之往印度紀程，曰佛國記，至今尚存於世。東西洋學者研究頗殷。法人萊麥撒(Abel Rémusat)於西曆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清宣宗道光十六年)時，即譯成法文。出版於巴黎市。英人比耳(Samuel Beal)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清穆宗同治八年)譯成英文。出版於倫敦市。英人雷蓋(J. Leese)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清德宗光緒十二年)復譯成英文。出版於牛津大學。註釋甚多，最爲佳譯。賈兒斯(H. Giles)亦有譯本。晚近中國學人著地理書引證及之者，爲邵陽魏源之海國圖志，杭縣丁謙有佛國記地理攷證，列於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中，頗費工夫。惜謙不知西文，未得參酌英法人之攷證也。佛國記甚爲冗長，不便

節錄於此。鄙人將來擬爲專刊一書也。今姑僅取高僧傳此節釋之也。平陽於清時，爲山西省一府，入民國，廢府存縣，今之臨汾縣即昔日府城也。武陽不可攷。

(二)小雪山依佛國記所載路程攷之，即今迦布羅城東南之西非得山 (Safed Koh) 也。

(三)王舍城梵名曰曷羅闍結利晒城，(Rajahgraha, City of royal residence) (見玄奘西域記卷九。)在印度摩伽陀國。無憂王以前，摩伽陀之都城也。玄奘西域記詳載其名稱之由來。可以參觀，茲不贅錄。

(四)耆闍崛山玄奘譯作姑栗陀維矩吒山 (Gridhrakuta)，注謂唐言鷲峯，亦謂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法。靈鷲即鷲峰也。

(五)迦葉 (Kasyapa) 乃釋迦牟尼大弟子，西天第一祖也。

(六)迦施國應依佛國記作增伽施國。梵語原音爲 Sankasya。今代闍饒夷城 (Canouge) 西北四十五英里，仍有村莊曰桑喀桑 (Sankassam)，即增伽施城舊址也。其地在北緯二十七度三分，東經七十九度五十分。

(七)巴連弗邑梵語原音爲 Patalinutra。玄奘西域記卷八，作波吒釐子城，又譯作華氏城也。摩竭提國 (Magadha) 印度東部恒河畔古國也。孔雀王朝起於此國。阿育王玄奘譯作阿輸迦王，即無憂王也。玄奘譯音較準。高僧傳此節敘事顛倒。依佛國記攷之，應將『將至天竺』



，去王舍城三十餘里』以下，迄『進至迦施國，』一段記事，移至『到師子國』句前。蓋王舍城在摩竭提國境內。據佛國記法顯先至巴連弗邑，然後至王舍城探耆闍崛山也。『凡所經歷三十餘國』一句，更應在後。宜置『顯持經像隨之』句後也。若依高僧傳原文，則是於度小雪山後，至天竺先，已經歷三十餘國矣。然按之佛國記及地理實情，確無三十餘國也。且佛國記末尾有『凡所遊履，減三十國，』之句。是指法顯自長安出發，迄於歸國，陸海所經，共凡減三十國。非僅指小雪山至天竺中間一段路程上，有三十國也。慧皎作高僧傳初集，其法顯傳即根據佛國記。而佛國記敘事至爲明瞭，不知皎何故有此顛倒大謬也。

(八) 師子國即錫蘭島，已詳前文。

(九) 耶婆提國梵語原音爲 *Javadvipa*，今人譯作爪哇島也。

(十) 廣州在晉時必已成大商埠，爲印度洋沿岸諸國之貿易場。法顯在錫蘭島時聞知有此海道，可以歸回中國，故不依原去陸道而歸也。

(十一) 檀越，梵語 *danapati*，華言保護人也。沙門，梵語 *śramaṇa* 之譯音，佛教出家和尚也。沙彌，梵語 *śrāmanera*，華言初入教發願守戒者。男女同稱。

(十二) 牢山又作勞山，在今青島東六七十里。有小汽船可達。山上道士觀，最爲著名。

(十三) 佛駄跋陀 (*Buddha-bhadra*) 已見上方第四十七節。

(十四)高僧傳此節僅有法顯出發長安年代。至何年歸國，併缺略之。茲據佛國記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印國停經六年，還經三年。以晉義熙九年癸丑歲歸抵青州長廣郡。共出國門十五年。佛國記原作義熙十二年，必誤刊也。義熙十二年乃丙辰歲。自隆安三年，(西三九九)至義熙十年甲寅歲，(西四一四)南抵建業，正合十六年。義熙九年夏冬二季，顯爲長廣郡太守李嶷留於青州。至次年始南至建業郡城也。法顯壽八十有六。惟生死年月，不得而知。憶必跨晉宋兩朝也。遊天竺時，必當其壯年也。

第八十九節。釋智嚴。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納

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本城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

進到罽賓。入摩天陀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

矣。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

矣。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陀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

東歸。欲令傳法中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越沙險，達自關中

。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頃之，跋陀橫爲秦僧所擠。嚴亦分散，憩於山

東精舍。坐禪誦經，勵力精學。晉義熙十三年，西四一七宋武帝西伐長安。剋捷

旋施。塗步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精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即啟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既屢請慊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誼塵。恢乃爲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嘉四年，西四二七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經。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語。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恆見鬼來。吁呵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爲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叙。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

五戒。有所虧犯。後人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有所。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二)見高僧傳初集卷三。

(一)智嚴名見佛國記，乃與法顯同時往印度者也。第二次往印度，則由海道也。

第九十節。釋寶雲。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勤有

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爲名。而求法懇惻，忘身徇道。志欲躬覩靈迹，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艱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禮。雲在外

域，徧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詰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駄跋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襟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悟。禮事供養，十室而九。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西四九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見高僧傳初集卷三。

(二)寶雲之名亦見佛國記，與法顯智嚴同時往印度者也。

第九十一節。釋慧叡。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清峻。常遊四而學。

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卽以金贖之。旣還，襲染衣。篤學彌至。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sup>(一)</sup>音譯詰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於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爲師。再三乃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爲愧。乃入寺虔禮，祇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著，嘗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雇三十萬。叡曰，雖非所服，旣大王所施，聊爲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並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叡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見高僧傳初集卷七。

<sup>(二)</sup>此節序事簡略。慧叡究從何道得至南天竺莫由而知。

第九十二節。釋智猛。<sup>(一)</sup>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厲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繼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

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進也。

遂以僞秦弘始六年，<sup>(三)</sup>甲辰之歲，<sup>(四)</sup>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迹長安。渡河

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sup>(三)</sup>西入流沙。陵危度險，有過前倍。

遂歷鄯善，<sup>(四)</sup>龜茲，于闐諸國，備矚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

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里，至波淪國。<sup>(五)</sup>同侶竺道嵩又復無常。將

欲闔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山。<sup>(六)</sup>

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有五百羅漢。常往反阿耨達池。<sup>(七)</sup>有大德羅漢，見猛

至歡喜。猛諮問方士。爲說四天下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sup>(八)</sup>見佛文石唾

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盡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鉢

若有應，能輕能重。旣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

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羅衛國。<sup>(九)</sup>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

迹，炳然具存。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

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

(十)

。後至華氏國 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三便反。以甲子歲<sup>西四</sup>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sup>西四</sup>元嘉末，<sup>五三</sup>卒於成部。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迹，時屆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sup>高傳初集卷三。</sup>

(一)京兆今陝西西安府。

(二)弘始爲姚興年號。弘始元年即晉安帝隆安二年(西三九八)戊戌歲。

(三)陽關在今甘肅燉煌縣西南。玉門關在燉煌正西。兩關相距不遙。

(四)鄯善國見於前漢書，準確地址，雖不可攷，然大約距今羅布泊南涯不遠也。龜茲今之庫車縣(Kucha)。于闐今之和闐(Khotan)。智猛至龜茲後，折向南行，沿和闐河，渡沙漠而至和闐者也。和闐古爲新疆南部佛教中心點。法顯記「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



以法樂相娛。』學佛者，誠不可不遊其國也。

(五)波淪國魏書西域傳作波路國，西域記卷三作鉢露羅國，今之博羅爾 (Bolor) 也。

(六)此節所謂雪山指大雪山而言。大雪山者，即印度庫士山 (Hindukush) 也。在葱嶺 (今圖作帕米爾) 之南。山南爲印度斯河上流，辛頭河即印度斯河也。

(七)阿耨達池玄奘西域記卷一，載印度古代之世界構成說云，『瞻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 (Anavatapta) 也。(唐曰，無熱惱。舊曰阿耨達池，訛也。) 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餘里。金，銀，琉璃，頗胝，飾其岸焉。金沙彌漫，清波皎鏡。八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爲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瞻部洲。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菟伽河。繞池一匝，入東南海。池南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河，訛也。) 繞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芻河。(舊曰博叉河訛也。) 繞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私陀河，訛也。) 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曰流潛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阿那婆答多池玄奘於瑜伽師地論卷二，又譯作無熱池。以地勢考之，帕米爾高原中之大龍池，(見西域記卷十二) 今代西人稱之曰薩里庫爾 (Sairik-kul) 者，似即古代印度人臆想之阿耨達池也。玄奘於西域記卷十二亦嘗指明其當瞻部洲中。池西派一大流，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池東派一大流，與徙多河合而東流。唯未言其即阿

耨達池也。

(八)奇沙國讀音與佉沙國最近。佉沙國見西域記卷十二，即今之喀什噶爾也。然西域記不載其國有佛文石唾壺及佛鉢。故奇沙似指印度境內某地也。

(九)迦惟羅衛國玄奘西域記卷六作毘比羅伐率堵國 (Kapilavastu)，在尼泊爾國南境，釋迦牟尼之故鄉也。

(十)華氏國又作華氏城。西域記卷八作波吒釐子城 (Pataliputra)，阿育王 (又作阿輸迦，即無憂王。) 之都城也。

第九十三節。釋曇無竭。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爲沙

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sup>西四二〇</sup>，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齎

旛蓋供養之具。發迹此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煙爲幟。後人見煙，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煙，則知暴風吹索

，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三)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觀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駄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證聖果。無竭請爲和尙。漢沙門志定爲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旣空曠，唯齋石蜜爲糧。同侶而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齋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和名歸命。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恆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迹，別有記傳。(五)其所譯出觀世音受

記經，今傳於京師。後不知所終。見高僧傳初集卷三。

(一)河南國即元魏。因其已得黃河南岸，故名之也。晉代海西郡在今嘉峪關外。高昌郡今吐魯蕃附近諸地。沙勒即疏勒之訛音，今喀什噶爾也。葱嶺，雪山，注皆見前文。

(二)辛頭即印度斯(Indus)之轉音。那提不可攷，或即拉達克(Ladak)之訛音也。

(三)曇無竭至月氏國時，月氏國勢已衰，僅保印度斯河西諸地而已。

(四)檀特山玄奘西域記卷二作彈多落迦山(Dantoloka)，在健駄邏國(Gandahara)。恭尼輸少將(Cunningham)謂即代達理山(Montes Daedali)。蘇達拏太子修行之處也。

(五)曇無竭之遊印度，由陸路而往，遵海道而歸。與法顯全然相同。惜其記傳不傳於後世也。

第九十四節。康法郎。康法郎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

鹿苑之處，鬱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誓往迦夷，仰瞻

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沒人。中有敗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

以法爲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乃停六日，爲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因語朗云，此房是我和尙。已得無學。可往問訊。朗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眞丹國，作大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見高僧傳初集卷四。

(一)迦夷即玄奘西域記卷八之伽耶城。城在摩揭陀國尼連禪河(Nilanjana)畔。今代名曰婆羅門伽耶城，(Brahma-gaya)距巴德拿城(Patna)六十英里。伽耶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Kasyapa)本生邑也。(迦葉波如來大弟子，西天第一祖師。)其南有二窣堵波。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Pragbodhi)(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山西南十四五里，爲如來苦行處。有卑鉢羅樹，樹下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

定。故曰金剛座焉。西域記卷十二，讚曰，「出舍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

(二)真丹即震旦或支那之別譯。

第九十五節。釋慧覽。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

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曾入定，往兜

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還至于闐。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

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聞。遣使並資財，令

於蜀立左軍寺。覽卽居之。後移羅浮天宮寺。宋文請下都。上鍾山定林寺。

孝武起中興寺，復勅令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顗

，並欽慕道德，爲造禪室於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見高僧傳初集卷十二。

(二)兜率天即忉利天之別譯。忉利乃梵語三十三之義。佛經欲界諸天之一。昔有佛滅度，一

女人修塔。三十二人助之。此女後爲忉利天主。三十二人爲之臣佐。故名忉利天曰三十三天

。欲有四種。一是情欲，二是色欲，三是食欲，四是淫欲。斯界天人耽此四者，故稱欲界。

忉利天人於各欲皆知足也。界亦有三。一欲界，二色界，三無色界。各界皆有其天。欲界諸

天之人皆有情欲。色界諸天之人情欲俱無，但有形色。無色界諸天之人色相皆空，得無上樂

。道家亦有兜率天，太上老君所居也。

第九十六節。于法蘭。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爲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冰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亦甚馴。至明日雪止方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最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嵎嵎。居於石城山足，今之元華寺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愴然歎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別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些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見高僧傳初集卷四。

(二)交州今安南東京附近。

第九十七節。于道邃。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爲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年，方爲大法梁棟矣。後與蘭公俱過汭。謝慶緒大相推重。惟好山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爲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阯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郗超圖其形。支遁爲著銘讚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邃有清冷之譽。何得爲匹。孫綽曰，雖迹有萍隆，高風一也。噲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見高僧傳初集卷四。

第九十八節。宋雲惠生。(二)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三)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之西



疆也。皇魏聞訪，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

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

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sup>(五)</sup>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砂走礫。舉目皆滿。

唯吐谷渾城左右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多爲夷法。從吐

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sup>(六)</sup>其城立王。爲吐谷渾所居。今城內主是吐谷

渾第二子也。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

至左末城。<sup>(七)</sup>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

田。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

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sup>(八)</sup>末城傍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

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摩城。<sup>(九)</sup>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

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

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殿。國王親見禮拜像。載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

。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人戶有患，以金箔貼

像所患處。得陰愈後，人於此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三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興時幡。從捍磨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sup>(十)</sup>王頭著金冠。侶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劈面，以爲哀戚。髮長五寸，卽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丘石毘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卽往看毘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使我見佛，當卽從命。毘盧旃鳴鐘聲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像，從空而見眞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今之覆瓦之影，恒出屋外。

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綵莫能審之。案于闐國

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sup>(十一)</sup>人民山

居，五果甚豐。食則麥麴，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

闐相似。文字與婆羅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sup>(十二)</sup>

。西行六月，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猛城。<sup>(十三)</sup>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

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

咒殺商人，盤陀王聞之，捨子向烏菴國學婆羅門咒。四年之中，善得其術。

還復王位。就池咒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卽位，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

十餘里。卽今日國王十三世祖也。自此以西，山路欹側。危坂千里，懸崖萬仞

。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崤關隴坂，對此則夷。自發

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平嶺。依約中夏，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

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而種<sup>(十五)</sup>

。聞中國闕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朝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

(十六) 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北風驅鴈，飛雪千里。九

月中旬，入鉢和國。<sup>(十七)</sup>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服飾

，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大

雪山。<sup>(十八)</sup>朝融夕結，望若玉峯。十月初旬，入嚧噠國。<sup>(十九)</sup>土田庶衍，山澤彌望。

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爲衣。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士不

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身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

一藏。受諸國貢獻。<sup>(二十)</sup>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

，皆來朝貢。王居大氈帳。方四十步。周廻以氈數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

，以金鳳皇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于設會，一人唱則客

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嚧噠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

。使人擎之。頭戴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

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

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

爲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  
按厭磯國去京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三十三)境甚狹。七日行過。人民  
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  
昔日甚淺。後山崩絕。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  
積雪。行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三十四)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  
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賾彌國。(三十五)漸出葱嶺，土田饒确。民多  
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三十六)鐵鎖爲橋，懸虛  
爲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掙。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  
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煖。地方數千。(三十七)民物殷  
阜。匹臨淄之神洲，原田臘臘，等咸陽之上下。(三十八)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  
地。舊俗雖遠，大風猶從。國王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  
笙篳篥，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殺刑。唯徙空山  
，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卽決。土田

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夜聞鐘聲，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上佛供養。國王見大魏使宋雲來，拜受詔書。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愿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曬衣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恚。興大風雨。佛僧伽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曬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縱明見，至於細縷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曬衣所，並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初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王城北十八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以淺泥。量之

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生。即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十軀。王年常大會于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sup>(二十九)</sup>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巖崿，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日。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sup>(三十)</sup>剝皮爲紙，折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sup>(三十二)</sup>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煖，山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飛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屬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咒，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

一里，太子草菴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

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

，天帝什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嫚<sup>(三十三)</sup>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

陀窟及門子供養育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

向坐處。其次第相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恒以驢數

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餐。此是護塔神

渥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挽之，不覺皮連

骨離。渥婆仙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仙立廟圖其形像，以金箔貼之。隔

小嶺，有婆奸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常來供養。灑掃取

薪。凡俗比邱，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留停。至正

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sup>(三十四)</sup>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

爲嚧嚧所滅。遂立敕慙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暴凶，多行殺戮。

不信佛法，好事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



得此王，深非情愿。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三年。王有鬪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捉刀。揜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山，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未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嶮路，得無勞苦也。宋雲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論。道路雖嶮，未敢告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損敝。王咎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見王是夷人，謂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罽噠烏場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親見魏王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提國送師子兒兩頭與乾陀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素畫，莫參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三日，至辛頭大

(三十五)

(三十六)

河。河西岸上，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紋。復西行三日，至佛沙伏城。(二十七)川原沃壤。城郭端直。

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曜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子夫妻，以兒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石寺石上，有伽葉佛跡。復行西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三十八)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三十九)道藥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此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四十)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道藥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卽此童子，卽作塔籠之。糞

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藥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藥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爲陞。階砌楹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棖。高三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藥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既訖，糞垢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籠之雀離浮圖，自作已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燒，佛法當滅。道藥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由能上。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樓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輓轡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升，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此塔初成，用珍珠爲羅網覆其上。於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值萬金。

。我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一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卽有禍變。刻石爲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報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旣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卽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囊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于闐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唯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鑄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什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爲尸毘王救鵠之處。亦起塔寺。昔尸毘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燦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瘡。

患。彼國人民須藥日取之。道藥傳云，至那迦羅訶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

(四十二)

。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

。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甯盛之，金箔其上。此

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

牙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窟

原作鹿，茲改正

，見佛影窟。入山

十五步，四向戶遙望，則衆相炳然。近看暝然。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漸漸却

行，始見其相。容顏挺時，世所希有。窟前方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

，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大佛。手作浮圖

，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並爲七塔。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

，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

具錄。至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天闕。街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

道藥傳，宋雲家記，故並載之，以備缺文。

見洛陽伽藍記卷五。

(二) 宋雲惠生紀行原書已佚。洛陽伽藍記此段，僅節錄而已。萊麥撒於甚早時期，即譯成法

文，附於所譯佛國記之前。英人比耳又譯成英文，附於所譯西域記之前。杭縣丁謙有宋雲求經記地理攷證，在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中。余特參酌諸家之說，而更爲攷如下。

惠生魏書西域傳嚙噠國條作慧生。

(二) 据魏書卷一百十四，釋老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西五一六），胡太后詔遣宋雲偕比丘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西五二二），冬，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是宋雲惠生之起行，在熙平元年也。此時魏之京都，已移至洛陽矣。

(三) 赤嶺見新唐書卷四十，地理志。鄯州鄯城西六十里，有臨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軍綏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湖七里，有天威軍故石堡城。又西二十里至赤嶺。其西吐蕃。有開元中分界碑。丁謙謂即今西寧丹噶爾西南百三十里之日月山。其言是也。

(四) 秦嶺隴坻鳥鼠俱同穴。固不獨赤嶺一地爲然也。

(五) 吐谷渾魏書卷一百一有專傳。本遼東鮮卑種。吐谷渾率其部衆西徙洮水西南。逐水草，廬帳而居。後世子孫遂以吐谷渾爲氏。當其強盛時，今之青海，皆隸屬焉。吐谷渾城似即其國都伏俟城也。在青海西十五里。

(六) 鄯善在羅布泊南岸。宋雲惠生之往西域，乃經今青海而至羅布泊。不由普通所行嘉峪關之大道也。

(七) 左末城漢書及魏書西域傳皆作且末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沫地。今車爾成 (Charchen) 即古且末國也。魏書西域傳云，『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旌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八) 末城不可攷。

(九) 捍摩城即漢時之扞彌國。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丁謙謂即今克里雅市。比耳謂或即玄奘西域記之憐摩城也。斯坦英 (Stein) 攷謂和闐東北五十五英里之烏村塔第 (Uzun-tati) 村落，即憐摩城云。此處所云之金像，或即玄奘所記之彫檀立佛像也。

(十) 于闐國已詳前文。

(十一) 朱駒波國魏書西域傳作朱居波國。新唐書西域傳作朱俱波，或朱俱槃，即西域記之斫句迦國也。東西學者，皆指定葉爾羌附近之喀格里克 (Karghalik) 村爲斫句迦之遺址也。

(十二) 漢盤陀國魏書西域傳作渴槃陀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新唐書西域傳作喝盤陀，或曰漢陀，曰渴飯檀，西域記作渴槃陀國。亨利玉爾謂即帕米爾東面之撒里庫爾 (Sarikul) 及塔什庫爾干 (Tash Kurgan) 一帶地也。

(十三) 鉢猛城 丁謙謂當在今博勒根回莊處。

(十四) 不可依山今爲池克里克山口 (Chiklik Pass)。

(十五) 孟津河即徒多河 (Sila)。

(十六) 沙勒漢時疏勒，今代喀什噶爾城也。

(十七) 鉢和國 丁謙謂爲乾竺特一作坎巨提。比耳謂爲博羅爾。余意以爲皆非確情。鉢和即玄奘西域記卷十二之鉢利曷國。依玄奘所載情形觀之，鉢利曷國當在骨克察河 (Kokcha) 之支流瓦爾撒克河 (Varsakh R.) 附近。吳德 (Wood) 紀程附圖，有地名法羅喀兒 (Farokhar)，又名法爾喀兒 (Farkhar)，或即鉢利曷之原音也。

(十八) 大雪山即印度庫士山。

(十九) 嚧達國 魏書西域傳有詳記。又可參觀第五冊第十九節注三十二。

(二十) 牒羅比爾謂即鐵拉布克梯 (Tirabhukti)，今代謂之曰鐵爾胡忒 (Tirhut)，福力基族 (Vrijis) 之舊壤也。福力基族似爲北方月氏人 (Skythians)。嘗南侵印度至恒河下流之巴德拿城。嚧達人後亦步塵而南下至巴德拿，西至馬拉瓦 (Malava)。

(二十一) 敕勒即疏勒，今喀什噶爾也。

(二十二) 宋雲 惠生過嚧達時，嚧達勢力正盛。故謂『四十餘國，皆來朝貢。』四夷之中，最



爲強大』也。

(二十三)丁謙逕將波斯改爲波知，不免武斷。波知乃巴爾提(Bactria)之轉音，且地位亦與波斯不合也。比耳謂當此時，東至葱嶺之麓，皆可稱波斯，或東波斯也。(見愛爾費音斯頓 *Phinestone* 之印度史。)兩家之說，比耳較爲可信。唯余願指出馬哥李羅遜記卷一第三十章，有拍社省 (Pashia) 者。其地位與讀音，皆合於宋雲惠生此處所記之波斯也。

(二十四)除彌國 魏書西域傳云，「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嚧嚧。東有鉢盧勒國。路峻，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又烏菴國傳云，「在除彌南。」除彌之位置已瞭然。其爲今之乞特拉爾 (Chitral) 無疑也。玄奘 西域記作商彌國。其原音爲 Sambhi。

(二十五)鉢盧勒國即博羅爾 (Bolor) 之別譯。西域記卷三作鉢露羅國。

(二十六)烏塢國 魏書西域傳作烏菴國。玄奘 西域記作烏仗那國。又有作烏茶者，或闐茶者。梵語雜名作烏爾也曩，文獻通攷卷三三九作越底延。皆自梵語 Udyana 轉變而來。烏塢之領土，依時代而變遷。大概今之斯瓦脫河 (Swat R.) 沿岸，即其中心也。

(二十七)韓羅比耳謂即梵語 Vessantara 首尾二音。玄奘 西域記卷二稱作蘇達拏 (Sudana) 太子，譯言「善施」，或「善與」。太子天性慈善好施。國中有白神象，其力可使致雨。太子

施與羯陵伽國王。人民不服。訴之其父，使逐太子，併其妻子兒女。玄奘記云，「音蘇達拏太子擯在彈多落迦山。（舊曰檀特山訛也。）婆羅門乞其男女於此鬻賣。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窣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

（二十八）薩埵即菩提（Bodhisattva）。如來未成佛時之名號。在此投身以飼虎也。

（二十九）據西域記，烏仗那國王治耆闍城（Manglaur）。

（三十）摩休國即 Margus, Margiana 之譯音。

（三十一）善持山比耳謂或爲善施之誤，即葉波國（Pava）蘇達拏太子所居山也。下方記事相合，故比耳之說可信也。

（三十二）嫪婁梵語 Manti 之譯音。蘇達拏太子之妃，與其子女及夫，同時被擯。天帝什（Sakra）使野獸當途以阻妃之歸。

（三十三）阿周陀窟（Ajita-kuta）錫蘭島之修行士也。

（三十四）乾陀羅魏書西域傳作乾陀國。西域記作健駄邏國（Gandhara）。佛國記作憍陀衛又有作健陀越者。梵語乾陀（Gandha），香也。唐高僧傳卷一譯其義曰香行國。慧苑之一切經音義作香遍國。其他有作香風國，或香潔國者。國在烏仗那之南，迦布羅河北岸，皆

是也。乾陀羅本名業波羅國，西史中無可攷證。比耳謂或由烏場國都普揭釐城東北之阿波邏羅龍泉 (Apatala) 而有此名。龍泉即斯瓦脫河 (Swat) 之源也。河水流經全境。灌溉田園，國人賴之。古代即以阿波邏羅爲國名，亦意中之事也。(參觀西域記卷三。)

(三十五) 跋提國似即梁書卷五十四之白題國。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依其位置攷之，必即巴爾提 (Balti)。魏書又作波知也。

(三十六) 辛頭大河即印度斯河。

(三十七) 佛沙伏城即西域記卷二之跋虜沙城。恭尼翰少將指定爲今巴羅村 (Palo-dheri)。丁謙謂即魏書之富樓沙，今圖之白沙威爾 (Peshawar)，誤矣。

(三十八) 乾陀羅城即乾陀羅國都白沙威爾也。

(三十九) 雀離乃梵語 Sula 之譯音，頂上三叉戟也。

(四十) 迦尼色迦 (Kanishka) 爲月氏國主。有功佛教，已詳上文。

(四十一) 尸毘王 西域記卷三作尸毗迦 (Sivika)，印度提婆拔提城 (Devapati) 之城主，即佛陀之前生也。尸毗迦救鵠逸事，詳賢廬經卷一，六度集經卷一，菩薩本生鬘論卷一。法顯佛國記云，『宿呵多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 (Sakra) 試菩薩，化作鷹鵠。割肉貿鵠處。佛既成道，與諸弟子遊行。語云，此本是吾割肉貿鵠處。國人由是得知。於此處起塔。金銀校飾

。』据賢遇經其事蹟大概如下。天帝釋及毗首羯摩 (Visvakarman) 二天，相謀試尸毗迦之念力。毗首羯摩先化一鴿，飛向提婆拔提城。天帝釋化為鷹，追鴿入王宮，鴿入王之居室，遂潛隱懷中。鷹追至王之殿中。進白曰，我追鴿，將作餌以充饑。鴿之命運，既在我掌中。願王速返鴿與我。王曰，我救濟一切有情。窮鳥恐怖依我，不能與汝。鷹曰，王救一切有情。請救我飢餓。則不愧王衆生濟度之誓願也。王乃取利劍，割股肉與鷹。使侍臣權衡之。股肉較輕於鴿。王乃再三割股，次割兩臂兩脇。直至昏倒仆地。時帝釋現本形，深讚尸毗迦王之波羅蜜行。恢復王之身體。

(四十二) 那迦羅訶國西域記卷二作那揭羅曷國 (Nagarahara)。佛國記作那竭國，今之哲拉拔德 (Jalalabad) 地方也。

第九十九節。玄奘。玄奘者，中國西遊諸家中之領袖也。在前後西遊諸家中，其所佔地位，猶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也。玄奘者，世界史上屈指可數之大旅行家也。其旅行區域甚廣，旅行記事詳悉。旅行新疆者，大抵專記南道或北道，而玄奘則往返兩道。往印度者，大抵皆取道葱嶺入迦濕彌羅，而玄奘則涉天山，過熱海，至突厥可汗之廷，而後經昭武九姓之地，出

鐵門，渡雪嶺，而後至於印度。縱橫印度國內，曲折跋涉，記錄當時之政教，至爲詳細。西域記一書，爲研究印度古史古地，不可缺之鍵鑰也。玄奘者，又教理學大家也。未往印度之先，已通大小乘之學。既入印度，更就大小乘之碩學大德習教義。中印度那爛陀寺爲當時佛教研究之淵藪。玄奘留於其寺，前後五六年。從戒賢(Silabhadra)受學。戒賢承無著(Asaṅga)，世親(Vasubandhu)之教系，鼓吹賴耶緣起論。盛說瑜伽教系之法門。玄奘入竺之志在傳瑜伽師地論之教義。故入戒賢之門，以研究瑜伽教系之法門及唯識之關係。歸國以後，於翻譯各種經論之外，又自創唯識之大乘教。唯識又曰法相。以後談法相宗者，推玄奘爲祖師焉。佛教自晉至唐前後共分十三宗。十三宗者，涅槃，地論，攝論，成實，俱舍，律，三論，淨土，禪，天台，華嚴，法相，真言，是也。唐時涅槃，地論，攝論，成實，俱舍五宗，或合併他宗，或勢力不大，僅其餘八宗最盛行。唐以後又僅有律，禪，淨土三宗流行。玄奘者，翻譯界之革命家也。在中國佛教史上，可大書特書之恩人也。玄奘以前之譯經雖多，然往往不能盡原文之真意。玄奘乃新定直譯方法。据此定制，改譯經論，或譯出以前未譯之梵本。總共所譯出者，達七

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之多。自太宗貞觀十九年西五六三月，開始翻譯，直至高宗龍朔三年。西六三六前後凡十九年，譯事未嘗一日輟。自古至今，著述之多，未有如玄奘者也。玄奘以前之翻譯，稱曰舊譯。玄奘之譯，及其以後之翻譯，稱曰新譯。譯經史上之新紀元，起於此時。

詳述玄奘事蹟之良書，爲慧立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通常簡稱之曰慈恩傳。今有英法文譯本。甚易購得。宋高僧傳卷四卷五，皆記玄奘者也。其他如開元釋教錄卷八，貞元釋教錄卷十一，舊唐書卷百四十一，佛祖統紀卷三十九，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二至卷十五，釋氏稽古略卷三，神僧傳卷六，亦皆有玄奘事蹟。錄其全傳。不免太冗長。茲特參酌慈恩傳及高僧傳節錄其西遊紀程可矣。

玄奘家世及遊學以前預備。

釋玄奘本名禪，姓陳氏，陳留人也。漢太丘仲弓之後也。曾祖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以學優登仕齊，任國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孫因家。又緱氏人也。

父慧高僧傳作惠

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

者之容。拜江陵令，解纓而退。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識者以爲剋終。有四男，立奘卽第四子也。幼而珪璋特達，聰悟不羣。備通經典，愛古尙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之風不習。不交童幼之黨，無涉闌闐之門。雖鐘鼓嘈囂於通衢，百戲叫歌於閭巷，士女雲萃，亦未嘗出也。又少知色養，溫清淳謹。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因將詣道場，教誦習經業。旣得出家，與兄同止。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盡。再覽之後，無復所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聞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其後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爲桀跖之窠，河洛爲豺狼之穴。衣冠殄喪，法衆銷亡。白骨交衢，烟火斷絕。法師雖居童幼，而情達變通。乃啟兄曰，此雖父母之邑，而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今聞唐主驅晉陽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兄從之，卽共俱來。時武德元年西六

一八矣。是時國基草創，兵甲尙興。孔釋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師深以慨然。乃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受業焉。兄從之，經子午谷入漢川，進向成都。諸德既萃，大建法筵。於是更聽基講攝論毗曇及震法師迦延。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間，究通諸部。法師年滿二十，卽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益部經論，研綜既窮，乃汎舟三峽，沿江而到荊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風斯久。旣屬來儀，咸請敷說。法師爲講攝論毗曇。自夏及冬，各得三遍。罷講後，復北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師質難問疑。又到趙州謁深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盡其旨，經日而記於心。雖宿學者年，不能出也。法師旣遍謁衆師，備食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卽今之瑜伽師地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羣生。豈使高跡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



往印度紀程。

貞觀三年，<sup>西六</sup>二九秋八月，首途。時年二十六也。至秦州停一宿。又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隨去。至彼停月餘日。涼州爲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左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時李大亮爲涼州都督。既奉嚴敕，防禁特切。亮問法師來由，逼還京。彼有慧威法師河西之領袖。既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竊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出玉門關，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又路盤迴，不知所趣。乃欲東歸，還第四烽。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甯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觀音。西北而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於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濡喉。

口腹乾焦，幾將殞絕，不復能進。遂臥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捨。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日明。馬亦能起，體既蘇息，得少睡眠。醒後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徹，下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蘇息。卽就草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取草，進發。更經兩日，方出流沙伊吾矣。伊吾今哈密。止一寺。寺有漢僧三人。時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卽日發使敕伊吾王遣法師來。比停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圖過。旣爲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卽以其夜半到王城。今吐魯蕃。門司啓王。王敕開門。法師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欲留法師供養。法師堅辭。王乃爲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

面衣，手衣，靴襪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爲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鄔落馬馬驛遞送出境。法師見王送沙彌，及國書綾絹等，至慚其優餞之厚。上啟謝。發日，王與諸僧大臣百姓等，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皆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敕妃及百姓等還。自與大德以下，各乘馬送數十里而歸。從是西行，度無半城篤進城，二城皆不可致。後入阿耆尼國（*Agni*）。舊名焉耆，今之喀喇沙爾 Karashar。

阿耆尼國

西域記起於此。

先被高昌寇擾。有恨，不肯給馬。法師停一宿而過。前渡一

大河，

開都河。

西履平川，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

舊云龜茲即今庫車。

將近王都，王與羣

臣及大德僧木叉耆多等來迎。法師至，諸德起來相慰。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因就之。王共

諸德各還。明日王請過宮，備陳供養。時爲凌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停六十餘日。至發日，王給手力，駝馬。與道俗等傾都送出。從此西行二日，逢突厥寇賊二千餘騎。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祿迦國。舊曰姑墨，今阿克蘇。停一

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凌山，卽葱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極於天。自開闢以來，冰雪所聚。積而爲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與雲連屬。

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峰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崎嶇，登涉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複履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

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

餒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玄奘此處記踰天山，拔達嶺 Bogda 情形。出山後，至大清池。清池亦云

熱海。見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熱海卽今亦息渴兒海 Issik-kul 也。周千四五百里。西域記作周千餘里。東西長

，南北狹。望之森然。無待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

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旣與相見，可汗歡喜。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國

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

索蒲萄漿奉法師。於是益相酬勸。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叩額，歡喜信受。因停留數日。可汗乃令軍中，訪解漢語及諸國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長安數年。通解漢語。即封爲摩咄達官。作諸國書，令摩咄達法師到迦畢試國。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絹五十疋，與羣臣送十餘里。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聿，此曰千泉。今喀喇庫爾湖南方明白臘克 Zhetysay 地方地方數百里。既多池沼，又豐奇木。森沉涼潤，即可汗避暑之處也。自

屏聿西百五十里，至咀邏斯城。今之奧李阿塔 Anie-ata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今之曼肯

特城。Markent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筱赤建國。又西二百里

至赭時國。此言石國，今之塔什干城 Tashkent國西臨葉葉河。今之錫耳河 Syr-daria又西千餘里至罕堵

利瑟那國。今之烏拉泰拍 Ura-tepe國東臨葉葉河。河出葱嶺北原，西北流。又西北入

大磧。無水草。望遺骨而進，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此言康國，今之撒馬兒罕城 Samarkand

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爲道。法師爲說人天因果，讚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歡喜。請受齋戒。又西南至羯霜那國。此言史國又西南山行三百餘里入

鐵門。峰壁狹峭，而崖石多鐵礦。依之爲門扉。又鑠鐵又鑄鐵爲鈴。多懸於上

。故以爲名。即突厥之關塞也。出鐵門至覲貨羅國。舊曰吐火羅。自此數百里渡縛

芻河（Vax-ab）即阿母河至活國，即孔度斯城 *Munduk* 即葉護可汗長子胆度設設者官名。所居之地

，又是高昌王妹婿。高昌王有書至其所。比法師到，公主可賀敦已死。胆度

設又病。聞法師從高昌來，又得書。與男女等嗚咽不能止。因請曰，弟子見師

目明。願少停息。若差，自送師到婆羅門國。其後娶可賀敦年少，受前兒囑

，因藥以殺其夫。設既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兒特勤篡立爲設。仍妻後

母。爲逢喪故，淹留月餘。時新設既立，法師從求使人及鄔落，驛馬也。欲南進

向婆羅門國。設見云，弟子所部，有縛喝羅國。元代之巴里黑城 *Bali*。北臨縛芻河。人

謂小王舍城。極多聖跡。願師暫往觀禮。然後取乘南去。時縛喝羅數十人，聞

舊設死，子又立，共來迎慰。法師與相見，言其意。彼曰，即當便去。彼有

好路。若更來此，徒爲迂會。法師從其言。即與設辭，取乘隨彼僧去。既至

，觀其城邑郊郭顯敞，川野腴潤。實爲勝地。城外西南有納縛伽藍，此言新裝

嚴甚麗。伽藍內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二斗餘。又有佛齒長一寸，廣八九分。色黃白，每有光瑞。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長三尺餘，圍可七寸。其箒柄飾以雜寶。時縛喝西南有銳末陀胡實健國。其王聞法師從遠國來，皆遣貴臣拜請過國，受供養。辭不行。使人往來再三。不得已而赴。王甚喜。乃陳金寶飲食，施法師。皆不受。而反自縛喝南行。與慧性法師磔迦國人相隨入揭職國。今解蘇Gaz地方。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出覩貨羅境，入梵衍那國。

今巴緬城。國東西二千餘里。在雪山中。即印度庫士山。塗路艱危，倍於凌磧之地。凝

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尤甚之處，則平塗數丈。故宋玉稱西方之艱，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卽此也。嗟呼！若不爲衆生求無上正法者，寧有稟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昔王遵登九折之坂，自云我爲漢室忠臣。法師今涉雪嶺求經，亦可謂如來眞子矣。如是漸到梵衍都城。王出迎。延過宮供養。累日方出。此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經十五日，出梵衍，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嶺。遇獵人示道。度黑山。西域記作黑嶺。此乃阿富汗東境錫雅柯山Siyah Koh之譯義。至迦畢試境。國周

四千餘里。北背雪山。

据地勢言之，迦畢試即今之喀非利斯坦。Afiristan。

王則刹帝利種也。明略有威

，統十餘國。將至其都，王共諸僧，並出城來迎。就停沙落迦寺。法師即於寺

夏坐。於沙落迦安居訖，東進行六百餘里，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

在今阿富汗東境拉格曼 Lagman 地方。

國周千餘里。停三日，南行至一小嶺。嶺有窣堵波。

是佛昔從南步行到此住立。後人敬戀，故建茲塔。自斯以北，境域皆號蔑戾

車。此言邊地。梵語 Mleccha 之譯音。

從此南二十餘里，下嶺渡河，至那揭羅喝國。

今北印度哲拉拉拔

特 jala-labad。

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健陀邏國。

舊云健陀衛 Gandhara。

其國東臨信度河。

即印度斯

河。都城號布路沙布羅

梵語 Purusha-pura 之譯音。今配夏窪城。

國多賢聖。占來作論諸師那羅延天

，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脇尊者等，皆此所出也。王城東北，

有置佛鉢寶臺。鉢後流移諸國。今現在波刺拏斯國。

即拜那萊斯城 Benares。

東北百餘里

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

大河即迦布邏河。布色羯邏伐底城 Puskaravati 在迦布邏河之北。今哈夏脫那格兒 Hashi-nagar

城也。

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造。即過去四佛說法處也。城北四五里伽藍內，有

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立。即釋迦佛昔行菩薩時，樂行惠施於此國。



千生爲王。卽千生捨眼處。此等聖迹無量。法師皆得觀禮。自高昌王所施金銀

綾絹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留供養，申誠而去。從此又到烏鐸迦漢

蓬城。

蓬字西域記作茶字。以西域記爲確。聖馬丹謂卽今俄欣特城 Omdur。

城北涉履山川，行六百餘里，入烏

仗那國。

此言苑。昔阿輪迦王之苑也。舊稱烏長訛也。梵語原音爲 Udyana。

夾蘇婆薩堵河。

今斯瓦脫河。其王多

居曹揭釐城。

在北緯三十四度五十分，

東經七十一度五十分。

人物豐盛。城東北二百五十里，入大

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卽蘇婆河之上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恆凍。

暮卽雪飛。仍含五色。霏霏舞亂，如雜華焉。城東北，聞說有人，登越山谷逆

上，從多阿，塗路危險。攀緣鐵鑱，踐躡飛梁。可行十餘里，至達麗羅川，卽

烏仗那舊都也。白鳥鐸迦漢蓬城南渡信渡河。河廣三四里。流極清急。渡此

河，至阻叉始羅國。

梵語原音 Taksasila。今哈散阿伯特 Hasan Abdel。

從此東南七百餘里，有僧訶補羅

國。

梵語原音 Simhapura。今鹽嶺 Salt Range 之北。

又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國。

梵語原音 Urasi，

今拉胥 Rash 地方。

又東南，登危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

舊曰，闕賓訛也。

其都城西臨大河。法師初入其境，至石門，彼國西門也。王遣母弟將車馬來

迎。漸進王城，離可一由旬，到達摩舍羅。

此言福舍。招延行旅，王教所立。使

王率羣

臣，及都內僧詣福舍相迎。羽從千餘人，幢蓋盈塗，烟華滿路。既至相見，禮讚殷厚。自手以無量華供散訖。請乘大象，相隨而進。至都，止闍耶因陀羅寺。明日請入宮供養。王給書手二十人，令寫經論。別給五人，供承驅使。資待所須，事事公給。彼師稱法師者，高行之人。戒禁凈潔。思理淹深。多聞總持，才睿神茂。而性愛賢重士。既屬上賓，盱衡延納。法師亦傾心諮稟，曉夜無疲。因請講授諸論。彼公是時年向七十。氣力已衰。慶逢神器，乃勵力敷揚。自午已前，講俱舍論。午已後，講順正理論。初夜後，講因明聲明論。由是境內學人，無不悉集。法師隨其所說，領悟無遺。研幽擊節，盡其神祕。彼公歡喜，歎賞無極。謂衆人曰，此貽那僧，智力宏瞻。顧此衆中，無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繼世親昆季之風。所恨生平遠國，不早接聖賢遺芳耳。如是停留，首尾二年。學諸經論。禮聖迹。已乃辭，西南逾涉山澗，行七百里，至半攷嗟國。

梵語原音爲 Parnotsa。今拍倫次 Pnuts 地方。從此東行四百餘里，至遏邏

闍補羅國。

梵語原音爲 Raja-dura。今之拉覺利 Rajauri 地方。

從此東行，下山渡水，七百餘里至磔迦

國。

梵語原音爲 Takka。其國在今昆耶奢河 Bias 西，印度斯河 Indus 東。

自藍波至於此土，其俗既住邊荒，儀服

語言，稍殊印度。有鄙薄之風焉。自出曷邏闍補羅國，經二日，渡旃達羅婆

伽河

此云月分

到闍耶補羅城。宿於外道寺。後日到奢羯羅城。

梵語原音爲 Sagala 今之錫爾柯脫 Sialkot。

從此出那羅僧訶城，東至波羅奢大林中。逢羣賊五十餘人。法師及伴，所將衣資，劫奪都盡。仍揮刀驅就道南枯池。欲總屠害。其池多有蓬棘蘿蔓，法師所將沙彌，遂映刺林。見池南岸，有水穴，堪容人過。私告法師，即相與透出。東南疾走，可二三里，遇一婆羅門耕地。告之被賊。彼聞驚愕。即解牛。與法師向村吹貝聲鼓。相命得八十餘人。各將器仗，急往賊所。賊見衆人逃散，各入林間。法師遂到池，解衆人縛。又從諸人施衣分。與相攜投村宿。人人悲泣。獨法師笑曰，居生之貴，唯乎性命。性命既存，餘何所憂。故我土俗書云，而天地之大寶曰生，生之既在，則大寶不忘。小小衣資，何足憂。由是徒侶感悟，其澄波之量，渾之不濁如此。明日，到磔迦國東境。

至一大城。城西道北，有大菴羅林。林中有一七百歲婆羅門。及至觀之，可三十許。形質魁梧，神理淹審。明中百諸論，善吠陀等書。有二侍者，各百餘歲。法師與相見，延納甚歡。就停一月，學經百論，廣百論。其人是龍猛弟子。親得師承。說甚明淨。從此東行五百餘里，到至那僕底國。詣突舍薩那寺。有大德毘膩多鉢臘婆此云調伏光即北印度王子。好風儀，善三藏。自造五蘊論釋，唯識三十論釋。因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等。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那。西域記作闍爛達羅國。梵語原音爲[alanda]在彭甲伯境。入其國詣那伽羅駛那寺。

有大德旃達羅伐摩

此云月胃

善究三藏。因就停四月，學衆事分毘婆沙。從此

東北，登履危嶮，行七百餘里至屈露多國。

梵語原音爲[emita]

自屈露國南行七百餘

里，越山渡河，至設多圖盧國。

梵語原音爲[Satadru]

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里夜咀

羅國。

梵語原音爲[Parvata]

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兔羅國。

今之[Mu]

從此東北行五百

餘里至薩他泥

原作渥，据西域記改正。

濕伐羅國。

中印度。梵語原音爲[Shanes]

又東行

四百餘里至祿勒那國。

中印度。据西域記卷四應作宰祿勒那國。梵語原音爲[Surghna]，今代拉

東臨殄伽河

。北背大山。閼牟那河 今閼姆那河 Juna。中境而流。又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河

。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

謂之福水。就中沐浴，罪疊消除。吸波嗽流，則殃災殄滅。沒而死者，即生

天受福。愚夫愚婦。常集河濱。皆外道邪言，無其實也。後提婆菩薩示其正理

，方始停絕。國有大德名闍耶毬多，善閑三藏。法師遂住一冬半春，就聽經

部毘婆沙訖，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 梵語原音爲 Matipura 今曼達窪 Mandawar 其王戌陀羅種

也。其國有大德名蜜多斯那，年九十，即德光論師弟子。善閑三藏。法師又

半春一夏，就學薩婆多部怛埵三弟鑠論 此言辨真論。二萬五千頌。德光所造。 隨發智論等。又

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 北印度梵語原音爲 Brahma-pura 今喀好吳爾 Carhwal 又此東南

行四百餘里至聖瞿掣怛羅國。 中印度境。慈恩傳脫去聖字。茲就西域記改正。梵語原音爲 Ahicatra，今羅希康特 Rohikhand

東部之拉姆那格兒 Ra-mnagar 即其首府也。 又南行二百餘里，渡殑伽河，西南至毘羅刪 原作那字

域記改正。 拏國。 中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Virasana 今愛塔 Virar 府之比耳撒兒 Bilsar 地方也。 又東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

國。 中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Ka-pitha 今之桑開撒兒 Sankisa 從此東南 原作西北。茲据 行一百里至羯若

鞠閑國。

此言曲女城。中印度。梵語原音爲Kankhalis今名康腦笈Kandali。

國周四千里。都城西臨菟伽河。長

二十餘里，廣五六里。其王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

此言喜增。

在位仁慈。

國人稱詠。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此言金耳。

設賞迦王

此言日。

惡其明略，而爲

隣患，乃誘而害之。大臣婆尼

此言明了。

及羣僚等，悲蒼生之無主，共立其弟尸

羅阿迭多

此言戒日。

統承宗廟。王雄姿秀傑，算略宏遠。德動天地，義感人神。遂能

雪報兄讎，牢籠印度。威風所及，禮教所霑。無不歸德。天下既定，黎庶斯安

。於是戢武韜戈，營樹福業。敕其境內，無得殺生。凡厥元元，普令斷肉。

隨其聖迹，皆建伽藍。歲三七日，遍供衆僧。五年一陳，無遮大會。府庫所

積，並充檀捨。詳其所行，須達拏之流矣。

參觀新舊唐書天竺國傳。

法師入其國，到跋

達羅毘訶羅寺，住三月。依毘離耶犀那三藏讀佛使毘婆沙曰胃毘婆沙記。自

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菟伽河，南至阿踰陀國。

中印度境。梵語原音爲Ayodhya今烏德Oudh城。

其

國有世親(Vasubandhu)菩薩及無著(Aśanga)菩薩兄弟二人說法處及著經處。

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菟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

中印度境，梵語原音爲Ayamukha。

從此東南

行七百餘里，渡婉伽河南閼牟那河（Junna），北至鉢羅耶伽國。

梵語原音爲 Prayaga。今

阿拉哈巴德市

Allahabad。從此西南入大林，多逢惡獸野象。經五百餘里至橋賞彌國。

舊曰俱睺彌，訛也。在中印度。梵語原音爲 Kausambi。今東斯河 Tons 西，自阿拉哈巴德市達於哲巴爾普兒 Jabalpur 鐵路皆是。

城東南重閣。

是世親造唯識論處。次東菴沒羅林，有故基。是無著菩薩作顯揚論處。從此

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國

梵語原音爲 Visaka。今畢賽普爾 Biseipur。

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

底國。

舊曰舍衛訛也。梵語原音爲 Sravasthi。巴利語爲 Savatthi。橋薩羅國 Kosala 之首府。在今尼泊爾之南。

周六千餘里。從

此東南行八百餘里至刼比羅伐罕堵國。

舊曰迦毘羅衛國。梵語原音爲 Kapilavastu。在尼泊爾南境。

國周四

千餘里。都城千餘里。並皆頽毀。宮城周十五里，疊甃而成。極牢固。內有

故基。淨飯王之正殿，上建精舍，中作王像。次北有故基，是摩耶夫人之寢

殿。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有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

菩薩降生之像。從此東行荒林五百餘里至藍摩國。

中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Rājasthana。在尼泊爾南境。

居人稀少。故城東有甄罕堵波，高百餘尺。如來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

還而造也。每放光明。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

梵語原音爲 Kusinara。在尼泊爾南境。處極



荒梗。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

此言無勝，舊曰阿利跋提河，誰也。梵語原音爲 Ajivati。河側

不遠，至婆羅林。其樹似榲而皮青葉白。甚光潤。四雙齊高，卽如來涅槃處也。

有大軛精舍。內有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從此復大林中經五百餘里，

至婆羅痾斯國。

梵語原音爲 Varanasi。今拜那萊斯

國周四千餘里。都城西臨殤伽河。長十餘

里，廣五六里。渡婆羅痾斯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從此順殤伽河

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

梵語原音爲 Yuddhapari。今恒河及松河中。其首府爲格齊普爾

從此東北

渡殤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

舊曰毘舍離國訛也。今白薩爾 Besath 地方。

國周五千餘

里。土壤良沃，多菴沒羅果，茂遮果。都城荒毀。故基周六七十里。居人甚

少。宮城西北五六里，有一伽藍。旁有窣堵波。是佛昔說毘摩羅詰經處。又

南渡殤伽河至摩揭陀國。

舊曰摩伽陀訛也。梵語原音爲 Magadha。

周五千餘里。俗崇學重賢。伽

藍五十餘所。僧萬餘人。多大乘學。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雖復荒頽，猶

有雉堞。昔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

此言香花宮城。

王宮多花，故致此號

。後至人壽數千歲時，更名跋陀釐子國。

舊曰熙漣弗邑，訛也。梵語爲 Pataliputra，又作華氏城。

復約波



吒釐樹爲名。至佛涅槃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王

此言無憂王，舊曰阿育王。

卽頻毘娑羅王

此言影

堅。之曾孫，自王舍城遷都來此。年代浸遠，今唯故基。伽藍數百，存者二

三。故宮北臨伽河，爲小城。城有千餘家。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無憂王作地獄處。法師在小城停七日，巡禮聖迹。從此又南行百餘里，到菩提樹。樹垣壘輒。高峻極固。東西長，南北稍狹。正門東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帶嶮固，北門通大伽藍。其內聖跡連接。或精舍，或宰堵波。並諸王大臣，豪富長者，慕聖營造。用爲旌記。正中有金剛座。停八九日，禮拜方遍。

### 那爛陀寺留學。

至第十日，那爛陀寺衆差四大德來迎。卽與同去。既至，合衆都集。法師與相見訖，於上坐頭別安牀命法師坐。徒衆亦坐。坐訖，遣維那擊犍椎，唱法師住寺。寺中一切僧所畜用法物，道具，咸皆共同。仍差二十人，非老非少，閑解經律，威儀齊整者，將法師參正法藏卽戒賢法師也。衆共尊重。不斥其名，號爲正法藏。於是隨衆入謁。既見，方事師資，務盡其敬。依彼儀式，

膝行肘步。鳴足頂禮。問訊讚歎訖。法藏令廣敷牀座，命法師及諸僧坐。坐訖，門法師從何處來。報曰，從支那國來，欲依師學瑜伽論。聞已啼泣。法師得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法藏又問曰，法師汝在路幾年。答三年。旣與昔夢符同，種種誨喻。令法師歡喜，以中師弟之情。言訖辭出。向幼日王院安置於覺賢房第四重閣。七日供養已，更安置上房，在護法菩薩房北。加諸供給。日得擔步羅果一百二十枚，檳榔子二十顆，荳蔻二十顆，龍腦香一兩，供大人米一升。其米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揭陀國有此粳米。餘處更無。獨供國王，及多聞大德，故號爲供大人米。月給油三斗，酥乳等隨日取足。淨人一人，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行乘象輿。那爛陀寺主客萬僧，預此供給。添法師合有人十。其遊踐殊方，見禮如此。印度伽藍數乃千萬。狀麗崇高，此爲其極。僧徒主客，常有萬人。並學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俱研集。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並法師十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

德秀年耆，爲衆宗匠。寺內講座日百餘所。學徒修習，無棄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建立已來，七百餘載，未有一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邑二百戶，日進秬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學人端拱，無求而四事自足。藝業成就，斯其力焉。法師於那爛陀寺安置已，向王舍城觀禮聖跡。皆周遍觀禮訖。還歸那爛陀寺，方請戒賢法師講瑜伽論。同聽者數千人。經十五月講徹。遣人將婆羅門送與戒日王。王封以三邑。法師在寺聽瑜伽三遍，順正理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中百二論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毘曇等，已曾於迦濕彌羅諸國聽訖。至此尋讀決疑而已。兼學婆羅門書，印度梵書。如是鑽研諸部，及學梵書，凡經五歲。

巡遊五印度。

從此復往伊爛拏鉢伐多國。

梵語原音爲 *Iranaparvata*。義猶沙山也。今孟吉爾 *Munghir* 地方，又簡稱伊爛拏國。其國伽

藍十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說，一切有部義。近有鄰王，廢其國君，

以都城施僧。於中並建二寺。各有千僧。有一大德。一名怛他揭多毘多此云如來密。

二名羸底僧訶。此云師子忍也。俱善薩婆多部。又停一年，就讀毘婆沙，順止理等

。自此順旃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Candā 今拔格爾普兒 Bhagalpur。

伽藍十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城壘塼，高數丈。基隍深闊，極爲崇

固。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唎祇羅國。中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Kajanghara 今之拉基馬哈爾 Rajmahal 地方。

尋禮聖跡。伽藍六七所，僧徒二百餘人。自此東度旃伽河，行六百餘里至

奔那伐彈那國。中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Purnā 今拍白那 Pabna。尋禮聖跡。自此東南行九百餘

里至羯羅拏蘇伐刺那國。東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Kardasuvata 今巴拉白姆及其附近。慈恩傳此處行程與西域記不合。似有顛倒。

不食乳酪，此承提婆達多遺教也。從此東南出，至三摩怛吒國。東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Samatata* 今恒濱近大海，氣序和暢。自此三摩怛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

底國。東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Ta-midipti 今湯陸港 Tamuk。居近海隅。是時聞海中有僧伽羅國此云執師子。今錫

蘭島。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論者。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逢

南印度僧相勸云，往師子國者不須水路。海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難。可從

南印度東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雖復跋履山川，然用爲安穩。並得觀烏荼

等諸國聖跡。法師即西南向烏荼國。

梵語原音爲 Udra，今俄利薩 Orissa。

國東南境，臨大海，有

折利怛羅城。

此言發行。梵語原音爲 Cutaka，今喀塔克市 Cutak 附近之南得拉市 Zenda。

即入海商人及遠方客旅往來

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每夜靜無雲之時，遙望見彼佛牙窣堵波

上寶珠，光明瑩然，狀似空中星燭。自此西南大林中行一千二百餘里至恭御

陀國。

東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Nodā，今甘哲姆 Ganjam。

從此西南行大荒林一千四五百里至羯餒伽

國。

南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Kalinga，今果達瓦利河以北，孟加拉灣沿岸皆是。

伽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上

座部法。自此西北行一千八百餘里至南憍薩羅國。

中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Kosala。

王刹帝

利也。崇敬佛法，愛尚學藝。其國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師就停月餘日，讀

集量論。從此南大林中，東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

南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Andhra。今果

達瓦利

河口。城側有大伽藍。雕構宏壯，尊容麗肅。前有石窣堵波高數百尺。從此

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

南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Dharmakaśa，今克利胥那 Krishna 河口處。

法師在其國逢

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因就停數月，學大

衆部，根本，阿毗達磨等論。彼亦依法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同行，巡禮聖跡。自此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度境。梵語原音爲Cho，今彭納河口以南諸地。從此南經大林

，行一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印度境。梵語原音爲Dravida，今瑪德拉斯市以南諸地。國大都城號

建志補羅。梵語原音爲Kanchipuram，即漢書地理志之黃支國。建志城即達磨波羅。此言護法。菩薩本生之處。

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羅國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間，而彼王死。國內饑亂。有大德名菩提迷祇濕伐羅。此云覺自在雲。阿跋耶鄧瑟嘶羅，此云無畏牙。如是等

三百餘僧，來投印度。到建志城。法師與相見訖，問彼僧曰，承彼國大德等

解上座部三藏及瑜伽論。今欲往彼參學。師等因何而來。報曰，我國王死。

人庶饑荒，無可依仗。聞瞻部洲豐樂安穩。是佛生處，多諸聖跡。是故來耳

。又知法之輩，無越我曹。長老有疑，隨意相問。法師引瑜伽要文大節徵之

，亦不能出戒賢之解。自達羅毗荼與師子國僧七十餘人西北歸。觀禮聖跡

。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慈恩傳脫去恭字。茲据西域記改正。梵語原音爲Konkanapura。今臥亞Goa東北內

地，克里胥納河上流諸地。城北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葉長色潤。諸國抄寫，最以爲

賁。從此西北經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刺佗國。南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摩訶刺佗今孟買東北內地是也。其俗輕死重節。王刹帝利種也。好武尙戎。故其國士兵馬齊

整，法令嚴明。每使將與敵戰，雖喪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服，使其羞

慚。彼人恥愧，多至自死。常養勇士數千人，暴象數百。臨將對陣，又多飲

酒。量其欲醉，然後麾旗。以此奮衝，未有不潰。恃茲慢傲，莫顧隣敵。

戒日王自謂智略宏遠，軍帥強盛。親臨征伐，亦不能摧制。自此西北行千餘

里，渡耐鉢陀河。梵語原音爲 Narmada 今之那巴達 Narbada 河。至跋祿羯咭婆國。南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Bharukacchapa。

今巴羅赫 Bharuch。從此西北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南羅羅國也。南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Malava。今巴羅赫以北諸地。風

俗調柔，崇愛藝業。五印度中，唯西南摩臘婆，東北摩揭陀二國，稱爲好學

尙賢。善言談，有風韻。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Atchala。在印度斯河中流。北緯二十七度附近。此地遠出路線之外，似爲玄奘傳聞者。土出胡椒樹。樹葉似蜀椒。出薰陸香

樹。樹葉類此棠梨也。自此據西域記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百餘里至契吒國。釋迦方志卷下，從摩臘婆國西北三日行至契吒國。

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南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Atchala 今之開治 Accha。自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



南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Valabhi。今喀梯  
窪 *Valabhi* 半島之東部瓦拉市 *Vala*。今王刹帝利種也。卽羯諾鞠闍國施羅阿

迭多王 *Siladitya*。之女婿，號杜魯婆跋吒。此言帝性躁急。容止疎率。然貴德尙

學，信愛三寶。歲設大會七日，延諸國僧，施以上味，奇珍，床座，衣服，

爰至藥餌之資，無不悉備。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

音爲 *Anandapura*。今巴那格爾市 *Barnagar*。又西北行據西域記從伐五百餘里至蘇刺佗國。西印度境

*Surashtra* 今之蘇刺佗城 *Surath*。自此東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梵語原音爲 *Gurjara* 其首府

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Ujjayini* 今之鄔真 *Ujjain*。去城不遠有罕堵

波。是無地獄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Jihoti* 今之本

德爾康特 *Bundelkand*。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Mahesvara-pura*

今果瓦樓城 *Gowaliot*。從此又西還蘇刺佗國。自此復西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

音爲 *Adhyavakila*。今印度斯河口。其首府爲喀拉支 *Karachi*。如來在日，頻遊其地。無憂王隨有聖跡之處，

皆起罕堵波。今皆具在。從此西行二千餘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梵語原音爲 *Langata*。

岸。自印度斯河口以西，至卑魯芝沿臨近大海。又從狼揭國東北行七百餘里至



臂多勢羅國。

西印度度境。梵語原音爲 Patalisila。今印度斯河西岸錫喀普兒城 Shikarpur 附近。

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

阿耆荼國。

西印度度境。原音爲 Avanda，今拉強普兒城 Rajapur 附近。

從此又東行七百餘里至信度國。

度境。今身毒 Sindh 省也。其首府爲今之阿羅爾 Alor。

土出金，銀，鎡，鉛，牛，羊，駱駝，赤鹽，白鹽，

黑鹽等。餘處取以爲藥。如來在日，數遊此國。所有聖跡，無憂王皆建窣堵

波，以爲表記。又有烏波鞠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跡。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河

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

西印度度境。原音爲 Mulasthanipur。今之麥爾塘 Multan 地方。

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

至鉢伐多羅國。

北印度度境。西域記無羅字。其原音爲 Parvata。今之哲謀 Jamu 地方。

其國有二三大德，並學業

可遵。法師因停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

回至那爛陀寺及遊學成績。

從此復東南還摩揭陀施無厭寺。

即那爛陀寺。

參觀正法藏訖。聞寺西三踰繕那，有低

羅擇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羅本縛羅鉢底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善

自宗三藏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諮決所疑。從此復往杖林山居士勝

軍論師所。軍本蘇刺侏國人，刹帝利種也。法師就之，首末二年，學唯識決釋論，意義理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問瑜伽，因明等疑。復還那爛陀寺。時戒賢論師遣法師爲衆講攝大乘論，唯識決擇論。法師又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衆，無不稱善，並共宣行。烏荼國有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張鱗。法藏戒賢擇海慧，智光，師子光及玄奘四人，往破其說。其海慧等咸憂。法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及入迦濕彌羅已來，遍皆學訖，具悉其宗。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無此理。奘雖學淺智微，當之必了。願諸德不煩憂也。若其有負，自是支那國僧無關此事。諸人咸喜。時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乃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曰，若有難破一條者，我則斬首相謝。經數日，無人出應。法師遣房內淨人，出取其義。毀破，以足躡蹙。婆羅門大怒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婆羅門亦素聞法師名。慙恥更不與論。法師令喚入。將對戒賢法師及命諸德爲證，與之

其論，徵其宗本。婆羅門默無所說。起而謝曰，我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曹釋子，終不害人。今役汝爲奴，隨我教命。婆羅門歡喜敬從。卽將向房，聞者無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烏荼，乃訪得小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省，有數處疑。謂所伏婆羅門曰，汝曾聽此義不。荅曰，曾聽五遍。法師乃於夜中，屏去諸人，令講一遍。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大乘義而破之。爲一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示徒衆。無不嗟賞。曰，以此窮覆，何敵不亡。東印度迦摩縷波國原音爲 Kamatupa，今阿撒母 Assam。拘摩羅王聞法師德義。發使來請。法師乃辭別戒賢師，與使俱去。至彼，王見甚喜。率羣臣迎拜讚歎。延入宮。日陳音樂飲食花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是經月餘。戒日王討恭御陀還，亦遣使來迎。法師參之於河北。既至，頂禮法師足，散花瞻仰，以無量頌讚歎。周覽各地，留連多日。

歸國紀程。

法師辭欲歸。王曰，弟子方欲共師闡揚遺法，何遽卽歸。如是留連復十餘日。

鳩摩羅王慙懃亦如是。謂法師曰，師能住弟子處受供養者，當爲師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國去此遐遠。晚聞佛法。雖露梗概，不能委具。爲此故來訪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須臾而忘。經言障人法者，當代代無眼。若留玄奘，則令彼無量行人失知法之利。無眼之報，寧不懼哉。王曰，弟子慕重師德，願常瞻奉。既損多人之益，實懼於懷。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從何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法師報曰，玄奘從支那來，至國西界。有國名高昌。其王明睿樂法。見玄奘來此訪道，深生隨喜，資給豐厚。願法師還日相過。情不能違。今者還，北路而去。案高昌已於貞觀十四年爲唐所滅。玄奘在印度尙未知也。王曰，師須幾許資糧。法師報無所須。王曰，何得爾。於是命施金錢等物。鳩摩羅王亦施衆珍。法師並皆不納，唯受鳩摩羅王曷刺釐帔，卽粗毛下細者所作也。擬在塗防雨。於是告別。王及諸衆，相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嗚噎各不能已。法師以經像等附北印度王烏地多軍。鞍乘漸進。後戒日王更附烏

地王大象一頭，金錢三千，銀錢一萬，供法師行費。別三日，王更與鳩摩羅

王跋陀王等，各將輕騎數百。復來送別。其殷懃如是。仍遣達官四人名摩訶

怛羅。類此散官也。王以素氎作書，紅泥封印。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經諸國，令

發乘遞送，終至漢境。自發鉢羅耶伽國，已見前文。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憍

賞彌國。已見前文。城南。幼師羅長者施佛園處。禮聖跡訖，復與烏地多王西北

行一月餘日，歷數國。重禮天梯聖跡。復西北行三踰繕那，至毗羅那拏國。又作毗羅

刪那國 Virasana 已見上文。都城。停兩月日，逢師子光，師子月同學二人。講俱舍，攝論

，唯識論等。皆來迎接。甚歡。法師至，又開瑜伽，決擇及對法論等。兩月

訖，辭歸。復西北行一月餘日，經數國，至闍蘭達國，Jalandra 已詳上文。卽北印度王都

。復停一月，烏地王遣人引送，西行二十餘日，至僧訶補羅國。Sinhapura 已見上文。

時有百餘僧皆北人。賈經像等，依法師而還。如此復二十餘日，山澗中行。

其處多賊。法師恐相劫掠，常遣一僧預前行。若逢賊時，教說遠來求法。今

所資持，並經像舍利。願檀越擁護，無起異心。法師率徒侶後進。時亦屢逢

然卒無害。如是二十餘日，行至咀叉尸羅國。Taksasila 已見上文。重禮月光王捨千

頭處。國東北五十踰繕那，卽迦濕彌羅國。其王遣使迎請法師。爲象行輜重

，不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河廣五六里。經象及同侶

人，並坐船而進。法師乘象涉渡時，遣一人在船看守經及印度諸異花種。將

至中流，忽然風波亂起。搖動船舫。數將覆沒。守經者惶懼墮水。衆人共救得

出。遂失五十夾經本，及花種等。自餘僅得保全。時迦畢試王先在烏鐸迦漢

茶城。Utkhanda 已見上文。聞法師至，躬到河側奉迎。問曰，承師河中失經。師不將

印度花果種來。荅曰，將來。王曰，鼓浪傾船，事由於此。自昔已來，欲將花

種渡者並然。因共法師還城。寄一寺。停五十餘日。爲失經本，更遣人往烏

長那國抄寫迦葉臂耶部三藏。迦濕彌王聞法師漸近，亦忘遠，躬來參拜。累

日方歸。法師與迦畢試王相隨，西北行一月餘日，至藍婆國境。上方作濫波國。王

遣太子先去。敕都人及衆僧，莊辦幢幡，出城迎候。王與法師漸發。比至，

道俗數千人，幢幡甚盛。衆見法師歡喜。禮拜訖，前後圍遶，讚詠而進。至

都，停一太乘寺。時王亦爲七十五日無遮大施。此復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刺

拏國

原音爲Varana今之班奴。

佛國記作跋那國。禮聖跡。又西北往阿薄健國。

比耳氏英譯慈恩傳作Avakana。

又

西北往漕矩吒國。

原音爲Jaguda，哥疾寧城Chazna附近。

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薩儻那國。

查西域記有弗栗特薩儻那國。梵語原音爲Varjisthana。今迦布羅Kabul附近。

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北行，王

遣一大臣，將百餘人，送法師度雪山。負芻草糧食資給。行七日，至大山

頂。其山疊嶂危峰，參差多狀。或平或聳，勢非一儀。登陟艱辛，難爲備叙

。自是不得乘馬。策杖而前。復經七日，至一高嶺。嶺下有村，可百餘家。

養羊。畜羊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至夜半發。仍令村人乘山駝引路。其地

多雪澗凌溪。若不憑鄉人引導，交恐淪墮。至明盡日，方渡凌嶮。時唯七

僧並顧人等有二十餘。象一頭，騾十頭，馬四疋。明日到嶺底。尋盤道，復

登一嶺。望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最高。雖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

日將昏，方到山頂。而寒風淒凜，徒侶之中，無能正立者。又山無卉木，唯

積石攢峰，岌岌然如林筭矣。其處旣山高風急，鳥將度者，皆不得飛。自嶺



有嶺北，各行數百步外，方得舒其六翮矣。法師從西北下數里，有少平地。

施帳宿。日而進。經五六日，下山至安恒羅縛婆國。原音爲 Andraya 今，安達拉伯 Andarab。即觀貨

羅之故地。法師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原音爲 Khosita 今，闊斯忒 Khost。

亦觀貨羅之故地。從此西北，復山三百餘里至括國。西域記作活國。今昆度斯 Kunduz。

居縛弱河側，即觀貨羅東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見葉護可汗孫。王觀貨羅，

自稱葉護。至衙，停一月。葉護遣衛送。共商侶東行二日，至曹健國。

今之曹甘城 Mungan。自曹健復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晒摩怛羅國。原音爲 Himatala 梵

骨克弱河 Kokcha 之南，開胥姆 Mi-shin 與肥察拔德 Faizabad 之中間地。亦觀貨羅故地。風俗大同笑厥。而尤異者

，婦人首冠木角。高二尺餘。前有兩歧，表夫父母。上歧表父，下歧表母

。隨先喪亡，除去一歧。若舅姑俱歿，則舉冠全棄。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

至鉢鐸創那國，亦觀貨羅國故地也。爲寒雪停月餘日。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

餘里至佉薄健國。西域記作佉薄健國。玉爾氏指定爲今骨克察河畔甲爾姆 Jamb地方。古名 Yangan。又東南，履危躡

嶮，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擎國。原音爲 Kurana 今之苦蘭 Kuran。從此又東北山行五百餘里



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護密也。原音爲 Dharmasthiti 今瓦漢 Wa-  
Sib 南，印度庫士山及帕米爾連山中間地。國在兩山間，

臨縛芻河。出善馬。形小而健。俗無禮義。性暴形陋。眼多碧綠，異於諸國

。從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今錫克南 Shiguan。又越達摩悉鐵帝國至商彌國。從此

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間

。又當葱嶺之中，風雪飄飛，春夏不止。以其地寒烈，卉木稀少，稼穡不滋

。境域蕭條，無復人跡。從此川東出，登危履雪，行五百餘里，至竭盤陀國

。原音爲 Gorband 今撒里庫爾 Sarikol。城依峻嶺，北背徙多河。其河東入海鹽澤。潛流地下，出

積石山，爲此國河源也。法師在其國停二十餘日，復東北行五日。逢羣賊。

商侶驚怖登山。象被逐溺水死。賊過後，與商人漸進。東下，冒寒履嶮。行

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鍛國。原音爲 Usha 今英吉莎爾 Yanghisar  
南面乞黑爾貢拔斯 Chihil Gunbaz。從此北行五

百餘里至佉沙國。舊曰疏勒，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  
底。疏勒之言尙訛也。今喀什噶爾城 Kashgar。又從此東南

行五百餘里，渡徙多河，踰大嶺，至斡旬迦國。今之葉爾羌 Yarkand。此國多大乘經典

。十萬頌爲部者，凡有數十。從此東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日那國。此言地乳  
。即其俗

雅言也。俗謂渙那國，匈奴謂之於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沙磧大半，宜穀豐樂。出氍毹，細氍毹。工績絕紉。又土多白玉鑿玉。氣序和調，俗知禮義。尙學好音，風儀詳整。異諸胡俗。文字遠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千餘人。多學大乘。法師停七日。于闐王聞法師到其境，躬來迎謁。後日發引，王先還都。留兒侍奉。行二日，王又遣達官來迎。離城四十里宿。明日王與道俗，將音樂香花，接於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於小乘薩婆多寺。法師前爲渡河失經，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訪本。乃爲于闐王留連，未獲卽還。因修表使高昌小兒逐商伴入朝。陳已昔往婆羅門國求法。今得還，歸到于闐。是後爲于闐諸僧講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論。一日一夜，四論遞宣。王與道俗，歸依聽受，日有千數。時間經七八月。使還。蒙恩勅，降使迎勞。日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可卽速來，與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義者，亦任將來。朕已勅于闐等道，使諸國送師。人力鞍乘，應不少乏。令燉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善於沮洳迎接。法師奉勅已，卽進

發。于闐王資餼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憐摩城。從憐摩城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泥壤城。又從此東入流沙。風動沙流。地無水草。多熱毒鬼魅之患。無徑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遺骸以爲標幟。磽确難涉，委如前序。又行四百餘里至覩貨羅故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卽沮洳地。又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卽樓蘭地。展轉達於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闐使人及駝馬還。有勅酬其勞，皆不受而去。旣至沙州，又附表。時帝在洛陽宮。表至，知法師漸近。勅西京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使有司迎待法師。承上欲問罪遼瀋。恐稽緩不及，乃倍途而進。奄至漕上，官司不知迎接，威儀莫暇陳設。而聞者自然奔湊，觀禮盈衢。更相登踐，欲進不得。因宿於漕上矣。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等承法師齋經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將軍侯莫陳實，雍州司馬李叔慎，長安縣令李乾祐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其從若雲。壬辰，法師謁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月，己亥，見於儀鸞殿。帝迎慰甚厚。勅令法師修西域記。

至貞觀二十年，七月，十三日，書成。進表呈上。表中云，『竊以章玄之所踐籍，空陳廣袤，夸父之所凌厲，無述土風。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至於玄奘所記，微爲詳盡。』末二句，據日本西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叢書本。常州天寧寺刊本作今所記述，有異前聞。以下俱與西京本異。斯固天下後世所公認，而非玄奘一人自負之語也。(一)

(一)此錄根據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而作。其西域記記載諸國風土，尤爲詳悉。唯不記裴師在印度留學情形耳。西域記於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時，(清咸豐七年)久良氏(Stanislas Julien)譯成法文。在當時實爲拔羣之翻譯書。公刊以後，與歐美之東洋研究一大進步。英人比耳(Samuel Beal)譯或英文。以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清光緒十年)出版倫敦市。此書亦經苦心而成之良書。唯其成績不及久良之法譯。比耳時有改正久良之注釋。殊不知原注未錯，所改者謬誤，反見改正人之淺陋也。以後又有瓦透斯(Thomas Watters)者博通中國儒釋兩教之書，兼閑中國正史。研究西域記多年，重譯成英文，題曰玄奘印度紀行論(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譯本完結後，而瓦透斯死。李思達維資(T. W. Rhys Davids)及白歇爾(S. W. Bushell)二人於一千九百四年及五年(光緒三十年及三十一年)公刊之於倫敦市。東方日本人亦爲奮起研究中國典籍者。有東京帝國大學講師堀謙德者，於民國元年

，刊印其所著之解說西域記於東京。解釋確當，攷證精密。以余觀之，實優於英法之譯也。青深於藍，冰寒於水，不其然歟？

第一百節。玄照。沙門玄照法師者，太州仙掌人也。梵名般迦舍末底。

唐言

照慧

。乃祖乃父，冠冕相承。而總髻之秋，抽簪出俗。成人之歲，思禮聖蹤。遂

適京師，尋聽經論。以貞觀年中，乃於大興善寺玄證師處，初學梵語。於是

杖錫西邁，掛想祇園。

(二)

背金府而出流沙。

(三)踐鐵門而登雪嶺。

漱香池以結念。

畢契四弘。

(四)

陟葱阜而翹心。

(五)誓度三有。

途經速利，

(六)過觀貨羅。

遠跨胡疆，到

吐蕃國。

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

漸向闐闐陀國。

未至之間，長途險隘，爲賊見

拘。旣而商旅計窮，控告無所。遂乃授神寫契，杖聖明衷。夢而咸徵。覺見羣

賊皆睡，私引出園。遂便免難。往闐闐陀國，經于四載。

(六)

蒙國王欽重，留之

供養。學經律，習梵文。旣得少通，漸次南上。到莫訶菩提。

(七)

復經四夏，自

恨生不遇聖，幸覩遺蹤。仰慈氏所制之眞容，著精誠而無替。爰以翹敬之餘

，沈情俱舍。旣解對法，清想律儀。兩教斯明。後之那爛陀寺，留住三年。

就勝光法師中百學等論。復就寶師子大德，取瑜伽十七地。禪門定激，亟覩

關涯。既盡宏綱，遂往涼。

(八) 巨亮反

伽河北，受國王苦部供養。住信者等寺，復歷

三年。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敕，重詣西天追玄照入

京。路次泥婆羅國，蒙王發遣送至吐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

唐。於是巡涉西蕃，而至東夏。以九月而辭苦部。正月便到洛陽。五月之間

，途經萬里。于時麟德年中，駕幸東洛，奉謁闕庭。還蒙敕旨，令往羯濕彌，

囉國，取長年婆羅門 盧迦溢多。既與洛陽諸德相見，略論佛法綱紀。敬愛寺

導律師，觀法師等，請譯薩婆多部律攝。既而敕令促去。不遂本懷。所將梵

本，悉留京下。於是重涉流沙，還經磧石。崎嶇棧道之側，曳半影而斜通。

搖泊繩橋之下，沒全軀以傍渡。遭吐蕃賊，脫首得全。遇兇奴寇，僅存餘命。

行至北印度界，見唐使人引盧迦溢多於路相遇。 盧迦溢多復令玄照及使僂

數人，向西印度羅茶國取長年藥。路過縛渴羅，到納婆毗訶羅，

唐云新

覩如

來澡盥及諸聖跡。漸至迦畢試國。禮如來頂骨。香華具沒，取其印文。觀來生

善惡。復過信度國，<sup>(十三)</sup>方達羅荼矣。蒙王禮敬，安居四載。轉歷南天，將諸維

藥，望歸東夏。到金剛座，<sup>(十四)</sup>旋之那爛陀寺。淨與相見。盡平生之志願，契總

華於龍華。<sup>(十五)</sup>但以泥波羅道，吐蕃擁塞不通。迦畢試途，多氏捉而難度。遂且

棲志鷲峯，<sup>(十八)</sup>沈情竹苑。雖有傳燈之望，而未諧落葉之心。嗟乎？苦行標誠，

利生不遂。思攀雲駕，墜翼中天。在中印度菴摩羅跋國，<sup>(三十)</sup>遘疾而卒。春秋六

十餘矣。<sup>(十九)</sup>言多氏者，即大食國也。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一) 祇園法顯佛國記作祇洹精舍 (Jetavana vihara)。在拘薩羅國 (Kosala) 舍衛城 (Sra-  
vasti) 附郭。原隸波斯匿王 (Prasenajit) 太子逝多 (Jeta)。故西域記卷六亦謂之逝多園。  
釋迦牟尼得道後，嘗居此二十五年之久。大半經論，皆在此構成也。

(二) 速利西域記卷一作率利。『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率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  
即隨稱矣。』在今代地圖上，大約自楚河 (Chu River) 至渴石城 (Kesh) 之間，皆是也。

(三) 觀貨羅唐書作吐火羅 (Tokharistan)。在鐵門關之南，阿母河兩岸，皆其境也。『南北  
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弼大河中境西流  
。』(見西域記卷一。)

(四) 文成公主唐之宗室女。以貞觀十五年下嫁吐蕃弄贊。卒於高宗永隆元年（西六八〇）。故玄照之離國遠遊，必在貞觀十五年之後也。

(五) 闐闐陀國西域記卷四作闐闐達羅國（Jalandhara）。慈恩傳卷二作闐闐達那。卷五作闐闐達。吳船錄王繼業之印度行程，作左闐陀羅。其地即今彭甲伯省（Punjab）之闐闐達（Jalandhar）市也。

(六) 莫訶菩提（Mahabodhi）寺在中印度摩揭陀國菩提樹北門外。『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牆，高二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則以珍寶。諸翠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見西域記卷八。）

(七) 那爛陀寺在摩揭陀國王舍城北三十餘里。『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其龍名那爛陀。（唐言施無厭。）傍建伽藍。因取爲稱。從其實議。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建都此地。悲愍衆生，好樂周給。時美其德，號施無厭。由是伽藍，因以爲稱。其地本菴沒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僧徒數千，並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矣。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衆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玄，竭日不足。夙夜警戒，少長相成。其有不踐



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異域學人，欲馳聲聞，咸來稽疑，方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方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還。學深古今，乃得入焉。……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能。明德哲人，聯踵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於遺教。德慧，堅慧流雅譽於當時。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衆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竝盛流通，見珍當世。（見西域記卷九。）玄奘所述那爛陀寺情形，猶之今代吾國留學生之欽仰巴黎，柏林，牛津，劍橋諸大學，及著名外國教授也。慈恩傳卷三，叙那爛陀寺之學風云，『僧徒主客，常有萬人。竝學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俱研習。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並法師十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秀年耆，爲衆宗匠。寺內講座百餘所。學徒修習，無棄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建立已來，七百餘載，未有一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邑二百戶，日進秬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學人端拱，無求而四事自足。藝業成就，斯其力焉。』所叙情形，完全與今代歐美之大學院相同。生徒學術深淺，依年月而俱進。人皆自悟爲何而入學，故無曠廢光陰者。政府社會，皆重視學人。爲之設各種便利，俾得遂其研究。懸重償以待新發明。學人終身寢饋於學術之中，無求食不足之虞也。唐時中國留學印度高僧，如玄奘玄照義淨等

，皆嘗居那爛陀寺數年。蓋不留學此，不足以馳聲聞，流雅譽也。

（八）彌伽河唐書作旃伽河，即恒河（Ganges）也。苦部王不可攷。彌伽河甚長。河北分國甚多。苦部不知究爲何國之王也。

（九）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在高宗顯慶年間（西六五六至六六〇）。至龍朔元年（記六六一）始歸。進西天佛頂舍利。（見佛祖統紀卷三十九。）玄照似即於此時歸國。而王玄策第二次奉使歸國，或亦經泥婆羅（Nepal）及吐蕃也。玄奘法師卒於麟德元年（西六六四）。玄照適於此時歸國。高宗宜使之賡續翻經盛業，而乃使重往羯濕彌羅國（即迦濕彌羅國）取妄人婆羅門盧迦溢多。以致客死外國，鴻才莫展，良可惜也。

（十）兇奴即匈奴。

（十一）縛渴羅即高僧傳二集卷三達摩笈多傳（見上方第六十三節）之薄伽羅國，今之布哈拉國（Bokhara）也。余意義淨撰此傳時，心中實將捕喝國（Bokhara）及縛喝國（Balkh）（皆見西域記卷一）相混也。據西域記所載，唯縛喝國有納縛（唐言新）僧伽藍。義淨此處作爲納婆毗訶羅（唐云新寺）者也。『大雪山北，作論諸師，唯此伽藍，美業不替。……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又有佛牙，佛掃帚。凡此三物，每至六齋，法俗咸會，陳設供養。

』（見西域記卷一）捕喝國無此諸物也。

(十二)迦畢試國已屢見上方，即今之喀菲利斯坦也。

(十三)信度國即古身毒(Sind)，今印度西北彭甲伯省也。羅茶國不可攷。

(十四)金剛座(梵 Vajrasana)在中印度摩揭陀國，見西域記卷八。

(十五)彌勒爲佛時，坐於龍華樹下。華枝如龍頭，故名。亦云種出龍宮，故曰龍華樹。(見法苑珠林)。

(十六)吐蕃與唐室自咸亨元年(記六七〇)以後，即取宣戰狀態。青海境內之羈縻州，新疆境內之安西四鎮，盡爲所破。故玄照第二次欲由泥波羅經吐蕃回國，不能如願也。

(十七)多氏即大食之轉音。義淨本文已注明矣。

(十八)鷲峯佛國記作者闍崛山，西域記卷九作姑栗陀羅矩吒山(Griddhrakuta)。在中印度摩揭提國王舍城東南，茅宮城東北十四五里。恭尼翰謂今之賽拉山(Saila-giri)即古鷲峯也。(十九)竹苑即迦蘭陀竹園。見西域記卷九。在茅宮城北一里。鷲峯竹園，皆如來御世時，久居之地。說法開化，導凡拯俗。

(二十)菴摩羅跋國即西域記卷十之迦摩縷波國(Kamarupa)。今阿撒母(Assam)西部甘姆路勃(Kamrup)地方也。

第一百零一節。道希。道希法師者，齊州歷城人也。梵名室利提婆。唐云吉祥

天也。乃門傳禮義，家襲摺紳。幼漸立門，少懷貞操。涉流沙之廣蕩，觀化中

天。陟雲嶺之嶺岑，輕生殉法。行至吐蕃，中途危厄。恐戒檢難護，遂便暫

捨。行至西方，更復重受。周遊諸國，<sup>(二)</sup>遂達莫訶菩提。<sup>(三)</sup>翹仰聖蹤，經于數載

。既住那爛陀，亦在俱尸國。蒙菴摩羅跋國王甚相敬待。在那爛陀寺，頻學

大乘。住輸婆伴娜，<sup>(一)</sup>在涅槃處。寺名也。專功律藏，復習聲明。頗盡綱目。有文情，善

草隸。在大覺寺造唐碑一首。所將唐國新舊經論四百餘卷，並在那爛陀矣。

淨在西國，未及相見。住菴摩羅跋國，遭疾而終。春秋五十餘矣。<sup>(一)</sup>見大唐西域求法高

僧傳卷上。

(一)莫訶菩提及那爛陀二寺，已見上方第一百節玄照傳。

(二)俱尸國(Kusinagara)見西域記卷六，作拘尸那揭羅國又作拘尸城。在今尼泊爾國南境。

如來寂滅之所也。

(三)菴摩羅跋國亦見玄照傳。

第一百零二節。師鞭，道方，道生。師鞭法師者，齊州人也。善呪禁，閑

梵語。與玄照師從北天向西印度。到菴摩羅跋城，<sup>(一)</sup>爲國王所敬。居王寺與道

希法師相見。申鄉國之好。同居一夏，遇疾而終。年三十五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卷上

(一) 菴摩羅跋城已見上方二節中。

道方法師者，并州人也。出沙磧，到泥婆羅，至大覺寺住。得爲主人。經數年，後還向泥婆羅。于今現在。既虧戒檢，不習經書。年將老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

僧傳卷上。

道生法師者，并州人也。梵名栴達羅提婆。唐云月天。以貞觀末年，從吐蕃路，

往遊中國。到菩提寺，禮制底訖。在那爛陀，學爲童子。王深所禮遇。復向

此寺東行十二驛，有王寺。全是小乘。於其寺內，停住多載。學小乘三藏，精順正理。多賣經像，言歸本國。行至泥婆羅，遘疾而卒。可在知命之年矣。

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第一百零三節。釋義淨。(二)釋義淨，字文明，姓張氏，范陽人也。髫髻之時

，辭親落髮。徧詢名匠，廣探羣籍。內外閑習，今古博通。年十有五，便萌

其志，欲遊西域。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加以勤無棄時，手不釋卷。弱冠登具，愈堅貞志。咸亨二年，年三十有七。方遂發足。初至番禺，得同志數十人。及將登舶，餘皆退罷。淨奮勵孤行，備歷艱險。所至之境，皆洞言音。凡遇酋長，俱加禮重。驚峯<sup>(三)</sup>，雞足<sup>(三)</sup>，咸遂周遊。鹿苑<sup>(四)</sup>，祇林<sup>(五)</sup>，竝皆瞻矚。諸有聖迹，畢得追尋。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以天后證聖元年，乙未，仲夏，還至河洛。得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天后親迎於上東門外。諸寺緇伍，具幡蓋歌樂前導。敕於佛授記寺安置焉。初與于闐三藏實叉難陀翻華嚴經。久視之後，乃自專譯。起庚子歲，至長安。癸卯於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譯金光明最勝王，能斷金剛般若，彌勒成佛，一字呪王，莊嚴王陀羅尼，長爪梵志等經，根本一切有部。毗宗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攝等，掌中，取因，假設，六門教授等論，及龍樹勸誡頌，凡二十部。北印度沙門阿你真那證梵文義，沙門波崙，復禮，慧表，智積，等筆受證文，沙門法寶，法藏，德感，勝

莊，神英，仁亮，大儀，慈訓等證義成均。太學助教訢觀監護。繕寫進呈。天后製聖教序。令標經首，暨和帝神龍元年，乙巳，於東洛內道場譯孔雀王經，又於大福先寺，出勝光天子，香王菩薩呪，一切莊嚴王經四部。沙門盤度讀梵文，沙門玄傘筆受，沙門大儀證文，沙門勝莊，利貞證義。兵部侍郎崔湜，給事中盧粲潤文正字，祕書監駙馬都尉，楊慎交監護。帝深崇釋典，特抽睿思，製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又御洛陽西門，宣示羣官，新翻之經。二年，淨隨駕歸雍京。置翻經院於大薦福寺。居之。三年，詔入內，與同翻經沙門，九旬坐夏。帝以昔居房部，幽厄無歸。祈念藥師，遂蒙降祉。荷茲往澤，重禪鴻猷。因命法徒，更重傳譯於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藥師琉璃光佛大願功德經。帝御法筵，手自筆受。睿宗永隆元年，庚戌，於大薦福寺，出浴像功德經，毗柰耶雜事，二衆戒經，唯識，寶生，所緣釋等二十部。吐火羅沙門達磨末磨，中印度沙門拔弩證梵義，罽賓沙門達磨難陀證梵文，居士東印度首領伊舍羅證梵本，沙門慧積，居士中印度李釋迦度頗多譯梵本。

，沙門文綱，慧沼，利貞，勝莊，愛同，思恆證義。玄傘智積筆受。居士東印度瞿曇金剛，迦涇彌羅國王子阿順證譯，修文館大學士李嶠，兵部尚書韋嗣立，中書侍郎趙彥昭，吏部侍郎盧藏用，兵部侍郎張說，中書舍人李乂二十餘人，次文潤色。左僕射韋巨源，右僕射蘇瓌監護，祕書大監嗣虢王邕同監護。景雲二年，辛亥，復於大薦福寺譯稱讚如來功德神呪等經。太常卿薛崇嗣監護。自天后久視，迄睿宗景雲，都翻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又別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別說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水要法，護命放生軌儀，凡五部九卷。又出說一切有部跋率堵，卽諸律中犍度跋渠之類。蓋梵音有楚夏耳。約七十八卷。淨雖徧翻三藏，而徧攻律部。譯綴之暇，曲授學徒。凡所行事，皆尙急護，澆靈滌穢，特異常倫。學侶傳行，徧於京洛。美哉！亦遺法之盛事也。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九。葬事官供所出。跋率堵唯存真本。未暇覆疏。而逼泥曰，然其傳度經律，與獎師抗衡。比其著述，淨多文性，傳密呪，最盡其妙。二三合聲，爾時方曉



矣。今塔在洛京龍門北之高岡焉。見高僧傳三集卷一。

(一) 范陽今河北省涿縣。

(二) 鷲峯已詳上方玄照傳。

(三) 鷄足山(Kukutapadairi)見西域記卷九，在王舍城西南，踰佛陀伐那山即至。西天第一祖大迦葉尊者寂滅之所也。

(四) 鹿苑(Mrigadava)見西域記卷七，在婆羅痾河東北十餘里。婆羅痾河在婆羅痾斯大城東北。婆羅痾斯城今之拜那萊斯城(Benares)也。

(五) 祇林即祇園已見玄照傳。義淨自記其遊印度事，特摘錄如下。

淨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尋聽。于時與并部處一法師，萊州弘禪論師，更有二

三諸德，同契鷲峯，標心覺樹。(六)然而一公屬母親之年老，遂懷戀於并川。(七)禪

師遇玄瞻於江寧，乃敦情於安養。玄達既到廣府，復阻先心。唯與晉州小僧

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爾分飛。印度新知，冥焉未會。此時躑躅難以爲懷

。戲擬四愁，聊題兩絕而已。五言重自解憂曰，

上將可凌師。正士志難移。如論惜短命。何得滿長祇。

于時咸亨三年，坐夏楊府。<sup>(九)</sup>初秋，忽遇龔州使君馮孝詮，隨至廣府。與波斯

船主，期會南行。復蒙使君命往崗州。重爲檀主及弟孝誕，使君孝軫，郡君甯氏，郡君彭氏等，合門眷屬，咸見資贈。爭抽上賄，各捨奇饈。庶無乏於海途，恐有勞於險地。篤如親之會，順給孤之心。共作歸依，同緣勝境。所以得成禮謁者，蓋馮家之力也。又嶺南法俗，共鯁去留之心。北土英儒，俱懷生別之恨。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番禺。指鹿園而遐想，望雞峰而太息。于時廣莫初颺，向朱方而百丈雙挂。離箕創節，棄玄朔而五兩單飛。

長截洪溟，似山之濤橫海。斜通臣壑，如雲之浪滔天。未隔兩旬，果之<sup>(十一)</sup>佛逝。經停六月，漸學聲明。王贈支持，送往末羅瑜國。<sup>(十二)</sup>今改爲室利佛逝也。復停兩

月，轉向羯荼。至十二月，與帆還，乘王舶漸向東天矣。從羯荼北行十餘日，至裸人國。向東望可一二里許，但見椰子樹，檳榔林，森然可愛。彼見舶至，爭乘小艇，有盈百數。皆將椰子，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易。其所愛者，但唯鐵焉。大如兩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體。婦女以片葉遮

形。商人戲授其衣，即便搖手不用。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界矣。此國既不出鐵，亦寡金銀。俱食菰子，諸根，無多稻穀。是以盧呵最爲珍貴。此國名鐵爲盧呵。其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巧織團藤箱。餘處莫能及。若不共交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無復再生。從茲更半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耽摩立底國，即東印度之南界也。去莫呵菩提(十四)及那爛陀可六十餘驛。與此創與大乘燈師相見。留住一載，學梵語，習聲聞論。遂與燈師同行，取正西路。商人數百，詣中天矣。去莫訶菩提有十日在，過大山澤，路險難通。要藉多人，必與孤進。于時淨染時患，身體疲羸。求趨商旅，因不能建。雖可勵已，求進五里，終須百息。其時有那爛陀寺二十許僧，並燈上人，並皆前去。唯餘單已，孤步險隘。日晚脯時，山賊便至。援弓大喚，來見相陵。先撮上衣，次抽下服。空有條帶，亦並奪將。當是時也，實爲長辭人代。無詣禮謁之心。體散鋒端，不遂本求之望。又彼國相傳，若得白色之人，殺充天祭。既思此說，更軫于懷。乃入泥坑，遍塗形體。以葉遮蔽，扶杖徐行。日云暮矣，營處尙遠。

。至夜兩更，方及徒侶。聞燈上人，村外長叫。既其相見，令授一衣。池內洗身，方入村矣。從此行數日，先到那爛陀，敬根本塔。次上耆闍崛，見毘衣處。後往大覺寺，禮眞容像。山東道俗，所贈純絹，持作如來，等量袈裟

。親奉披服，(十五)濮州立律師，附羅蓋數萬，爲持奉上。曹州安道禪律師寄拜禮

菩提像，亦爲禮訖。于時五體布地，一想虔誠。先爲東夏四恩普及，法界含

識願龍華初會，遇慈氏尊。並契眞宗，獲無生智。次乃遍禮聖跡。過方丈(十六)

，而屆拘尸。(十七)所在欽誠。入鹿園而跨鷄嶺，住那爛陀，十載求經。方始旋踵

，言歸還耽摩立底。未至之間，遭大劫賊。僅免剗刃之禍，得存朝夕之命。

於此升舶，過羯荼國。所將梵本三藏，五十萬餘頌，唐譯可成千卷。權居佛

逝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六)覺樹即菩提樹(Bodhidruma)，在摩揭陀國尼連禪河西，伽耶山南，前正覺山(Prag-

bodhigiri)西南十四五里。佛陀成道之地也。一菩提樹周垣疊甃，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名華，連陰接影。細莎異草，彌漫綠被。正門東闢，對尼連禪河。南

門接大華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伽藍。塼垣內地，聖迹相隣。……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刳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成所。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見西域記卷八。）

（七）并川似爲并州之誤刊。并州今山西太原也。

（八）江甯今江甯縣。廣府即廣州府。晉州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

（九）楊府即楊州府。壘州今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崗州今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以地有金岡，故名州。唐時，廣州與波斯灣各埠航道久通。東西往來如織。故中國人往印度者甚衆。義淨即其一也。

（十）鹿園，雞峯皆已詳本節上文。

（十一）佛逝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作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Sribogha）。『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西曰郎婆露斯。多金，汞砂，龍腦。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二尺五寸。』以形勢及緯度攷之，即今蘇門答臘島。佛逝國即宋時之三佛齊，今之淳淋邦港（Palembang）。義淨居留此國前後七年。（自唐睿宗垂拱四年起，至武后證聖元年止。）研究梵文，翻譯佛經。在當時其國勢似甚強盛也。

（十二）据求法高僧傳無行禪師條，由室利佛逝國經十五日，達末羅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國

。是末羅瑜正在佛逝與羯荼之中間。羯荼北行十餘日至裸人國。裸人國即呢古巴拉羣島（Nicobars）。證以阿拉伯人蘇烈曼及馬哥孛羅等遊記，可無疑也。羯荼在裸人國之南十餘日海程，必即蘇門答臘北境亞齊（Achin）海岸，又可無疑也。由是觀之，末羅瑜必在蘇門答臘島之中部東海岸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八章，有木刺由國（Malainur）。爪哇人稱淳淋邦港曰木刺育（Malayo）。木刺由及末羅瑜，皆木刺育之轉音也。義淨自注，末羅瑜今改爲室利佛逝。或原爲二國，在義淨時代，合併爲一也。然末羅瑜之名則至馬哥孛羅時代尙存留，而室利佛逝反不得見矣。蘇烈曼遊記載「藍哲已魯斯（Lanjabalus）亦名藍喀巴魯斯（Lanjabalus）（即尼古巴拉島），人口甚衆。男女出門，皆裸體。僅女子以樹葉帶蔽體而已。有海舶至，其男子駕大小艇而來，以龍涎香及椰子與客人交換鐵而去。」（見Reinard, Relation, tom. i, p. 8.）與義淨所記以鐵爲珍貴者，全相同也。

（十二）耽摩立底國（Tamralipti）法顯佛國記作多摩梨帝國。玄奘西域記卷十作耽摩栗底國。在恒河口。西域記謂『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抵殷富。』古代拖雷美地理書已有此國。稱曰Tamaliysa。今代名曰同盧克（Tamluk），在賽雷川（Selai）及呼格里河（Hughli）交匯處。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義淨記抵印度云，『遂以咸亨二年，十一月，附舶廣州，舉帆南海。緣歷諸國，振錫西天。至咸亨四年，二月，八日，

方抵耽摩立底國，即東印度之海口也。停至五月，遂伴西征。『義淨歸國，離印度，亦由此口也。』

(十四)莫呵菩提及那爛陀二寺皆已見上文。大覺寺即莫呵菩提寺也。

(十五)濮州今山東濮縣。曹州今荷澤縣。

(十六)方丈在印度毘舍離國(Vaisali)。『貞觀十七年(西六四三)，黃水令王玄策使西域。遊歷百餘國。至毘離邪城(應作毘舍離城)東北維摩室。玄策以手板量之，縱橫得十笏。因號方丈。』(見佛祖統紀卷三十九。)玄奘西域記卷七云，『吠舍離城已甚傾頽。其故基趾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伽藍東北三里，有窣堵波。是毗摩羅詰(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訛略也。)故宅基趾。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輒。傳云積石，即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窣堵波。長者子寶積之故宅也。』(又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据維摩經，維摩詰(Vimalakirti)與釋迦牟尼同時。住於吠舍離城。身雖在俗界爲居士，而心則慕佛說。實踐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之大乘行。爲佛之良友也。

(十七)拘尸又作俱尸，即西域記卷六之拘尸那揭羅國。

(十八)鷄嶺即鷄足山。義淨事蹟，可更參觀下方貞固傳。

第一百零四節。常愍。常愍禪師者，并州人也。自落髮投簪，披緇釋素。精勤匪懈，念誦無歇。常發大誓，願生極樂。所作淨業，稱念佛名。福基既廣，數難詳悉。後遊京洛，專崇斯業。幽誠冥兆，有所感徵。遂願寫般若經，滿於萬卷。冀得遠詣西方，禮如來所行聖迹。以此勝福，廻向願生。遂詣闕上書，請於諸州，教化抄寫般若。且心所致也，天必從之。乃蒙授墨敕，南遊江表。敬寫般若，以報天澤。要心既滿，遂至海濱。附舶南征，往訶陵國。從此附舶，往末羅瑜國。<sup>(三)</sup>復從此國，欲詣中天。然所附商舶，載物既重，解纜未遠，忽起滄波。不經半日，遂便沈沒。當沒之時，商人爭上下船，互相戰鬪。其舶主既有心，高聲唱言，師來上舶。常愍曰，可載餘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輕生爲物，順菩提心。亡已濟人，斯大士行。於是合掌西方，稱彌陀佛。<sup>(三)</sup>念念之頃，舶沈身沒。聲盡而終。春秋五十餘矣。有弟子一



人，不知何許人也。號咷悲泣，亦念西方。與之俱沒。其得濟之人，具陳斯事耳。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一)訶陵國今之爪哇島也。

(二)末羅瑜已詳上方義淨傳。

(三)彌陀佛即阿彌陀佛(Amitabha)，無盡光(The boundless light)也。天上五佛，以阿彌陀爲最尊，猶之地上之喬答摩(Gautama)也。(參觀H. Hackmann, *Buddhism as a*

*Religion*, p. 159.)

第一百零五節。末底僧訶。

末底僧訶者，

唐云師子慧。

京兆人也。俗姓皇甫。莫

知本諱。與師鞭同遊。俱到中土，住信者寺。少閑梵語。未詳經論。思還故

里。路過泥婆羅國，遇患身死。年四十餘。

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玄會法師者，京師人也。云是安將軍之息也。從北印度入羯濕彌羅國。爲國

王賞識。乘王象，奏王樂。日日向龍池山寺供養。寺是五百羅漢受供之處。

即尊者阿難陀室灑末田地所化龍王之地也。

室灑譯爲所教。舊云弟子者非。復化羯濕彌羅王

，大放恩，赦國內。有死囚千餘人，勸王釋放。出入王宅，既漸年載。後因

失意，遂乃南遊。至大覺寺，禮菩提樹。觀木真池，登鷲峯山。陟尊足嶺。

(四)

(五)

稟識聰叡，多善工伎。雖復經過，未幾而梵韻清徹。少雋經教，思反故居。到泥婆羅國，不幸而卒。春秋僅過而立矣。

泥婆羅國既有毒藥，所以到彼皆亡也。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一)玄奘西域記卷三迦濕彌羅國條云，『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阿難弟子末田地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獻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爲留一池，周百餘里。』  
新唐書僧失整傳有摩訶波多磨龍池(Mahapadma)，今之瓦樓湖(Volur)也。龍池山寺必在池之近旁也。

(二)阿難陀亦曰阿難(Ananda)，乃西天第二祖，繼大迦葉之後者也。祖爲王舍城人，姓刹帝利，白飯王之子，釋迦如來之從弟也。

(三)末田地所即西域記上之末田地迦(Madhyantika)，首先開教於迦濕彌羅者也。

(四)木真池在摩揭陀國。西域記卷八作目支隣陀(Mucilinda)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兩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是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

。即以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爲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

(五) 尊足嶺梵名窳盧播陀山 (Gurupada-giri) 亦名雞足山，梵名屈屈吒播陀山 (Kukkutapada-giri)，在尼連禪河東岸，大迦葉寂滅之處也。

(二)

第一百零六節。無名氏六人。復有一人，與北道使人相逐至縛渴羅國。於新寺小乘師處出家。名質多拔摩。後將受具，而不食三淨。其師曰，如來大師，親開五正。既其無罪，爾何不食。對曰，諸大乘經，具有全制。是所舊習，性不能改。師曰，我依三藏律有成科。汝之引文，非吾所學。若懷別見，我非汝師。遂強令進，乃掩泣而食。方爲受具，少閑梵語。覆取北路而歸。莫知所至。傳聞於北天之僧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二) 縛渴羅國新寺，可參觀上方玄照傳。

復有二人，在泥婆羅國。是吐蕃公主嬪母之息也。初並出家。後一歸俗，住大王寺。善梵語並梵書。年三十五，二十五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復有大唐三僧，從北道到烏長那國。傳聞向佛頂骨處禮拜。今亦弗委存亡。

烏長僧至，傳說之矣。

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第一百零七節。隆法師。

隆法師者，不知何所人也。以貞觀年內，從北道

而出。取北印度欲觀化中天。誦得梵本法華經。到健陀羅國，遇疾而亡。北

方僧來，傳說如此。

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第一百零八節。益州三師。明遠，義郎，會寧。明遠法師者，益州清城人

也。梵名振多婆提。

唐云思天。

幼履法訓，長而彌修。容儀雅麗，庠序清遵。善

中百議莊周。早遊七澤之間，後歷三吳之表。重學經論，更習定門。於是棲

隱廬峯，經于夏日。既慨聖教陵遲，遂乃振錫南遊。居於交趾。鼓舶鯨波，

到訶陵國。

(二)

(三)

次至師子洲。爲君王禮敬。乃潛修閣內，密取佛牙，望歸本國，

以興供養。既得入手，翻被奪將，不遂所懷，頗見陵辱。向南印度。傳聞師

子洲人云，往大覺中方。寂無消息。應是在路而終。莫委年幾。其師子洲防

守佛牙，異常牢固。置高樓上，幾閉重關。鑲鑰泥封，五官共印。若開一戶

，則響徹城郭。每日供養，香華遍覆。正心祈請，則牙出華上。或現異光。

衆皆共覩。傳云，此洲若失佛牙，並被羅刹之所吞食。爲防此患，非常守護。亦有傳云，當向支那矣。斯乃聖力遐被，有感便通。豈由人事強申非分耶。  
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一) 訶陵國即今爪哇島。

(二) 師子洲今錫蘭島。

義朗律師者，益州成都人也。善閑律典，兼解瑜伽。發自長安，彌歷江漢。與同州僧智岸并弟一人，名義立。年始弱冠。知欽正理。頗閑心典，尤善文筆。思瞻聖迹，遂與弟俱遊。秀季良昆，遞相攜帶，鵲鴿存念，魚水敦懷。

(三) 既至烏雷，同附商舶。掛百丈，陵萬波，越舸扶南，綴纜郎迦戍。(四)蒙郎迦戍

國王待以上賓之禮。智岸遇疾於此而亡。朗公既懷死別之恨，與弟附舶向師子洲。披求異典，頂禮佛牙。漸之西國，傳聞如此。而今不知的在何所。師子洲既不見，中印度復不聞。多是魂歸異代矣。年四十餘耳。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三) 烏雷縣名，見新唐書卷四十三上，地理志。今已廢。地隸廣東欽州。

(四) 扶南今暹羅西境。

(五)郎迦戌即梁書卷五十四之狼牙修國，隋書卷八十二，赤土條之狼牙須國。其地即玄奘西域記卷十之迦摩浪迦國 (Kamalanaka)。在今緬甸白古部 (Pegu) 及伊勒瓦第江口附近。

會寧律師，益州成都人也。稟志操行，意存弘益。少而聰慧，投跡法場。敬勝理若髻珠，棄榮華如脫屣。薄善經論，尤精律典。志在演法，結念四方。爰以麟德年中，仗錫南海。汎舶至訶陵洲。停住三載。遂共訶陵國多聞僧若那跋陀羅於阿笈摩經內，譯出如來涅槃焚身之事。斯與大乘涅槃頗不相涉。然大乘涅槃西國，淨觀見目云，其大教有二十五千頌。翻譯可成六十餘卷。檢其全部，竟而不獲，但得初大眾問品一夾。有四千餘頌。會寧既譯得阿笈摩本。遂令小僧運期奉表賁經。還至交府。馳驛京兆，奏上闕庭。冀使未聞，流布東夏。運期從京還達交趾。告諸道俗。蒙贈小絹數百疋。重詔訶陵報德智賢若跋那達與會寧相見。於是會寧方適西國。比於所在，每察風聞。尋聽五天，絕無蹤緒。准斯理也，卽其人已亡。傷曰，嗟矣！會寧爲法孤征。纔翻二軸，啟望天庭。終期寶渚，權居化城。身雖沒而道著，時縱遠而遺名。

○將菩薩之先志，共後念以揚聲。春秋可三十四五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第一百零九節。運期，信胃。運期法師者，與曇潤同遊。仗智賢受具。旋

迴南海，十有餘年。善崑崙音，(二)頗知梵語。後便歸俗。住室利佛逝國。于今

現在。既而往復宏波，傳經帝理。布未曾教，斯人之力。年可四十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一)崑崙音，南洋羣島土人之語也。參觀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第五節。

信胃法師者，不知何許人也。梵名設喇跋摩。唐云信胃。取北道而到西國。禮謁

既周，住信者寺。於寺上層，造一磚閣。施上臥具，永貽供養。遇疾，數日

餘命輟。然忽於夜中云，有菩薩授手迎接。端居合掌，太息而終。年三十五

。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第一百十節。交州三法師。木叉提婆，窺冲，慧琰。唐云解脫木叉提婆者天也。

交州人也。不閑本諱。汎舶南溟，經遊諸國。到大覺寺，遍禮聖蹤。於此而

殞。年可二十四五耳。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一)交州今安南東京附近也。本交趾郡。武德五年曰交州。治交趾。調露元年，曰安南都護府。

窺冲法師者，交州人即明遠室灑也。梵名質咀囉提婆。與明遠同舶而汎南海，到師子洲。向西印度。見立照師。共詣中土。其人稟性聰叡，善誦梵經。所在至處，恒編演唱之。首禮菩提樹，到王舍城。遘疾竹園，淹留而卒。年三十許。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慧琰師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灑。隨師到僧訶羅國。(三)遂停彼國，莫辯存亡。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二)僧訶羅國西域記作僧伽羅國，今錫蘭島也。

第一百十一節。愛州二法師。智行，大乘燈。(一)智行法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唐云慧汎南海，詣西天。遍禮尊儀。至瑯伽河北，居信者寺而卒。年五十餘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一)愛州九真郡更在交趾之南。

大乘燈禪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莫訶夜那鉢地已波。唐云大乘燈也。幼隨父母，汎



(二)

舶往社和羅鉢底國。方始出家。後隨唐使郊緒相逐入京。於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處進受具戒。居京數載，頗覽經書。而思禮聖蹤。情契西極。體蘊忠恕。性合廉隅。戒讞存懷，禪枝十慮。以爲溺有者假緣。緣非則墜有。雖生者託助。助是則乖生。乃畢志王城，敦心竹苑。冀摧八難，終求四輪。遂持佛像，携經論，既越南溟，到師子國。觀禮佛牙，備盡靈異。過南印度，復居東天。往耽摩立底國。既入江口，遭賊破舶。唯身得存。淹停斯國，十有二歲。頗閑梵語。誦緣生等經，兼修福業。因遇商侶，與淨相隨。詣中印度。先到那爛陀。次向金剛座。旋過薛舍離，後到俱尸國。與無行禪師，同遊此地。燈師每歎曰，本意弘法，重之東夏。寧知志不成，遂奄爾衰年。今日雖不契懷。來生願畢斯志。然常爲觀史多天業，冀會慈氏。日畫龍華一兩枝，用標心至。燈公因道行之次，過道希師所住舊房。當于時也，其人已亡。漢本尙存，梵夾猶列。覩之潛然流涕而歎。昔在長安，同遊法席。今於他國，但遇空筵。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二)社和羅鉢底國（梵 Dvarapati）西域記卷十作墮羅鉢底。據謙德謂即暹羅舊都阿猶地亞（Ayuthya）也。比耳謂爲桑達維（Sandowe）地方古名。而緬甸史又稱暹羅國以是名也。  
薛舍離即吠舍離國。

第一百十二節。高昌二法師。彼岸，智岸。彼岸法師，智岸法師，並是高昌人也。少長京師，傳燈在念。既而歸心勝理。遂乃觀化中天。與使人王玄廓相隨汎船。海中遇疾俱沒。所將漢本瑜伽及餘經論，咸在室利佛逝國矣。  
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第一百十三節。洛陽三法師。曇潤，義輝，智弘。曇潤法師洛陽人也。善呪術，學立理。探典翫醫明。善容儀，極詳審。振錫江表，拯物爲懷。漸次南行，達于交趾。住經載稔，溜素欽風。汎船南上，期西印度。至訶陵北，渤（一）盆國遇疾而終。年三十矣。  
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一）渤盆國（Pembuan）在今婆羅洲南岸。由爪哇北渡海即可至。

義輝論師洛陽人也。受性聰敏，理思鈎深。博學懷。尋真是務。聽攝論，

俱舍等，頗亦有功。但以義有異同，情生舛互。而欲思觀梵本，親聽微言。遂掌中天。還望東夏。惜哉！苗而不寶，壯志先秋。到郎迦成國，嬰疾而亡。年三十餘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智弘律師者，洛陽人也。卽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姪也。年纔弱冠，早狎冲虛。志蔑輕肥，情懷棲遁。遂在少林山，冷和服餌。樂誦經典，頗工文筆。旣而悟朝市之諠譁，尙法門之澄寂。遂背八水而去三吳。捨素禊而撰緇服。事瑳禪師爲師。稟承思慧。而未經多載，卽髣髴玄關。復往蘄州忍禪師處，重修定漱。而芳根雖植，崇條未聳。遂濟湘川，跨衡嶺。入桂林而託想，遁幽泉以息心。頗經年載，仗寂禪師爲依止。覩山水之秀麗，翫林薄之清虛。揮翰寫衷，掣幽泉心。賦申遠遊之懷。旣賢三吳之法匠，頗盡芳筵。歷九江之勝友，幾閑妙理。然而宿植善根，匪由人獎。出日中府，欲觀禮西天。幸遇無行禪師，與之同契。至合浦，升船長，泛滄溟。風便不通，漂居上景。應作七覆向交州，住經一夏。旣至冬末，復往海濱神灣。隨船南遊，到室利佛

逝國。自餘經歷，具在行禪師傳內。到大覺寺，住經二載。瞻仰尊容，傾城勵想。諷誦梵本，月故日新。閑聲論，能梵書。學律儀，習對法。既解俱舍，復善因明，於那爛陀寺，則披覽大乘。在信者道場，乃專功小教。復就明德，重洗律儀。懇懇勤勤，無忘寸影。習德光律師所製律經，隨聽隨譯，實有工夫。善護浮囊，無虧片檢。常坐不臥，知足清廉。奉上謙下，久而彌敬。至於王城，鷲嶺，僊苑，鹿林，祇樹，天階，菴園，山穴。備申翹想，東契幽心。每撥衣鉢之餘，常懷供益之念。於那爛陀寺則上食普設。在王舍城中，乃器供常住。在中印度近有八年。後向北天羯濕彌羅。擬之鄉國矣。聞與琳公爲伴，不知今在何所。然而翻譯之功，其人已就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第一百十四節。荊州五法師。道琳，曇光，慧命，無行，法振。道琳法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尸頗。唐云戒光弱冠之年，披緇離俗。成人之歲，訪友尋真。搜律藏而戒珠瑩。啟禪門而定水清。稟性虛潔，雅操廉貞，濯清恬忘，漱玉泉而養靈。既常坐不臥，一食全誠。後復慨大教東流，時經

多載，定門鮮入，律典頗虧。遂欲尋流討源，遠遊西國。乃杖錫遐逝，鼓舶南溟。越銅柱而屆郎迦。歷訓陵而經裸國。所在國王待極致殷厚。經乎數載，到東印度 耽摩立底國。住經三年，學梵語。於是捨戒重受，學習一切有部律。非唯學兼定慧，蓋亦情耽呪藏。後乃觀化中天，頂禮金剛御座，菩提聖儀。復至那爛陀寺。搜覽大乘經論。注情俱舍。經于數年。至於鷲嶺，杖林(二)，山園，鵲樹。(三)備盡翹仰，並展精誠。乃遊南天竺國。搜訪玄謨。向西印度。於羅荼國住經年稔。更立靈壇，重稟明呪。嘗試論之曰，夫明呪者，梵云毗睢陀羅必得丁澤反家。毗睢，譯爲明呪。陀羅，是持。必得家，是藏。應云持明呪藏。然相承云此呪藏。梵本有十萬頌。唐譯可成三百卷。現今求覓，多失少全。而大聖沒後，阿離耶那伽曷樹那卽龍討菩薩，特精斯要。時彼弟子，厥號難陀。聰明博識，清意斯典。在西印度經十二年。專心持呪，遂便感應。每至食時，食從空下。又誦呪求如意瓶。不久便獲。乃於瓶中得經，歡喜。不以呪結，其瓶遂去。於是難陀法師恐呪明散失，遂便撮集，可十二千

頌。成一家之言。每於一頌之內，離合呪印之文。雖復言同字同，實乃義別用別。自非口相傳授，而實解無因，後陳那論師見其製作，功殊人智，思極情端。撫經歎曰，嚮使此賢，致意因明者，我復何顏之有乎。是知智士識已之度量，愚者闇他之淺深矣。斯之呪藏，那夏未流。所以道琳意存斯妙。故呪藏云，升天乘龍，役使白神。利生之道，唯呪是親。淨於那爛陀，亦屢入壇場，希心此要。而爲功不並就，遂泯斯懷，爲廣異聽。粗題綱目云耳。道琳遂從西境，轉向北天。觀化羯濕彌羅。便入烏長那國。詢訪定門，搜求般若。次往迦畢試國，禮烏率膩沙。佛頂骨也。自爾之後，不委何訖。淨廻至南海羯荼國，有北方胡至云，有兩僧，胡國逢見。說其狀跡，應是其人。與智弘相隨，擬歸故國。聞爲途賊所擁還，乃覆回北天。年應五十餘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一)杖林梵語洩瑟知林(Yastivana)之譯義。在王舍城西南附近。西域記卷九云，『佛陀伐

那山(Buddhavana)空谷中，東行三十餘里，至洩瑟知林(唐言杖林)。林竹脩勁，被山

滿谷。其先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

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爲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妙法。』

(二) 山園或指那爛陀寺附近之因陀羅勢羅窣訶山 (唐言帝釋窟) (*Indrasalagruha Parvata*) 而言。『其山巖谷杳冥，華林蓊鬱。嶺有兩峯，岌然特起。西峯南巖，間有大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時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畫石請問。佛爲演釋。其迹猶在。……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峯伽藍前，因窣堵波謂互娑。(唐言雁。)有苾芻經行，忽見群雁飛翔。戲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苾芻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於是建窣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雁，瘞其下焉。』 (見西域記卷九。)

(三) 『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迦 (*Kapotaka*) (唐言鴿)。伽藍。伽藍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爲諸大衆，一宿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族。一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薄福，恆爲弊事。』來至佛所，揚言唱曰，『日如來於此說法，令我網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饑，其計安出。如來告曰，『汝應蘊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大鴿，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學，便證聖果。因名所建，爲鴿伽藍。』 (見西域記卷九。)

所謂鵲樹，殆指此寺之樹而言也。

曇光律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既其出俗，遠適京師。即誠律師之室灑。善談論，有文情。學兼內外，戒行清謹。南遊溟渤，望禮西天。承已至訶利雞羅國，在東天之東。年在盛壯，不委何之。中訪寂無消息。應是擯落江山耳。又見訶利雞羅國僧，說有一唐僧，年餘五十。得王敬重，秉權一寺。多寶經像。好撻楚。即於此國遇疾，而瘞他鄉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四)訶利雞羅國在東天之東，即西域記卷十之羯朱嚧祇羅國。彼俗或謂羯蠅揭羅國 (Kajjaghriya)。在恒河下流。東經約八十八度，北緯約廿五度。

慧命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戒行疎通，有懷節操。學兼內外，逸志雲表。仰祥河而牒想，念竹苑以翹心。汎舶而行，至占波遭風，而屢遘艱苦。適馬援

之銅柱，息上景(七)應作七景而歸唐。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五)祥河不可攷。竹苑或名竹林，已詳上文。

(六)占波爲 Champa 之譯音，即今之柬埔寨 (Cambodia) 也。

(七)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有七景，又有上景。上景之上字必爲七字之誤刊。攷隋書地理志有



比景郡。大業元年，平林邑置。唐書地理志驩州下注云，貞觀元年以隋北景郡置七州，又更名七州曰南景州。吾意七景又必爲北景之簡寫也。其地約當今安南國順化府附近。

無行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唐云慧叶性虛融，稟質溫雅。意

存仁德，志重烟霞。而竹馬之年，投足石渠之署。暨乎弱冠，有懷金馬之門。頗已漁獵百氏，流睇三經。州望推奇，鄉曲排僞。于時則絢彩霞開，鏡三江而挺秀。芳思泉湧，灌七澤而流津。然宿因感會，今果現前。希慕法門，有窺立苑。幸遇五人之度，爰居等界道場。旣而創染諦門，初霽法侶。事

大福田寺慧英法師爲鄔波駄耶。唐云親教師和上者，訛也。斯乃吉藏法師之上足。可謂蟬

聯碩得。固乃世不乏賢。於是標心般若，棲志禪居。屏棄人間，往來山水。

每因談玄講肆，擊闡微言。雖年在後生，而望逾先進。及乎受具，同壇乃二十餘人。誦戒契心，再辰便了。咸稱上首，餘莫能加。次隱幽巖，誦法華妙典。不盈一月，七軸言終。乃歎曰，夫尋筌者，意在得魚。求言者，本希趣理。宜可訪名匠，鏡心神。啟定門，斷煩惑。遂乃杖錫九江，移步三越。遊

衡岳，處金陵。逸想嵩華，長吟少室。濯足八水，舉袂三川。求善知識，卽其志也。成攜定門而北上，獵智者禪匠之精微。麾戒轡而東歸，究道宣律師淳粹。聽新舊經論，討古今儀則。洋洋焉波爛萬頃，疑疑也崖岸千尋。與智弘爲伴。東風汎舶，一月到室利佛逝國。國王厚禮，特異常倫。布金華，散金粟。四事供奉，五對呈心。見從大唐天子處來，倍加欽上。從乘王舶，經十五日，達末羅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國。至冬末，轉舶西行。經三十日，到伽鉢亶那。從此泛海，二日到師子洲，觀禮佛牙。(八)從師子洲復東北，泛舶一月，到訶利雞羅國。此國乃是東天之東界也。卽瞻部州之地也。停在一(九)年，漸之東印度。恒與智弘相隨。此去那爛陀途有百驛。旣停息已，便之大覺。蒙國安置入寺，俱爲主人。西國主人，稍難得也。若其得主，則衆事皆同如也。爲客但食而已。禪師後向那爛陀，聽瑜伽，習中觀。研味俱舍，探求律典。後往毘羅茶寺。去斯兩驛。彼有法匠，善解因明。屢在芳筵，習陳那法稱之作。莫不漸入玄關，頗開幽鍵。每唯杖錫，乞食全軀。少欲自居，情

超物外。曾因閑隙，譯出阿笈摩經。述如來涅槃之事。略爲三卷。已附歸唐。是一切有部律中所出。論其進，不乃與會寧所譯同矣。行禪師既言欲居西國，復道有意神州。疑取北天，歸乎故里。淨來日，從那爛陀相送。東行六驛，各懷生別之恨，俱希重會之心業也。茫茫流泗交袂矣。春秋五十六。大見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八)伽鉢夏那不可攷。惟因泛海二日，即可至師子洲。師子洲即錫蘭島(Sinhaldvipa)。然則伽鉢夏那必近錫蘭島矣。

(九)瞻部洲(Jambudvīpa, Jambudīpa)，據印度古代世界構成說，乃南方海中可居之一洲也。西域記卷十，有瞻波國亦瞻部之轉音也。安南南部曰占婆，或曰占城。占婆之名，或亦因有瞻波國移民來此，故有是名。猶之爪哇島之別稱訶陵，以有印度羯餒伽國移民也。

法振禪師者，荊州人也。景行高尙，唯福是修。濯足禪波，棲心戒海。法侶欽肅，爲導爲歸。諷誦律經，居山居水。而思禮聖迹。有意西遡。遂共同州僧乘悟禪師，梁州乘如律師，學窮內外，智思鉤深。其德不孤，結契由踐。於是攜二友，出三江。整帆上景應作七景之前，鼓浪訶陵之北。巡歷諸島，漸至

羯荼。未久之間，法振遇疾而殞。年可三十五六。既而一人所委，彼二情疑。遂附舶東歸，有望交趾。覆至瞻波，即林邑國也。乘悟又卒。瞻波人至，傳說如此。而末的委。獨有乘如言歸故里，雖不結實，仍嘉令秀爾。獨何爲三無一就。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一百十五節。澧州二法師。大津，僧哲。大津師者，澧州人也。幼染法門，長敦節儉。有懷省欲，以乞食爲務。希禮聖跡，啓望王城。每歎曰，釋迦悲父，既具不遇。天宮慈氏，宜勗我心。自非覩覺樹之眞容，謁祥河之勝躅，豈能收情六境，致想三祇者哉。遂以永淳二年，振錫南海。爰初結旅，頗有多人。及其角力，唯斯一進。乃贊經像，與唐使相逐。汎舶月餘，達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載，解崑崙語。頗習梵書。潔行齊心，更受圖具。淨于此見。遂遣歸唐，望請天恩。於西方造寺。既覩利益之弘廣，乃輕命而復滄溟。遂以天授二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向長安矣。今附新譯雜論十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西域求法高僧傳兩卷。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僧哲禪師者，澧州人也。幼敦高節，早託立門。而解悟之機，實有灌瓶之妙。談論之銳，固當重席之美。沈深律苑，控總禪畦。中百兩門，久提綱目。莊劉二籍，亟盡樞關。思慕聖蹤，泛舶西域。既至西土，適化隨緣。巡禮略周，歸東印度。到三摩咀吒國。國王名曷羅社跋王。其王既深敬三寶，爲大(三)鄔波索迦。深誠徹信，光絕前後。每於日日，造拓模泥像十萬軀。讀大般若十萬頌。用鮮華十萬尋，親自供養。所呈薦設，積與人齊。整駕將行，觀音先發。旗旛鼓樂，漲日彌空。佛像僧徒，並居前引。王乃後從。於王城內，僧尼有四千許人。皆授王供養。每於晨朝，令使入寺。合掌房前，急行疾問。大王奉問。法師等宿夜，得安和不。僧答曰，願大王無病長壽，國祚安寧。使返報已，方論國事。五天所有聰明大德，廣慧才人，博學十八部經，通解五明大論者，並集茲國矣。良以其王仁聲普泊，駿骨遐收之所致也。其僧哲住此王寺，尤蒙別禮。存情梵本，頗有日新矣。來時不與相見。承聞尙在，年可四十許。僧哲弟子立遊者，高麗國人也。隨師於師子國出家，因住

彼矣。

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一) 三摩咀吒國 (Samatata) 亦見西域記卷十。其國在今恒河口一帶之地。其國都城，或即瀛涯勝覽榜葛刺國之鎖納兒港 (Sonar-gaon) 也。西域記云，『三摩咀吒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地遂卑濕。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菓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剛烈。形卑色黑。好學勤勵。邪正兼信。』

(二) 鄒波索迦，即優婆塞之別譯也。

第一百十六節。苾芻貞固。孟懷業。

(一) 苾芻貞固律師者，梵名娑羅笈多。為譯

貞固

即鄭地榮川人也。俗姓孟。粵以驅烏之歲，早蘊慈門。總角之秋，棲心慧苑。年甫十四，遂丁荼蓼。眷流俗之難保，知法門之可尚。爰興正念，企步勝場。遂於汜水等慈寺遠法師處，申侍席之業。意存教綱，便誦大經。經三兩歲，師遂淪化。後往相州，林慮諸寺，尋師訪道。欲致想禪局。自念教檢未窺，難辨真偽。即往東魏聽覽唯識。復往安州大猷禪師處，習學方等。數旬未隔，即妙相現前。復往荊州，歷諸山寺，求善知識，希覓未聞。復往襄州

，遇善導禪師。受彌陀勝行。當爾之時，交望棄索訶之穢，卽欲趣安養之芳林。覆思獨善，傷大士行。唯識所變，何非淨方。遂往峴山恢覺寺澄禪師處，創蒙半字之訓，漸通完器之言。禪師則沈研律典。荷世尊五德之重寄。載轢經論。當末代四依之住持。定漱波深，濯八解而流派。慧峯岳峻，聳六度而疏巖。五塵無雜，九惱非驚。外跨四流，內澄三定。法俗欽望，推爲導首。蒙綸旨召入神都。在魏國東寺，居多聞之數。固師年餘二十，卽於禪師足下而進圓具。纔經一載，總涉律綱。覆向安州秀律師處三載。端心讀宣律師文抄。可謂問絕鄔波離，貫五篇之表裏。受諸毗舍女，洞七聚之幽關。律師云五歲得遊方。未至歲而早契。十年離依止。不屆年而預合。其秀律師卽蜀郡興律師之上足。旣進圓具，仍居蜀川。於和尚處學律四載。後住長安宣律師處。爲依止之客。投心乳器，若飲鵝之善識精麤。竭志水瓶，等歡喜之妙持。先後經十六年，不離函丈。研窮諸部，淘鍊數家。將首律師疏，以爲宗本。然後三陽之八水，復向黃州報所生地。次往安州，大興律教。諸王刺史，咸

共遵承。故律云，若有律師處，與我身不殊。居十力寺。年七十餘，方始寂化。戒行清素，耳目詳知。嗟乎，代有其人，棟梁佛日。蟬聯靡絕，繼踵相承。實謂漢珠荆玉，雖別川而俱媚。桂枝蘭葉，縱畢節而同芳。固師既得，律典斯通，更披經論。又復誦法華，維摩向一千遍。心心常續，念念恒持。三業和驅，四儀無廢。復往襄州，在和上處，重聽蘇咀羅披，尋對法藏。頗通蘊處。薄檢衣珠。化城是息。終期寶渚。遂乃濯足襄水，顧步藍山。仰上德之清塵，往東林而散志。有意欲向師子洲，頂禮佛牙，觀諸聖迹。以垂拱之歲，移錫桂林。適化遊方，漸之清遠峽谷。同緣赴感，後屆番禺廣府。法徒請開律典。時屬大唐聖主。天下普置三師，欲令佛日在明，法舟長汎。旣而威儀者律也。固亦衆所欽情。三藏追場，講毗柰耶教。經乎九夏，爰竟七篇。善教法徒，汎誘時俗。于時制旨寺恭闍梨，每於講席，親自提獎。可謂恂恂善誘，弘濟忘倦。闍梨則童真出家，高行貞節。年餘七十，而恆敬五篇。有福之人，可逢上智。實乃禪池霖漫，引法海而通波。思嶺崔嵬，鋒慧嶽而



騰峭。深明幻本，巧悟心源。雖閑諸法體空，而利物之用盛集。構有爲之福業，作無上之津梁。而屢寫藏經，常營衆食。實亦衆所知識，應物感生，勸悟諸人，共敦律教。固師旣法侶言，散還向峽山。冀託松林之下，用畢幽棲之志。蒙謙寺主等特見賓迎。寺主乃道冠生知，體含仁恕。供承四海，摩倦三朝。屈己伸他，卑辭是務。固師意欲息想山門，有懷營構傾廊，通直道脫，階正邪基。曲製山池。希流八解之清潤，傍開壇戒。冀闡七聚之芳規，復欲於戒壇之後，造一禪龕立方等道場，修法華三昧。功雖未就，而情已決。然布薩軌儀，已紹綱目。又每歎曰，前不遭釋父，後未遇慈尊，末代時中，如何起行。旣沈吟於空有之際，復躑躅於多師之門矣。淨於佛逝江口，升舶附書，憑信廣州。見求墨紙，抄寫梵經。并雇手直。于時商人風便舉帆高張，遂載來，求住無路。是知業能裝飾，非人所圖。遂以永昌元年，七月，二十日，達于廣府。與諸法俗，重得相見。于是在制旨寺，處衆嗟曰，本行西國，有望流通，廻住海南。經本尙闕。所將三藏，五十餘萬頌，並在佛逝，

終須覆往。既而年餘五十，重越滄波。隙肆不留，身城難保。朝露溘至，何所矚焉。經典既是要門，誰能共往收取。隨譯隨受，須得其人。衆僉告曰，去寺不遠，有僧貞固。久探律教，早蘊精誠。儻得其人，斯爲善伴。亦既纔聞，此告髣髴。雅合求心。於是裁封山扁，薄陳行李。固乃啟封暫觀，卽有同行之念。譬乎聊城一發，下三將之雄心。雪山小偈，牽大隱之深志。遂乃喜辭幽澗，歡去松林。攘臂石門之前，寒衣制旨之內。始傾一蓋，合襟情於撫塵。既投五體，契虛懷於曩日。雖則平生未面，而實冥符宿心。共在良宵，頗論行事。固乃答曰，道欲合，不介而自親。時將至，求仰而不可。謹卽共弘三藏，助燭千燈者嶼。於是重往峽山，與謙寺主等言別。寺主乃照機而作，曾不留連。見述所懷，咸助隨喜。已闕無念，他濟是心。並爲資裝。令無少乏。乃廣府法俗，悉贈資糧。卽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長驅。作含生之梯橙，爲欲海之舟艫。慶有懷於從志，庶無廢於長途。固師年四十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又貞固弟子一人，俗姓孟，名懷業，梵號僧伽提婆。祖父本是北人。因官遂居嶺外。家屬權停廣府。慕法遣奉師門。雖可年在弱冠，而實志逾強。仕見師主，懷弘法之念。卽有隨行之心，割愛抽悲。投命溟渤，至佛逝國。解骨<sup>(三)</sup>崙語。頗學梵書。誦俱舍論偈。雖事憑於一獵，冀有望於千途。儻策勤於熟思，希比迹於生芻。日爲侍者，現供翻譯。年七十耳。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一)苾芻卽比丘(Bhikshu)之別譯。依他人施捨而生活之僧人也。

(二)骨倫語卽崙崙語也。

第一百十七節。苾芻道宏。苾芻道宏者，梵名佛陀提婆，<sup>唐云覺</sup>汴州雍丘

人也。俗名靳。其父早因商侶，移步南遊。遠歷三江，遐登五嶺。遂過韶部，

後屆峽山。觀巖谷之清虛，翫川源之澄寂。逢善知識，披緇釋素。于時道宏，其年尙小。任業風而萍轉，隨父師而遊涉。入桂林以翹想，步幽泉而疊息。父名大感禪師。遂於寂禪師處，學秘心關。頗經年載，薄知要義。還之峽谷。道宏隨父亦復出家。年滿二十，此焉進具。往來廣府，出入山門。雖可年

望未高，而頗懷節槩。既聞淨至，走赴莊嚴。詢訪所居。云停制旨，一申禮事。卽有契於行心。再想生津，實無論於性命。聞說滔天之浪，蔑若小池。觀橫海之鯨，意同鱸鱖。尋卽重至清遠，言別山庭。典貞固師，同歸府下。於是乎畢志南海，共赴金州。擬寫三藏，德被千秋。識悟聰敏，叶性溫柔。頗功草隸，復翫莊周。體齊物之篇虛誕。初指馬之說悠悠。不憑河而徒涉，能臨懼而善籌。雖功未厠於移照，終有慶於英猷。英猷何陳，求法輕身。不計樂而爲樂，不將親而作親。欲希等生靈於己體，豈若嬾芻狗而行仁。既至佛逝，敦心律藏。隨譯隨寫，傳燈而望。重瑩戒珠，極所欽尙。求寂滅之圓成，棄迷津之重障。畢我大業，由斯小匠。慶爾拔擢於有流，庶福資於無量。年二十二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一百十八節。善行。善行師者，晉州人也。少辭桑梓，訪道東山。長習律儀，寄情明呪。溫恭儉素，利物是心。則淨之門人也。隨至室利佛逝，有懷中土。既染痼疾，返棹而歸。年四十許。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一百十九節。襄陽二法師。靈運，法郎。靈運師者，襄陽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志懷耿介，情存出俗。追尋聖跡，與僧哲同遊戲南溟，達西國。極閑梵語。利物存懷。所在至處，受王禮敬。遂於那爛陀畫慈氏眞容。菩提樹像。一同尺量，妙簡工人。賈以歸唐，廣興佛事。翻譯聖教，實有堪能矣。

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苾芻法朗者，梵名達摩提婆。

唐天法大。

襄州襄陽人也。住靈集寺。俗姓安。實

乃家傳禮義，門襲冠纓。童年出家，欽修是務。遂離桑梓，遊涉嶺南。淨至番禺，報知行李。雖復學悟非遠，而實尙希情深。意喜相隨，同越滄海。未經一月，屈乎佛逝。亦既至此，業行是修。曉夜端心。習因明之秘冊。晨昏勵想，聽俱舍之幽宗。既而一簣已傾，庶罔隕於九仞。三藏虔念，擬尅成乎五篇。弗憚劬勞，性有聰識。復能志託弘益，抄寫忘疲。乞食自濟，但有三衣。袒膊塗跣，遵修上儀。雖未成於角立，終有慕於囊錫。凡百徒侶，咸希自樂。爾獨標心，利生是恪。恪勤何能，專斯至理。若能弘廣，願於悲生。冀

大明於慈氏。年二十四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其僧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學經三載，梵漢漸通。法朗須往訶陵國。在彼經夏，遇疾而卒。懷業戀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貞固，道宏相隨，俱還廣府。各並淹留，且住更待後追。貞固遂於三藏道場，敷揚律教。未終三載，染患身亡。道宏獨在嶺南。爾出迥絕消息。雖每顧問，音信不通。嗟乎！四子俱汎滄波，竭力盡誠，思然法炬。誰知業有長短，各阻去留。每一念來，傷歎無及。是知麟喻難就，危命易虧。所有福田，其相資濟。龍華初會，俱出塵勞耳。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第一百二十節。釋慧日。釋慧日，俗姓辛氏，東萊人也。中宗朝得度。及登具足。後遇義淨三藏，造一乘之極。躬詣竺乾，心恆羨慕。日遂誓遊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國，崑崙，佛誓，師子洲等，經過略徧。乃達天竺。禮謁聖迹，尋求梵本。訪善知識，一十三年。咨稟法訓，思欲利人。振錫還鄉，獨影孤征。雪嶺胡鄉，又涉四載。既經多苦，深厭闔

浮。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能速見佛。偏問天竺三藏，學者所說。皆讚淨土。後合金口。其於速疾，是一生路。盡此報身，必得往生極樂世界。親得奉事阿彌陀佛。聞已頂受。漸至北印度健駄羅國王城東北，有一大山。山有觀音像。有志誠祈請，多得現身。日遂七日叩頭。又斷食，畢命爲期。至七日，夜且未央，觀音空中現紫金色相。長一丈餘。坐寶蓮華，垂右手摩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彌陀佛國，勸令念佛，誦經迴願往生。到彼國已，見佛及我，得大利益。汝自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說已忽滅。日斷食既困，聞此強壯。及登嶺東歸，計行七十餘國。總一十八年。開元七年，方達長安。進帝佛真容，梵夾等。開悟帝心。賜號曰慈愍三藏。生常勤修淨土之業，著往生淨土集行於世。其道與善導，少康異時同化也。又以僧徒多迷五辛中興渠。興渠人多說不同。或云藝薑胡萎。或云阿魏。唯淨土集中別行書出云，五辛此土唯有四。一蒜，二韭，三葱，四薤。闕於興渠。梵語稍譌。正云形具，餘國不見。迴至于闐，方得

見也。根蠹如細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也。於時冬天到彼，不見枝葉。蔓萎非五辛。所食無罪。日親見爲驗歟。以天寶七年，卒於住寺。報齡六十九。葬於白鹿原，成小塔焉。見高僧傳三集卷二十九。

第一百二十一節。慧超。慧超者，不知何許人。清末，宣統時，法人伯希和(Prof P. Pelliot)在甘肅燉煌鳴沙山石室中，發現殘書一部。其首尾皆殘闕。楮紙寫本。每行自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等。記周遊五天竺行程，及國土，宗教，物產，民風。初不省其書名，及作者之姓氏。後經碩學家羅振玉等攷檢，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百，有慧超又作惠超往五天竺國傳。就其音義，證以此卷，合者凡十五條。其次第並與一一脗合。知此卽慧超傳矣。書失千餘年，至是復得。雖不完全，亦誠大樂事矣。慧超行業，釋氏傳錄，多不記載。書中有開元十五年西歷七二七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云云。藉以知慧超爲何時人，及遊印度之在何時也。書中記述，不如西域記之詳瞻。然如稱胡密國北山中，有九識匿國。國有一王。足證唐書西域傳五識匿各有酋長之誤。謂疎勒外國



人呼伽師祇離國。證以唐書疎勒傳，足正慧琳音義伽師佉黎卽葱嶺之非。其他可資攷證者，尙不少。書雖節略殘闕，然其價值亦不亞於宋雲惠生之紀行矣。羅刊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有十四頁，凡六千餘字。全錄之，則非吾志。姑舉其紀程足矣。前文殘闕，故慧超究由何道往印度不可得知。以吾意揣之，似亦由今新疆踰葱嶺而往者也。

印度境內所遊者，起自拘尸那國。

名見西域記卷六，又作拘尸那揭羅。

又至彼羅疵斯國。

西域記卷

七，作婆羅疵斯國。

由是而至中天竺國王住城，名葛那及

似卽曲女城。梵名羯若鞠闍 Kanyakubja 今名喀腦笈 Kanauj

中天王境界極寬，百姓繁開。王有九百頭象。餘大首領，各有三二百頭。其王每自領兵馬鬥戰，常與餘天戰也。中天王常勝。此中天大小乘俱行。從中天國南行三月餘，至南天竺國王所住。王有八百頭象。境土極寬。南至南海，東至東海。西至西海，北至中天，西天，東天等國接界。衣著，飲食，人風，與中天相似。唯言音稍別。土地熱於中天。五天總無王及領首。又從南天北行兩月，至西天國王住城。此西天王亦五六百頭象。王及首領百姓等，

極敬信三寶。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土地甚寬。西至西海。國人多善唱歌。餘四天國不如此國。今被大寔即大來侵。半國已損。又五天法，出外去者，不將糧食，到處即便乞得食也。唯首領等自資糧，不食百姓。又從西天

北行三個餘月，至北天國閼蘭達羅國。

見西域記卷四。慧超周遊五天路線，似與玄奘大概相同。

王有三

百頭象。依山作城而住。從茲已北，漸漸有山。爲國狹小。兵馬不多。常被中天及迦葉彌羅國屢屢所吞。所以依山而住。人風，衣著，言音，與中天不殊。土地稍冷於中天等也。亦無霜雪，但有風冷。西是平川，東近雪山。國

內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又一月過雪山。從閼蘭達羅國西行經一月，至一

社吒國。

疑有誤字。

言音稍別，大分相似。衣著人風，土地所出，節氣寒暖，與北

天相似。亦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王及首領百姓等，大敬信三寶。又從此

吒國

有缺字。

西行一月，至新頭故羅國。

似即身毒省Sinh。

衣著風俗，節氣寒暖，與北天

相似。言音稍別。此國極足駱駝。國人取乳酪喫也。王及百姓等，大敬三寶。足寺足僧。即造順正理論衆賢論師是此國人也。此國大小乘俱行。見今大

寔即大食

侵，半國損也。卽從此國乃至五天，不多飲酒。遍歷五天，不見有醉人相打之者。縱有飲者，得氣得力而已。不見歌舞作劇，飲宴之者。北天山中，有一寺名那揭羅駄娜。有一漢僧，於此寺身亡。彼大德說從中天來。明閑三藏聖教，將欲還鄉，忽然違和，便卽化矣。于時聞說，莫不傷心。便題四韻，以悲冥路。五言。

故里燈無主。他方寶樹摧。神靈去何處。玉兒已成灰。憶想哀情切。悲君願不隨。孰知鄉國路。空見白雲歸。

又從此行十五日入山，至迦葉彌羅國。此國稍大。王有三百頭象。住在山中。道路險惡。不被外國所侵。人民極衆。貧多富小。王及首領，諸富有者，衣著與中天不殊。土地極寒。不同以前諸國。秋霜冬雪，夏足霜雨。百卉亘青葉雕。冬草悉枯。川谷狹小。南北五日程，東西一日行。土地卽盡。迦葉彌羅國東北隔山十五日程，卽是大勃律國，楊同國，娑播慈國。此三國並屬吐番所管。迦葉彌羅國西北隔山七日程，在小勃律國。此屬漢國所管。又從

迦葉彌羅國西北隔山一月程，至建馱羅。此王及兵馬總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羅門。此國舊是罽賓王。王化爲此。突厥王阿耶領一部落兵馬，投彼罽賓王。於後突厥兵盛，便殺彼罽賓王自爲國主。因茲國境，突厥霸王此國已北，並住中。又從此建馱羅國正北入山，三日程，至烏長國。彼自云鬱地引那。此王大敬三寶。百姓村莊，多分施入寺家供養，少分自留，以供養衣食。足寺足僧。僧稍多於俗人也。專行大乘法也。衣著，飲食，人風，與建馱羅國相似，言音不同。節氣甚冷。又從烏長國東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衛國。彼自呼云奢摩褐羅闍國。此王亦敬信三寶。有寺有僧。衣著言音，與烏長國相似。拘衛即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波斯傳後之俱位。或曰商彌。治阿窟室。國人常助小從建馱羅國西行入山七日，至覽彼國。即西域記卷一此國勃律爲中國候。無王，有大首領。亦屬建馱羅國所管。衣著言音，與建馱羅國相似。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寶。行大乘法。又從此覽波國，西行入山。經八日程，至罽賓國。亦是建馱羅王所管。此國土人是胡。王及兵馬突厥。衣著，言音，食飲，

與吐火羅國大同少異。又從此罽賓國西行七日，至謝颺國。

名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

彼自呼云社護羅薩他那。

即吐火羅斯坦那，Kharisiana之轉音。

土人是胡。王及兵馬即是突厥。

其王即是罽賓王之姪兒。自把部落兵馬住於此國。不屬餘國，亦不屬阿叔。

此王及首領，雖是突厥，極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大乘法。衣著人風，土地

所出，與罽賓相似。言音各別。又從謝颺國北行七日至犯引國。

新唐書作帆延或曰望衍

西域記作梵衍那。今之Bamian城。

此王是胡，不屬餘國。兵馬強多，諸國不敢來侵。土地有

雪。極寒。住多依山。王及首領百姓等，大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大小乘法

。人風大分與罽賓相似。言音不同餘國。又從此犯引國北行廿日，至吐火羅

國。王住城名為縛底耶。

新書書帆延條後，作縛底野。即希臘人所稱Bactria之譯音。

見今大寔大食兵馬在彼

鎮押。其王被逼，走向東一月程。在蒲持山住。見屬大寔所管。言音與諸國

別。共罽賓國少為相似，多分不同。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國王首領及百

姓等，甚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小乘法。不事外道。男人並剪鬚髮，女人在

髮。土地足山。又從吐火羅國西行一月，至波斯國。此王先管大寔。大寔是

波斯王放驢戶。於後叛。便殺彼王，自立爲主。然今此國却被大寔所吞。言音各別，不同餘國。常於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師子國取諸寶物。所以彼國云出寶物。亦向崑崙國取金。亦汎舶漢地直至廣州，取綾絹絲綿之類。土地出好細疊。國人愛殺生，事天不識佛法。又從波斯國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寔國。彼王不住本國，見向小拂臨國住也。爲打得彼國。國人愛殺。事天，不識佛法。國法無有跪拜法也。離釋底耶西行一月，自當達波斯國境。唯自波斯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寔國。實不知其所指何地。開元初年時，西部土耳其斯坦全境皆已歸大食所管。而大食國都則在敘利亞之大馬色克城，故言見向小拂林國住也。又從大寔國已東，並是

胡國。卽是安國，曹國，史國，石驪國，似卽石米國，康國。中雖各有王，

並屬大寔所管。爲國狹小，兵馬不多。而能自護。言音不同諸國。又此六國，

總事火祆，不識佛法。唯康國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極惡風俗。婚姻交雜。納母及姊妹爲妻。波斯國亦納母爲妻。其吐火羅國仍至罽賓國，犯

引國，謝颺國中，兄弟十人，五人，三人，兩人，共娶一妻。不許各娶一婦。

恐破家計。從康國已東，卽跋賀那國。唐書作拔汗那。又有兩王。縛叉大河當中西



流。攷拔汗那中境大河實爲錫爾河 Syr Daria 而非縛又河。西域記作縛鄆河又名阿母河。慧超此處有誤會。河南一王，屬大寔。

河北一王，屬突厥所管。言音各別，不同餘國。不識佛法。無有寺舍僧尼。

又跋賀那國東有一國，名骨咄國。此王元是突厥種族。當土百姓，半胡半突

厥。言音半吐火羅，半突厥，半當土。王及首領百姓，大敬信三寶。有寺有

僧。行小乘法。此國屬大寔所管。從此胡國已北，北至北海，西至西海，東

至漢國，已北，總是突厥所住境界。此等突厥，不識佛法。無寺無僧。波斯大寔，胡國，跋賀那等，慧超似

僅據傳聞，而非親見者也。又從吐火羅國東行七日，至胡密唐書作護蜜國。王住

城。當來於吐火羅國逢漢使入蕃。略題四韻取辭。五言。

君恨西蕃遠。余嗟東路長。道荒宏雪嶺。險澗賊途倡。鳥飛驚峭嶺。人去

偏樑口。平生不捫淚，今日灑千行。

冬日在吐火羅國逢雪述懷。五言。

冷雪牽冰合。寒風擘地烈。巨海凍塲壇。江河凌岬嶠。龍門絕瀑布。井口

盤地結。伴火上脰歌。焉能度播蜜。

此胡密王兵馬少弱。不能自護。見屬大寔，每年輸稅絹三千疋。住居山谷，處所狹小。百姓貧多。衣著皮裘氎衫。王著綾絹疊布。食唯餅飴。土地極寒，甚於餘國。言音與諸國不同。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領百姓等，總事佛，不歸外道。所以此國，無外道。其山無有樹木，及於百草。從胡密國東行十五日，過播蜜。即帕米爾。以口卽至葱嶺鎮。此卽屬漢兵馬，見今鎮押。此卽舊日王裴星國境。爲王背叛，走投土番。然今國界，無有百姓。外國人呼云渴飯檀國。漢名葱嶺。西域記作竭盤陀國。又從葱嶺步入一月，至疎勒，外國自呼名伽師祇離國。Kashgar 之譯音。此亦漢軍馬守捉。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土人著疊布衣也。又從疎勒東行一月至龜茲國。卽是安西大都護府。漢國兵馬大都集處此。龜茲國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也。漢僧行大乘法。安西南去于闐國二千里。亦是漢軍馬領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從此已東，並是大唐境界。諸人共知，不言可悉。開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于時節度大使趙君。又從安西東行口口至焉耆國。是



漢軍兵領押。有王。百姓是胡。足寺足僧，行小乘法。

(二) 見敦煌石室遺書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一) 慧傳文理，不若西域記遠矣。即較佛國記亦慊不及。往往有不可解處，或即當時之白話。又時有字句遺脫，故文義晦而不明也。

第一百二十二節。釋含光。

釋含光，不知何許人也。幼覺鷲塵，馳求簡靜。

。開元中，見不空三藏頗高時望，乃依附焉。及不空卻廻西域，光亦影隨。匪憚艱危，思尋聖迹。去時泛舶海中，遇巨魚望舟，有吞噬之意。兩遭黑風，天吳異物之怪。既從恬靜。俄抵師子國。屬尊賢阿闍梨，建大悲胎藏壇。許光并慧誓同受五部灌頂法。天寶六載，迴京。不空譯經，乃當參議華梵。屬師卒，後代宗重光，如見不空。敕委往五臺山修功德。時天台宗學湛然，解了禪觀。深得智者膏腴。嘗與江淮僧四十餘人，入清涼境界。湛然與光相見，問西域傳法之事。光云，有一國僧，體解空宗。間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聞此教定邪正，曉偏圓，明止觀。功推第一。再三囑光，或因緣重至。爲翻唐爲梵附來。某願受持。屢屢握手叮囑。詳其南印土，多行龍樹宗。見

故有此願流布也。光不知其終。見高僧傳三集卷二十七。

第一百二十三節。釋悟空。釋悟空，京兆雲陽人，姓車氏，後魏拓跋之遠

裔也。天假聰敏，志尚典墳。孝悌之聲，藹於鄉里。屬玄宗德被遐方，蜀賓

國願附大唐。遣太首領薩婆遠幹與三藏舍利越摩，於天寶九載，來朝闕庭。

請使巡按。明年，敕中使張韜光將國信行官，兼吏四十餘人西邁。時空未出

俗，名奉朝。授左衛涇州四門府別將。令隨使臣自安西路去。至十二載，至

健陀羅國。蜀賓東都城也。其王禮接唐使。使迴。空篤疾。留健陀羅。病中

發願，痊當出家。遂投舍利越摩落髮，號達摩駄都，華言法界。當肅宗至德

二年也。泊年二十九，於迦濕彌羅國受具足戒。文殊矢涅地爲親教師，鄔不

羼提爲羯磨，阿遮利耶駄里巍地爲教授，於蒙鞞寺諷聲聞戒。習根本律儀。

然北天竺國，皆薩婆多學也。後巡歷數年，徧瞻八塔。爲憶君親，固咨本師

舍利越摩，再三力允。摩手授梵本十地，迴向輪，十力三經。共一夾。並佛

牙舍利以贈別。空行從此路，至覲貨羅國。五十七蕃中，有一城號骨咄國

。城東有小海。空行次南岸，地輒搖動。雲陰雨暴，霆擊電飛。乃奔就一大樹間。時有衆商，咸投其下。商主告衆曰，誰齎佛舍利異物殊珍耶。不爾，龍神何斯忿怒。有則投於海中，無令衆人惶怖。如藏匿者，自貽伊咎。空爲利東夏之故，潛乞龍神宥過。自卯達申，雨雹方霽。廻及龜茲，居蓮華寺。遇三藏法師勿提提犀魚。善於傳譯。空因將十力經夾請翻之。尋抵北庭。大使復命空出梵夾。于闐三藏戒法爲譯主。空證梵文并度語。翻成十地廻向輪經。事訖，隨中使段明秀，以貞元五年己巳，達京師。敕於躍龍門使院安置。進上佛牙舍利經本，宣付左神策軍繕寫。功德使竇文場寫畢進呈，敕署空壯武將軍，試太常卿。乃歸章敬寺，次返雲陽。問二親。墳樹已拱矣。凡所往來，經四十年。於時已六十餘。所翻經三本，共十一卷。翻經大德圓照，續開元錄，皆編入藏。復記空之行狀焉。見高僧傳三集卷三。

(一) 骨咄國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又見卷四十三下地理志。其原音爲 Khoti 在帕米爾高原西北庫拉伯 (Khor) 地方東北。玄奘西域記卷一作珂咄羅。此名亦見於阿拉伯

人愛德利奚(Edrisi)之地理書。

第一百二十四節。釋智宣。釋智宣，泉州人也。壯歲慕法。學義淨之爲人也，輕生誓死，欲遊西域。禮佛八塔。并求此方未流經法。以唐季結侶，渡流沙。所至國土，懷古尋師。好奇徇異。聚梵夾求舍利。開平元年，五月，中，達今東京。進辟支佛骨，并梵書多羅葉夾經律。宣壯歲而往，還已衰耄矣。梁太祖新革唐命，聞宣迴大悅。宣賜分物。請譯將歸夾葉。於時干戈不遑此務也。見高僧傳三集卷三十。

(二)智宣事蹟，亦見佛祖統紀卷四十二。

第一百二十五節。北宋初中國政府派僧往印度求經記。宋初承五代之亂，兵革稍定，太祖太宗酷意模倣唐太宗之盛業，粉飾太平，故派遣沙門往印度取經，招徠梵僧。特建譯經院，及印經院。并命宰臣爲潤文官。規模宏大，未始不可上追初唐。無奈辦理不善，派出沙門多人，歸國以後，一無成績。梁啟超之『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一謂「銜朝命以出，成爲官辦的羣衆運

動。故其成績，乃一無足紀也。『此猶皮相之言。蓋未詳攷當時事實也。』官辦的羣衆運動，『即無成績，乃讐言也。詳攷各國歷史，如日本明治維新時，政府亦派學生往歐美矣。歸國以後，無論事之大小，皆有所建設。二三十年前，美國亦有公費派學生往歐洲矣。而美國學術程度日高。蓋派遣時之擇人不同也。日本美國皆選擇優秀之士以往，而宋初之所派遣者，乃皆毫無學術，資質庸劣之僧侶也。佛祖統紀卷四十四，眞宗『咸平六年，知開封府陳恕言，僧徒往西天取經者，臣嘗召問。皆罕習經業，而質狀庸陋。或往諸藩，必招輕慢。自今宜試經業，察人材。擇其可者令往。』詔可。』由是可知宋太祖乾德時派出取經沙門，歸國後無成績之故矣。此亦猶前清同治十一年遣往美國幼童百餘人，充留學生，此爲近代中國政府第一次派學生往歐美學習西學。在上海招攷。以是年陽曆七月十二日由上海放洋往舊金山。監督其事者爲耶魯大學畢業生粵人容闈字純甫者。抵美後監督署設於哈脫福德 Hartford。學生則分散於麻省 Massachusetts 及康省 Connecticut。至光緒七年，由駐美公使及監督會奏召回。是年秋季，學生等皆回抵上海。

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蒙收入。歸國以後，所携回者，不過滿口洋話，洋服，洋習氣而已。安能望其爲國棟

材，參加於西洋思想運動乎。北宋初官費派遣沙門往印度取經，事爲自三國以來，留學印度之最後迴聲。此留學潮流，起於曹魏廢帝甘露五年，即耶蘇紀元後二百六十年時之朱士行，終於宋仁宗寶元二年，即耶蘇紀元後一千三十九年之沙門懷開等。上下幾八百年。其間留學者之芳名，皆已見於吾書矣。太祖遣出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之名單籍貫，無可徵攷。佛祖統紀記宋初西天取經事最詳。特爲摘錄如下。

乾德三年，耶蘇紀元九六五年

滄洲沙門道圓遊五天竺。往反十八年。及還，偕于闐使

者至京師。獻佛舍利，貝葉梵經。上召見便殿。問西土風俗。賜紫方袍器幣

。見佛祖統紀卷四十三。

(一)道圓起程於漢高祖劉知遠乾祐元年(西九四八)。宋史天竺傳謂道圓起程晉天福中者，誤也。晉天福至乾德四年，爲時不止十八年。劉知遠即位元年，仍稱天福。故或指漢天福也。時值中原鼎沸，而尙能潛心問學，冒險往印度，蓋亦特立獨行之士也。

四年，西九六六詔秦涼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時沙門行勤一百五十七人應詔

。所歷焉者，龜茲，迦濕彌羅等國，並賜詔書，諭令遣人前導。仍各賜裝錢

三萬。行裝錢三十貫文。

開寶四年，西九沙門建盛自西竺還，詣闕進貝葉梵經。同梵僧曼殊室利偕來

。室利者，中天竺王子也。詔館於相國寺。持律當精。都人施財盈屋。並無

所用。見佛祖統紀卷四十三。

(二)建盛必乾德四年所遣，首先歸回者也。曼殊室利亦見宋史卷四百九十，天竺傳。

繼業三藏姓王氏，耀州人。隸東京天壽院。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

，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業預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槃盤經一函，

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四)雖不甚詳，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

罕見。錄於此，以備國史之闕。業自階州出塞西行靈武，西涼，甘，肅，瓜

，沙等州，入伊吳，高昌，焉耆，于闐，疎勒，(五)大石諸國。度雪嶺，至布路

州國。(六)又度大蔥嶺，雪山，至伽涿彌羅國。西登大山。(七)有薩埵太子投崖飼虎

處。遂至健陀羅國。謂之中印土。(八)又西至庶流波國，及左爛陀羅國。國有二

寺。<sup>(九)</sup>又西過四大國，至大曲女城。<sup>(十)</sup>南臨陷牟河。<sup>(十一)</sup>北背恒河。塔廟甚多，而無

僧尼。<sup>(十二)</sup>又西二程，有寶塔故基。又西至波羅柰國。<sup>(十三)</sup>兩城相距五里。南臨恒河

。又西北十許里，至鹿野苑塔廟。佛蹟最夥。業自云，別有傳記，今不傳矣

。南行十里，渡恒河。河南有大浮圖。自鹿野苑西至摩羯提國。館於漢寺。

<sup>(十三)</sup>寺多租入，八村隸焉。僧徒往來如歸。南與杖林山相直。<sup>(十四)</sup>巍峰巋然。山北有

優波拘多石室，及塔廟故基。南<sup>(十五)</sup>西<sup>(十六)</sup>作<sup>(十七)</sup>百里，有孤山，名雞足三峰。云是迦葉

入定處。又西北百里，有菩提寶座城。四門相望。金剛座在其中。東向又東

，至尼連禪河。東岸有石柱，記佛舊事。自菩提座東南五里，至佛苦行處。

又西三里，至三迦葉村，及牧牛女池。金剛座之北門外，有師子國伽藍。又

北五里，至迦耶城。<sup>(十七)</sup>又北十里，至迦耶山。<sup>(十八)</sup>云是佛說寶雲經處。又自金剛座

東北十五里，至正覺山。<sup>(十九)</sup>又東北三十里，至骨磨城。業館於鰲羅寺，謂之有疑

文關南印土諸國僧多居之。又東北四十里，至王舍城。<sup>(二十)</sup>東南五里，有降醉象塔

。又東北登大山，細路盤紆，有舍利子塔。又臨澗，有下馬迎風塔。度絕壑



，登山頂，有大塔廟。云是七佛說法處。山北平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曰鷲峰。云是佛說法華經處。山下卽王舍城。城北山址，有溫泉二十餘井。又北有大寺，及迦蘭陀竹園故跡。又東有阿難半身舍利塔。溫湯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腹，有畢鉢羅窟。業止其中，誦經百日而去。窟西，復有阿難澄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會新王舍城。中有蘭若，隸漢寺。又有樹提迦故宅城。其西有輪王塔。又北十五里，有那爛陀寺。寺之南北，各有數十寺。門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東北十五里，至烏巔頭寺。一作烏巔頭寺。東南五里，有聖觀自在像。又東北十五里，至伽溼彌羅漢寺。寺南距漢寺八里許。自漢寺東行十二里，至卻提希山。又東七十里，有鵠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漢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阿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毘耶離城。有維摩方丈故跡。又至拘尸那城，及多羅聚落。踰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又至磨逾里。過雪嶺，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階州。太祖已宴駕。太宗卽位，業詣闕，進所得梵夾舍利等。詔擇名山修習。

登峨眉，北望牛心。衆峰環翊，遂作菴居。已而爲寺。業年八十四而終。

錄見吳船

(三)宋太祖乾德年間，派僧一百五十七人往天竺求經，見之於宋史卷四百九十，天竺國傳及佛祖統紀卷四十三法運通塞志。宋僧史略謂遣僧百人，而吳船錄此處有三百人之譜。吾意僧史略及吳船錄皆爲誤記，應以宋史及佛祖統紀爲確也。

(四)階州今甘肅東南武都縣。靈武縣隸今寧夏府。西涼即涼州府。伊吳應作伊吾，漢時之伊吾廬，今之哈密也。高昌即今吐魯蕃。焉耆即今之焉耆道。清時作喀喇沙爾 (Kashgar)。由是以後，繼業似沿和闐河而至于闐 (今作和闐，不可與今于闐混。) 者也。疎勒即今喀什噶爾城。過疎勒而至大石。

(五)大石音與大食相似。大食即阿拉伯。證之西史，阿拉伯人於北宋初已衰。葱嶺以西，皆隸波斯薩漫朝。是此處之大石，不指阿拉伯人明矣。查帕米爾高原有大笈克族 (Tajiks)，其拼寫讀音，與波斯人稱阿拉伯人之名，完全相同。吾意此處之大石，即指帕米爾高原之大笈克族，可無庸疑。帕米爾之大笈克族，與唐時之阿拉伯人有無關係，吾尙未能知也。

(六)布路州國即今之博羅爾 (Bolor)。

(七)薩埵太子即如來也。投崖飼虎處，在烏仗那國。見上方宋雲惠生紀行。

(八)庶流波國不可攷。左爛陀羅國西域記卷三作闍爛達羅國 (Jalandra)，在彭甲伯省。周世堂二十世紀大地圖作遮蘭達。

(九)由健陀羅國至摩竭提國，乃由西北向東南行，而此處皆云向西，實大誤也。此或爲范成大抄錄之誤。原記未必如是也。

(十)曲女城西域記卷五作羯若鞠闍國 (Kanyakubja)，今之喀腦笈城 (Kanauj)。法顯佛國記作闍曉夷城。

(十一)陷牟河即 Jumna 河。今城僅古城北部而已。

(十二)波羅奈城西域記卷七作婆羅痾斯國，今之拜那萊斯城 (Benares) 也。

(十三)摩竭提國漢寺不見西域記及義淨諸書，必盛唐以後，中國留學印度僧人大盛以後，所建築者。

(十四)杖林山 (Yastivana) 在王舍城附近。攷詳上文。優波掬多 (Upagupta) 西天第四祖也。據西域記卷九，杖林山中，僅有鄒波索迦闍耶犀那者 (唐言勝軍) 之石室。繼業此處，或有誤記也。

(十五)雞足山攷，亦見前文。迦葉西天第一祖也。

(十六) 菩提寶座城即西域記卷八之菩提樹 (Bodhi-druma)。周垣疊甃，崇峻險固。垣正中有金剛座。垣正門東闕，對尼連禪河 (Nairanjana)，今之法爾古河 (Phalgu) 也。佛苦行處，及三迦葉村，牧牛女池，皆見西域記，俱在菩提樹垣附近。師子國伽藍即所謂摩訶僧提僧加藍 (Mahabodhi-sangharama)。

(十七) 迦耶城 (Gaya) 在大菩提寺之北。據玄奘，迦耶山在迦耶城之西南五六里，而此云在北十里，誤也。恭尼翰指定今伽耶市西南伯拉瑪約尼 (Brahmayoni) 山是也。

(十八) 正覺山梵名鉢羅笈菩提山 (Prabodhisiri)，在伽耶山東南，尼連禪河東岸。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止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岡，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見西域記卷八。

(十九) 骨磨城不可攷。

(二十) 王舍城沿革，詳西域記卷九。梵名曷羅結利呬城 (Rajagriha)，頻毘沙羅王之都也。如來降服醉象事，亦見西域記卷九，其塔在王舍城南。上茅宮城 (梵名矩奢揭羅補羅城 Rajagṛha，sagara-pura) 北門外鷲峰，梵名姑栗陀羅矩吒山 (Gridhrakuta) 法顯佛國記作者闍崛山。其山頂形狀如鷲，故王舍城之人民，稱之爲鷲峰也。恭尼翰指定賽拉山 (Saila-giri) 即古鷲

峰也。舍利子塔，及石澗中下馬臨風塔，皆爲峰山中古蹟也。繼業所謂下馬臨風塔似即玄奘之如來曬衣處也。鷲峰山下之王舍城，即指上茅宮城而言。昔時摩揭陀王皆都於此，頻毘娑羅王築新王舍城後，上茅城遂稱爲舊城矣。城北之山，指毘布羅山 (Vipula) 而言。『山西南岸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暖，未盡溫也。』(見西域記卷九) 迦蘭陁 (Kalandaka) 竹園，即所謂竹林精舍也。如來在世，多居其中。阿難又作阿難陀，西天第二祖，白飯王之子，釋迦如來之從弟也。阿難分身之傳說，詳西域記卷七，吠舍釐國條。阿難骸骨一部，爲摩揭陀國王所得，一部爲吠舍釐王所得。畢鉢羅窟 (Pippala-cunda) 在毘布羅山溫泉西。如來在昔，恆居其中。新王舍城在舊城之北，平原上，頻毘娑羅王所建也。樹提迦玄奘譯作殊底色迦 (梵 Jyotiska)。其宅在王舍新城之西北。(見西域記卷九。) 輪王塔不可考。

(二十一) 那爛陀寺已詳上文。烏巖頭寺不可考。玄奘西域記卷九，那爛陀寺西，亦有觀自在菩薩立像及鵠寺。

(二十二) 伽涇彌羅漢寺及卻提希山皆不見西域記。所有漢寺必爲玄奘以後所建，備中國求法僧之居宿者也。

(二十三) 花氏城即華氏城，梵名波吒釐子城 (Pataliputra)，今名巴德那 (Patna)。無憂王

所建之新都也。

(二十四)毘耶離城即吠舍離 (Vaisali)。維摩方丈攷，已詳前文。

(二十五)拘尸那城即拘尸那揭羅國 (Kusinagara)。那揭羅，梵語城市之義。佛國記作拘夷那竭，南海寄歸內法傳作俱尸那，慧超傳亦作拘尸那。多羅聚落不可考。

(二十六)泥波羅國即尼泊爾。磨逾里即西域記卷四之摩裕羅城 (Mayura)。在北緯三十一度，東經約七十九度，在恒河上流之西岸。此城今代又名哈利得瓦拉 (Haridwara)。雪嶺指印度庫士山。三耶寺不可攷。

太平興國三年，<sup>西九七八</sup>開寶寺沙門繼從等自西天還。獻梵經佛舍利塔，菩提樹葉，孔雀尾拂。並賜紫方袍。

七年，<sup>西九八二</sup>成都沙門光遠遊西天還。詣闕進西天竺王子沒徒曩表。佛頂印，貝多葉，菩提樹葉。詔三藏施護譯其表。伏聞支那國。<sup>西竺指大唐爲支那。今因舊以稱也。</sup>有大

天子。至聖至神。富貴自在。自慚福薄，無由朝謁。遠蒙皇恩，賜金剛座釋迦如來袈裟一領，即已披挂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一切有情，度諸沈溺。謹以釋迦舍利，附沙門光遠<sup>(二十七)</sup>以進。<sup>奉金剛佛袈裟兩朝未見遣送之實。今詳乾德四</sup>

年，行動等應詔西天求法。諸國並賜詔書。應以此年附獻也。

(二十七)此條記事，亦見宋史天竺傳。光遠乾德四年遣出者也。

八年，<sup>西九</sup>沙門法遇自西天來獻佛頂，舍利，貝葉梵經。法遇化衆造龍寶蓋

，金欄袈裟，將再往中天竺金剛座所供養。乞給所經諸國書。詔賜三佛齊

葛古羅，柯蘭諸國勅書以遣之。

(二十八)法遇第二次欲由海道而往也。三佛齊即唐時之室利佛逝國 (Sribogha) 在今蘇門答

臘東南之渤淋邦港 (Palembang)。葛古羅不可攷。柯蘭似即麻葉提 (Mas'udi) 黃金牧地之

喀拉港 (Kalah) 也。

淳化二年，<sup>西九</sup>太原沙門重達自西天還。往反十年。進佛舍利貝葉梵經。賜

紫服，住西京廣愛寺。<sup>(廿九)</sup>以上見佛祖統紀卷四十三。

(二十九)重達往反十年。上溯之，當在太平興國七年時出發。非太祖乾德時所遣出者也。西

京者洛陽也。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sup>西一</sup>沙門繼全自西天還。得佛舍利。建塔於揚州。佛見

祖統紀卷  
四十四。

仁宗天聖九年，西一〇傳法院言沙門懷問嘗往天竺爲眞宗皇帝建塔於佛金剛

座之側。今欲再往，爲皇太后今上更建二塔。乞賜先朝聖教序，皇太后發願文，聖上三寶讚，刊石塔下及製袈裟奉釋迦像。詔可。仍令詞臣撰沙門懷問三往西天記。

(三十)傳法院即譯經院，太平興國八年改名。

寶元二年，西一〇五月，三往西天懷問同沙門得濟，永定，得安自中天竺摩

竭陀國還。進佛骨舍利，貝葉梵經，貝多子，菩提樹葉，(三十二)無憂樹葉，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召見尉勞。賜號顯教大師，紫衣金幣。以上見佛祖統紀卷四十

五。

(三十一)据佛祖統紀所載，懷問以後，迄於南宋之末，中國無復有往印度求經學佛者矣。佛教在印度本土，自西曆第八世紀（唐玄宗世。）以後，日漸衰微。婆羅門教復興。佛教徒時遭虐殺。而佛教本身亦因年代久遠，吸收外界迷信怪想過多，致使教中真理反全被壅塞不明



。加以教徒多恣情肉慾，社會信用，掃地而盡。至十一世紀及十二世紀時（宋眞宗以後），回教徒自西北侵入印度，極力破壞偶像，將所餘佛教灰燼，亦剷除無遺，自是而佛陀耆答摩之教，不復存於本國矣。今代遊歷印度恒河及印度斯河兩岸者，徒見古代佛教廟宇遺蹟，尙巋然獨存於孤山荒涯而已。宋仁宗以後，印度無復有高僧來華，而中國亦不復有天竺求經之高僧，正與印度本土歷史相合也。

唐人所記印度鑽石及動植物。後代附此。

第一百二十六節。鑽石。

琉璃亦名火齊。南天竺諸國出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重沓可開。拆之則薄如蟬翼，積之乃如紗縠。亦琉璃雲母之類也。見本草綱目卷八。

消石。昇玄子伏汞圖云，消石生烏場國。其石青白。用白石英炙熱。點上便消。入石中者爲眞。其石出處，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衣過之，身上諸虫，悉化爲水。能消金石爲水。服之長生，以形若鵝管者佳。

見本草卷十一。

第一百二十七節。植物。

胡椒 胡椒出摩伽陀國，呼爲味履支。其苗蔓生。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形似漢椒。至辛辣。六月採。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sup>(一)</sup>見西陽雜俎卷十八。

(一)胡椒爲印度之產品。五印度全境，北自尼泊爾 (Nepal) 阿撒母 (Assam) 孟加拉，西至孟買，麻囉拔，南至錫蘭島及麻刺甲皆有之。由印度而散播四方者也。後漢書西域傳已記天竺國產胡椒。味履支爲梵語 *marica* 之譯音。印度人有時亦直稱胡椒爲摩伽陀 (*magadha*) 者，蓋以其國產之尤多也。梵語又稱胡椒爲 *dippali*。由是名而轉成今英文之 *pepper*，德文之 *peffer*。此名唐時亦傳入中國，唯似誤會爲另一物，且以爲波斯國之出產也。本草綱目卷十四之華荜，或華撥，即其譯音。蘇恭謂生波斯國。蓋由波斯商人販運來華，故誤以爲波斯國產也。華荜已見於晉時稽含南方草木狀。華撥見周書卷五十，波斯傳。(參觀第四冊古代中國與伊蘭之交通唐人所記波斯植物。又 *Lauffer, Sino-Iranica*, pp. 374-375.)

白荳寇 白荳寇出伽古羅國。呼爲多骨。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

冬夏不凋。花淺黃色。子作孕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sup>(二)</sup>見西陽雜俎卷十八。

(二)伽古羅國不可攷。本草綱目卷十四轉錄陳藏器本草拾遺。所載與西陽雜俎相同。段成式似即自本草拾遺取材者。

蜜草 北天竺國出蜜草。蔓生大葉。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

鹽。

見西陽雜俎卷十九。

鬱金香 南州異物志云，鬱金出罽賓國。人種之先以供佛。數日萎，然後取

之。色正黃，與芙蓉花裏嫩蓮者相似。可以香酒。又唐書云，太宗時，伽

毗國獻鬱金香。葉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

步。花而不實。欲種者取根。二說皆同。但花色不同。種或不一也。

見本草綱

目卷十四。

天竺乾薑 陳藏器曰，味辛溫。無毒。主冷氣寒中，宿食不消，腹脹下痢，

腰背痛痠，癖氣塊，惡血積聚。生婆羅門國。一名胡乾薑。狀似薑，小黃

色也。

見本草綱目卷二十六。

菠薐，亦名菠薐菜，又名波斯草。

李時珍曰，唐會要云，太宗時，尼波羅國

猷波稜菜。類紅藍。實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卽此也。方士隱名爲波斯草。劉禹錫嘉話錄云，『波稜種出自西國。有僧將其子來云，本是傾陵國之種，語訛爲波稜耳。』（三）見本草綱目卷二十七。

（二）尼波羅國猷波稜菜，亦見段公路北戶錄。

沙糖 李時珍曰，此紫沙糖也。法出西域。唐太宗始遣人傳其法入中國。以蔗汁過樟木槽，取而煎成。清者爲蔗糖。凝結有沙者爲沙糖。漆甕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爲石蜜，爲糖霜，爲冰糖也，紫糖亦可煎化，印成鳥獸果物之狀。以充席猷。今之貨者，又多雜以米餉諸物。不可不知。（四）見本草綱目卷三十。

（四）唐太宗遣使摩揭它國取熬糖法，亦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參觀本冊第十七節。陸遊老學菴筆記卷六，載沙糖之起始。謂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唐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馬哥字羅遊記卷二，第八十章，謂元世祖時始有埃及國開羅人至福建，教授淨糖術云。

天竺桂 李時珍曰，此卽今閩粵浙中山桂也。而台州天竺最多。故名大樹。

繁花。結實如蓮子狀。天竺僧人稱爲月桂是矣。李珣曰，天竺桂生南海山谷。見本草綱目卷三十四。

沉香 蘇恭曰，沉香，青桂，鷄骨，馬蹄，煎香，同是一樹。出天竺諸國。木似檉柳樹。皮青色。葉似橘。葉經冬不凋。夏生花，白而圓。秋結實，似檳榔。大如桑椹。紫而味辛。見本草綱目卷三十四。

薰陸香亦名乳香 寇宗奭曰，薰陸木葉類棠梨。南印度界呵吒釐國出之。謂之四香。南番者更佳，卽乳香也。(五)見本草綱目卷三十四。

(五)呵吒釐國卽西域記卷一所言之瞿陀尼洲 (Godhani)，西方海中可居之洲也。此爲印度古代寓言，實不知所指何地也。

竹黃 馬志曰，天竺黃生天竺。今諸竹內，往往得之。人多燒諸骨及葛粉等雜之。見本草綱目卷三十七。

乾陀木皮 李珣曰，按西域記生西國。彼人用染僧褐，故名乾陀褐色也。見本

草綱目卷  
三十七。

唐人所記印度植物，已見歐洲及波斯等篇者，茲不重錄。

第一百二十八節。動物。

食蛇鼠 李時珍曰，按唐書云，罽賓國貢食蛇鼠。喙尖尾赤。能食蛇。有被

螫者，以鼠嗅而尿之即愈。見本草綱目卷五十一下。

宋時中印交通。

第一百二十九節。宋與摩伽陀之交通。天竺國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復

曰婆羅門。俗宗浮圖道。不飲酒食肉。漢武帝遣使十餘輩，間出西南，指求

身毒。爲昆明所閉，莫能通。至漢明帝夢金人。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

由是其教傳於國中。梁武帝後魏宣武皆來貢獻。隋煬帝志通西域。諸國多有

至者，惟天竺不通。唐貞觀以後，朝貢相繼。則天天授中，五天竺王並來朝

獻。乾元末，河隴陷沒，遂不復至。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

，來貢名馬。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

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晉依年代上溯，晉應爲漢。天福中，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

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卽天竺也。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風俗

，山川，道理，一一能記。四年，僧行勤原作勸。茲依佛祖統紀等書改正。等一百五十七人

，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以其所歷甘，沙，伊，肅等州，

焉耆，龜茲，于闐，割祿等國，又歷布路沙，加濕彌羅等國。並詔諭其國，令

人引導之。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八年，冬，東印度王子穰結說

囉來朝貢。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

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隨中國僧至焉。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爲都

人之所傾嚮。財施盈室。衆僧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卽僞爲奏，求還本國。

許之。詔旣下，曼殊室利如大驚恨。衆僧諭以詔旨，不得已遲留數月而後去。

自言詣南海，附賈人船而歸。終不知所適。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自天

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

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慙薄幸，朝謁無由。遙望支那，起居聖躬萬福。光



遠來，蒙賜金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掛供養。伏願  
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爲引導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諸沉溺。今以  
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又譯其國僧統表。詞意亦與沒徒曩同。施護者，烏  
墳曩國人。其國屬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羅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曩  
囉賀囉國。又西行十日至嵐婆國。又西行十二日至俄惹曩國。又西行至  
波斯國。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呵  
囉尾國。又西行十二日至末曩囉國。又西行十二日至鉢賴野迦國。又西  
行六十日至迦囉拏俱惹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摩囉尾國。又西行二十日至  
烏然泥國。又西行二十五日至囉囉國。又西行四十日至蘇羅茶國。又西  
行十一日至西海。自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  
拏國。又西行一月，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皆施護之所述云  
。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經回至三佛齊，遇天竺僧彌摩羅失黎。語不多。命  
附表，願至中國譯經。上優詔召之。法遇後募緣，製龍寶蓋，袈裟，將復往天



竺。表乞給所經諸國勅書。遂賜三佛齊國王遐至葛，古羅國主司馬佶芒，柯

(十九)

蘭國主讚坦羅，西天王子謨駄仙書以遣之。雍熙中，衛州僧辭潯自西域還。

與胡僧密坦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那爛陀書。又有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

道阿里煙同至京師。永世自云，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縛

。衣黃衣，戴金冠。以七寶爲飾。出乘象，或肩輿。以音樂螺鈸前導。多遊

佛寺。博施貧乏。其妃曰摩訶你。衣大紬縷金紅衣。歲一出。多所振施。人

有冤抑，候王及妃出遊，卽迎隨伸訴。署國相四人。庶務並委裁制。五穀，

六畜，果實，與中國無異。市易用銅錢。有文漫。圓徑如中國之制，但實其

中心，不穿貫耳。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

州。阿里煙自云，本國王號黑衣。姓張，名哩沒。用錦綵爲衣。每遊獵三二

日一還國。署大臣九人治國事。無錢貨。以雜物貿易。其國東行經六月，至

婆羅門。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隨舶至海岸。持帝鍾鈴杵，銅鈴，各一

，佛像一軀，貝葉梵書一夾。與之語不能曉。天聖二年，九月，西印度僧愛

賢智，信護等來獻梵經。各賜紫方袍束帛。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賜紫方袍。景祐三年，正月，僧善稱等九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見宋史卷四百九十。

(一)割祿即唐代之葛邏祿。元初之哈喇魯(Karluk)。

(二)布路沙西域記作布路沙布邏(Purushapura)，今之配夏窪(Peshawar)也。

(三)烏墳曩即西域記之烏仗那國(Udyana)，佛國記之烏菴。

(四)乾陀羅即魏書之乾陀國，西域記作健駄邏國。

(五)曩曩羅賀羅即西域記之那揭羅曷國(Nagarahara)，佛國記作那揭國。据西域記之記載，健駄邏在那揭羅曷東南五百餘里。宋史此處謂須西行二十日，所費日期不免過多。

(六)嵐婆國即西域記之濫波國。今阿富汗東境拉格曼(Lagman)是也。玄奘記那揭羅曷國在濫波國東南百餘里。宋史此處，記須行十日，不免過久。

(七)識惹曩國即西域記卷十二之鶴悉那城(Ghazna)，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哥疾寧城。過此而西。入波斯境。西海者，即阿拉伯海也。

(八)呵囉尾國即迦羅衛國。玄奘西域記作劫比羅伐率堵國(Kapilavastu)。

(九) 未曩囉國即西域記之婆羅尼斯國 (梵 Varanasi, 巴利語之 Baranasi)。今印度班拏勒斯城 (Benares)。

(十) 鉢賴野迦國即西域記卷五之鉢邏耶伽國 (Prayaga)，今之阿拉哈巴德城 (Allahabad)，在恒河及閼牟那河 (Jumna) 交流處。

(十一) 迦囉拏俱惹國 丁謙 宋史外國傳攷證謂即西域記之曷羅闍娑利泗又名王舍城 (Rajagriha)。余意不然。王舍城在迦羅衛國之東，而此則在西也。法國久良 (Julien) 謂即西域記之羯若鞠闍國 (Kanyakubja)，又名曲女城，今日喀腦幾 (Kanauj)。其言是也。(見 Yule, Cathay, I, p. 74.)

(十二) 摩囉尾國即西域記卷十一之摩臘婆國 (Malava)，今之馬爾窪 (Malwa)，巴羅達以東諸地皆是也。

(十三) 烏然泥國即西域記之鄒闍衍那國 (Ujjayani)，今之烏鎮 (Ujjain)。以地圖觀之，由東向西，應先至烏然泥，後至摩囉尾。宋史此處記載有誤。或由施護口述時錯亂也。

(十四) 囉囉國即 Lar 之異譯，胡茶辣國 (Guzarat) 之別名也。西域記卷十一，摩臘婆國 (Malava) 注謂即南羅羅國。摩臘婆國境即胡茶辣也。

(十五) 蘇囉茶應作蘇囉茶，即西域記卷十一之蘇刺佉國 (Surath)，在今巴羅達半島之南端。

蘇刺侏國已濱大海。而此處言西行十一日至西海，亦爲不確也。

(十六)供迦拏國即西域記卷十一之恭建那補羅國 (Konkanapura)，今臥亞 (Goa) 東北一帶地皆是也。

(十七)三佛齊即唐時之室利佛逝國，今蘇門答臘島南方之渤淋邦港 (Palembang)。

(十八)古羅國在今檳榔嶼之南。麻素提 (Masudi) 之喀拉港 (Kalah)，賈耽廣州通海夷道之箇羅國也。

(十九)柯蘭國似即周去非嶺外代答之故臨國，元史之俱藍國也。利得國不可攷。

第一百三十節。宋與注輦國之交通。注輦國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

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二千里。自古不通中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其國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東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磚。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爲之。皆植花果雜木。其第一至第三，皆民居。環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王之四子居之。第六城爲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卽王之所居。室四百餘區。所統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日，只都尼施亞盧尼羅琵琶離驚琵琶移布林琶布尼古檀布

林蒲登故里娑輪岑本蹄揭蹄閭黎池離那部尼遮古林亞里者林。其南八曰，無雅加黎麻藍眉古黎苦低舍里尼密多羅摩伽藍蒲登蒙伽林伽藍琶里琶離遊亞林池蒙伽藍。其北十二曰，撥囉耶無沒離江林加里蒙伽藍漆結麻藍握折蒙伽藍皮林伽藍蒲稜和藍堡琶來田注離盧婆囉述蒙伽藍。今國王相傳三世矣。民有罪，即命侍郎一員處治之。輕者繫於木格。笞五十至一百。重者即斬，或以象踐殺之。其宴則國王與四侍郎膜拜于階。遂共坐作樂歌舞。不飲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餅餌。掌饌執事用婦人。其嫁娶先用金銀指環。使媒婦至女家。後二日，會男家親族。約以土田，生畜，檳榔酒等，稱其有無爲禮。女家復以金，銀指環，越諾布，及女所服錦衣遺婿。若男欲離女，則不取聘財。女却男則倍償之。其兵陣用象居前。小牌次之。梭槍次之。長刀又次之。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衆。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有悉蘭池國。或相侵伐。地產眞珠，象牙，珊瑚，頗黎，檳榔，豆蔻，吉貝布。獸有山羊，黃牛。禽有山雞，鸚鵡。果有餘甘，藤羅，千年棗，椰子，甘羅，崑崙梅，娑羅蜜。

等。花有白末利，散絲，蛇膽，佛桑，麗秋，青黃碧娑羅，瑤蓮蟬，紫水蕉之類。五穀有綠豆，黑豆，麥稻。地宜竹。自昔未嘗朝貢。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國主羅茶羅乍遣進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援官亞勒加等，奉表來貢。三文等以盤奉眞珠，碧玻璃，升殿。布於御坐前。降殿再拜。譯者導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誠。其國主表曰，『臣羅茶羅乍言，昨遇舸舶船商人到本國，告稱鉅宋之有天下也，二帝開基，聖人繼統。登封太岳，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臣昌期斯遇吉語。幸聞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伏聞人君之御統也，無遠不臻。臣子之推誠也，有道則服。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邃古，道建大中。衣裳垂而德合乾坤，劍戟鑄而範圍區宇。神武不殺，人文化成。廓明明之德，以臨御下民。懷翼翼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傷於行葦。大信爰及於淵魚。故得天鑒，孔彰帝文。有赫顯今古未聞之事，保家邦大定之基。竊念臣微類醯雞，賤如芻狗，世居夷落，地遠華風。虛荷燭幽，曾無執贄。今者竊聽歌頌，普及遐陬。

恨年屬於桑榆，阻躬陳於玉帛。矧滄溟之曠絕。在跋涉以稍艱。是敢傾倒赤心。遙瞻丹闕。任土作貢。同螻蟻之慕膺。委質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謹遣專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來貢。凡眞珠衫帽各一，眞珠二萬一千一百兩。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三文等又獻珠六千六百兩，香藥三千三百斤。初，羅茶羅乍既聞商船言，且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三文等入貢。三文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歷(三)那勿丹山，娑里，西蘭山，至占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歷伊麻羅里山，至古羅國。國有古羅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晝夜，歷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寶龍山，至三佛齊國。又行十八晝夜，度(四)蠻山水口，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望東西王母塚。距舟所將百里。又行二十晝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詔閣門祇候史祐之館伴。凡宴賜恩例，同龜茲使。其年承天節，三文等請於啟聖禪院會僧以祝聖壽。明年，使回。降詔羅茶羅乍，賜物甚厚。天禧四年，又遣使琵琶欄得麻烈吒奉方物入貢。至廣州病

死。守臣以其表聞。詔廣州宴犒從者。厚賜以遺之。明道二年，十月，其王尸離囉茶印佗囉注囉遣使蒲押陀離等以泥金表，進眞珠，衫帽，及眞珠一百五兩，象牙百株。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使舍人，符惟忠假鴻臚少卿，押伴蒲押陀離。自言數朝貢。而海風破船不達。願將上等珠就龍牀脚，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嚮慕之心。乃奉銀盤升殿，跪撒珠於御榻下而退。景祐元年，二月，以蒲押陀離爲金紫光祿大夫，懷化將軍，還本國。熙寧十年，國王地華加羅遣使奇囉囉，副使南卑琶打，判官麻圖華羅等二十七人，來獻豌豆，珠麻，琉璃，大洗盤，白梅花腦，錦花犀牙，乳香，瓶香，薔薇水，金蓮花，木香，阿魏，鵬砂，丁香。使副以眞珠，龍腦，登陛跪而散之。謂之撒殿。既降，詔遣御藥室勞之。以爲懷化將軍保順郎將。各賜衣服器幣有差。答賜其王錢八萬一千八百緡，銀五萬二千兩。見宋史卷四  
百八十九。

(一)注輦國即南印度之綽拉(Chola)又曰珠利耶(Cholya)(名見西域記卷十)王朝之轉音。

据玄奘之記載，此國初地，在今馬達拉斯市(Madras)之北，本腦河(Pennar)之南。北宋



時，此國大盛。開朝始祖曰拉哲拉哲綽拉 (Raja-raja Chola)。即位於西曆九百八十四年（宋太宗雍熙元年）。在位二十九年。卒於一千零十三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王英武。擊滅浙拉國 (Chera)（印度西海岸）之水師於康達路兒 (Kandalur) 口外。征服米梭兒 (Mysore)，羯陵伽 (Kalinga)，及錫蘭島。霸有南印度全部。又造艦隊，稱雄海上。宋史此節之羅茶羅作，即拉哲拉哲之轉音。拉哲拉哲已卒於大中祥符六年。而宋史此節記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尙遣使朝獻。使者必久離本國，不知王之已卒也。拉哲拉哲既卒，其子拉真特拉綽拉代瓦 1世 (Rajendra Choladeva I.) 嗣位。征服俄立撒 (Orissa)，胡茶辣 (Gujarat)，拜哈兒 (Behar)，孟加拉 (Bengal)。縱戰象飲水於恒河而還。西渡海，收服辣喀代父 (Laccadives) 及馬爾底甫 (Maldives) 兩羣島。東渡海，征服喀達拉姆 (Kadaram)。喀達拉姆即緬甸白古部 (Pegu)。（在今伊落瓦第河口。仰光附近皆是。）同時緬甸沿海之塔柯拉姆 (Takkolam)（亦在伊落瓦第河口。）及馬爾達般 (Martaban) 兩港，亦被征服。晏陀蠻 (Andaman) 及呢古巴拉 (Nicobar) 兩羣島，悉入版圖。綽拉朝之威勢，達於最高潮。幅員之廣，爲南印度前古所未有。拉真特拉在位三十一年。政治清明，國力富強。王卒於西曆一千零四十四年（宋仁宗慶曆四年）。宋史記明道二年，（西一千零三十三年）其王尸離囉茶印他囉遣使朝獻。其梵名原音爲 Sri Raja Indra Chola，囉茶印他囉即拉真特拉之轉音，注囉即綽拉之

轉音。熙寧十年（西一千零七十七年）遣使來獻之國王地華加羅即綽啦王庫羅東伽（Kulotunga），顛倒其音耳。王即位於耶穌紀元後一千零七十七年，（宋神宗熙寧十年）卒於一千一百十八年。（宋徽宗重和元年）（見R. Mookerji,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pp. 174—177.）東距海五里，其國都距海不遙也。羅蘭，頓田皆不可攷。羅字或爲誤刊。其實或指錫蘭島也。宋史此節，乃錄自趙汝适諸蕃志，而諸蕃志又自周去非嶺外代答脫胎而出。丁謙宋史外國傳攷證謂注輦國不載他書，惟見於此。準其地望，當在緬甸之西，阿剌干等處。丁氏讀書甚少，故有此謬也。南印度早通中國。而此云自古不通中國，宋人陋見也。南印度距中國水程不過萬餘里，而此云四十一萬餘里。較繞全地球數周尤多。其荒誕，甚可笑也。宋史此處記其南北及西三面部落之名，無一可攷。中國舊史，人地名數個相連者，無分辨之術，故尤困難也。

（二）那勿丹山不可攷。婆里似即明史之瑣里。與注輦同在一境。西蘭山即錫蘭山。占賓國丁謙謂即蘇門答臘島中部之占碧城（Jambi）。其言似確也。

（三）古羅，宋史閩婆傳作古邏，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賈耽廣州通海夷道，作箇羅國。箇羅國即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之喀拉（Kalah）。其地在今檳榔嶼之南。伊麻羅里山及加八山，皆不可攷。占不牢山據新唐書即占城國。舟寶龍山不可攷。宋史此節所記地名，顛倒錯

亂。絕非由西而東，按程記載者也。占不牢山既爲占城，過占城向中國行，以下地名，當在占城之東北矣。而乃又回至三佛齊。此必三文亂述之故也。攷證此處諸地名，尤不能按程稽之也。

(四) 蠻山水口亦不可攷。天竺山即所謂東西竺，在新加坡東北大海中。賓頭狼山即諸蕃志之賓隴龍國 (Bathuan)，在今湄公河口。西王母塚在南海中，說尤奇特，爲他書所未見。

第一百三十一節。遼與錫蘭島之交通。聖宗統和七年，西九八月，甲寅，

回鶻，于闐，師子等國來貢。見遼史卷十二。

(一) 師子國即錫蘭島。見法顯佛國記。

第一百三十二節。嶺外代答卷二，故臨國。(二)故臨國與大食國相邇。廣舶四

十日到藍里住冬。次年再發舶。約一月始達。其國人黑色。身纏白布。鬚髮

伸直。露頭撮髻。穿紅皮履，如畫羅漢脚踏者。好事弓箭。遇鬪戰敵時，以

綵纈纏髻。國王身纏布出入。以布作軟兜。或乘象。國人好奉事佛。其國有

大食國蕃客寄居甚多。每洗浴畢，用鬱金塗身。欲象佛之金身也。(三)監範國遞

年販象牛，大食販馬，前來此國貨賣。國王事天尊牛，殺之償死。中國船商

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sup>(四)</sup>雖以一月南風至之，然往返經二年矣。

(一) 周去非之故臨國，即元史之俱藍國在南印度半島之西海岸。宋元時代爲東西往來大埠。

(二) 藍里即諸蕃志之藍無里，元史作南巫里又作南無力，李羅遊記作 Lambri，在蘇門答臘島西北。

(三) 監窰國在蘇門答臘島北部東面，北緯五度半。今作監布。(Jambu Ayer)

(四) 參觀下方元代之俱藍國，及明代之小葛蘭國。蘇烈曼遊記載唐時，中國已有大商舶，常至此國。

第一百三十三節。嶺外代答卷二，注輦國。<sup>(一)</sup>注輦國是西天南印度也。欲往

其國，當自故臨國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國亦可往。<sup>(二)</sup>其國王冠有明珠異寶。多

與西天諸國戰爭。國有戰象六萬。皆高七八尺。戰時象背立屋，載勇士。遠則用箭，近則用槊。戰勝者象亦賜號。以旌其功。至有賜錦帳金槽者。每日象亦朝王。國王及官民皆撮髻，繞白布。以金銀爲錢。出指環腦子。蓋貓兒眼之類也。眞珠，象牙，雜色琥珀，色絲布。妓女近萬家。每日輪妓三千，入朝祇役。國人尙氣輕生。有不相伏者日數十對。在王前用短刀格鬪。死而

無悔。父子兄弟，不同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義。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注輦國王遣使貢珍珠等。譯者道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心。至神宗熙寧十年六月，此國亦貢方物，上遣內侍勞問之。乃此國也。

(一)南宋時，珠利耶朝奄有南印度全部。故此處言其爲西天南印度也。

(二)蒲甘國在今緬甸伊洛瓦第江東岸，京城滿大來之南。北緯二十二度，東經九十三度。

第一百三十四節。嶺外代答卷三，西天諸國。西天諸國，大率冠以西天之名。凡數百國，最著名者，王舍城，天竺國中印度，蓋佛氏所生，故其名重也。傳聞其地之東，有黑水，<sup>(二)</sup>淤河，大海。越之而東，則西域，吐蕃，大理，交趾之境也。其地之西，有東大食海。<sup>(三)</sup>越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細蘭國。其海亦曰細蘭海。昔張騫使大夏，聞身毒國在大夏東南一千里。余聞自大理國至王舍城，亦不過四十程。案，賈耽皇華四達記云，自安南通天竺。又達摩之來，浮海至番禺。此海道可通之明驗也。

(一)東大食海即今阿拉伯海。黑水，淤河，似指雅魯藏布江及伊洛瓦第江也。

(二) 細蘭國即今之錫蘭島。在東晉義熙時，即交通中國。而以前史書皆稱之曰師子國，或僧伽羅國。嶺外代答爲中國書中最早用今名 *Ceylon, Seyllan* 之音者也。

(三) 賈耽安南通天竺道，已詳前文。

第一百三十五節。嶺外代答卷三，西天南尼華囉國。西天南尼華囉國，城有三重。其人早晚必浴。以鬱金塗身面。效佛金色。國人多稱婆羅門以爲佛真子孫。屋壁坐席，塗以牛糞。家置壇，崇三尺。三級而升。每晨以牛糞塗。焚香獻花供養。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輕騎來劫。俱閉門距之。數日乏糧自退。

(一) 據上文觀之，周去非以西天當天竺。明史卷三百三十一，有西天阿難功德國及西天尼八刺國。西天亦皆指印度而言。尼華囉即尼八刺，大唐西域記卷七，作尼波羅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作泥婆羅。今代地圖多作尼泊爾 (*Nepal*)。尼泊爾在印度北境。而此云在其南者，誤也。

(二)  
第一百三十六節。諸蕃志卷上，南毗國。南毗國在西南之極。自三佛齊便風月餘可到。國都號蔑阿抹。唐語曰，禮司。其主裹體，跣足，縛頭纏腰，

皆用白布。或著白布窄袖衫。出則騎象。戴金帽。以眞珠珍寶，雜拖其上。臂繫金纏。足圈金鍊。儀仗有纛。用孔雀羽爲飾。柄拖銀朱。凡二千餘人，左右翊衛。從以番婦。擇貌壯奇偉者，前後約五百餘人。前者舞導。皆裹體跣足。止用布纏腰。後者騎馬。無鞍。纏腰束髮。以眞珠爲纓絡。以眞金爲纏鍊。用腦麝雜藥塗體。蔽以孔雀毛傘。其餘從行官屬，以白番布爲袋。坐其上，名曰布袋轎。以扛舁之。扛包以金銀在舞婦之前。國多沙地。王出，先差官一員，及兵卒百餘人，持水灑地，以防颶風播揚。飲食精細。鼎以百計。日一易之。有官名翰林。供王飲食。視其食之多寡，每裁納之。無使過度。或因而致疾，則嘗糞之甘苦，以療治之。國人紫色，耳輪垂肩。習弓箭。善刀稍。喜戰鬪。征伐皆乘象。臨敵以綵纈纏頭。事佛尤謹。地暖無寒。米，穀，麻，豆，麥，粟，芋，菜，食用皆足。價亦廉平。鑿雜白銀爲錢。鏤官印記。民用以貿易。土產眞珠，諸色番布，兜羅綿。國有淡水江。乃諸流湊匯之處。江極廣袤，旁有山突兀。常有星現其上。秀氣鍾結，產爲小石。

，如猫兒睛。其色明透，埋於山坎中。不時山水發，溯洪推流。官時差人乘小舸採取。國人珍之。<sup>(二)</sup>故臨，胡茶辣，甘琶逸，弼離沙，麻囉華，馮牙囉，麻哩抹，都奴何啞哩，啫嗽囉，囉哩，皆其屬國也。其國最遠。番舶罕到。時羅巴智力干父子，其種類也。今居泉之城南。土產之物，本國運至吉囉，<sup>(三)</sup>達弄，三佛齊。用荷池，纈絹，瓷器，樟腦，大黃，黃連，丁香，腦子，檀香，荳蔻，沉香爲貨。商人就博易焉。故臨國自南毗舟行，順風五日可到。泉舶四十餘日，到藍里住冬。至次年再發。一月始達。土俗大率與南毗無異。土產椰子，蘇木酒。用密糖和椰子花汁醞成。好事弓箭戰鬪。臨敵以綵纈纏髻。交易用金銀錢。以銀錢十二，準金錢之一。地暖無寒。每歲自三佛齊，監篋，吉陀等國，發船博易。用貨亦與南毗同。大食人多寓其國中。每浴畢，用鬱金塗體，蓋欲仿佛之金身。

(二)南毗之原音不可攷。而就其所轄屬國，如故臨，胡茶辣等地位攷之，南毗必即印度西海岸麻羅拔(Malabar)等地也。瀛涯勝覽及西洋朝貢典錄皆記古里，柯枝等國王族，爲南毗人



。南毗國名，或即由此而起也。

(二)故臨國已見嶺外代荅。胡茶辣詳下節。甘瑟逸(Cambay)可參觀李羅遊記卷三第二十八章。彌離沙不可考。麻囉華(Malva)即西域記卷十一之摩臘婆國。在巴羅達半島之東。餘國不可考。

(三)吉囉即前第一百三十節宋史注輦傳之古羅國。麻素提之喀拉國(Kalah, Kilah)。在今檳榔嶼南。達弄音與Daya相近，在蘇門答臘島西北面。

第一百三十七節。諸蕃志卷上，胡茶辣國。胡茶辣國管百餘州。城有四重

。國人白淨。男女皆穴耳，墜重環。著窄衣。纏縵布。戴白煖耳，躡紅皮鞋。人禁葷食。有佛宇四千區。內約二萬餘妓。每日兩次歌。獻佛飲及獻花。獻花用吉貝線結縛爲毬。日約用三百斤。有戰象四百餘隻。兵馬約十萬。王出入乘象。頂戴冠。從者各乘馬持劔。土產青碇。至多紫礦，苛子，諸色番布。每歲轉運，就大食貨賣。

(一)胡茶辣西域記卷十一，作瞿折羅國，在西印度境。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六章作Gozurat。又有作Gujerat者。周世榮孫海環二十世紀大地圖僅以巴羅達半島爲胡茶辣，而

据玉爾字羅遊記第二冊第三百十二面附圖，則半島以東諸地，亦胡茶辣也。參觀李羅遊記卷三第二十六章。

第一百三十八節。諸蕃志卷上麻囉華國。(一)麻囉華國與胡茶辣連接。其國管六十餘州。有陸路。衣服風俗與胡茶辣國同。產白布甚多。每歲約發牛二千餘隻，馳布就陸路往他國博易。

(一)麻囉華 (Malava) 即西域記卷十一之摩臘婆國。在巴羅達半島之東。

第一百三十九節。諸蕃志卷上，注輦國。注輦國西天南印度也。東距海五里，南至西天竺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里。古不通商。水行至泉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餘里。欲往其國，當自故臨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國亦可往。其國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東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四城用磚，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爲之。皆植花菓雜木。第一第二城皆民居。環以小濠。第三第四城侍郎居之。第五王之四子居之。第六城爲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卽王之所居。屋四百餘區。所統有三十一部落。

。其西十二日，只都尼施亞盧尼羅琶離鼈琶移布林琶布尼古檀布林蒲登故里婆輪岑本蹄揭蹄閻黎池离那部尼遮古林亞里者林。其南八日，無雅加黎麻藍眉古黎苦低舍里尼蜜多羅摩加藍蒲登蒙伽林加藍琶里琶离遊亞林池蒙伽藍。其北十二日，撥羅耶無沒离江注林加里蒙伽藍漆結麻藍握折蒙伽藍皮林伽藍蒲稜和藍堡琶來田注离盧娑囉迷蒙伽藍。民有罪，命侍郎一員處治之。輕者繫於木格。笞五七十至一百。重者即斬。或以象踐殺之。其宴則王與四侍郎膜拜于階。遂共作樂歌舞。不飲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餅餌。掌饌執事用妓。近萬餘家。日輪三千輩祇役。其嫁娶先用金，銀指環。使媒婦至女家。後三日會男家親族。約以田土，生畜，檳榔，酒，等稱其有無爲禮。女家復以金銀指環，越諾布，及女所服錦衣遺壻。若男欲離女，則不敢取聘財。女欲却男，則倍償之。其國賦稅繁重。客旅罕到。與西天諸國鬪戰。官有戰象六萬。皆高七八尺。戰時象背立屋載勇士。遠則用箭，近則用槊。戰勝者象亦賜號，以旌其功。國人尙氣輕生。或有當王前用短兵格鬪，死而無悔。父

子兄弟，不同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義，地產眞珠，象牙，珊瑚，玻璃，檳榔，荳蔻，琉璃，色絲布，吉貝布。獸有山羊，黃牛。禽有山鷄，鸚鵡。果有餘甘，藤蘿，千年棗，椰子，甘羅，崑崙梅，波羅蜜之類。花有白茉莉，散絲，蛇膽，据宋史脫去佛字。桑麗秋，青黃碧婆娑据宋史作娑字。羅，瑤蓮蟬，紫水蕉之類。五穀有綠黑豆，麥，稻。地宜竹。自昔未嘗朝貢。大中祥符八年，其王遣使貢眞珠等。譯者導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意。詔閤門祇候史祐之館伴宴。錫恩例同龜茲使。適值承天節。其使獲預啓聖院祝壽。至熙寧十年又貢方物。神宗遣內侍郎勞問之。其餘南尼華囉等國，不啻百餘，悉冠以西天之名。又有所謂王舍城者。俗傳自交趾之北，至大理。大理西至王舍城不過四十程。按賈耽皇華四原作西茲改正。達記云，自安南通天竺。(二)是有陸可通其國。然達麼之來，浮海至番禺。豈陸程迂廻，不如海道之迅便歟？西天鵬茄囉(三)國都號茶那咭城。圍一百二十里。民物好勝。專事剽奪。以白砒螺殼，磨治爲錢。土產寶劍，兜羅綿等布。或謂佛教始于此國。唐三藏玄奘取經，曾到

西天南尼華囉國。城有三重。人早晚浴。以鬱金塗體。效佛金色。多稱婆羅門以爲佛眞子孫。屋壁坐席，悉塗牛糞。相尙以此爲潔。家置壇。崇三尺。三級而升。每晨焚香獻花。名爲供佛。大食番至其國，則坐之門外。館之別室。具供帳器皿。婦人犯奸，輒殺之。官不問。土產上等木香，細白花藥布。人多食酥酪飯豆菜。少食魚肉。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輕騎來劫。但閉門距之。數日乏糧自退。

(一)諸蕃記此節上段，已見宋史。

(二)賈耽安南通天竺道，亦詳上文。以今代地圖觀之，由雲南往印度，僅須過緬甸而已。然古代雲南未隸版圖，南詔橫梗其間。而沿途瘴氣氛疹，其害甚於涉葱嶺，過懸渡也。唐代，高僧往印度者，未嘗不知此道。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十，迦摩縷波國條云，「境接西南夷，故其人類蠻獠矣。詳問土俗，可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瘴氣氛疹。毒虵毒艸，爲害滋甚。」玄奘不由此道歸國，於此已詳言其故矣。併非因道途迂迴也。

(三)鵬茄囉國即明史卷三百二十六之榜葛刺，今圖多譯作孟加拉(Bengal)。茶那姑城(Ja-nagar)在恒河入海處之東北。城市已壞，僅餘區域之名而已。

第一百四十節。諸蕃志卷上

天竺國。

天竺國隸大秦國。所立國主，悉

(二)

由大秦選擇。俗皆辮髮垂下，兩鬢及頂。以帛纏頭。所居以石灰代瓦。有城郭居民。王服錦罽。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短。晨出，坐氍毹皮，獸名用朱蠟飾之。畫雜物於其上。羣下皆禮拜祝壽。出則騎馬。鞍轡皆以烏金銀鬧裝。從者三百人，執矛劍之屬。妃衣大袖鏤金紅衣。歲一出，多所賧施。國有聖水，能止風濤。番商用琉璃瓶盛貯。猝遇海馘波，以水灑之則止。後魏宣武時，嘗遣使獻駿馬。其國出獅子，貂，豹，橐，犀，象，瑇瑁，金，銅，鐵，鉛，錫，金鏤織成金罽，白疊，氍毹。有石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沙穀。有金剛石，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旃檀等香，甘蔗，石蜜，諸果。歲與大秦扶南貿易。以齒貝爲貨。俗工幻化。有弓箭，甲稍，飛梯，地道，及木牛流馬之法。而怯於戰鬪。善天文，算歷之術。皆學悉曇章書。以下闕以貝多樹葉爲紙。唐貞觀天授中，嘗遣使入貢。雍熙間，有僧羅護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國人。番商以其胡僧，競持金繒

珍寶以施。僧一不有。買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今寶林院是也。

(一)天竺國向未屬羅馬（即大秦）。而此言隸大秦，國主由大秦選擇，蓋必傳聞之誤也。

第一百四十一節。南宋時居留印度之華僑。讀周去非及趙汝适之書，得悉

海外番人來廣州及泉州貿易者，其數幾不可以勝計矣。然當時中國人究有往外國者否，周趙二書皆未記也。田能德（Sir E. Tennent, *History of Ceylon*, I.

p.497-8.）之錫蘭史謂錫蘭著作家，嘗詳錄由中國運進口諸貨物目錄。耶蘇紀

元後一千二百六十六年，宋度宗咸淳二年。元世祖至元三年。錫蘭島王之軍隊中，有中國人從戎

者。十六世紀時，葡人巴爾比（Gasparo Balbi）記繞錫蘭島時，在奈格巴塘

（Negapatam）見有支那七塔（Sette Pagodi de' Chini）。古代中國航海者，所建

者也。攷其所謂支那七塔，大約指摩訶巴力補羅（Mahabalipuram）地方之七座

寶塔也。汪大淵島夷志略土塔條云，『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圍遶。有土磚甃塔

高數丈。漢字書云，咸淳三年，八月，畢工。傳聞中國之人，其年旅彼，爲

書於石以刻之。至今不磨滅焉。』八丹即巴塘（patam）之別譯。印度地名

，末尾有巴塘音者甚多。島夷志略此處之八丹，或即奈格巴塘。  
二十世紀大地圖作那格巴特。在南印度加惟利河（Kaveri）口。與錫蘭島隔水相望。南宋末年，南印度半島之有甚衆華僑，可由此而知也。

### 元時中印交通。

第一百四十二節。蒙古人用兵印度。  
兔兒年，即元太祖十四年，已卯歲。太祖

去征回回。……命失吉忽秃忽做頭哨，與札剌勒丁對陣敗了。將追及太祖處

者別等三人自札剌勒丁後至。將札剌勒丁勝了。欲入不合兒城不得。直追

至申河。(三)軍馬溺死者殆盡。獨札剌勒丁與蔑力克逆申河走去。太祖逆申河攻

取了巴惕客先城。(三)至子母河(四)巴魯安客額兒地面，下了營。命巴剌追札剌勒丁

等。見元朝秘史卷十三。

(一)不合兒城即元史地理志之不花刺城(Bokhara)。

(二)申河即辛頭河(Sind)，又名印度斯河(Indus)。

(三)巴惕客先城即元史地理志之巴達哈傷(Badakshan)。



(四)巴魯安，元史太祖本紀十八年，作八魯灣(Parnan)，在印度庫士山中。客額兒，蒙古語，平原也。八魯灣附近之河，爲彭笈失兒(Panjshir)。子母河必即此也。元秘史此節，叙成吉斯汗追札刺勒丁至印度斯河，年代有誤。可參觀謙元秘史卷十三，此節攷證。

再命速別額台勇士征迤北康鄰，乞卜察兀，巴只吉，幹魯速，馬札刺，阿速，撒速，薛兒客速，客失米兒，李刺兒，刺刺等十一部落。見同上。

(五)客失米兒即唐代之迦濕彌羅，或箇失密，今代作克什彌爾(Cashmere)。其餘十部落之攷證，皆已見於相當各節。

太祖征回回七年，初命巴刺追回回王札刺勒丁并篋力克王。追過申河，直至欣都思種地面。(六)根尋不見回來。着將欣都思邊城百姓的駝羊都擄了。於是太祖遂回至額兒的石地面過夏。見同上。

(六)額兒的石又作也里的石。河名。今作額爾齊斯河(Irtysh)。

時篋里可汗與札闌丁合，就戰。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目連河，(七)獲篋里可汗，屠其衆。札闌丁脫身入河。泳水而遁。(八)遂遣八剌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大擄忻都人民之半而還。癸未，元太祖十八年

春，上率兵循辛目連河而北。命三太子循河而南。將至不昔思丹城欲攻之。

遣使來稟命。上曰，隆暑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候

八剌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見皇元聖武親征錄。

(七) 蒙古人謂河爲目連。辛目連即印度斯河也。

(八) 忻都即印度之轉音。

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見元史卷一。

(九) 成吉思汗時，蒙古人勢力僅及於印度斯河沿岸而已。據回教著作家之記載，一千二百二十三年（元太祖十八年），春，成吉思汗決意欲由印度及圖伯特班師，東歸蒙古。大軍皆向此方出發，而道路艱險，不得過，乃返排夏窪兒（Peshawar）。成吉思汗未嘗至東印度，僅有此意而已。元史此云在東印度見角端，乃六誤也。

太宗元年，己丑，印度國主，穆壘國主來朝。見元史卷二。

(十) 穆壘國即木刺夷，又名沒里奚（Mulahida）也。

憲宗二年，秋，七月，命諸王托羅該薩奇勒征身毒。見元史卷三。

憲宗三年，夏，六月，命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兒等

國。見元史卷三。

（十一）元憲宗即位，命將西征。如忽必烈平大理，旭烈兀平報達，皆有成績，見於史書。獨征身毒之役，毫無結果，其故誠不可知矣。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言侃至乞石迷部忽里算灘降。或即指此也。

第一百四十三節。費理胥塔（Firishṭa）記印度與中國之兵爭。波斯史家費理

胥塔記耶蘇紀元後一千二百四十四年，蒙古六皇后乃馬真稱制第三年。宋理宗淳和四年。德梨（Delhi）

王阿拉烏丁麥掃德（Alauddin Musauḍ）在位時，蒙古人經契丹及圖伯特即吐蕃今

名西之境，來犯孟加拉（Bengal）。為當地守官所敗。費理胥塔謂蒙古人所經

之道，乃四十年前約當宋甯宗嘉泰時，成吉思汗登大位前三四年。摩哈美德拔克梯耶克爾基（Mā-

homed Bakhliyar Khilji）王自孟加拉率師侵契丹及圖伯特所行之路也。拔克梯

耶克爾基之侵略中國雄圖，究成功若干，今代所留記載。不足為徵。大約未

越阿撒姆（Assam）平原也。一千二百五十六年及次年，蒙古憲宗六七年間馬力克裕次

貝克 (Malik Yuzbek) 出師討伐中國。至迦摩縷波 (Kamrup)，慘敗而歸。費理胥塔竟未記也。一千三百三十七年，元順帝後至元三年，德梨大蘇丹摩哈美德圖格臘克 (Mahomed Tughlak) 起騎兵十萬，步兵若干，經達達 (Jidiah) 地方，踰希瑪拉耶山 (Himalaya) 以犯中國。不幸大敗。少數殿卒以外，拔都他謂僅餘將官三人。十萬大軍，幾無一還，可以報告戰事者。費力胥塔及拔都他皆嘗記此事，惟拔都他僅言爲山中異教徒所敗，未指明爲中國人也。(見H. Yule, Cathay, I. P. 78—79; Reise Ibn Batuta's durch Indien und China. s. 168—169.)

第一百四十四節。元時印度人入仕中國。(一)鐵哥姓伽乃氏，迦葉彌兒人。迦葉彌兒者，西域築乾國也。父幹脫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氏。幹脫赤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之。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定宗師事那摩。以幹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尊那摩爲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教。幹脫赤亦貴用事，領迦葉彌兒萬戶。奏曰，迦葉彌兒西陲小國，尙未臣服。請往諭之。詔偕近侍以往。其國主不從，怒而殺之。

帝爲發兵，誅國主。幹脫赤之歿，鐵哥甫四歲，性穎悟，不爲嬉戲。世祖卽位，幸香山永安寺。見書畏吾字於壁。問誰所書。僧對曰，鐵哥書也。帝召見，愛其容儀秀麗，語音清亮。命隸丞相孛羅，備宿衛。鐵哥年十七，詔擇貴家女妻之。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爲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爲娶冉氏女。初，詔遣宋新附民種蒲萄於野馬川，晃火兒不刺之地。(三)旣獻其實。鐵哥以北方多寒，奏歲賜衣服。從之。成宗卽位，以鐵哥先朝舊臣，賜銀一千兩，鈔十萬貫。他日又賜以瑪瑙碗。謂鐵哥曰，此器先皇所用，朕今賜卿，以卿久侍先皇故也。仁宗皇慶二年，奉命詣萬安寺祀世祖。感疾歸。皇太后令內臣問疾。鐵哥附奏曰，臣死無日。願太后輔陛下，布惟新之政。社稷之福也。是年薨。賜賻禮，加厚勅，有司治喪事，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忠穆。加封延安王，改諡忠獻。子六人。忽察淮東宣慰使，平安奴太平路達魯花赤，也識哥同知山東宣慰司事，虎里台同知眞定總管府事，亦可麻同知都護府事，重喜隆禧院副使。孫八人。伯顏中書平

章政事。餘多居宿衛。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五。

(一)迦葉彌兒即怯失迷兒(Kashmere)。周世宗孫海環二十世紀大地圖帕米兒南有乾築特。築乾吾意乃乾築誤刊也。

(二)野馬川晃火兒不刺在今甘肅甘州附近。

(三)

阿爾尼格尼博囉國人也。其國人稱之曰巴勒布。幼敏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期年能曉其義。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爾尼格一聞卽能記。長善畫塑及鑄金爲像。中統元年，命帝師八思巴建黃金塔於吐蕃。尼博囉國選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爾尼格年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師一見奇之。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祝髮受具爲弟子。從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乎？』對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來何爲。』對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載而成。見彼士兵難。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不遠萬里，爲生靈而來耳。』

。『又問』汝何所能。』對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塑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堂針炙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襪使宋時所進。歲久闕壞，無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對曰，『臣雖未嘗爲此。請試之。』至元二年，新像成。關鬲脉絡皆備。金工歎其天巧。莫不愧服。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爲七寶鑲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織綿爲之。圖畫弗及也。至元十年，始授人匠總管，銀章虎符。十五年，有詔返初服，授光祿大夫司徒，領將作院事。寵遇賞賜，無與爲比。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涼國公，上柱國，諡敏慧。子六人，曰阿僧格大司徒，阿咱爾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見元史卷二百三。

(二) 尼博囉即今代地圖之尼泊爾(Nepal)也。

第一百四十五節。元時中國與印度沿海諸國之交通。

海外諸番國，惟馬八

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

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世祖至元間

，行中書省左丞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諸番。未幾，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餘俱藍諸國未下。行省議遣使十五人往諭之。帝曰，非唆都等所可專也。若無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二月，遣廣東招討司達嚕花赤楊庭璧招俱藍。十七年，三月，至其國。國主必納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刺木省書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十月，授噶扎爾哈雅俱藍國宣慰使。偕庭璧再招諭。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sup>(五)</sup>

舟人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兒國，或可假陸路，以達俱藍國。從之。

<sup>(六)</sup>

四月，至馬八兒國新村馬頭登岸。其國宰相馬因的謂官人此來甚善。本國船到泉州時，官司亦嘗慰勞。無以爲報。今以何事至此。庭璧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馬因的乃託以不通爲辭。與其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事辭。五月，二人蚤至館，屏人。令其宮者爲通情實，乞爲達朝廷。我一心願爲皇帝奴。我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必闕亦赴算彈。<sup>(七)</sup><sub>華言國主也。</sub>告變。算彈籍我金銀田產妻孥。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算彈兄弟五人。皆聚



(八)

加一之地，議與俱藍交兵。及聞天使來，對衆稱本國貧陋。此是妄言。凡回

回國金珠寶貝，盡出本國。其餘回回盡來商賈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

兒既下，我使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時噶扎爾哈雅與庭壁以阻風不至俱藍

，遂還。噶扎爾哈雅入朝計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風再舉。至期，朝廷遣使令

庭壁獨往。十九年，二月，抵俱藍國。國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三月

，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貢。時也里可溫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

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使人覲。會蘇木

(十)

達國亦遣人因俱藍主乞降。庭壁皆從其請。四月，還至那旺國。庭壁復說下

(十二)

其主忙昂。比至蘇木都刺國，國主十漢八的迎使者。庭壁因喻以大義。即日

(十二)

納款稱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蠻二人入朝。二十年，馬八兒國遣僧撮及班入

朝。五月，將至上京。帝即遣使迓諸途。二十三年，海外諸番國以楊庭壁奉

(十三)

(十四)

詔招諭，至是皆來降。諸國凡十，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方，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得，曰蘇木都刺。皆

遣使貢方物。

見元史卷二百十。

(一)馬八兒原音爲Maabar。南印度半島之東面，本腦河(Pennar)以南，皆是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皆記馬八兒國，至爲詳悉，可補元史此節之闕也。

(二)俱藍原音爲Kaulan或Coilum或Coilon。在南印度半島之西南角。元代東西往來必經之大商埠也。周去非之嶺外代答及趙汝适之諸蕃志，皆作故臨國。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二章，記俱藍國事，亦可補元史此節之闕也。中世紀時，俱藍國爲聖多默派基督教徒中心地點之一。聖多默嘗親建教堂七處。其二即在俱藍國。元史此節記有厲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里馬，正與其地事情合也。聶思脫里派於甚早時期，在俱藍亦有教會，教堂，主教。

(三)泉州爲宋元時代海外通商巨埠。

(四)阿不合元史宗室世系表作阿八哈。旭烈兀大王之長子也。大王城，即阿八哈所居之城塔伯利資(Tabriz)也。由俱藍抵波斯海口忽里模子(Hormuz)，順風十五日或可至。若塔柏利資城則十五日，斷不能至也。

(五)僧伽耶山似即僧伽刺(Singhala)之別譯，今之錫蘭島也。

(六) 新村馬頭不可考，此名乃譯義者也。

(七) 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十六章，亦言馬八兒國有五王，分地而治。五王皆兄弟也。

(八) 加一即半島東南角之 Kayal, Cail。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外國傳作加異勒。

(九) 也里可溫即基督教徒，木速蠻 (Mussulman) 即回教徒。考皆見第二冊第九十六節。

(十) 蘇木達國即特瓦拉薩木特拉 (Dwara Samudra) 之後一字譯音也。其城約在北緯十三度半，東經七十五度半。國於馬八兒之北。君其地者爲畢拉王朝 (Bilal Rajas)。

(十一) 那旺國似即蘇門答臘西北海中之呢古巴拉羣島 (Nicobars)。馬哥孛羅遊記卷三十章，作內庫維蘭 (Necuveran) 羣島，又作內庫蘭 (Necouran)。至今尙有一島曰南庫利 (Nancouri)。楊庭璧自俱藍還，先至那旺，後至蘇木都刺 (Sumatra)。(即蘇門答臘)尤可證明那旺，必即呢古巴拉羣島也。蘇門答臘島西面有呢士島 (Nias)。讀音亦稍與那旺相近。

(十二) 哈散 (Hassan) 及速里蠻 (Suleiman) 二名，皆爲回教徒之名。可藉以知元初南洋羣島皆已染回教文化矣。

(十三) 須門那即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九章之 Semenat。在印度西北胡茶辣半島之端。

(十四) 僧急里即高僧鄂多力克遊記之新吉林 (Cynsilin)，馬黎諾里之興喀里 (Cynkali)，覺達奴斯 (Jordanus) 之新桂里 (Singuyli) 阿伯爾肥達之興喀里 (Shinkali)，今克蘭格奴兒

港(Crangnor)也。

(十五)南無力元史世祖本紀又作南巫里。諸蕃志作藍無里，李羅遊記卷三第十一章作 Lam-bri，鄂多力克遊記作 Lamori。在蘇門答臘島之極西北角。

(十六)馬蘭丹，蘇門答臘島上無相當地名。

(十七)丁呵兒似即吉連丹南之丁噶奴(Tingano)。

(十八)來來即宋史天竺傳之囉囉國(Lar, Lara)，胡茶辣國(Gujerat)之別名也。

(十九)急蘭亦得似即馬雷半島東南之喀蘭丹(Kalantan)。周世榮孫海環二十世紀大地圖作吉連丹。

世祖滅宋，奄有閩廣海岸，海外諸邦得通。元代中國與印度各邦交通極繁，而元史外夷傳所記者僅此而已。蓋由成書太促，未暇博採也。茲將各本紀中及他書所載當時元廷與印度各邦通使年歲情形，摘錄於下。

初議招來。

元史卷十。至元十五年，八月，辛巳，詔行中書省唆都蒲壽庚等曰，諸蕃國列居東南島砦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蕃舶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

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十六年，五月，辛亥，蒲壽庚請下詔招海外諸蕃。不允。十二月，丙申，敕樞密翰林院官就中書省與唆都議招收海外諸蕃事。丁酉，詔諭海內海外諸蕃國主。至元十七年，八月，丁丑，唆都請招三佛齊等八國不從。

南洋羣島諸國。

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戊寅，以奉使木剌由國速刺蠻等爲招討使，佩金符。(二十)

十八年，六月，奉使木剌由國苦思丁至占城，船壞。使人來言，乞給舟糧及益兵。詔給米一千四百餘石。八月，海南諸國來貢象犀方物。冬，十月，庚戌，敕以海船百艘，新舊軍，及水手合萬人。期以明年，正月，征海外諸蕃。

仍諭占城郡王，給軍食。至元十九年，冬，十月，乙巳，遣阿耽招降法里(三十三)

郎，阿魯，乾伯等國。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癸卯，福建行省遣使人入

合魯思招降南巫里，別里刺，理倫，大力等四國。各遣其相，奉以方物來貢。(三十三)

二十二年，九月，丙戌，速木都刺，馬荅二國，遣使朝貢。卷十八，成

宗本紀，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乙亥，冬，十月，乙巳，遣南巫里，速木荅  
刺，繼沒刺，矛毯陽使者，各還其國。賜以二珠虎符，及金銀符金幣衣服，  
有差。初，山黑迷失征爪哇時，嘗招其瀕海諸國。於是南巫里等遣人來附。  
以禁商泛海，留京師。至是弛商禁，故皆遣之。卷十九，元貞二年，八月  
、丁酉，朔，禁舶商毋以金銀過海。諸使外國者，不得爲商。大德三年，  
春，正月，癸未，朔，沒刺由以方物來貢。五月，丙申，海南速古臺，速龍  
探，奔奚里諸番，以虎象及杪羅木舟來貢。大德五年，三月，戊午，馬來  
忽等海島，遣使來朝。賜金素幣有差。

(二十)木刺由，沒刺由，馬來忽，皆 *Nalaur* 之譯音也。据李羅遊記卷三，第八章，此國在  
蘇門荅臘島東南部。

(二十一)法里郎即李羅遊記卷三第九章之 *Ferlec*，阿魯即 *Anu*，乾伯即占碧 *Jambi*。三國  
皆在蘇門荅臘島上。

(二十二)南巫里已詳上文。別里刺即 *Pelia* 之譯音，在蘇門荅臘島北部，與檳榔嶼隔水相望  
。理倫不可考。大力即 *Dei* 之譯音。二十世紀大地圖作的里。

(二十三)速木都刺即蘇門答臘(Sumatra)。馬答或即麻打拉薩(Madras)之譯音，在南印度東面，今爲大商埠也。

(二十四)繼沒刺似爲 Semarang 之譯音。在爪哇島中部。今代華僑多稱作三寶瓏，矛毬陽不可攷。

(二十五)奔奚里即 Bengal 之譯音。諸蕃志作鵬茄囉，明史作榜葛刺也。

錫蘭島 (Singhala dvipa, Seyllan.)。

元史卷八，至元十年，春，正月，己卯，命諸王阿不合市藥獅子國。(二十六)元史

卷一百三十一，亦黑迷失傳，至元二十一年，召還。復命使海外僧迦刺國，(三十七)

觀佛鉢舍利。賜以玉帶衣服鞍轡。二十二年，自海上還。元史卷十六，至

元二十八年，冬，十一月，壬寅，遣左吉奉使新合刺的音。卷十七，至元

二十九年，冬，十月，甲辰，信合納帖音國遣使入覲。至元三十年，冬，

十月，己丑，遣兵部侍郎忽魯禿花等使閣藍可兒，(三十八)納答，信合納帖音三國。

仍賜信合納帖音酋長三珠虎符。

(二十六)阿不合即阿八哈 (Abaka)，旭烈兀大王之長子也。以至元二年嗣位，卒於至元十

九年。至元十年時，南宋尚未平定。元人在北。海道往波斯尚未通。故由陸道命阿不合自波斯往市藥獅子國也。

(二十七)至元二十一年，亦黑迷失之奉使僧迦刺國，亦見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十五章。新合刺的音爲梵語 *Sinhala dvipa* 之譯音。新合刺，獅子也。的音，島洲也。信合納帖音即新合刺的音也。

(二十八)閣藍可兒爲 *Crauganor*，或 *Cranagore* 之譯音。元史馬八兒傳又作僧急里。元時，歐洲東遊諸家記載中，多得見之。可返觀上方馬八兒傳案語也。納答不可攷。吾意納答或爲答納之倒刊也。荅納即 *Tana* 之譯音，爲印度西海岸大埠。見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七章。

### 馬八兒國 (*Maabar*)。

元史卷十，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六月，甲辰，占城，馬八兒諸國，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來獻。十七年，八月，戊寅，占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表稱臣，貢寶物犀象。十一月，己亥，朔，翰林學士承旨和爾果斯等言，俱藍，馬八，閩婆，交趾等國，俱遣使進表。乞答。詔從之。十八年，十一月，己丑，賜出使馬八國掩都刺等鈔各有差。十九年，十一月，丙子，馬



八兒國遣使以金葉書，及土物來貢。二十一年，春，正月，己卯，馬八兒國遣使貢珍珠，異寶，縑段。二十二年，六月，丙辰，遣馬速忽，阿里齋鈔千錠，往馬八兒國，求奇寶。賜馬速忽虎符，阿里金符。二十三年，春，正月，庚辰，馬八兒國遣使進銅盾。九月，乙丑，朔，馬八兒，須門那，僧急里，南無力，馬蘭丹，那旺，丁呵兒，來來，急蘭亦帶，蘇木都刺十國，各遣子弟上表來觀。仍貢方物。二十四年，二月，丙辰，馬八兒國貢方物。三月，丙辰，馬八兒國遣使進奇獸一。類驪而巨，毛黑白間錯，名阿塔必。元史卷一百三十一，亦黑迷失傳，至元二十四年，使馬八兒國，取佛鉢舍利，浮海阻風。行一年乃至。得其良醫善藥。遂與其國人來貢方物。又以私錢購紫檀木殿材，並獻之。二十五年，十一月，辛丑，馬八兒國遣使來朝。二十六年，十二月，癸卯，馬八兒國進花驢二。二十七年，四月，丙戌，遣桑吉喇失等詣馬八兒國訪求方伎。二十八年，八月，己己，馬八兒國遣使進花牛二，水牛七彪各一。九月，庚申，以別鐵木兒，亦列失金爲

禮部侍郎，使馬八兒國。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紀，至元三十一年，冬，十二月，卜阿里使麻八兒還。成宗元貞二年，秋，七月，丙戌，遣岳樂，也奴等使馬八兒國。大德元年，秋，七月，甲申，賜馬八兒國塔喜二珠，虎符。元史卷二十五，仁宗本紀，延祐元年，三月，丙寅，馬八兒國主昔刺木丁遣其臣愛思丁貢方物。

癸辛雜識續集按摩女子條載，一馬八二國進貢二人，皆女子，黑如崑崙。其陰中如火。或有元氣不足者，與之一接則有大益於人。又有二人能按摩百疾。不勞藥餌。或有心腹之疾，則以藥少許塗兩掌心，則昏如醉。凡一晝夜始醒，皆異聞也。或謂此數人至前途，因不服水土皆殂。『此條無年代，然周密爲元初人，故所記亦必元初之事也』

俱藍國 (Coilum, Kaulam.)。

元史卷十一，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己亥，朔，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等言俱藍，馬八，閩婆，交趾等國，俱遣使進表。乞答。詔從之。壬子，詔諭俱藍

國使來歸附。元史卷十二，至元十九年，九月，辛酉，招討使楊廷璧招撫海外南番，皆遣使來貢。俱藍國主遣使奉表進寶貨，黑猿一。那旺國主忙昂以其國無識字者，遣使四人不奉表。蘇本都刺國主土漢八的亦遣使二人。蘇木達國相臣那里八合刺攤赤因事在俱藍國，聞詔代其主打古兒遣使奉表，進指環，印花綺段，及錦衾二十合。寓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里馬亦遣使奉表，進七寶項牌一，藥物二瓶。又管領木速蠻馬合馬亦遣使奉表，同日起闕。二十年，春，正月，丁丑，以招討楊廷璧爲宣慰使，賜弓矢鞍勒，使諭俱藍等國。二月，賜俱藍國王瓦你金符。二十四年，春，正月，癸酉，俱藍國遣使不六溫乃等來朝。二十八年，秋，九月，庚申，以鐵里爲禮部尙書佩虎符。阿老瓦丁，不刺並爲侍郎，遣使俱藍。卷十八成宗本紀 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乙亥，遣禿古鐵木兒等使閣藍。

坦喃 (Tana)。

元史卷十六，至元二十八年，八月，戊子，坦喃藩邦遣馬不刺罕丁進金書，

寶塔，及黑獅子，番布，藥物。冬，十一月，壬寅，詔回回以答納珠充獻，(二十九)及求售者，還之。

(二十九)咀喃及答納，皆Tana之譯音。在今孟買港之北，爲印度西北海岸大商港也。參觀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七章。

### 八羅孛國 (Malabar)。

元史卷一百三十一，亦黑迷失傳，至元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羅孛國。(三十)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奉表來朝。帝嘉之。賜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國。與其國師以名藥來獻。賞賜甚厚。

(三十)八羅孛即 Malabar 之譯音。諸蕃志作麻囉拔。爲今印度西南海岸。參觀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五章。

### 扮卜忒都國。

元史卷七，至元九年，冬，十月，遣使持詔諭扮卜忒都國。(三十二)

(三十一)扮卜不可攷。忒都即身毒(Sind)之別譯。

### 馬法國。

元史卷十三，至元二十二年，冬，十月，馬法國入貢。二十三年，十月，壬戌，馬法國進鞍勒氍毹甲。

(三十二)馬法國似爲 Maravi 之譯音。在印度西海岸。參觀李羅遊記卷三，第二十四章。

女人國。

元史卷十四，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女人國貢海人。(三十三)卷十五，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辛丑，羅斛女人二國，遣使來貢方物。

(三十三)印度西南海中，馬爾地甫羣島 (Maldives) 元時數次女主當國。元史之女人國，必指此而言也。

馬荅兒的陰。

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紀，元貞元年，夏四月，癸巳，以同知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事，牙那木假兵部尙書，佩虎符，使馬荅兒的陰。(三十四)

(三十四)的陰，梵語 dvipa 之譯音，島洲之義也。印度沿海諸島，其音無可當馬荅兒者。

吾意此乃指非洲東之馬荅甲斯嘉島 (Madagascar) 也。据李羅遊記卷三，第三十三章，元世祖時，已嘗遣使至馬荅甲斯嘉島矣。

第一百四十六節。拔都他記元廷與印度德梨大蘇丹之通使。摩洛哥國遊客拔都他(Ibn Batuta)記希瑪拉耶山麓薩姆哈爾(Samhal)地方有佛寺。自古以來，中國人往頂禮者甚衆。至是爲大蘇丹摩哈美德圖格臘克(Mohammed Tugh-lak)之軍隊所毀。西曆一千三百四十一年至一千三百四十二年間，元順帝至正元年。中國皇帝遣使印度摩哈美德之廷，獻方物，請重建佛寺。大蘇丹遣拔都他率使節報聘。中途船覆，未達目的地。事詳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第十六節。茲不贅述。

第一百四十七節。汪大淵島夷志略記印度沿海各地情形。元順帝至正時，江西汪大淵嘗附船浮海，遊歷南洋羣島及印度洋沿岸諸國。至至正九年，己丑，冬，西曆一千三百四十九年始歸回泉州。有島夷志略之作。據書中所述諸國攷之，大淵足跡，嘗西至東非洲，阿拉伯，波斯灣沿岸，印度沿海各地。惟所記非紀程體裁，各國方向，不能詳言，而諸地名之讀音，又多閩贛土音，攷證爲難耳。其所舉東非洲，阿拉伯各地，皆已於以前諸章叙錄之矣。其印度沿海

各地，吾姑舉其名如下。至其詳文，則太冗長，不便錄之於此也。

僧加刺

即錫蘭島。所述多與當時西方遜歷家如馬哥孛羅，鄂多力克，馬黎諾里，依賓拔都他等記載相合。

特番里

不可攷。

班達里

即印度西海岸之班達拉尼，Pandarani。又作梵答刺亦納Pandarina。元時大商埠也。

下里

似即印度西海岸大商埠也。亦

高郎步

似即Columbum之譯音。見馬黎諾里奉使東方錄。元史作俱藍。

大八丹

土塔

湏文那

即李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九章之Semenat。元史作湏門那。

古里佛

朋加刺

(Bangala)，即明史之榜葛刺，今之孟加拉。

馬八兒

馬八兒在大陸上，而此處加一嶼字，不知何故。

天竺

甘埋里 即諸番志之甘瑟逸。李羅遊記卷三第二十八章作Cambai，在印度西海岸。

第一百四十八節。元時中印通商情形。吾人讀元史，見當時印度沿海諸城

市與中國朝廷使節往來之繁，雖在近代亦無其匹也。而當時兩國民間通商情況，則無專書言之也。然搜查東西遊歷家之記載，未始不可窺得一二也。馬

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五章言，『世界各國船舶，多來麻囉拔。尤以蠻子

國 即中國南部。來者爲最多。土產粗香料運出口至蠻子及西方各地。其由商人運至

亞丁港者，更轉運至亞歷山德港。唯向西往之船數，尙不及往東者十之一也

。』又卷二第八十二章云，『印度船舶載運香料，及各種寶貴貨物，來至刺

桐港。 即泉州。 蠻子國各地商販，亦皆麇集於刺桐。寶石珍珠，運來此者，統計

其數，至可驚異也。由刺桐而更轉散之蠻子國全境也。載運胡椒往亞歷山德

港，供給基督教諸國之船舶，其數較之來刺桐港者，不及百分之一也。刺桐

港爲世界最大二商港之一也。』波斯史家瓦薩甫 (Wassaf) 亦記中國貨物皆運

至麻囉拔，然後再轉運至泰西各國也。(見 R. Mookerji, History of Indian ship-



ping, p. 195.) 拔都他遊記詳載中國商人在印度之情況，可迴觀第三冊中國與非洲之交通，第十六節。今茲可節略述之也。中國商人多有至喀里克脫（Ocalicut），俱藍（Kaulan），黑里（Hili），梵荅刺亦納（Fandaraina）諸港者。在當時所有中印間海上交通，皆操之於中國人手中。中國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鎮克，中者曰曹，第三等者曰喀克姆。大船一隻，可載千人。船上可植花草。裝載人貨，經理辦法，與今代航業相同。中國商人，皆預購來回票也。十四世紀時，克蘭格奴兒（Cranganore）即僧急里。之主教約瑟（Joseph）謂「契丹人皆精明強幹。以前在喀里克脫城明時之古里國。之商業甚盛。喀里克脫王虐待之。於是離去。不久即歸，大殺土民而去。自是不復至矣。以後其人多往東方那兒辛迦國（Narsingha）梅拉拍塘城（Mailapetam）。……至今仍有營商於彼城者。」元史卷九十四，食貨志，市舶，載「元貞二年，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八兒，原作俱藍，改正。俱藍，梵荅刺亦納三番國交易。」俱喃即俱藍。中國海商有至馬八兒，俱藍，梵荅刺亦納三國，元史此節，亦有記載矣。明初，波斯史家

阿伯竇拉柴克 (Abdurrazak) 記古里之居民，有秦尼拔察干 (Chini Bachagan) 稱號。其義猶云『支那人之苗裔 (Sons of the Chinese) 也。』必其地華僑子孫甚衆，故有是名也。柯麗 (Gaspar Correa) 之達高摩紀程 (Voyages of Da Gama) 記四百年前，有大隊商艦，來自麻六甲，中國，及琉球三國。艦上商人，多有留居古里而遺子孫者。閱百年後，其人多亾。唯其所建廟宇及塑像，至今尙存耳。(見 Stanley's Trans., Hak. Soc., p. 147.) 清初，英國陸軍大佐馬肯西 (Mackenzie) 記喀里克脫城有一族人，土人相傳，其祖先爲中國人云。孟多薩 (Mendoza) 之中國史 (Parke's transl., p. 71.) 云，『斐律賓羣島及柯羅曼德海岸 (Coromande)，即馬八兒故壤。至今尙有多事，可以紀念以前支那之居留民者。柯羅曼德有一城，曰支那城，爲昔時支那人所建所居。喀里克脫國有果樹多種。土人指謂爲當支那人爲此地之總督及主人翁時，移植於此者也。』葡人巴羅斯 (De Barros) 謂印度西北海濱之的由城 (Diu) 爲胡茶辣王達力爾汗 (Darier Khan) 巴羅斯他處又稱此王所建。以紀念在海上戰勝來侵之支

那人也。巴羅斯書中記中國人在印度之居留地及戰勝事蹟甚多。然皆難於攷證究在何時也。亨利玉爾謂或指明成祖時，鄭和下西洋事也。（見 *Travels of*

*Marco Polo*, II, p. 391—2.）

## 明時中國與印度陸上交通。

(一)

第一百四十九節。阿難功德國遣使於明。西天阿難功德國西方番國也。洪武七年，王卜哈魯遣其講主必尼西來朝，貢方物及解毒藥石。詔賜文綺禪衣及布帛諸物。後不復至。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一)阿難功德即 *Annagondy* 之譯音。哈密爾敦 (*W. Hamilton*) 謂喀那萊斯人 (*Canarese*) (南印度部族) 稱比哲那古兒城 (*Bijanagur*) 曰阿難功底。此城在北緯十五度二十分。建於耶蘇紀元後一千三百三十六年 (元順帝至元二年)。位於通姆不得拉河 (*Toombuddra R.*) 上。河之右岸，至今尚有遺蹟可見。其左岸亦有遺蹟，佔面積甚廣。至今尚稱曰阿難功德。一千四百四十三年，(明英宗正統八年) 哈烈王沙魯哈嘗通使比哲那古兒國王。(見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 221.) 列於烏斯藏之下，其使節之通中國，蓋由陸道經西藏而來也。

第一百五十節。明與尼八刺國之通使。尼八刺國在諸藏之西。去中國絕遠

其王皆僧爲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齋醮書綵幣往，并使其鄰境地湧塔國。智光精釋典，負才辨。宣揚天子德意。其王馬達納羅摩遣使隨入朝，貢金塔，佛經，及名馬方物。二十年，達京師。帝喜，賜銀印，玉，圖書，誥敕，符驗，及幡幢，綵幣。二十三年，再貢。加賜玉，圖書，紅羅襪。終太祖時，數歲一貢。成祖復命智光使其國。永樂七年，遣使來貢。十一年，命楊三保齋醮書銀幣，賜其嗣王沙葛新的及地湧塔王可般。明年，遣使來貢。封沙葛新的爲尼八刺國王，賜誥及鍍金銀印。十六年，遣使來貢。命中官鄧誠齋醮書，錦綺，紗羅，往報之。所經罕東，靈藏，必力工瓦，烏斯藏及野藍卜納皆有賜。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顯賜其王絨錦紅絲，地湧塔王如之。自後貢使不復至。又有速覲嵩者，亦西方之國。永樂三年，遣行人連廸等，齋敕往招，賜銀鈔綵幣，其酋以道遠不至。(二)

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一)尼八刺國即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之尼婆羅，大唐西域記卷七之尼波羅國也。其使者來中國，蓋經由西藏陸道也。地湧塔及速覲嵩等諸地名，今代地圖上俱不可攷。賴忒 (Nari-

ighi) 之尼泊爾國史 (*History of Nepal*) 載明洪武永樂兩朝時，尼泊爾國王爲馬梯新哈提婆 (Matisinha deva) 及撒克梯新哈提婆 (Sakti Sinha deva)。明史之馬達，似即馬梯轉音，沙葛新的即撒克梯新哈提婆之訛音。羅摩爲 Rana 之譯音。尼泊爾國王之稱號也。賴忒之尼泊爾史，亦載撒克梯之子霞瑪新哈提婆 (Shyama Sinha deva) 遣使中國，獻方物。中國皇帝大悅，賜印一枚。印文有撒克梯新哈 (Sakti Sinha) 之名。又賜『拉瑪』 (Rama) 之稱號焉。拉瑪，猶言王也。(見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223.)

### 明時中國與印度海上交通。

第一百五十一節。明初巡航印度洋者鄭和侯顯傳。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二)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後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蕃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五年，九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和獻所俘舊港酋長。帝大悅，爵賞有

差。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其酋陳祖義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和大敗其衆，禽祖義獻俘戮於都市。六年，九月，再往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劫和舟。和覘賊大衆既出，國內虛，率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禽亞烈苦柰兒及其妻子官屬。劫和舟者，聞之還自救。官軍復大破之。九年，六月，獻俘於朝。帝赦不誅，釋歸國。是時交趾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讐，來者日多。十年十一月，復命和等往使。至蘇門答刺。其前僞王子蘇幹刺者，方謀弑主自立，怒和賜不及己，率兵邀擊官軍。和力戰，追禽之喃渤利。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朝。帝大喜，賚諸將士有差。十四年，冬，滿刺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和等偕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十九年，春，復往。明年八月還。二十二年，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和齎敕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晏駕。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設守備，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

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和，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眞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刺加，渤泥，蘇門答刺，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刺，溜山，孫刺，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當成祖時，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西洋則和，景弘。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番則率使侯顯。侯顯者，司禮少監。帝聞烏思藏僧尙師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乃命顯齎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元年四月，奉使陸行數萬里。至四年十二月，始與其僧偕來，詔駙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見奉天殿。寵賚優渥。

。儀仗，鞍馬，什器，多以金銀爲之。道路烜赫。五年二月，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爲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天花，甘雨，青鳥，青獅，白象，白鶴，及舍利，祥光，連日畢見。又聞梵唄天樂，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表賀。學士胡廣等咸獻聖孝瑞應歌詩。乃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給印誥，制如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再宴奉天殿。顯以奉使勞，擢太監。十一年春，復命賜西番，尼八刺，地湧塔二國。尼八刺王沙的新葛遣使隨顯入朝，表貢方物。詔封國王，賜誥印。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刺諸國。復命顯率舟師以行。其國卽東印度之地。去中國絕遠。其王賽佛丁遣使貢麒麟，及諸方物。帝大悅。錫予有加。榜葛刺之西，有國曰沼納樸兒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國也。侵榜葛刺。賽佛丁告於朝。十八年九月，命顯往宣諭，賜金幣。遂罷兵。宣德二年二月，復使顯賜諸番，徧歷烏斯藏，必力工瓦，靈藏，思達藏諸國而還。途遇寇劫，督將士力戰，多所斬



獲。還朝錄功。陞賞者四百六十餘人。顯有才辨，強力敢任。五使絕域，勞績與鄭和亞。見明史卷三百四。

(一)最近雲南昆陽發見李至剛撰馬公墓誌銘云，馬公名哈只，有二子。次子和，事今天子。賜姓鄭。爲內官太監。哈只者，回人以稱朝天方者也。由此碑文觀之，鄭和乃一回人也。  
(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一卷第六號回教進中國的源流。)

(二)鄭和巡航印度洋沿岸諸國之主動原因，明史此節謂由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也。錫蘭史則謂因一千四百零五年，(永樂二年，)有中國佛教徒一隊，來錫蘭獻香火於佛齒聖壇。爲國王維哲耶巴虎六世(King Wijaya-bahu VI)所虐待。明成祖怒王之暴行，欲重振已墜之國威，故遣和率舟師遠征也。(見Yule, Cathay I, p. 76.) 中外記載不同，姑兩存其說於此。

(三)鄭和侯顯所歷諸國詳攷，皆見下文。記和所歷諸國者，有馬歡瀛涯勝覽，記永樂時，巡航所至諸國。又費信星槎勝覽記宣德時所至諸國。武宗正德時，吳郡黃省曾又依星槎，瀛涯鐵位諸書，而纂集西洋朝貢典錄。故記錄諸國事情，以西洋朝貢典錄爲最詳也。

第一百五十二節。榜葛刺國與明之交通。  
(一)榜葛刺卽漢身毒國。東漢曰天竺

。其後中天竺貢於梁。南天竺貢於魏。唐亦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宋仍名天竺。<sup>(三)</sup>榜葛刺則東印度也。自蘇門答刺順風二十晝夜可至。永樂六年，其王霸牙思丁遣使來朝貢方物，宴賚有差。七年，其使凡再至。攜從者二百三十餘人。帝方招徠絕域，頒賜甚厚。自是比年入貢。十年，貢使將至，遣官宴之於鎮江。既將事，使者告其王之喪。遣官往祭。封嗣子賽勿丁爲王。十二年，嗣王遣使奉表來謝，貢麒麟，及名馬方物。禮官請表賀。帝勿許。明年，遣侯顯齋詔使其國。王與妃大臣，皆有賜。正統三年，貢麒麟。百官表賀。明年，又入貢。自是不復至。其國地大物阜，城池街市，聚貨通商，繁華類中國。四時氣候常如夏。土沃。一歲二稔。不待耔耘。俗淳龐。有文字。男女勤於耕織。容體皆黑，間有白者。王及官民，皆回回人。喪祭冠婚，悉用其禮。男子皆薙髮。裹以白布。衣從頸貫下。用布圍之。麻不置閭。刑有笞杖徒流數等。官司上下，亦有行移。醫卜陰陽，百工技藝，悉如中國。蓋皆前世所流入也。其王敬天朝。聞使者至，遣官具儀物，以千騎來迎。

。王宮高廣，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設長廊。內列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人。明盛甲，執刀劍弓矢。威儀甚壯。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蓋百餘。又置象隊百餘於殿前。王飾八寶冠，箕踞殿上高座。橫劍於膝。朝使人，令拄銀杖者二人來導。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導如初。其王拜迎詔。叩頭，手加額。開讀。受賜訖，設毳毼於殿，宴朝使。不飲酒。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贈使者金盃，金繫腰，金瓶，金盆。其副則悉用銀。從者皆有贈。厥貢良馬，金，銀，琉璃器，青花白瓷，鶴頂，犀角，翠羽，鸚鵡，洗白苾布，兜羅絛，撒哈刺，糖霜，乳香，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烏木，蘇木，胡椒，粗黃。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一)漢代身毒國 僅指印度西北部而言。明史此節謂榜葛刺即漢身毒國，誤也。後漢書謂天竺國東至罽起國。罽起國即榜葛刺，今代地圖作孟加拉 (Bengal) 也。

(二)明初，孟加拉之王族，爲阿富汗高爾 (Ghor) 朝代。崇奉回教。明史謂王及官民，皆回人，乃實情也。查孟加拉史，永樂六年，國王名吉耶斯亞丁 (Ghiyas-ud-din Azam Shah)

即位於一千三百八十五年，（洪武十八年，）卒於一千四百零七年（永樂五年）霸牙思丁音與吉耶斯亞丁相合。其使者必於永樂五年遣出，故至次年抵中國，仍稱故君也。賽勿丁（*Saif-uddin Hamza Shah*）即位於一千四百零七年（永樂五年），卒於一千四百十年（永樂八年）。（見R-Mookerji,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p 197.）

榜葛刺。地廣人稠。財物豐碩。自蘇門答刺國海行見山。并翠藍島西北行

二千里方至瀾地港。更小舟入。五百餘里至鎖納兒港。舍舟而陸。西南行三

十五里站，至其國。有城郭。王宮暨大小府寺皆在城。乃回回人。風俗淳厚

。男婦皆黑色。白者稀。男皆視髮。白布纏身。圓領長衣。仍束綵帨，躡皮

履。王及將領冠服，用回回制。甚潔整。語言榜葛俚自成一家。亦有巴兒西

語者。市用銀錢，曰儻伽。重三錢。徑寸二分。面有文。以此權物價重輕。

亦有海貳曰考黎。<sup>（九）</sup>婚喪皆回回教。氣候常熱如夏。刑有笞杖徒流。官有印章

行移。軍亦結糧。管軍者曰吧斯刺兒。陰陽醫卜，百工技藝，皆有。衣黑白花衫，繫帨以硝子。貫珊瑚，琥珀，曰纓絡爲佩。以硝子爲鐲釧，繫臂。善

歌舞。以侑酒筵。有曰根肖速魯柰柰者，優人也。每五鼓時，候于將領及富室門，吹鎖捺，擊鼓，已乃次第其家，作之。至饗時，詣各家必勞以酒饌錢貨。其餘百戲皆有。又以鐵索繫虎行市。及人家則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什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之。戲已仍繫之家。必啖虎以肉。勞其人以錢。蓋虎戲以需財也。曆止十二月無閏。厥產紅粟麥，芝蔴，豆，黍稻。一年二熟。蔬有薑，芥，葱，蒜，瓜，茄。酒有椰子酒，樹子酒，菱葦酒。以檳榔當茶。畜有蛇，駝，馬，騾，水黃牛，山綿羊，鷄，鴨，猪，鵝，犬，猫。果有芭蕉子，波羅蜜，酸石榴，蔗糖蜜。布有數色。華布曰卑泊。闊三尺餘，長五丈五七尺。細膩如粉牋姜。黃布曰滿者提。闊四尺，長五丈餘。緊密堅實。曰沙納巴付。闊五尺，長三丈。如生羅，卽布羅也。曰圻白勒搭黎。闊三尺，長六丈。布眼疎麓，卽沙布也。以纏頭。曰沙場兒。闊二尺五寸，長四丈。若三梭，曰驀黑驀勒。闊四尺，長二丈。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卽兜羅錦也。蠶絲，祗織絲，嵌悅。亦有絹

成錦者。布有白者。樹皮製成。膩滑光潤如鹿皮。器有髹漆，杯，盤，鑲鐵鎗，剪。見瀛涯勝覽。

(三)翠藍島即今代晏陀蠻(Andaman)及呢古巴拉(Nicobars)二羣島也。

(四)瀾地港係海環周世棠二十世紀大地圖作勢他加。拔都他遊記作薩德喀汪(Sadkawan)。今代英人拼作乞塔甘(Chatgana, Chittagong)，在恒河口外之東。濱臨大洋。北緯二十二度十分，東經九十二度。亦有謂拔都他之薩德喀汪爲今呼格里(Hoogly)區之薩忒甘(Satigone)鎮者。薩忒甘在加爾喀塔北約二十五或二十八英里。葡萄牙人初抵印度時，乞塔甘及薩忒甘兩地，皆爲重要商埠。乞塔甘濱大洋。且是時孟加拉國王法克兒烏丁(Fakhr-uddin)僅管轄此部。故玉爾以乞塔甘當拔都他之薩德喀汪也。自古薩忒甘即爲通商要埠。葡萄牙人抵此後，於相去一英里之處，另築呼格里城。一千六百三十二年(明崇禎五年)，政府機關悉遷移至呼格里城。而薩忒甘乃日漸衰落，今僅有遺跡而已。沙萬內(Chavannes)及福開森(J. Fergusson)皆謂義淨之耽摩栗底即薩忒甘云。

(五)鎖納兒港即拔都他之蘇奴兒喀汪(Sunurkawan)，今作蘇納兒甘(Sunarganw)。在雅魯藏布江口西岸。中世紀時，嘗爲孟加拉之都城。距乞塔甘一百六十六英里，正合五百餘華

里。與馬歡所言相符。

(六)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君臨孟加拉者，爲阿富汗 (Afghan) 王朝。故此言王乃回回人者，不誤也。

(七)榜葛俚語 (Bengali)，自成一家，亦不誤也。

(八)巴兒西語者，波斯火教徒 (Parsee) 之語也。

(九)考黎 (Cowry)，海貳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四十八章，記雲南亦用之。

榜葛刺國。自蘇門答刺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卽西印度之地。西通金剛

寶座國，曰詔納福兒。乃釋迦得道之所。永樂十三年，二次上命少監侯顯等

，統舟師賚詔勅，賞賜國王王妃頭目。其國海口有港，曰察地港。立抽分之

所。其王知我中國寶船到彼，遣部領賚衣服等禮，人馬千數迎。港口起程，

十六站，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商。又差人賚禮象馬迎接。再

行二十站，至板獨哇。是酋長之居處。城郭甚嚴。街市鋪店，連楹接棟。聚

貨百有。其王之舍，皆磚灰甃砌。高廣殿宇，平頂白灰爲之。內門三重。九

間長殿。其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

巨漢，明盛明甲。執鋒刃弓矢，威儀壯甚，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蓋百數。又置象隊百數於殿前。其王於正殿高座，嵌八寶。箕踞坐其上。劍橫於膝。乃令銀柱杖二人，皆穿纏頭，來引道前。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金柱杖二人，接引如前禮。其王拜迎詔勅。叩頭加額。開讀賞賜。受畢。鋪絨毯於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禮之甚厚。燔炙牛羊，禁不飲酒。恐亂性而失禮。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宴畢。復以金盃，金繫腰，金瓶，金盆，贈天使。其副使，皆以銀盃，銀繫腰，銀瓶，銀盆贈之。其下官員，亦贈以金鈴紉絲長衣。兵士俱有銀錢。蓋此國富而有禮者也。其後躬置金筒金葉表文。差使臣齎捧貢獻方物於廷。其國風俗甚厚。男子白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穿金線，羊皮靴。濟濟然有文字者。衆凡交易，雖有萬金，價定打手，永無悔改。婦女穿短衫。圍色布絲錦。不施脂粉。自然嬌白。耳垂寶鈿。項掛纓絡。髻堆腦後。四腕金鐲。手足戒指。其有一種曰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依，一村人家，輪流養之。



。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有足稱者。田沃豐足。一歲二收。不用耘耔。隨時自宜。男女勤於耕織。果有波羅蜜。大如斗。甘甜甚美。菴摩羅香酸甚佳。其餘瓜，果，蔬菜，牛，馬，雞，羊，鳧鴨，海魚之類，甚廣。通使海貳，准錢市用。地產細布，撒哈喇，毯絨，兜羅錦，水晶，瑪瑙，珊瑚，眞珠，寶石，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貨用金，銀，段絹，青花白磁器，銅，鐵，麝香，銀珠，水銀，草蓆之屬。見星槎勝覽卷四。

〔十〕榜葛刺爲東印度之地。費信記爲西印度之地，誤也。

〔十一〕察地港即馬歡之瀾地港。

〔十二〕板獨哇即呼格里西北之貝爾德溫城。

榜葛刺國。其國在翠藍嶼西北可七千里。一日東印度之國。地方千里。由蘇門答刺而往也。取帽山翠藍西北而行。善風二十日至浙地之港，一日泊衍察地港。小舟以入。五百里至鎖納兒之港。〔十三〕港有城池街市。又行二十站，及坂獨哇而至國。其國城郭壯麗。其王有大殿。四方而聖飾。爲間凡九。三門

而入。殿之柱裏以黃銅。鏤以花獸。其王之衣冠，王之臣之衣冠，俱回回製。上下皆回回人。婚喪一如其禮。其民善。富庶而淳。好爲商賈。其男子髡。纏首白布。服圓領長衫。下圍色帔。革履。女子椎髻，短衫。圍色布絲綿，珥寶，鈿項。此据借月山房彙鈔。指海本作細頂。珮瓔珞。手足約以金鐲戒指。其土氣恒燠。其定歲以十二月。國無閏。刑止於流。百職有印符行移。掌軍者謂之巴斯刺兒。有醫師，卜人，星官，暨百工。市肆咸備。其語謂之榜葛俚。亦善吧兒語。樂工謂之根肖速魯奈凡。夙興舉樂于富貴者之家。擊小鼓一人，擊鼗鼓一人，吹簫篳一人。其音節先徐而後促。舉畢則予之酒物倘伽。凡款賓以檳榔。凡宴享用樂婦歌舞以娛賓。樂婦之飾也，服淺紅綿布之花衫。下圍色絲帔。肩項佩五色硝子，珊瑚，琥珀珠之纓絡。腕約青紅硝子之釧鐲。其俗有虎戲。鐵索拽虎而行。其戲也解索。虎蹲而據。人裸以擊虎。虎乃咆哮作勢。與人而對躍。人時掉臂于虎口。戲而畢，則虎伏于地。閱戲之家，飼虎以肉。與人以倘伽。其交易以金錢名曰倘伽。以海貳名曰考嚕。其利布帛。其穀宜種。歲

二穫。其畜宜六擾。銀錢重官秤三分，徑官寸一寸。二分。底面有紋。海貳計斤。其酒之品有四。一曰椰子

酒，二曰米酒，三曰桐子酒，四曰菱葦酒。其布帛之品有六。宓布謂之卑泊。廣二尺，長五丈六尺。勻細而白。黃布謂之滿者提，廣四尺，長五丈。緊而蜜。布羅謂之沙納巴付。廣五尺，長三丈。狀如生平羅。布紗謂之忻白勤搭嚶。廣三尺，長六丈。纏首用之。如三梭者，謂之沙塌兒。廣二尺五寸，長四丈。兜羅錦謂之驀里驀勤。廣四尺，長二丈。背面有絨起，可四五分。其土物有珊瑚，珍珠，水晶，瑪瑙，翠羽。多芭蕉子，波羅蜜，石榴，酸子，甘蔗。多酥蜜，多瓜，葱，薑，芥，茄，蒜。有駱駝。有桑皮紙。有木焉，弱條而青葉，朝花而暮斂。如夜合。其子如李。其名曰菴摩勒。一曰餘甘。食之已丹石毒。其接天詔之日，明甲馬隊千餘，設于左右長廊。明光甲，巨漢秉劍，持弓矢以侍。孔雀翎之蓋百具，設于丹墀。象隊百，設于殿上。其王陞八寶座。橫劍于膝。迺有持銀杖者二人引導。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復有持金杖者二人，引導如前。其王肅恭，拜迎詔勅。叩首而加額。其開讀賞

賜之訖也，是陳絨毯於殿，以宴天使。以牛羊爲燔炙，以薔薇之露，諸香之蜜水而爲飲。其朝貢無常。

永樂六年，其國王霸牙思丁遣使來朝貢。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又遣其臣把一濟等來朝，貢麒麟等物。正統三年，貢同。表用金葉。

其貢物馬，馬鞍，金銀事件，戩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刺，者扶黑荅立布，洗白苾布，兜羅錦，糖霜，鶴頂，犀角，翠毛，鶯哥，乳香，麝黃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烏木，蘇木，胡椒。

論曰，榜葛刺其饒富多儀之國也夫。觀其于天朝正使，有金盃繫腰盆瓶之獻，于副使有銀盃繫腰，盆瓶之獻，于行人有金鈴紉紉長衣之獻，于兵士有銀錢之獻，非饒富多儀，曷克若此云。見西洋朝貢典錄卷中。

（十三）西洋朝貢典錄匯集馬歡費信及他書而成，故事實較詳於前二書，然有時亦誤會前人之義也。例如此節之浙地之港及鎖納兒之港是也。在馬費二書，港字乃譯音，又兼譯義。港字前，不可加虛字。而此節港字前，加一之字。使港字全爲譯義。殊不知其大謬也。

榜葛刺。自蘇門答刺順風二十晝夜至榜葛刺。在海西南。或曰西天有五印

度國。榜葛刺卽東印度也。從翠藍島入察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有鎖納兒港。有城池市聚。始遵陸抵國可三十五里。西通金剛寶座國，曰沼納樸兒。乃釋迦得道之所。永樂二年，國王嚮牙思丁遣使朝貢。六年，上金葉表。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晏勞之。十二年，王賽弗丁奉金葉表，來貢麒麟等物。正統三年，復至。其國地廣人稠。沃饒甲於他境。王及酋長皆回回人。祝髮。白布纏首。圓領長衣。綵帨皮屨。風俗朴厚。人好耕殖。一歲二熟。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略備。市用銀錢海貲。價定打手。雖萬金不改悔。別有一種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異處。夫死不改嫁。妻亡不再娶。孤寡衆輪贍之。五嶺山最高大。氣候恒熱如夏。曆有十二月。無閏。產鑛鍊，翠羽，琉璃，桑漆。尤廣絲綿。製鎗剪絕巧。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兜羅錦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白樹皮布，膩潤與鹿皮等。椰茭爲酒。檳榔爲茶。波羅蜜味甘。大如斗。優人衣黑白花衫縵帨。佩珊瑚琥珀纓絡。歌舞侑觴，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門解索。裸

而搏虎。交撲數回。就繫如故。人爭以肉啖虎。永樂間，使至禮甚厚。禁用酒。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貢物有鍍金，琉璃，器皿，撒哈刺，兜羅錦，烏爹泥，藤竭，糖霜之屬。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

第一百五十三節。沼納樸兒與明之交通。沼納樸兒，其國在榜葛刺之西。

或言卽中印度，古所稱佛國也。（三）永樂十年，遣使者齎敕撫諭其國。賜王亦不刺金絨錦，金織，文綺，綵帛等物。十八年，榜葛刺使者懇其國王數舉兵侵擾。詔中官侯顯齎敕諭以睦鄰保境之義。因賜之綵幣。所過金剛寶座之地，亦有賜。然其王以去中國絕遠。朝貢竟不至。見明使卷三百二十六。

（二）沼納樸兒星槎勝覽榜葛刺國條作詔納福兒。其原音不可攷。惟既爲金剛寶座國別名，又爲釋迦得道之所，（見星槎勝覽）則當卽爲摩揭提國境內屬地也。

第一百五十四節。底里與明之交通。（二）底里，永樂十年，遣使奉璽書招諭其王馬哈木，賜絨錦，金織，文綺，綵帛諸物。其地與沼納樸兒近。並賜其王亦不刺金。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二)底里既近沼納樸兒，而沼納樸兒又在榜葛刺之西。故必爲今代地圖之德梨也。周世榮孫海環二十世紀大地圖作德列。英文拼作 Deh 或 Dihli。地在北緯二十八度三十九分，東經七十七度十五分。一千九百零一年時，人口有二十萬八千五百七十五。舊城在今城南約十英里。西曆十一世紀中（宋仁宗時），阿南拍爾（Anang Pal）建紅寨（das rote Fort）時，德梨始成市。一千一百九十二年（宋光宗紹熙三年），城爲阿富汗高爾朝（Die Ghoriden）王哈美德之將軍庫脫伯愛丁哀拜克（Kutub ed-din Aibek）所陷。自是以後，印度回教王朝以德梨爲都城。人口日增。屹然爲印度之政治中心。城中有宏麗之大建築甚多。算端摩哈美德圖格臘克（Mohammed Togluk）（元末時）嘗欲遷至南方道雷忒阿拔德城（Daulet Abad）。強迫人民遷移，全城幾爲之空。至其子菲魯斯沙（Firuz Shah）始重修德梨城。繁盛之區，移至城北。一千三百九十九年冬（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帖木兒攻克之。夷其城。古代精華，至此盡矣。舊城自是不復興。今代德梨城爲莫臥兒朝皇帝沙哲汗（Sah Jihan）（阿克巴之孫，哲韓吉爾之子。即位於一千六百二十七年，即明熹宗天啟七年，卒於一千六百五十八年，即清世祖順治十五年）之新建築。故又名沙哲韓城（Sah-Jihan-Abad），或名黑城（Die schwarze Stadt）。在菲魯斯城之北。最近英國印度總督自加爾喀塔移治德梨。

第一百五十五節。西洋瑣里與明之交通。  
西洋瑣里，洪武二年，命使臣

劉叔勉以卽位詔諭其國。三年，平定沙漠，復遣使臣頒詔。其王別里提遣使奉金葉表，從叔勉獻方物。賜文綺紗羅諸物甚厚。並賜大統厯。成祖頒卽位詔於海外諸國。西洋亦與焉。永樂元年，命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使其國，賜絨錦文綺紗羅。已復命中官馬彬往使賜如前。其王卽遣使來貢，附載胡椒與民市。有司請徵稅。命勿徵。二十一年，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國來貢。見明史卷三百二十五。

(一)明代所謂西洋，指馬雷半島及以西諸國而言。爪哇及蘇門答臘二島亦在內。至若東洋，則呂宋，蘇祿，美洛居，臺灣皆是也。(見張燮東西洋攷。) 瑣里(Solli)在南印度科里倫河口。元時馬八兒(Maabar)舊地也。瑣里，亦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小葛蘭傳，錫蘭山傳，柯枝傳。三國王族皆瑣里人。三國必皆爲瑣里征服，故王族皆爲瑣里枝庶也。

(二)瑣里近西洋瑣里而差小。洪武三年，命使臣塔海帖木兒齎詔撫諭其國。五年，王卜納的遣使奉表朝貢，並獻其國土地山川圖。帝顧中書省臣曰，西洋諸國素稱遠蕃。涉海而來，難計歲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乃賜



大統厯，及金織文綺紗羅各四匹。使者亦賜幣帛有差。見明史卷三百二十五。

(二)瑣理既近西洋瑣里，故亦必在南印度馬八兒舊壤也。

第一百五十六節。加異勒與明之交通。(二)加異勒，西洋小國也。永樂六年

遣鄭和齎詔招諭。賜以錦綺紗羅。九年，其酋長葛卜者麻遣使奉表貢方物。

命賜宴及冠帶綵幣寶鈔。十年，和再使其國。後凡三入貢。宣德五年，和復

賜其國。八年，又偕阿丹等十一國來貢。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一)加異勒(Cail)在印度南部科里倫河口南岸。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一章，專記此國。

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id)及阿伯竇拉柴克(Abdurazzak)之書中，皆有此國之名。尼哥羅康

梯(Nicolo Conti)之遊記作喀希拉(Cahila)。瓦斯柯達格瑪(Vasco da Gama)之紀行，作

喀愛爾(Caell)。其確音應作喀雅爾(Kayal)。密爾語，湖沼也。蓋以其西面後方多湖沼

故也。湖通海，故水鹹。今代已有數湖全乾。居民在旁設廠煮鹽。古代加異勒位於海岸。於

甚早時期，埃及，阿拉伯，波斯諸國商舶，多來至此。故拖雷美地理書即已記之，稱之曰闊

爾廓(Kolkhoi)。爲珍珠貿易中心點。今代鎮市距海岸有一英里半之遙。市場海岸之中間，

爲無人居之荒沙。蓋河流帶下沙土，將海口填塞也。市場蕭條。市北沿海岸二三英里，見有

古代寨壘，廟宇，貨棧，井池，無數。全平原上，悉瓦礫破磁。磁皆中國製者。可證明其地古代與中國通商往來甚繁。然土人從無記載，或傳說其事者，至可異也。（見 Yule, Marco

Polo, II, pp. 372-373)

第一百五十七節。甘巴里與明之交通。

(一)甘巴里亦西洋小國。永樂六年，鄭

和使其地，賜其王錦綺紗羅。十二年，遣使朝貢方物。十九年，再貢。遣鄭和報之。宣德五年，和復招諭。其國王兜哇刺札遣使來貢。八年，抵京師。正統元年，附爪哇舟還國。賜敕勞王。其鄰境有阿撥把丹，小阿蘭二國。亦以六年，命鄭和齎敕招諭。賜亦同。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二)甘巴里即印度半島最南之柯模林角 (Cape Comorin) 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二章，專記此國。作柯麻里 (Comari)。其原音爲梵語庫麻利 (Kumari)，華言室女也。拖雷美地理書已記此地。愛利脫利雅海周航記 (Periplus) 記其地有女神庫麻利廟。每月有廟會。屆期四方信徒雲集，齋戒沐浴，舉行祭祀。直至於今，香火不絕。唯遊客大減於前耳。阿伯爾肥達 (Abulfeida) 謂爲麻囉拔及馬八兒兩國交界處。葡萄牙人初抵印度時，柯麻里王兼襲藍國 (Maulam) 王位。今代之達拉王可爾 (Travancore) 全境，皆歸掌握也。

第一百五十八節。錫蘭島與明之交通。錫蘭山或云卽古狼牙修。梁時，曾

通中國。自蘇門答刺順風十二晝夜可達。永樂中，鄭和使西洋，至其地。其

王亞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王又不睦隣境。屢邀劫往來使臣

。諸蕃皆苦之。及和歸，復經其地。乃誘和至國中，發兵五萬，劫和。塞歸

路。和乃率步二千，由間道乘虛，攻拔其城，生禽亞烈苦奈兒及妻子頭目，獻

俘於朝。廷臣請行戮。帝憫其無知，並妻子皆釋，且給以衣食。命擇其族之賢

者立之。有邪把乃那者，諸俘囚咸稱其賢。乃遣使齎印誥，封爲王。其舊王亦

(三)

遣歸。自是海外諸蕃，益服天子威德。貢使載道。王遂屢入貢。宣德五年，鄭

和撫諭其國。八年，王不刺葛麻巴忽刺批

證以他書，批字似爲札字誤刊。

遣使來貢。正統元年

，命附爪哇貢舶歸。賜敕諭之。十年，偕滿刺加使者來貢。天順三年，王葛

力生夏刺昔利把交刺惹遣使來貢。嗣後不復至。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

(三)

亞於爪哇。東南海中有山三四座。總名曰翠藍嶼。大小七門。門皆可通舟。中

一山尤高大。番名梭篤蠻山。其人皆集居穴處。赤身髻髮。相傳釋迦佛昔經此

山。浴於水。或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自是寸布掛身，輒發瘡毒。故男女皆裸體。但紉木葉蔽其前後，或圍以布。故又名裸形國。地不生穀。唯啖魚蝦，及山芋，波羅密，芭蕉實之屬。自此山西行七日，見鸚哥嘴山<sup>(四)</sup>。又二三日，抵佛堂山，卽人錫蘭國境。海邊山石上，有一足跡，長三尺許。故老云，佛從翠藍嶼來踐此。故足跡尙存。中有淺水，四時不乾。人皆手蘸拭目洗面。曰佛水清淨。山下僧寺，有釋迦真身。倒臥牀上。旁有佛牙及舍利。相傳佛涅槃處也。其寢座以沉香爲之。飾以諸色寶石。莊嚴甚。王所居側，有大山，高出雲漢。其顛有巨人足跡。入石深二尺，長八尺餘。云是盤古遺跡<sup>(五)</sup>。此山產紅雅姑<sup>(六)</sup>，青雅姑，黃雅姑，昔刺泥，窟沒藍等諸色寶石。每大雨，衝流山下。土人競拾之。海旁有浮沙珠蚌聚其內。光彩潑灩。王使人撈取。置之地。蚌爛而取其珠。故其國珠寶特富。王瑣里國<sup>(七)</sup>人。崇釋教。重牛。日取牛糞燒灰，塗其體。又調以水，徧塗地上。乃禮佛手足。直舒腹貼於地，以爲敬。王及庶民，皆如之。不食牛肉，止食其乳。

死則瘞之。有殺牛者，罪至死。氣候常熱。米粟豐足。民富饒。然不喜噉飯。欲噉則於暗處。不令人見。徧體皆毫毛，悉薙去，惟髮不薙。所貢物有珠，珊瑚，寶石，水晶，撒哈刺，西洋布，乳香，木香，樹香，檀香，沒藥，硫黃，藤竭，蘆薈，烏木，胡椒，碗石，馴象之屬。<sup>(八)</sup>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一)梁書之狼牙修，隋書卷八十二，赤土傳作狼牙須國。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皆作郎迦戌。玄奘西域記卷十，作迦摩浪迦國(Kamalanaka)。其地爲今緬甸伊洛瓦第河口白古(Pegu)地方。明史謂錫蘭山即古狼牙修者，大誤也。攷其致誤之由，或因錫蘭人自稱駿迦(Lanka)(亦作饒迦)故也。西域記卷十一，謂僧伽羅國東南隅，有駿迦山。岩谷幽峻，神鬼遯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駿迦經。『駿迦與狼牙音相近而易混也。』

(二)明成祖永樂三年，即耶穌紀元後一千四百零五年。時有中國香客一隊，至錫蘭島供獻香錢於佛牙壇。爲國王維哲耶巴虎六世(Wijayabahu VI)虐待。維哲耶者瑣里(Soli)人。即位於一千三百九十八年。(明洪武三十一年)視仇佛教。明成祖好大喜功，欲樹威海外，且偵查建文帝之下落。怒王之欺凌佛教徒也，於是使鄭和率戰艦六十二艘，兵士三萬七千餘人。自江蘇揚子江口瀏河起程放洋。經交趾，蘇門答臘，爪哇，占城，暹國等處，布揚中國威德。

。各國皆服，遣使人貢。明史及瀛涯勝覽皆言錫蘭王欲害和，和乃率步二千，間道乘虛，攻拔其城，擒其王，獻俘於朝。田能德(Tennent)之錫蘭史所記，則大異於是。錫蘭人謂摩訶支那國(Mahachina)王曾在此錫蘭登陸。詭言獻物。出其不意，將錫蘭王擄送支那國云。(見 pp.601-2)維哲耶巴六世國王表中，作布瓦內喀巴虎五世(Bhuvaneka Bahu V)。未即位時，名曰阿拉格孔納拉(Alagakkonara)。明史之亞烈苦奈兒即其轉音也。在位十三年。至一千四百十年(永樂八年)，被擄至中國。次年，釋放歸國。而別立其族人邪巴乃那。宣德八年，(西曆一千四百二十二年)遣使來貢之不刺葛麻巴忽刺批，錫蘭史作 Parakkana Bahu Raja VI，即邪把乃那也。邪把乃那爲即位以前之名，而不刺葛麻巴忽刺批(批字似爲誤刊。西洋朝貢典錄作不刺葛麻巴思刺查。)則王號也。即位於一千四百十年(永樂八年)，卒於一千四百六十二年(英宗天順六年)。明史天順三年，遣使來貢之王名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刺惹，似仍即邪把乃那也。此王受中國卵翼而得立，故終其世五十餘年，頻遣貢使至中國也。

不刺葛麻 Parakkana 似有子孫，遺留在中國泉州。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五，國朝文苑，世拱顯傳云，『世拱顯字爾韜，號山小，晉江人。本錫蘭山君長巴來那公之後。康熙癸巳恩科舉人。幼聰穎。九歲能文。有神童之稱。十三丁亂輟業。備歷艱苦者七載。弱冠，安溪李光坡

延爲西席。遂得領其指授。究心經學。光坡纂輯十三經註疏多與拱顯互相參訂。且經細楷抄謄數過。熟記不忘。其受業曰瓊，爲范縣令，曰鍾德爲教諭。皆先獲雋。曰鍾倬則癸己同薦也。自爲諸生受餼。試多冠軍前列。及舉於鄉，文名日噪。詩詞古文，皆卓然名家。時藝則理法兼備。援經據籍，牢籠羣言。設教于小山叢竹亭。執經問難者，屢滿戶外。綴巍科，居顯秩，不可枚舉。即七邑人士，遠不能執贄者，爲文會必馳赴齋中。求其改竄甲乙，多所造就。生平言方行矩。恬淡自甘。身未嘗與外事。足未嘗履公庭。泉士咸矜式焉。雍正己酉，觀風整俗使劉公師恕贈以績學砥行之額。壬子，郡守郭公延脩府志。舉鄉飲正賓，授永定教諭。以老疾辭。壽八十三終。所著有四書管窺，詩經輯要，及詩文集。（採世氏家傳）巴來那即 Prakasa 之譯音，而略去中間喉音<sup>ks</sup>也。泉州府志卷三十七，選舉，康熙五十二年癸己，萬壽恩科舉人中，有莊拱顯。下注『本姓世，晉江人，傳見文苑。』是世拱顯自己改姓莊矣。天順三年（西曆一千四百五十九年），爲錫蘭島末次通中國。古代中國在錫蘭之勢力，亦以此時爲終止。越三十七年，而至西曆一千四百九十六年（明孝宗弘治九年），葡萄牙人航海繞非洲好望角抵印度臥亞（Goa）。再二年，葡人設領事於印度，專操航海之權。東西勢力之消長，自是大異矣。昔時中國人在印度之甚多建設，葡人尙得見之，留有記載也。

（三）翠藍嶼即今代地圖上昵古巴拉羣島及晏陀蠻羣島也。梭篤蠻之梭字，余意或爲按字之誤

○按篤蠻即 Andaman 之譯音。諸番志譯作晏陀蠻。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稱之爲裸人國。蓋以人皆裸體也。

(四) 鸚哥嘴山不可攷。似爲錫蘭島附近海中小山。不載於地圖也。鸚哥嘴山似爲意造像形之名辭，而非譯音也。錫蘭北面海中，有小島甚多。佛堂山其即在是乎？佛之足跡，可參觀佛國記及西域記。

(五) 盤古遺跡，即西方遊歷家所稱之人類始祖亞當峯 (Adam's Peak)。參觀拔都他遊記及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記。

(六) 雅姑爲 Yakut 之譯音，波斯阿拉伯人稱寶石之名也。昔刺呢，猶言錫蘭產之寶石也。(See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 p. 174) 窟沒藍，爲馬雷語 Kumula 之譯音，最美之寶石也。陶宗儀輟耕錄卷七，回回石頭，作古木蘭。

(七) 瑣里國 (Soli) 在南印度大陸。据玉爾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三百十二面附圖，科里倫河以北諸地，皆是也。

(八) 明史及馬歡費信等，關於錫蘭之記載，可與馬哥孛羅，鄂多力克等諸書互相參證也。

錫蘭山國古狼牙須也。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爪哇。……明朝永樂七年，詔諭其王亞烈苦原作若字。茲據明史及參攷原音更正。以後倣此。柰兒。遣太監鄭和等，賫詔勅，



金銀供器，綵妝織金，寶幡布施於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有差。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和卽潛備，先發制之。使衆銜枚疾走，夜半聞砲，則奮擊而入。生擒其王。永樂九年，歸獻闕下。上命擇其支屬賢者立之。禮部言，詢其國人，皆謂耶巴乃那賢。十年九月，遂遣使賫詔，及誥印封之。誥曰，朕統承先皇帝鴻業，撫御華夷，嘉與萬方，同殊主治。錫蘭山亞烈苦奈兒近處海島，素蓄禍心。毒虐下人，結怨隣境。朕嘗遣使詔諭諸番國，至錫蘭山。其亞烈苦奈兒敢違天道，傲慢弗恭。逞其兇逆，謀殺朝使。天厭其惡，遘被擒俘。朕念國中軍民，皆朕赤子。命簡賢能，爲之統屬。爾耶巴乃那修德好善，爲衆所推。今特封爾爲錫蘭山國王。於戲！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厚可以撫衆。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隣。爾其欽承朕命，崇天道。無怠無驕，暨子孫世享無疆之福。欽哉！<sup>(九)</sup>時羣臣皆請誅亞烈苦奈兒。上曰，蠻夷禽獸耳，不足深誅。遂赦之。亦遣歸。時國人立不刺葛麻巴思刺查爲王。詔諭使遜位。十四年十一月，偕占城，爪哇，滿刺加，蘇門答刺，南巫

里，沙里灣泥，彭亨，古里，木骨都束，溜山洋，喃勃利，卜刺哇，阿丹，麻林，刺撒，忽魯謨斯，柯枝諸國，及舊港宣慰司，各遣使貢馬，及犀象方物。遣鄭和等賁勅，及錦綺紗羅綵絹等物，偕往賜各國王。正統十年，國王遣使耶巴刺謨的里啞等來朝貢方物。天順三年，其王葛麻生夏刺昔利把交刺惹復遣使來貢。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九。

（九）明成祖誥文，不見明史。郡國利病書此節可補明史之闕。文中有『素蓄禍心，毒虐下人，結怨隣境』諸語，似即指錫蘭史所載虐待佛教徒之事也。

錫蘭。大海中有翠藍山。山有三四。高大者曰梭篤蠻。自帽山東南，乘東北風三日方至。人皆穴居。不問男女，俱裸若野獸然。無稻而食芋，芭蕉子，波羅蜜之類，或魚蝦。布略蔽身，必生爛瘡。昔佛度海至此，解衣而浴。土人竊之。佛呪而然。蓋附會語也。俗云，赤卯塢，此地是已。又西海行七八日，見鶯哥嘴山。又三二日，至佛堂山。始爲錫蘭國。泊舟曰副羅里。（十）濱海山麓，磐石隱然。足跡尙存。常可二尺。傳云，佛足至此也。其跡有泉。不涸。人

蘸之，拭面目。曰佛清淨。蓋民俗之謬也。寺有臥佛榻。沉香爲之。飾以八寶。華麗鮮侔。佛牙舍利子，俱存于寺。所謂涅槃，其地是已。又西北陸行五十里，始至王居。王瑱里人也。尙釋。重象牛。煨牛糞灰，遍體塗之。牛則飲其乳而不食其肉。死瘞之。有殺者死刑。或贖以牛頭金。王宮民居。且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王都大山侵雲石。有巨跡。深二尺，長餘八尺。傳云(十一)，祖阿明。生人足跡，卽盤古也。地廣人稠，亞于爪哇。國富饒。民上裸下帔。加以壓腰。鬚毫皆剃，留髮。首布纏之。遭父喪則鬚毫不剃。女椎髻于後。下亦縈白布。隱潛飲食，不令人見也。膳必酥乳。檳榔不絕口。死者火之而葬其骨，厥產鴉忽。有青紅黃三色。青朱藍石。昔刺泥，窟沒藍，石二種，出于沙中。山被水衝。流下則有之。海洲日映光浮，乃蚌珠氣也。爲池間二三年。寘蚌于池。有司守之。珠可淘取。有稻，芝蔴，菉豆。無麥。多椰子。果有芭蕉子，波羅蜜，甘蔗，瓜蔬，牛，羊，雞，鴨。亦有市用金錢。重一分六釐。重中國麝香，綺縠，綵絹，青磁器，銅錢，樟腦。厥貢珠寶

石。見瀛涯  
勝覽。

(十) 副羅里西洋朝貢典錄作別羅里。即巴貝林港(Barbelyn)。此港又名貝爾瓦拉(Berwala)，回教徒稱作倍爾維力(Pervilis)。

(十一) 阿聯今代人譯作亞當(Adam)。瀛涯勝覽爲中國書中最早記此名者。馬歡爲回教徒。當在錫蘭時，必自回教徒聞得此名也。

錫蘭山國。其國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爪哇。中有高山參。山頂產有青美藍石，黃鴉鵲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其海旁有珠廉沙。常以網取螺蚌，傾入池中作爛，淘珠貨之。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乾。稱爲先世釋迦佛從翠藍嶼來登此山。足隱其跡。至今尙存也。下有寺。稱爲釋迦佛涅槃真身，側臥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氣候常熱。民俗富饒。米穀豐足。地產寶石，眞珠，龍涎香，乳香。貨用金錢，銅錢，青花白磁器，色段，色絹之屬。男女繞頭。穿長衫，圍單布。永樂七年，鄭和等齎詔勅，金

(十二)

銀供器，綵妝，織金寶，幡布，施於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供。謀害舟師。太監鄭和潛備先發制之。使衆銜枚疾走。夜半聞砲，則奮擊而入。生擒其王。至永樂九年，歸獻闕下。尋蒙恩宥，俾復舊國。由是西夷畏威懷德，莫不向化矣。見星槎勝覽卷三。

(十二) 費信記永樂七年，鄭和在錫蘭島建石碑。西曆一千九百十二年（清宣統三年），此碑

在錫蘭南方加里（Galle）鎮發現。碑文分漢文，塔密爾文（Tamil），及波斯文三種。皆記

鄭和第二次來錫蘭事。建碑年月爲永樂七年，即西曆一千四百零九年二月十五日也。（見

*Spolia Zeylanica*, June, 1912, J. North China B. R. A. S. 1914, pp. 171-2)

錫蘭山國 其國在南帽山西可三千里。由蘇門答刺而往，鉞位十二更，南帽

之山又四更半，歷龍涎之嶼又十更，過翠藍之嶼。嶼之水三十托。一曰梭篤

蠻山。山有七門。四疊而一峻。山人之出也，則乘獨木之舟。夏爲巢居，冬

爲穴處。其體裸，不可以布帛。被之則浥爛。紉綴樹葉而爲蔽。山芋，波羅

蜜，芭蕉子，魚蝦以爲食。又九十更，見鸚鵡嘴之山。又至佛堂之山。又

(十三)

更，平牙里。其下有沉牛之礁鼓浪焉。外過之水，三十托。又十更至別羅里

，是爲錫蘭國之港。又北行五十里而至國。其臨海之山，有釋迦登岸之足跡。其長可二尺許。其陷之水，四時不涸，名曰佛水。至者蘸拭其面目。左有寺，塑釋迦之臥像。其身不朽。其寢座以沉香木爲之。飾以衆寶。佛牙，舍利，俱藏焉。其王鎖俚之人。脩浮圖教。重象暨牛，私解者辟。或贖以牛頭金。國人咸灰牛糞塗其體。食惟其乳。死則埋之，自王而下，晨用牛糞塗其居，而後禮佛。其拜兩手舒之前，兩股舒之後，胸腹著地以禮佛。謂之五體投地。其山之巔，有神人阿闍之足跡。陷于石者二尺許。一曰人祖，一曰盤古。其海中勝望，曰白浮之沙。日而照也，則光彩潏灩。爲國人之游望，是多螺蚌。其王宮之前，曰珠池。凡三年則採煉。其採也，取沙中之螺蚌，納之池。俟其腐爛，水盈而珠出，則取而納焉。其地廣，其民富饒。其男裸。下圍絲帨，謂之壓腰。纏首以白布。女椎髻。下圍白布。其恒食以牛乳，以醍醐，以檳榔葉。食皆暗室。其國人不鬚。喪則蓄焉。其葬也以火。取骨而埋之，葬之，婦標乳。號哭而爲禮。其交易以金錢。其利玉石珠璣。其穀宜

稻菽。其畜宜牛羊雞鴨。金錢重官秤一分六厘。中國麝香，紵絲，色絹，青磁，銅錢，樟腦等物，彼則以寶石珍珠，易換。其

寶石六物。一曰紅雅姑，二曰青雅姑，三曰黃雅姑，四曰青米藍石，五曰昔藍泥，六曰屈沒藍。是寶石也，皆產于參天之山巔。洪雨之衝，則流于山麓

之沙中。國人于是而拾採。多芭蕉子，波羅蜜，甘蔗。多椰子，多龍涎，乳

香。其朝貢不絕。永樂九年，以拒絕朝使歸路，破其城。生擒國王亞烈苦奈兒及家屬。命釋之。擇其屬之賢者立爲王。十年，詔諭其國王

不刺葛麻巴思刺查。正統十年，國王遣其臣耶把刺謨的里啞等朝貢。天順三年，其王葛力坐夏昔利把交刺惹復遣使來貢。其貢物寶石，珊

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刺，象，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籐竭，蘆薈，硫黃，烏木，胡椒，碗石。

論曰，梵書載釋迦生于迦毗羅國。淨飯王其父也。至涅槃時，度須跋陀羅右脇而臥。今馬歡載錫蘭別羅里云，卽涅槃之地，且云臥身尙存不朽。以爲誣焉。又何其言之分明如此也。見西洋朝貢典錄卷中。

(十二)牙里今地圖作加里(Galle)。据西洋朝貢典錄之記載，鄭和之艦隊，乃繞錫蘭島南面至西邊，而更向北者也。

第一百五十九節。溜山國與明之交通。

(一)溜山自錫蘭山別羅里南去，順風七

晝夜可至。自蘇門答刺過小帽山西南行，十晝夜可至。永樂十年，鄭和往使

其國。十四年，其王亦速福遣使來貢。自後三貢。並與忽魯謨斯諸國偕。宣

德五年，鄭和復使其國。後竟不至。其山居海中。有三石門。並可通舟。無

城郭。倚山聚居。氣候常熱。土薄穀少，無麥。土人皆捕魚，暴乾以充食。

王及羣下，盡回回人。婚喪諸禮，多類忽魯謨斯。(三)山下有八溜。或言外更有

三千溜。舟或失風入其處，即沉溺。又有國曰比刺，曰孫刺。(四)鄭和亦嘗齎敕

往賜。以去中華絕遠，二國貢使竟不至。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一)溜山國乃因事取名，非譯音，亦非譯義。依其地理位置，及各溜之名攷之。溜山國即錫

蘭島正西之馬爾底甫羣島(Maldives)也。明史此節謂由錫蘭山別羅里南去可至者，誤也。丁

謙明史外國傳攷證謂溜山即蘇門答刺西南之民大威羣島者，完全誤也。

(二)亦速福(Yusuf)亦回教徒之名。

(三)忽魯謨斯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忽里模子(Hormuz)。已詳第四冊古代中國與伊蘭

之交通第五十八節。



(四)比刺及孫刺不可攷。

溜山牒幹。<sup>(五)</sup>四面濱海，僅如洲渚，小國也。曰牒幹。無城郭。依山聚居。

西距海。中有石門，如城闕。有八大地。皆以溜名。亦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數。所謂弱水三千者是已。人皆巢居穴處。不識菽粟而啖魚蝦。無衣衽，以葉蔽前後陰。舟行遇風，一失入溜，則水弱而沒溺。故舟人謹防之。牒幹國皆回回。風俗淳厚。動遵教門。業漁。好種椰樹。男膚微黑。白纏首。下縈帨。婦人短衫，下亦縈帨。大帨蔽面目。婚喪禮遵教門行。氣候常熱如夏。土瘠米少，無麥。市用銀錢。厥產降真香。椰皮結繩，可貫板成舟。瀝青塗之。監如鐵丁。龍涎香然之。香清真與銀同。海貳采而鬻於暹羅榜葛刺。用與錢同。鮫魚鬻之，可鬻于鄰國。曰溜魚。織絲帨，甚精緻。又織金帨。男可縈首。牛羊鷄鴨俱有。<sup>見瀛涯勝覽。</sup>

(五)麥錫克(Hans von Mzik)之德文譯本拔都他遊記附有馬爾底甫羣島詳圖。余細審之，諸

島之名，其讀音無有類牒幹者，據拔都他遊記，阿拉伯人稱此羣島曰的拔忒愛耳馬哈爾(Di-bat-el Mahal)。牒幹或即其簡略訛音也。最北一島曰圖拉孔奴(Turakunnu)梵語曰塔拉克姆

(Tarakam) 牒幹或又即塔拉克姆之簡音也。拔都他謂『此羣島誠爲世界奇觀。其數共約二千。星羅棋布。中約一百，排成環形。間有窄道如門，可以行船。船自遠方來者，必須以土人爲嚮導，方可依岸寄泊。否則迷失方向，風吹至馬八兒或錫蘭島矣。各島嶼相距甚近。當由此島出帆時，可以望見鄰島棕樹之梢也。島民皆奉回教。心地忠誠潔白。』八大溜之名，見星槎勝覽及西洋朝貢典錄。溜者，即拔都他所謂環形羣島也。馬爾底甫羣島究有島嶼若干，至今尙無一定調查。明史及馬歡，皆言約三千。費信謂有二萬八千餘。拔都他謂有二千。林雪吞(Linschoten)謂有一萬一千一百。皮拉德(Pyrard de Laval)謂馬爾底甫羣島亦不拉希(Ibrahim)稱爲『十二珊瑚洲及一萬二千島之羣端云。』温大佐(Captain Owen)謂至少有三萬六千，或四萬八千也。拔都他亦謂其地不產五穀，南方蘇維羣島(Suvadiv)產蘆粟，運至北方馬哈羣島(Mahal)。居民以乾魚爲食。亦有運往印度中國及夜門者。所謂庫爾伯愛爾馬斯(Mulberry Mas)是也。馬爾地甫土人謂黑曰庫爾伯，阿拉伯語稱魚曰馬斯也。馬歡之溜魚，或即此也。拔都他亦記島中樹木以椰子爲大宗。居民以椰子粉和魚肉食之。貴賤出門，皆跣行。婦人身掛短袴，白臍及地。遮蔽下身，上身赤裸。不掩面目。拔都他在其地充法官時，嘗竭力改之。婦女裸體者，不許入見。然終嘆未能使其民移風易俗也。馬歡記其婦人短衫，下繫帨。大輓蔽面目。是其地陋俗已革矣。豈拔都他之遺教歟？海賦亦曰考黎(Malich)，見瀛涯勝覽

榜葛刺國記。拔都他記島民用考黎爲小錢。考黎乃海中動物。撈自海中，置岸上乾之。日久肉爛，僅餘白殼。即以爲貨幣。考黎一百，謂之錫雅(Siyah)。七百謂之發耳(Fai)。一萬二千謂之唐塔(Kuta)。十萬謂之博斯圖(Bostu)。四博斯圖值金幣底那兒(Dinar)一枚。考黎亦常落價。故時有十二博斯圖方換底那兒一枚也。土人以考黎與孟加拉人易米也。孟加拉(即榜葛刺)亦以考黎爲貨幣。夜門人(阿拉伯部)購之以代沙土，充爲船底積荷之用。非洲黑人亦用考黎以作錢幣。在美利(Mali)及哲州(Jen)，一千一百五十枚值金底那兒一枚。

溜山洋國。自錫蘭山別羅里南去，順風七晝夜可至。其山海中天巧。石門

有三。遠望如城。門中可過船。溜山有八。沙溜，官嶼溜，人不知溜，起來溜

，麻里溪溜，加平年溜，加脫<sup>有遺</sup>安都里溜。<sup>六</sup>八處，網捕溜洋大魚，作塊曬

乾，以代糧食。男子拳髮，穿短衫，圍梢布。風俗囂強。地產龍涎香。貨用

金，銀，段帛，磁器，米穀之屬。其酋長感慕聖恩。常貢方物。傳聞又有三

萬八千餘溜山。即弱水三千之說也。亦有人聚。巢居穴處。不識米穀。但捕

魚爲食。裸形無衣。惟紉樹葉，遮其前後。若商舶因風落其瀉，人船不可復

矣。

<sup>見星槎勝覽卷三。</sup>

(六)費信記有八溜。其溜名多與拔都他所記相合。攷詳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第十八節，拔都他遊記之評論。麥錫克拔都他遊記附圖，所記如下。(一)哈房的甫路阿托耳(Hav-andifulu Atol)，(阿托耳，土語珊瑚洲也。)(二)梯拉杜瑪梯阿托耳(Tiladummati Atol)，(三)馬庫奴杜阿托耳，(Makunudu Atol) (四)密拉杜馬杜魯阿托耳(Miladummadulu Atol)，(五)北馬羅斯馬杜魯阿托耳(N. Malosmadulu Atol)，(六)南馬羅斯馬杜魯阿托耳，(七)法的福魯阿托耳(Fadifolu Atol)，(八)郭亦杜阿托耳(Goidu Atol)，(九)喀哈力杜(Kaharidu)，(十)北馬來阿托耳(N Male Atol)，(十一)南馬來阿托耳，(十二)阿里阿托耳(Ari Atol)，(十三)扶里杜阿托耳(Fuhidu Atol)，(十四)北尼蘭杜阿托耳(N.Nilandu Atol)，(十五)南尼蘭杜阿托耳，(十六)木拉庫阿托耳(Mulaku Atol)，(十七)闊魯馬杜魯阿托耳(Kolumadulu Atol)，(十八)哈杜馬梯阿托耳(Haddumati Atol)，(十九)呼瓦杜阿托耳(Huvadu Atol)，(二十)阿杜阿托耳(Addu Atol)。全境由北緯七度十分起，縣延以迄於南緯四十分也。

溜山國。其國在小帽西南可二千里。由彭加刺而往，取北辰四指有半，又取北辰三指有半，又取北辰二指一脚之半，又取北辰二指半脚，又取北辰一指三脚之半，又取北辰一指三脚，又過鸚鵡背之山，又五更，見鐵砧之嶼，

又七更，見佛舍座之水，又五更，見牙里之大山。由是至溜官之嶼，而及其國。其地四面濱海，倚山爲都。其都曰牒幹。其上下皆回回人。婚喪一如其教。風俗淳美。男纏首以白布，以金帕下圍幌。女幌蓋首。上短衣，下亦圍幌。其膚體咸黑，其土氣烜燠。其交易以銀錢。重官秤二分三厘。其利魚魷。其穀宜稻麥。其畜宜牛羊鷄鴨。凡爲杯以椰子爲腹，花梨爲跗。凡爲舟不以鍛鐵。以椰子纏繩之，而貫之，而楔之。以龍涎鎔之而塗之。凡取龍涎，多于溜嶼。其嶼石多蟠龍。春而吐涎。羣鳥集之，羣魚噴之。其黃者如膠，黑者如瓦靈。白者如藥。煎，其氣腥。或得之魚腹。其大如斗。圓如珠。其價以兩而易。凡兩易金錢一十有二。凡斤易金錢一百九十有二。凡取海魷，山積之，而罨之，腐之。凡取馬駁魚，斫之，而暴之，貯之。其來易者爲暹羅之商，爲榜葛刺之商。國之西海，有石門，狀如城闕者二。有溜山焉，凡八。一曰沙溜，二曰官嶼溜，三曰人不知溜，四曰起來溜，五曰麻里奇溜，六曰加半年溜，七曰加加溜，八曰安都里溜。皆可通海船。皆有聚。

落。其通也有主焉。又西有小窄溜。是有三千。是皆弱水。卽所謂弱水三千者焉。一山有三萬八千餘溜。舟風而傾舵也，則墜於溜。水漸無力以沒。其小窄溜之，巢穴而處。魚而食。草木而衣。其朝貢無常。永樂五年遣其臣來朝貢。（見西洋朝貢典錄卷中。）

第一百六十節。小葛蘭與明之交通。（二）小葛蘭其國與柯枝接境。自錫蘭山西

北行六晝夜可達。東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窄，西洋小國也。永樂五年，遣使附古里，蘇門答刺入貢。賜其王錦綺，紗羅，鞍馬諸物。其使者亦有賜。王及羣下皆瑣里人。奉釋教。重牛及他。婚喪諸禮，多與錫蘭同。俗淳。土薄。收穫少。仰給榜葛刺。鄭和嘗使其國。厥貢惟珍珠，傘白，帛布，胡椒。又有大葛蘭者，波濤湍悍，舟不可泊。故商人罕至。土黑墳，本宜穀麥。民懶事耕作。歲賴烏爹之米以足食。風俗物產，多類小葛蘭。（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一）明代小葛蘭卽周去非嶺外代答之故臨國，元史之俱藍國，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二章

作 Colum，拔都他遊記作 Kaulem，阿伯爾肥達地理書作 Kaulam。唐末，蘇烈曼遊記已有攷拉姆沒來 (Kaulam-Male) 之名。今代英文書中，皆拼作 Quilon。亨利玉爾謂其正音宜拼作柯拉姆 (Kolam)。中世紀時，爲印度西南大埠，與亞洲西部通商往來最盛。蘇烈曼遊記載唐時，已有中國巨船，常至此港。十六世紀初葉，葡人瓦泰瑪 (Vitherna) 及拔波沙 (Barbosa) 皆尙記此地繁盛，商賈麇集。摩耳人 (Moors) 及占度人 (Gentoo) 來此貿易者甚衆。俱藍國商船亦有往東方孟加拉，白古，及南洋羣島等地者。然自是以後，俱藍衰退，一落千丈。至十七世紀時，則幾不足道矣。烏爹即玄奘大唐西域記之烏荼國 (Oude)。孫海環周世棠二十世紀大地圖作烏多。

小葛蘭。東連大山。餘方皆瀕海。王乃鎖里人也。尙浮屠。尊重象牛。婚

喪服用與錫蘭同。自錫蘭國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始至。日食多酥。用以和

飯。市用金錢，重二分。境土乃小國也。見瀛涯勝覽。

(二)鎖里 (Soli) 爲馬八兒國南部。別那里瀛涯勝覽錫蘭條，又作副羅里。西洋朝貢典錄錫蘭條，作別羅里。東面大山，即西合的山脈也。

(三)大葛蘭國。地與都欄樵相近。厥土黑墳，本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賴

烏爹之米爲食。商船爲風所阻，不以時到，則波濤激灘，載貨不敢滿。蓋以不可停泊之故也。若過巫里洋則罹重險之難矣。及有高頭埠，沉水羅股石之危。風俗淳厚。男女纏頭。穿單長衫。腰圍色布，手巾。地產胡椒，椰子，溜魚，檳榔。貨用金錢。青白花磁器，布段之屬。見星槎勝覽卷三。

(三)大葛蘭不能確考。或與小葛蘭相接也。

小葛蘭國。山連赤土。地與柯枝國接境。日中爲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

本國通使大金錢，名儻伽。每個重八分。小金錢名吧喃。四十個准大金錢一個。田瘠收少。歲藉榜葛刺國米爲食。氣候常熱。風俗小淳。男女多回回喃毗人。(四)地產胡椒。亞於下里。乾檳榔，波羅蜜，色布。其木香，乳香，眞珠，珊瑚，酥油，孩兒茶，梔子花，皆自他國來也。貨用丁香，荳蔻，色段，麝香，金，銀，銅，鐵器，鐵線，黑纓之屬。見星槎勝覽卷三。

(四)柯枝國見下方。喃毗國見上方第一百三十六節，諸蕃志原文。

小葛蘭國。其國在別羅里西北可一千二百里。由是而歸南巫里也。鍼位第



一之日丁未，丁午，第二之日丙午，第三之日丙口，第四之日丙己。第五之日巽巳。第六之日辰巽。第七之日乙辰，乙卯，以求南巫里焉。其地東連大山。西南北濱海。其王修浮圖教。其俗重象暨牛。其風俗與錫蘭山大同。其和飯以酥。日二食。其交易以金錢。重官秤一分。其利蘇椒，其穀宜稻，其畜宜牛羊。牛黃，毫羊，青毫。其朝貢無常。永樂五年，附蘇門答刺國來朝貢。其貢物珍珠，傘，白絺布，胡椒。見西洋朝貢典錄卷下。

論曰，小葛蘭星槎編又云小暎喃。云其國山連赤土。日中爲市。而赤土者，扶南之別種也。西則波羅娑國，東則波羅刺國，南則訶羅旦國。不知何者爲小葛蘭也。見西洋朝貢典錄卷下。

小葛蘭國其東大山連赤土。與柯枝國接境。西南北皆海。自錫南山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至。候熱土瘠。仰旁葛刺國米爲食。風俗小淳。多回回喃毘人。尙浮屠。重牛象。飯和酥酪。婚喪巾服，大類錫蘭山。地產胡椒。市用金錢。大者名儻伽。重八分。小者名吧喃。小錢四十。准大錢一。永樂五年，

附蘇門答刺等國朝貢。貢物珍珠青白綿布胡椒。尋中使鄭和至。其國王瑣里人。復遣使入貢。又有大葛蘭國與都欄樵相近。土黑墳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懶烏爹之米爲食。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二。

第一百六十一節。柯枝與明之交通。(一)柯枝或言卽古盤盤國。宋梁隋唐皆入

貢。自小葛蘭西北行，順風一日夜可至。永樂元年，遣中官尹慶齋詔撫諭其國。賜以鎖金帳幔，織金文綺，綵帛及華蓋。六年，復命鄭和使其國，九年，王可亦里遣使入貢。十年，鄭和再使其國。連二歲入貢。其使者請賜印誥，封其國中之山。帝遣鄭和齎印，賜其王。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其詞曰，『王化與天地流通，凡覆載之內，舉納於甄陶者，體造化之仁也。蓋天下無二理，生民無二心。憂戚喜樂之同情，安逸飽煖之同欲。奚有閒於遐邇哉。任君民之寄者，當盡子民之道。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書云，東漸於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朕君臨天下，撫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彼此。推古聖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遠邦

異域，咸使各待其所。聞風嚮化者，爭恐後也。柯枝國遠在西南距海之濱。出諸蕃國之外，慕中華而歆德化久矣。命令之至，拳跽鼓舞，順附如歸。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國聖人之教，沾及於我。乃數歲以來，國內豐穰。居有室廬，食飽魚鼈，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長。熙熙然而樂，凌厲爭競之習無有也。山無猛獸，溪絕惡魚。海出奇珍，林產嘉木。諸物繁盛，倍越尋常。暴風不興，疾雨不作。札沴殄息，靡有害菑，蓋其盛矣。朕揆德薄，何能如是。非其長民者之所致歟。乃封可亦里爲國王。賜以印章，俾撫治其民。并封其國中之山爲鎮國之山。勒碑其上，垂示無窮。而系以銘曰，截彼高山，作鎮海邦。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龐。肅其煩猷，時其雨暘。祛彼氛妖，作彼豐穰。靡菑靡沴，永庇斯疆。優游卒歲，室家胥慶。於戲！山之嶄兮，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爲終始。『自後，間歲入貢。宣德五年，復遣鄭和撫諭其國。八年，王可亦里遣使偕錫蘭山諸國來貢。正統元年，遣其使者附瓜哇貢舶還國。并賜敕勞王。王瑣里人，崇釋教。佛座四旁，皆水溝。復穿

一井，每日鳴鍾鼓，汲水灌佛。三浴之始，羅拜而退。其國與錫蘭山對峙。

中通古里，東介大山。三面距海。俗頗淳。築室以椰子樹爲材，取葉爲苫，

以覆屋。風雨皆可蔽。人分九等。

(三)

一曰南毘。

原作毘。據瀛涯勝覽及西洋朝貢典錄更正。

王族類

。二曰回回。三曰哲地，皆富民。四曰革全，皆牙僧。五曰木瓜。木瓜最

貧。爲人執賤役者，屋高不得過三尺。衣上不得過臍，下不得過膝。途遇南

毘，哲地人，輒伏地，俟其過乃起。氣候常熱。一歲中，二三月時，有少雨

。國人皆治舍，儲食物以俟。五六月間，大雨不止。街市成河。七月始晴

。八月後不復雨。歲歲皆然。田瘠少收。諸穀皆產，獨無麥。諸畜亦皆有，

獨無鵝與驢云。

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二)柯枝國即今伏臘囉拔最大商埠可陳港(Cochin)也。十四世紀以前，市面未興。無商務

之足言。其地有小河曰柯枝(Kocchi)。市街位於河上。一千三百四十一年(元順帝至正元年

)，其地大水。海岸崩陷。河口向內伸張，成一大灣。今代可陳之名，即由柯枝而來。亨利

玉爾謂其正音宜作喀枝(Kachhi)。據明史及馬歡費信等記載，明初，此港貿易似已大興。

歐洲人最早記此地者爲康梯(Conti)。康梯稱作柯錫姆(Cocym)。葡萄牙人至後，乃大

興盛。明史謂柯枝即梁書之盤盤國，實毫無根據也。（參觀 H. Yule, *Cathay*, IV, p. 72-79.）

（一）印度人民，自昔分爲婆羅門（Brahman），刹帝利（Kshatriya），吠舍（Vaishya），戍陀羅（Sudra）四級。婆羅門，僧侶也。刹帝利，兵士貴族也。吠舍，農工商也。戍陀羅，僕役也。此外又有拍利雅（Paryas），則阿利安人與土人混合種也。最爲人所賤視。柯枝國五等人民之名目，皆與上方不同。蓋麻囉拔之區分，與古代印度不同也。此有回回在內。其區分方法，必在回教輸入之後也。柯枝以南毘爲第一級，回回爲第二級，而古里則以回回爲第一級，南毘次之。豈回回人在兩地勢力盛衰，有不同歟？余於馬哥孛羅遊記及拔都他遊記皆未能查得相同之名也。南毘之名，已見趙汝适諸蕃志。

柯枝。東連大山，餘方皆瀕海。自葛蘭國海行，船向西北一晝夜乃至。其國王亦鎖里人。首纏黃白布。上無衣，下縈綵帨。加以綵緞一疋繫之。曰壓腰。臣民服用，稍與王同。屋用椰木及葉。緝綴當瓦。如苫蓋然。家造庫藏，賞以避火盜。人有五等。南毘輩與王同類。祝髮，懸脰以線。乃貴族一等也。回回人二等也。富有財者曰哲地，三等也。牙儉曰革全，四等也。卑賤者曰木瓜，五等也。木瓜業漁樵。習服荷藥，不許服常衣。濱海居。居簣僅三

尺。違者罪之。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毘哲地卽伏而候。過乃起。王尙浮屠。尊敬象牛。建寺範金爲佛。青石結座，環以溝水。旁穿井。每日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濁飢者，蓋優婆夷之類。亦取妻。有胎髮，不剃不櫛。以酥接辮。或十縷或七八縷。垂于後。牛糞灰塗體。不衣而藤束腰。白綠四。手持大螺。常吹而行。其妻祇以小布蔽羞。隨夫歷人家覓錢粟。氣候熱如夏。無霜雪。春雨卽葺舍儲具。逮夏連雨。市陌成河。比屋不能出入。至七月始霽。八月望後始晴。至冬猶然。三月又雨。諺云，半年有雨，半年晴者，是已。市用金銀錢。金錢九成色。曰法南。計一分一釐。銀錢僅如螺厝，曰答兒。計四釐。每十五當金錢之一。婚喪各以類不等。厥產胡椒。往往種于圃。四百斤直金錢百文，銀直五兩。珠以分論。有米，粟，麻，豆，黍，稷。無麥。有象，馬，牛，羊，犬，貓，鷄。無騾馬暨鵝。見瀛涯勝覽。柯枝國。其處與錫蘭山對峙。內通古里國界。氣候常熱。田瘠少收。村落傍海。風俗頗淳。男女椎髻，穿短衫，圍單布。又一種曰木瓜。無屋舍，

惟穴居巢樹。入海捕魚爲業。男女裸體。紉結樹葉，或草遮其前後。行路遇人，則蹲避道旁。俟過方行，蓋避羞也。地產胡椒甚廣。富家俱置板倉貯之，以售商販。行使小金錢名吧喃。貨用色段，白絲，青花白磁器，金銀之屬。其酋長感慕聖恩，常貢方物。見星槎勝覽卷三。

柯枝國。其國在小葛蘭西可二百里。柯枝之港水可四托。其地東倚大山。

西南北濱海。其王纏首以黃白布。上無衣，下圍紵絲帨。壓腰以色紵絲。其男女椎髻。服以短衫，圍以單布。其民之居用椰子木。以椰葉緝而蓋。其藏百物以庫。以磚爲之。其爲人五種。一曰南毘，借月山房本作毘。是爲王族。二曰回

回，是爲仕族。三曰哲地，是爲富族。四曰革令專，是爲庸保。五曰木瓜，

是爲賤類。居限三尺。衣限臍膝。途遇哲地以上則伏。任負是事，其狀如

儼人。其王修浮圖教。敬象暨牛。國有梵宇。其佛像鑄以銅。座以青石爲之

。座之周，咸砌水溝。溝傍鑿井。夙興必鳴鐘鼓。汲水以灌佛頂。羅拜而退

。其出家者，名曰濁肌，而蓄妻。其髮出胎，不理不剃。澤以酥，捏而爲縷

被于後。灰牛糞以塗體。以黃藤束腰，幅布掩形。時常吹海螺。妻隨以行。

其土氣恒燠，無霜雪。其雨以半載，晴以半載。二月雨起。即乘屋修蓋。備米

大雨。街市成河。至七月盡止。其交易以金銀錢。金曰法南。銀曰答兒。金重

一分一釐。銀重四釐。大如螺。金銀一換銀錢十五。其利胡椒，珍珠，珊瑚。胡椒，園種之。富者居

以待商。以觔而易。爲斤一十有六而爲封刺，二十有五而爲播荷。凡播荷以

金錢一百易之。視銀之爲兩者五。珍珠以分而易。凡分至三以上，以金錢一

千八百易之，視銀之爲兩者百。珊瑚以兩而易。倩工剪旋以成珠，磨淨而售

。其穀宜黍稻稷菽。其畜宜六擾。是多象。其朝貢無常。永樂三年，其國王

答兒來朝貢。十年復遣使來請封其國之山。詔封爲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

論曰，柯枝凡雨半載而霽，霽半載而雨。不知大化胡爲其然也。昔魏徵叙赤

土，言其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理庶幾矣。必曰半載，其果親目之乎。然

赤土今與小葛蘭爲鄰。其卽爲柯枝章章矣。見西洋朝貢典錄卷下。

柯枝一名阿枝。古槃槃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錫蘭山西北舟行一晝



夜至。通古里國界。永樂二年，國王可亦里遣使朝貢。十年，復至。請封其國大山。詔賜王印誥。並封山曰鎮國。上親製碑文。其銘曰，『截彼南山，作鎮海邦。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龐。時其雨暘，肅其煩熯。作彼豐穰，祛彼氛妖。庇於斯民，靡災靡沴。室家胥慶，優游卒歲。山之塹兮，海之深矣。勒之銘詩，相爲終始。』會中使鄭和使至。其國王首纏黃白布，下縈絲帨。束綵壓腰，瑣里人也。國人椎髻短衫。圍以單布。族有五種。南毘最貴。祝髮線懸脰。與王同類。次回回人。次富有財曰哲地。次牙僧曰革全。其最卑賤曰木瓜。木瓜居瀕海。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衣不蔽膝。或裸體遮以草。遇南毘哲地蒲伏。俟其過乃起。王尙浮屠，範金爲佛。每日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四。乃禮之。兼敬象牛。有曰濁肌者。胎髮縷縷垂後。塗體以牛糞灰。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蓋優婆夷云。氣候常暖多雨。土瘠俗淳。產胡椒。貯以倉。轉售商販。市用小金錢，名爲吧喃。銀錢十五當金錢一。

見皇明世法錄

第一百六十二節。古里與明之交通。古里西洋大國。西濱大海，南距柯

枝國，北距狼奴兒國，東七百里距坎巴國。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錫蘭山

十日可至，諸蕃要會也。永樂元年，命中官尹慶奉詔撫諭其國。賚以綵幣。

其酋沙米的喜遣使從慶入朝，貢方物。三年，達南京，封爲國王。賜印誥，

及文綺諸物。遂比年入貢。鄭和亦數使其國。十三年，偕柯枝，南淳利，甘

巴里，滿刺加諸國入貢。十四年，又偕瓜哇，滿刺加，占城，錫蘭山，木骨

都束，溜山，南淳利，不刺哇，阿丹，蘇門答刺，麻林，刺撒，忽魯謨斯，

柯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諸國入貢。是時諸蕃使臣，充斥於廷。以古

里大國，序其使者於首。十七年，偕滿刺加十七國來貢。十九年，又偕忽魯

謨斯等國人貢。二十一年，復偕忽魯謨斯等國遣使千二百人入貢。時帝方出

塞。敕皇太子曰，天時向寒，貢使卽令禮官宴勞，給賜遣還。其以土物來市

者，官酬其直。宣德八年，其王比里麻遣使偕蘇門答刺等國使臣入貢。其使

久留都下。正統元年，乃命附瓜哇貢舟西還。自是不復至其國。山多地瘠。

有穀無麥。俗甚淳。行者讓道。道不拾遺。人分五等如柯枝。其敬浮屠，鑿井灌佛，亦如之。每日王及臣民，取牛糞調水塗壁及地。又煨爲灰，抹額及股。謂爲敬佛。國中半崇回教。建禮拜寺數十處。七日一禮。男女齋沐謝事。午時拜天於寺，未時乃散。主老不傳子而傳甥。無甥則傳弟。無弟則傳於國之有德者。國事皆決於二將領，以回回人爲之。刑無鞭笞。輕者斷手足。重者罰金珠。尤重者夷族沒產。鞠獄不承，則置其手指沸湯中。三日不爛卽免罪。免罪者，將領導以鼓樂，送還家。親戚致賀。富家多植椰子樹至數千。其嫩者漿可飲，亦可釀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飯。幹可構屋。葉可代瓦。殼可製杯。穰可索綯。煨爲灰，可鑲金。其他蔬果畜產，多類中國。所貢物有寶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寶鐵刀，拂郎雙刃刀，金繫腰，阿思模達，塗兒氣，龍涎香，蘇合油，花氈，單伯蘭布，必布之屬。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一)古里即喀里克忒(Calicut)。按即他謂爲麻里拔地內大商港之一。中國，爪哇，錫蘭，

馬爾地甫，夜門 (Yemen)，法爾斯 (Fars) 各地商人，皆薈集此處。是亦世界上大商港之一也。中國商船多寄碇於此。西曆一千四百四十二年（明英宗正統七年），波斯史家阿伯竇拉克 (Abdurazak) 記云：「克忒在當時爲世界最大商港。四方賈舶雲集。載運胡椒往麥加 (Mecca) 者，舳舻相連。噶里克忒居民富冒險性。多操航海業。海盜無敢犯其船者。港中市場，無物不有。……無盜賊。行政公平。改海外諸國富商，多喜運貨來此。船抵港後，關吏代爲監視巡防。晝夜不息。商人無須自己看視，或覆檢貨物。直接送入市場，無毫釐差誤也。貨物售出後，乃征四十分之一之稅。脫若不能售出，則無絲毫之稅也。商船在海上遇風，吹至他港者，港中人輒藉口風伯不佑，却奪所有。惟在噶里克忒則不問國籍，或來或去，既入港，必予保護，不許稍有搔擾也。」（見 Mockerji,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p. 198.）據賓歐 (Singer) 之記載，一千五百零七年時（明武宗正德二年），威尼斯商人尙來此販運香料往紅海。再由紅海轉運歐洲。同時南非洲好望角之道已通。葡萄牙人及荷蘭人皆由海道來此競爭商場。威尼斯人終於失敗也。此地名之正當拼法，應爲柯里柯度 (Colico-du)，華言雞鳴也。

（二）狼奴兒麻羅拔沿海無相當地方，其音與之相近者。查亨利玉爾所著之中世紀麻羅拔沿海諸港攷 (*The Medieval Ports of Malabar, Cathay, IV*, pp. 72—79) 有和奴兒 (Honor) 港

，又作俄奴兒（Onor）。其音與狼奴兒相近。且地理位置亦合。在喀里克忒之北，吾故謂狼奴兒之狼字，必狼字之誤也。指海本西洋朝貢典錄古里國記，寔作狼奴兒。周世榮及孫海環二十世紀大地圖作俄諾爾，在葡領果阿（Goa）（臥亞）之南。

（三）坎巴，瀛涯勝覽作坎巴夷，西洋朝貢典錄作坎巴夷替，今代地圖作康木拜（Cambay）。準確印度正音，應作康木巴瓦第（Khambavati），華言柱城也（City of the Pillar）。土人稱之爲康巴雅忒（Kambayat）。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八章作Cambact，諸蕃志作甘瑟逸。古城遺址，距今城約三英里，在深林中。西歷九百十五年（後梁貞明元年），阿拉伯人麻素提（Mas'udi）來遊此城。見人戶稠密，商業興盛。元末，拔都他記謂城市美麗。回回教寺及外國富商之高樓大廈，尤爲雄偉。案之地圖，坎巴夷替尙遠在古里之北，而明史等書，皆言在東七百里許。記載謬誤，毫無疑也。

（四）南淳利即南巫里。永樂十四年入貢，明史竟分爲二國，可笑孰甚。其國在蘇門答臘島之西北隅。諸蕃志作藍無里。其原音爲 Lambri。

（五）甘巴里即 Comari 之譯音，印度半島之最南角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三章，專記此國。

（六）木骨都束（Magadoxo），不刺哇（Brawa），麻林（Malinda），皆在非洲。已於非洲篇言

之矣。阿丹 (Aden)，刺撒 (L'hasa)，皆在阿拉伯境。忽魯模斯 (Hormuz) 在波斯境。滿刺加 (Malacca)，彭亨 (Pahang)，皆在馬雷半島。爪哇，蘇門答刺，皆在南洋羣島。占城即今安南南部，又曰占婆 (Champa)。沙里灣泥不可攷。錫蘭山，溜山，柯枝皆已見上文。

古俚。西洋大國也。西瀕海。南距柯支國，北距狼奴兒國。海近山遠。東七百里許距坎巴夷。自柯支海行可三日至。距中國十萬餘里。永樂五年，上命太監鄭和等，賜王以誥命。陞賞其將領有差。皆冠帶。勒石美之。王尚浮屠。敬象牛。人有五等。一回回，一南毘，一哲地，一革全，一木瓜。王南毘人。不食牛肉。將領回回人。不食豬肉。昔王與回回誓，互相禁食。銅範佛像曰納兒。佛殿以銅瓦。座傍穿井汲泉，浴佛而禮之。取牛糞調水。塗地及壁。臣民大家，晨起亦用牛糞塗地。煨牛糞灰，囊于身。每日，水調灰抹額及股，謂敬佛也。傳云，昔有聖人曰某些，行教化，人人俱服從。某些遠適。遣弟曰撒沒黎主之。弟乃縱誕，鑄金犢以諭國人曰，「此乃聖主。敬之有驗。」人罔不從命。牛日糞金。人獲其利。遂信之不疑。某些歸恚其弟誣惑

，遂毀牛。弟恐。于是跨象而遁。國人猶望其還。故敬象牛者以此。國事皆決于二將領。乃回回人也。國人半崇回回教。禮拜寺有二三十餘。七日一禮。至日齋沐誦事。午時，男女拜天王寺。未刻乃散。始治他事。俗尚信。中國舶貨，皆二將領主之。遣黽僧議直。言定再不易。其算法祇憑手指屈伸。分毫不謬。市用六成金錢，曰吧南。重二分。文二面。小銀錢曰搭兒。重三釐。秤曰法利。二十兩爲斤。當中國一斤九兩六錢。升曰黨戛黎。當中國一升六合。樂則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樂自和協。鏗鏘可聽。婚喪禮各以類。王老則不傳子而傳外甥。無姊妹子則傳弟。無弟則傳于有德者。古今皆然。刑無鞭笞。輕則斷手足，重則罰金。誅戮甚則沒家夷族。有罪繫之。輒承服。不承服，則置其手指於沸油中半餉。三日後驗之。爛者伏辜。全者免罪。免罪者將領導以鼓樂還家。親戚致賀飲酒。西洋布曰搭黎。出於鄰邦坎巴夷之屬。每疋闊四尺五寸，長二丈五尺。直金錢八文。有色絲間花。闊五尺，長一丈三二尺。直金錢百文。厥產胡椒，亦以圃種。十月熟。



富家則多植椰子樹。千株至二三千者有之。嫩者有漿。可釀酒。老者可作油糖或飯。殼可作杯。煨枝灰可廂金。枝幹可構室。葉可蓋屋。蔬有薑，芥，蘿蔔，胡荽，葱，蒜，胡蘆，茄瓜，東瓜。四時有小瓜如指。常一寸許。味美。果有芭蕉子，波羅蜜。木鱉子樹高十餘丈。綠囊如柿三四十。有米無麥。有雞鴨，無鵝。羊高如螺。灰色。水牛不大。黃牛則大。有至三四百斤者。不食其肉。取其乳酥。啖飲不絕口。牛死則埋之。蓄有孔雀，烏鴉，鷹鷂。無餘鳥。厥貢金絲，寶帶。金絲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見瀛涯勝覽。

古里國。錫蘭山起程，順風十晝夜可至。其國當巨海之要嶼。與僧迦密邇。亦西洋諸國之馬頭也。山廣地瘠，麥穀頗足。風俗甚厚。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法無刑杖。惟以石灰畫地，乃爲禁令。其酋富居深山。傍海爲市。聚貨通商。男子穿長衫，頭纏白布，婦女穿短衫，圍色布。兩耳懸帶金牌。絡索數枚。其項上眞珠，寶石，珊瑚，連掛纓絡。臂腕足脛，皆金銀鐲。手足指皆金銀廂寶石戒指。髮堆腦後。容白髮黑。其有一種裸身之人曰木瓜。與



柯枝國同。地產胡椒，亞於下里。俱有倉廩貯之，以待商販，有薔薇露、波羅蜜，孩兒茶，印花被面手巾。其有珊瑚，眞珠，乳香，木香，金珀之類，皆由別國來。其好馬自西番來。匹價金錢千百。貨用金，銀，色段，青花白磁器，燒珠，麝香，水銀，樟腦之屬。酋長感慕聖恩，常遣使捧金華表文，貢獻方物。見星槎勝覽卷三。

古里國。其國在柯枝西北可六百里。東至坎巴夷替國，西臨大海，南連柯枝國，北接狼奴兒國。地方千里。其王脩浮圖教。殿而事之。佛像謂之乃納兒。

以銅爲之。殿覆以瓦，以銅爲之。鑿井于旁。凡晨起王汲以浴佛。是敬象牛。

王每晨浴。佛禮拜訖，取黃牛淨糞，盛以銅盆。水調以塗壁地。頭目富家亦如之。又煨成白灰，盛以布囊。水調以塗額股。是爲敬佛。傳云，昔有神人

神，其名某些。適他國時，命弟撒沒嚶以攝。撒沒嚶鑄金牛，矯誣國人曰，此天神也。國人遂皆敬禮。某些還，銷金牛。撒沒嚶乘象遁去。國人思之，而冀其歸。每月言，月中必至。及月中，又言月盡必至。逮今未絕也。南毘人之敬象牛由此。其爲人五種。南毘，回回，哲地

，革令專，木瓜。南毘不食牛，回回不食豕。互以爲禁。婚喪各如其類。其頭目二人，是掌國事。其男長衫，纏首以白布。女短衫椎髻。圍以色布。珥

金牌，珠索。項佩珠寶，珊瑚瓔珞。手足俱約以金銀鐐，以金寶戒指。其容白而艷。國人修回回教者十之六。有禮拜寺。寺有三十餘。凡七日一禮拜。已而往，未而歸。權謂之法刺失，量謂之黨戛梨。以銅爲之。其制俱倍中國十分之六。權椒爲斤。二百五十謂之一播荷。其價金錢二百。權香貨爲斤。二百謂之一播荷。布謂之捲梨。其廣四尺五寸，其長二丈五尺。其價金錢十五。色絲帨謂之西洋手巾。其廣五尺，其長一丈二尺。其價金錢百筭。人謂之米納。凡算之法，計以四支十指。其交易而成也，攜手而誓。無悔。其交易以金銀錢。金曰吧南，銀曰搭兒。其錢面底有紋。用六成金鑄造。徑官寸三分八釐。重官秤一分。銀錢重三釐。其利椒椰。椰子之種也，富家千樹，以爲恒業。其資用也，漿爲酒，肉爲糖飯，穰爲索，殼爲碗，爲酒食器。灰可廂金。木以架屋。葉以蓋。其穀宜稻。其畜宜牛羊鷄鴨。國有樂婦。以葫蘆絃銅絲而歌。其位以女腹爲嫡，傳之姊妹之子。無姊妹之子，則傳之弟。無弟則遜于有德。其刑有罰金，斷手足，斬族三等。不服者探之沸膏而驗之。以右手二指，置泔鍋，黑而取出。封裹下獄。三日間視。如爛壞，即加刑。否則鼓樂送回。

其國有鹿兎。能蓄良馬。凡疋價以金錢千。其土物有薔薇露，有金縷寶帶。其造也，赤金三觔，抽絲如髮。綴結而成。間以珠寶。有珍珠，珊瑚珠。皆地居之，公鬻而取稅。多菰蔽，葫荽，薑，蒜。四時冬瓜。其狀如小指。其長二寸。味如青瓜。紫皮而大葉。曰紫皮瓜。多芭蕉子，波羅蜜。有樹焉，其高丈餘。結如綠柿。內子數十。熟而自落者，其名曰木鼈子。有蝙蝠如鷹者，在樹而懸宿。有鷹雅燕鷺。多孔雀。家畜之。其朝貢無常。永樂三年，遣使朝貢。

詔封爲古里國王。給印及誥。五年七年，復遣使來朝貢。

其貢物寶石，金繫腰，珊瑚珠，琉璃瓶，琉璃

碗，拂郎雙刃刀，寶鐵刀，蘇合油，阿思摸達，塗兒氣，龍涎，梔子花，花氈，單百蘭布，苾布，紅絲花，毛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線結花，靠枕，木香，乳香，檀香，錫，胡椒。

論曰，昔扶南俗事天神。以銅爲象，而有訟者。以金環雞子投沸湯中。令採取之。若無情者必焦爛焉。而今之古里，亦有天神之談，採手之法。又云，扶南去林邑七千餘里。今校之亦合。余疑古里卽扶南之地云。見西洋朝貢典錄卷下。

永樂三年，鄭和統大船寶船，費詔勅，封爲古里王。及頒誥，命銀印。陞賞頭目品級官帶。建亭刻石，其略曰：爾王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于茲，熙同風。刻石。

寶船至彼，王遣頭目哲地米納兒見正使，擇口論價。將中國錦綺百貨，議定乃書合同，價數各存之頭目。哲地與正使衆手相拏。其牙人言曰：某月日，衆手拍一掌無悔。哲地始携珊瑚，珍珠，寶石，來議價。二三月方定。原，經手頭目米納兒算番物若干，該紵絲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貨交易。見西洋朝貢典錄卷下。

古里結西洋諸番之會。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或曰從錫蘭山取道順風十晝夜至。亦海中一大國也。去中國十萬里。土瘠，然宜麥穀。俗龐厚。以石灰畫地爲禁。傍海爲市。通諸番貨。用金銀錢。好馬自西番來。匹價金錢千百。胡椒多貯倉廩。以待商販。男子長衫。手纏白布。婦女短衫。圍色布。兩耳懸金牌絡索。項掛纓絡。臂腕足脛，用金銀鐲。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聲相協。鏗鏘可聽。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永樂三年，其酋沙米的遣使朝

貢。勅封爲古里國王。給印誥。五年，七年，並朝貢。貢物有琉璃瓶碗，珊瑚珠，拂郎雙刃刀，番花，人馬，象物，手巾。嘗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鵲石於上。鄰有坎巴夷國。出撿黎布，五色帨。皆闊四五尺。鬻於古里。又古里班卒國在海中。永樂三年，遣使來朝貢。俗質朴。男女被短髮。假錦纏頭。紅紬布繫身。土瘠少穀。氣候不齊。夏多雨。

雨卽寒。產甚薄。

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二。

## 增補及修正。

此書自民國十七年冬十二月，排印及校對，需時一年又六月，至十九年五月始竣事。於此長期時間，關於本書範圍內各種問題，有略須增補及修正者，特於本書之末，略贅數條。

### （一）穆天子傳研究。

第一冊上古時代中外交通第七十七面，余言民國以來，潛心研究此書者，有杭縣丁謙及武進顧實二人。此時余必須增入衛聚賢及葉浩吾二名。衛氏之穆天子傳研究見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十月，九日，出版之廣東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百期紀念號。衛氏之作凡四十二面。先研究穆天子傳之作期，其言甚辨。謂非穆王時之作品，余極與之同意。次又研究其作地。末尾結論，謂一穆天子傳是中山人的西遊記錄，魏滅中山，將此西遊記錄歸於魏。魏襄王設了個編輯館，用了一般好古之士，編輯紀年逸周書等，時人相傳周穆王西征跑的很遠，但無史料可据，於是把從中山帶來的西

遊記錄，加上周穆王的事實，就成了現本穆天子傳卷一至卷四的四冊。魏人又以當時傳說周穆王是「周行天下」的，不是單獨「西征」的，是以又捏造了現本穆天子傳卷五的一冊。又另記了周穆王的盛姬死事一冊，後人以此一冊，附在前五冊後，就成今本穆天子傳六卷一部。此段魏氏不免好奇而武斷。其所根據之理由有三。（一）書中用夏正是與用夏正的地方或與用夏正的民族有關。（二）走的路線，是與河北平漢線附近地方有關。（三）賜的是胡人特產物，得的是胡人必需品。此三種理由，余意不足以決定穆天子傳爲中山國人之作品也。（一）夏商周三代雖正朔不同，而夏正最早，各種節令，後代沿用。周人著書而用夏正者甚多。前人已久言之，近代言之者亦不乏人。一書之內，或用夏正或用周正，左傳卽其明例也。商周正朔雖改，當時恐未必強迫人民不許用夏正也。孔子爲商代後裔，周朝臣民，而昌言無忌，謂行夏之時也。日本明治惟新以來，六七十年，鄉間農人，沿海漁民，仍多沿用陰曆。月份牌上，仍見舊曆月日也。民國成立十餘年，除政界以外，陰曆普行。情性

習慣使然也。吾人不得謂民國以來用陰曆者，卽爲滿清之人而非中華民國之國民。此理亦甚瞭然。(二)穆天子傳卷一開端有缺文，丁謙業已言之。穆王起身漳水以前，必尙有文，言天子由宗周或洛陽起身，爲原書所失也。探險隊由何處出發，經由何地，視隊員所欲觀察之地方爲定。吾人亦不必拘泥周都在陝西，欲往西北，必當從陝西直入甘肅，不能繞道他處也。遊記起始着筆，尤不必拘定由出發地點開端也。穆天子傳載穆王西征回國，升太行後，仍『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灋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旅行隊最後歸回至宗周。里西土時，亦自宗周算起。可見旅行隊非中山國人。全書稱旅行隊隊長爲『天子』。中山國君或其人民，何得妄稱『天子』。傳中記旅行隊人數有六師之衆。六師之外，又加以七萃親軍，百官從士。周制二千五百人爲師。全旅行隊人數約達二萬左右。中山小國，何能有此大規模之旅行隊耶？於其謂爲中山國人之西遊記錄，使書中生無數困難可疑之點



，反不若從舊說，謂爲穆王以後，周臣記錄先王事實，可以解釋一切也。將各種困難可疑之點，悉委爲魏人增加捏造，則不免武斷矣。（二）穆王旅行隊人數甚多。丁謙嘗爲計算一年所需之餉。每人日食米升，須七萬餘石，載車七千餘輛，役夫須人一萬四千，牛馬四萬餘頭。合之六師七萃百官從士所乘之馬，又不下萬頭。所增人畜，應需糧食麩料，又須載若干車輛。如此大規模之旅行，其供給困難，不言而喻。糧草可以隨處借之。自以少帶爲便。至於沿途賞賜各國君主酋長之物，亦不妨沿途收集。取之此國，用之彼國。不爲失禮也。古代長途旅行者，大抵如此。故穆天子傳中所載穆王賞賜各國之物，多胡地特產物，所得之物，是胡人必需品者，卽此故也。至由西域載回糧食數千車者，備沿途之食用，非以運回本國也。

魏氏之作，注意於研究穆天子傳本書之作期及作地。故全文四十二面之中，研究路線上地理者僅約兩面。外附一穆天子傳西征往來路線圖。路線用紅色著出。此圖可與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十月，輔仁大學所發行之 *Bulletin No. 5*

中，神父廖長壽 (Don Charles Paulh) 所作之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from the accession of Yao (2357 B. C.) to the End of the San Tai Period (249 B. C.)* 論文附圖，互相參觀。關於自漳水至河首之路線，魏圖與廖圖完全相同。由河首穿過青海之線亦幾相同。余及其他研究穆天子傳地理者，意見大概亦相同。魏圖昆侖山，西王母，大曠原三地所在，則與余及丁顧等家意見大不同矣。魏氏地理考證，極其簡略。關於各段路程之起點至終點，皆以「以里數計，大略相符」。兩句了之。吾意即以各段里數計之，亦未必相符也。

葉浩吾在民國九年第五期之中國地學雜誌上亦有關於丁氏穆天子傳注證補一篇。春山即葱嶺，群玉山即密爾岱山。葉氏亦認丁說爲是。西王母葉氏以里距度之，以爲在今波斯國之馬什德 (Meshed)。

日本人小川琢治近亦有支那古代中央亞細亞之交通路一文，登於日本地學雜誌四百八十五及四百八十七號。亦深信穆天子傳爲穆王時史官之實錄。並就干支道里，復援山海經地理志等，以對比今昔之地名。中附周穆王西征線路

圖。余僅自章鴻釗所作從寶石所得古代東西交通觀見中國地學雜誌第十九年第一期。間接知之。至其原文，則未得詳讀也。

## (二) 拂菻原音考。

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一百五十一面，佛本行集經卷十一，耶寐尼書，余前以爲卽日耳曼之譯音。日耳曼海國圖志譯作耶馬尼。耶寐尼與耶馬尼字音皆相近。後余問之陳寅恪君，梵文原本佛本行集經，耶寐尼原字爲何。陳君自梵書 *Mahāvastu*, Senart ed. Vol. I, p. 135, 查得此字爲 *Yavani* 之譯音。

梵文 *Yavana* 卽巴利文 *Yona* (*Yonaka*)。巴利文此字又由 *Ionian* 而來。蓋印度人稱希臘人之謂也。*Yavani* 則其形容字也。所有印度日耳曼系各種人，皆以形容字稱某種語言也。陳君既代余查明耶寐尼原字後，余又查英人臘勃孫 (F. J. Rapson) 所著之印度上古史云，『梵文耶發那 (*Yavanas*) 卽大流斯王刻石上波斯古文之姚那 (*Iauna*)。波斯人用依俄尼亞人 (*Ionian*) 亞典國即此族之代表。之名以稱所有希臘人。依俄尼亞人居住小亞細亞。耶穌紀元前五百四十五年 (周

靈王二十七年)波斯王開洛斯(Cyrus, Kyros)征服小亞細亞之伊俄尼亞人。因此希臘軍隊及官吏在波斯阿克梅內斯朝中佔重要地位。斯時印度西北境亦屬波斯。故印度人已於此時知有希臘人矣。巴尼尼(Pāṇini)文法中已有耶發那之名。故可斷定耶蘇紀元前第四世紀中葉，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東征以前，梵文中已有此名。拍拉克里忒文(Prakrit)耶發那作約那(Yona)。約那之名，見於阿輸迦王(Asoka)所建各種石碑文中。用以稱埃及，馬期頓，敘利亞，愛劈路斯(Epirus)開林(Cyrene)各地希臘王族。耶穌紀元後第三世紀以前所有印度文書中皆稱希臘人子孫爲約那。卽久居印度，受印度化，用印度名者，亦如此也。以後則稱所有外國人爲「耶發那」也。』(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Ancient India, chap. XXII, pp. 540-541)『耶寐尼』字之來由既如是，故余不得不改正前說也。耶寐尼非日耳曼之別譯，與海國圖志上之耶馬尼，僅偶爾字音相同耳。第一百五十一面注(二)又第一百四十七面第十三行「耶寐尼必卽日耳曼」，亦須改正也。唯此僅改正耶寐尼卽日耳曼

之誤而已。至若拂菻卽法蘭克之轉音，余仍持之不變。第一百四十七面所舉之第一證，刪去之可也。

(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僧及烈事蹟。

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一八九面第三條中應添入下方材料。

唐會要卷六十二，諫諍，一開元二年，十二月，嶺南市舶司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監選司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諫曰，「臣聞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欲，而心亂必矣。臣竊見慶立等雕鐫詭物，置造奇器。用浮巧爲真玩，以詭異爲異寶。乃理國之所巨蠹，明王之所嚴罰。紊亂聖謀，汨斁彝典。昔露臺無費，明君尙或不忍。象飭非多，忠臣猶且憤歎。王制曰，作異服奇器以疑衆者殺。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巧謂奇伎怪好也。蕩謂惑亂情欲也。今慶立等皆欲求媚聖意，搖蕩聖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宣奢淫於天下。必若慶立矯而爲之，是禁典之無赦也。陛下卽位日近，萬邦作孚。固宜昭宣菲薄，廣教節儉，則萬方幸甚。」

(四)中國史書上關於馬黎諾里使節之各種記載。

第二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二三〇面，馬臻題畫海南入貢天馬圖後，應增入下方之記載。

(甲)題平章公所藏天馬圖。見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九。

君不見余吾水中天馬出。赤鬣縞身朱兩翼。割玉爲鞍韉不得。錦衣使者捷若飛。紫韁金勒看君騎。却憶拂林初獻時，鳳城五門平旦啟。馳道行驕轡耳耳。路旁見者誰不喜。衆中牽出朝未央。揮霧流洙滿道香。毛帶恩波眩日光。龍眠老子識馬意。行過天閑重回視。白筆描成落人世。我公購之灤水濱。百金市畫冀得真。奔霄追電何足云。從今吹笛大軍起，料知一日行千里。

向達在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十號元代馬哥孛羅諸外國人所見之杭州，發表許有壬至正集卷十之應制天馬歌，郭翼林外野言卷下天馬詩二首，丁鶴年詩集卷二題蒲郎天馬圖絕句一首，亦皆詠馬黎諾里奉使者也。明王禕王忠文文集卷十二有代法郎國進天馬表。法郎卽佛郎。佳話流傳，播於藝林，至明代

而未衰也。

(乙)應制天馬歌。

見許有壬至正集卷十。

臣聞聖元水德在朔方。物產雄偉馬最良。川原飲齕幾萬萬。不以數計以谷量。承平雲布十二閑。華山百草春風香。又聞有駿在西極。權奇俶儻鍾乾剛。茂陵千金不能致。直以兵戈勞廣利。當時紀述雖有歌，侈心一啟何由制。吾皇慎德邁前古，不寶遠物物自至。佛郎國在月窟西。八尺真龍入維繫。七逾大海四閱年，灤京今日才朝天。不煩翦拂光奪目。正色呈瑞符吾玄。鳳簪龍臆渴烏首。四蹄玉後鑿其前。九重喜見遠人格。一時便勅良工傳。玉鞍錦韉黃金勒。瞬息殊恩備華飾。天成異質難自藏。志在君知不在物。方今天下有道時，絕塵詎敢稱其力。臣才罷駑亦自知，共服安輿無蹇軼。

(丙)題蕭郎天馬圖。

見丁鶴年詩集卷二。

春明立仗氣如山，顧盼俄空十二閑。一去瑤池消息斷，西風吹影落人間。

(丁)天馬二首。

見郭翼林外野言卷下。

佛郎獻馬真龍種。六尺之高修倍之。圖畫當今屬周郎。歌詩傳旨勅奚斯。空聞市骨千金值。不羨窮荒八駿馳。有客新來傳此事。與君何惜滯明時。四年遠涉流沙道，筋骨權奇舊肉駝。曉秣龍堆寒蹙雪。晚經月窟怒追風。漢文千里知曾却。曹霸丹青貌不同。拂拭金鞍被來好。幸陪天廐玉花驄。

(戊)代法郎國進天馬表。

見王緯王忠文文集卷十二。北平圖書館所藏四庫全書本作夜郎國。夜郎在南方貴州境。與文中海濱僻壤及居西域之西，諸語不符。故其爲誤抄無疑。茲改正。

神龍御宇，遙觀至治之成。天馬來廷。謹效職方之貢。敢殫舟車之重譯，恭伸臣妾之微誠。中謝竊以河水負圖。曾見羲皇之世，渥注毓秀。載聞漢帝之時，必有聖明。庶膺嘉貺。矧值重熙之運。宜昭上瑞之符。伏念臣化外窮邦，海濱僻壤。種分夷裔，遞居西域之西。心慕華風。引領北辰之北，豈登天之無路。每就日以瞻輝。幸此名駒，可充方物。雖匪望雲之質，亦稱絕地之姿。歷無草之流沙。驅馳萬里。備六飛之法駕。警蹕九重。前鑾旗而後屬車。觀玉臺而遊閭闔。儼沐至尊之寵馭。實增小節之榮光。輒遣陪臣冒千典屬。



此。蓋伏遇恩加九有。道合三無。舞千羽于兩階，誕敷文德。執玉帛者萬國。共爲帝臣。異區並獻於白狼。休應常符於朱鳳。周邦來賀。盡歸覆燾之中。岐道有夷，孰在要荒之後。臣禮慚輸貢。意切戴盆。太一統於輿圖。永罔無爲之化。協六律於樂府。寧聞太乙之歌。

(二)王禕字子充，義烏人。明史卷二百八十九有專傳。禕生於元末，隱居青岩山，著書。名日盛。明太祖取婺州召見。用爲中書掾史。太祖嘗謂之曰，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洪武二年，修元史，禕與宋濂並爲總裁。洪武五年，奉命齎詔招降雲南元裔梁王。至雲南被殺。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禕雖爲明室忠臣，然其生大半皆在元朝。此篇文章，雖無著成年代，余意其必在至正初年，佛郎國獻馬稍後一二年之間也。四庫全書王忠文文集謂爲禕練習作文時所作。尤可證明此爲至正初期之作品，不得謂爲明代文章也。故向達君謂佳話流傳，至明代而未衰者，語欠確當。

### (五)唐時海南島即瓊州有回教徒。

第三冊，第一百面，第二十二節，唐代記載中，應增入下方材料。

遂立番坊，夷人有居瓊管者，立番民所。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四。

投荒錄，瓊管夷人食動物。凡蠅蚋草虫蚯蚓盡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四。

### (六)宋代各商港蕃商情形。

第三冊，第二五七面，第五十八節，宋代之商港。應於第二六四面第九行後，增入下方材料。

番商者，諸番夷市舶交易，綱首所領也。自唐設結好使於廣州。自是商人立戶，迄宋不絕。詭服殊音。多流寓海濱灣泊之地。築石聯城，以長子孫。使客至者，往往詫異，形諸吟咏。宋時商戶鉅富，服飾皆金珠羅綺。器用皆金銀器皿。有凌虐土著者。經略帥府輒嚴懲之。華人有投充番戶者，必誅無赦。淳化五年，二月，癸卯，南海商人獻吉貝布畫，海外蠻圖及猩猩圖。玉帶上於北苑。君臣近觀之。夫聖後，留寓益夥。夥首住廣州者，謂之番長。因立番長司。(一)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四。

(一)此條已零碎見之他處。茲爲窺全豹之故，特錄全文於此。

投荒錄云，番禺端午，聞衛中喧笑，訝召之。乃蠻媼荷山中異藥，醫富家婦女，爲媚男藥者。或抽金簪，或耳璫償其值。

熙甯中，其使辛押陀羅授懷化將軍。乞統察番長司公，專詔廣州裁處。其後辨告戶絕。

龍州志略，廣州商有投於戶部者，回番商辛押陀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資數百萬緡。本獲一童奴返海。遂養爲其子。陀羅近歲還番，爲其國王所誅。所養子遂主其家。今有二人在京師。各持數千緡，皆養子所遺也。此於法爲戶絕。謹以告李公擇。旣而爲留狀，而適在居部官。謂予曰，陀羅家資如此，不可失也。予呼而詢之曰，陀羅死番國，爲有報來廣州耶？曰否，傳聞耳。陀羅養子所生父母，所養父母，有在者耶？曰無有也。法告戶絕，必於本州縣。汝仍以告於戶部。曰，戶部於財賦，無所不治。曰此三項皆違法。汝姑狀此，三不當。吾貸汝。其人未服。告之曰，汝不服，可出詣御史臺，尙書省訴之。其人乃服。并召養子所遺二人，謂之曰，此本不預汝事。所以

召汝者，恐人妄搖撼汝耳。亦責狀遣之。然郎中終以爲疑。予曉之曰，彼所告者皆法所禁。不訴於廣州而訴於戶部者，自知難行，欲假戶部之重，以動州縣耳。郎中乃已。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四。

頃年，在廣州番坊獻食。多用糖蜜腦麝。有魚俎。雖甘香而腥臭自若也。惟燒笋一味可食。先公至北邊。日供乳粥一盤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諭之使去油不聽。因諭令以他器貯油。使自酌用之。乃許自後遂用淡粥。大率南食多鹽，北食多酸。四夷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苦不可食。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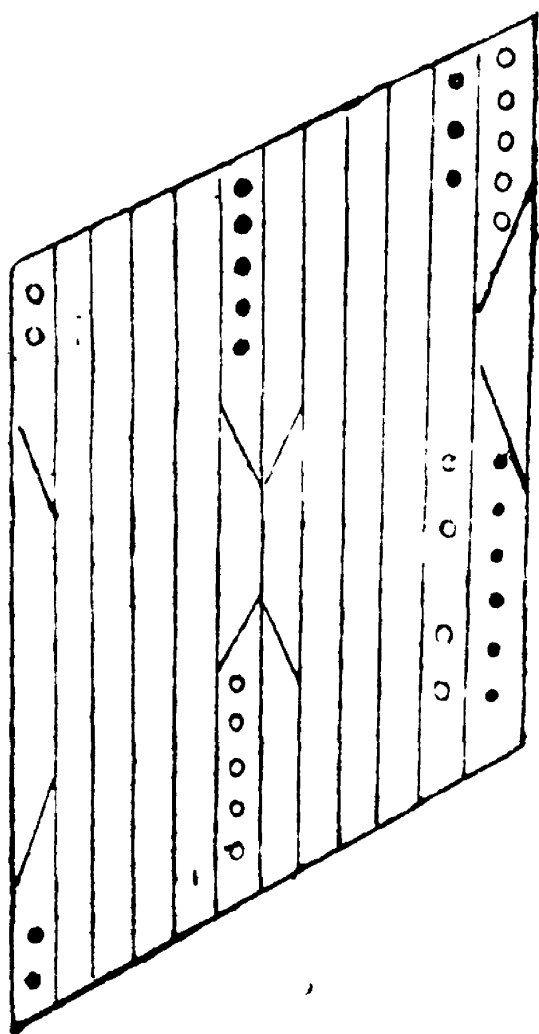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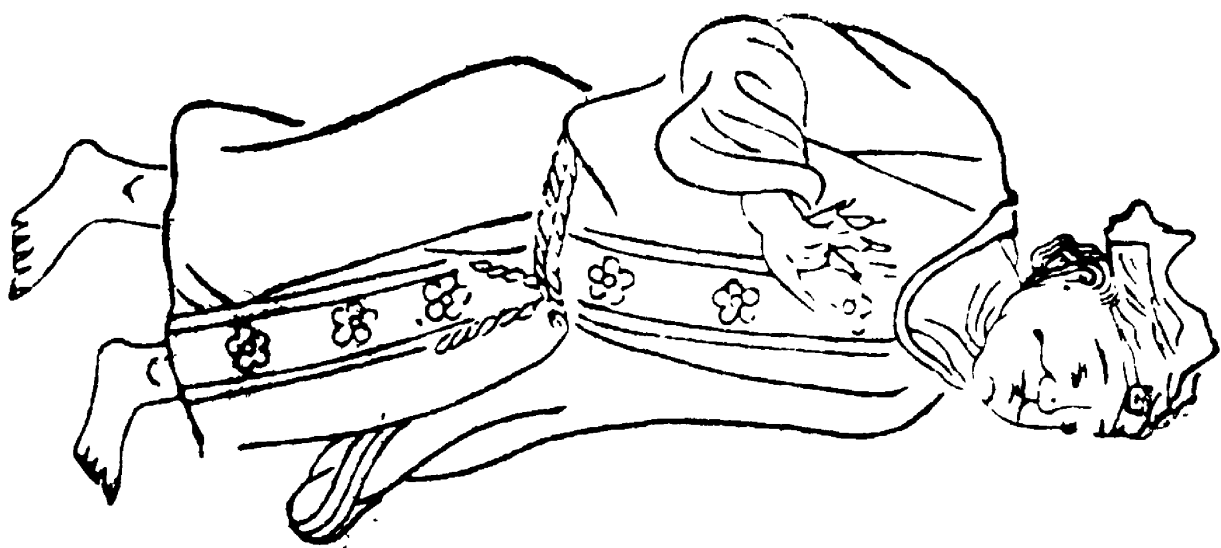
### (七) 阿拉伯人遊戲傳入中國。

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二七五面，第六十三節後，應增入一新節。題名爲阿拉伯人遊戲傳入中國。瞿兌之君告余葉德輝刊印麗樓叢書中，有南宋洪遵所作譜雙，中有阿拉伯人雙陸遊玩法。因自燕京大學圖書館借得此書節，錄於此。譜雙著成年代，据洪氏自序，爲紹興辛未，即宋高宗紹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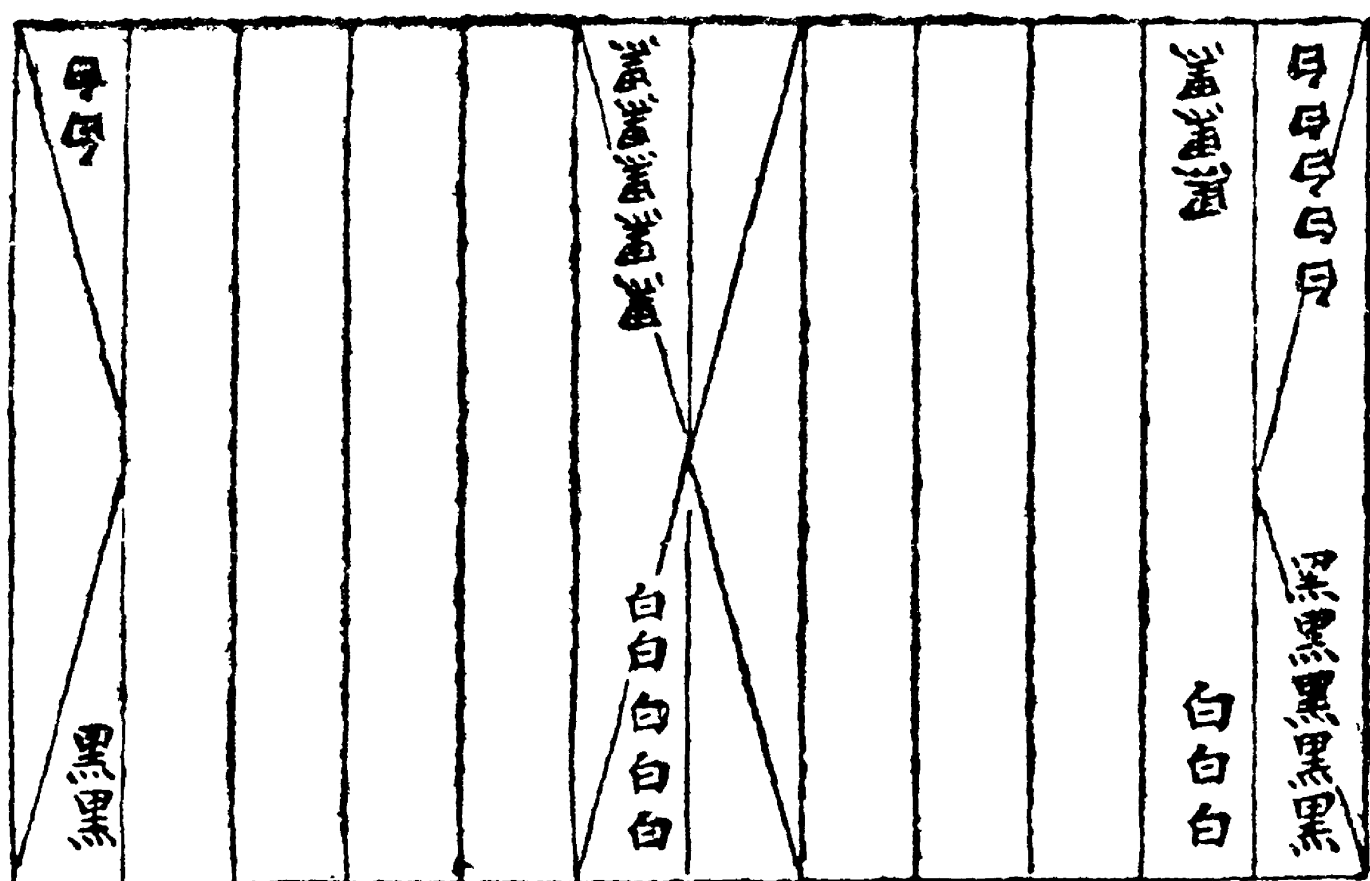
二十一年，西曆一千一百五十一年也。書凡五卷。第一卷，盤馬制度。凡四目。  
一，北雙陸盤。二，廣州雙陸板。三，大食雙陸毯。四，眞臘閩婆雙陸板。  
皆僅繪圖。第二卷，北雙陸。凡五目。一，平雙陸。二，打問雙陸。三，  
回回雙陸。四，七梁雙陸。五，三梁雙陸。其回回不知究指何國。第三卷，  
廣州雙陸。凡五目。一，囉贏雙陸。二，下嚙雙陸。三，不打雙陸。四，佛  
雙陸。五，三堆雙陸。第四卷，南番，東夷。凡四目。一，四架八雙陸。二，  
南皮雙陸。三，大食雙陸。以上四，日本雙陸。東第五卷，總錄。凡八目。  
曰常局格制，曰南北局例，曰事始，曰盤馬，曰骰子，曰賭賽，曰名稱，  
曰雜記。

卷第一。





真臘開婆雙陸板



## 四 架 八 雙 陸

卷第二。

回回雙陸。

布局行馬，大抵與平雙陸相類。但出局時，不問點色多少。任意出兩馬。

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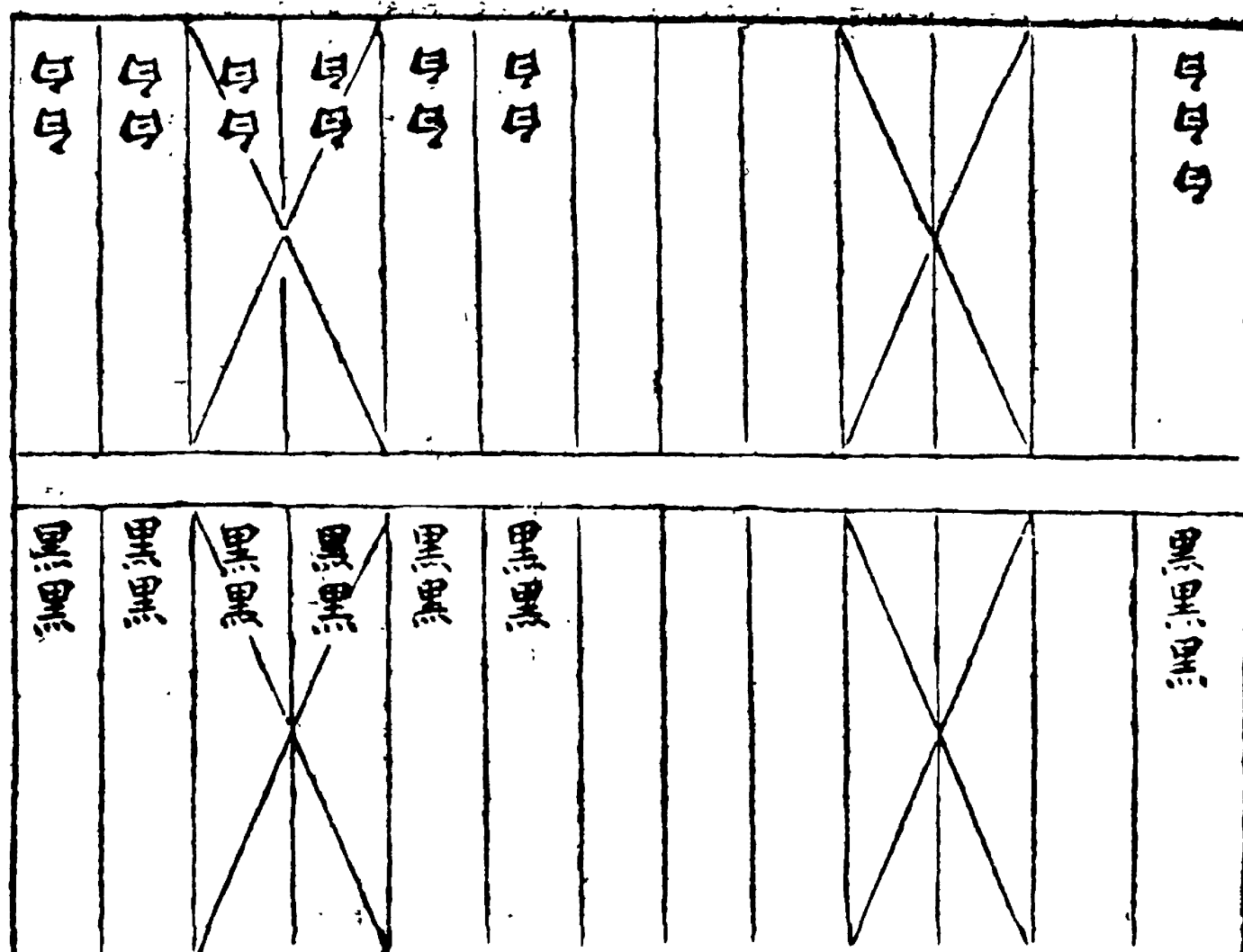
四架八雙陸。

三佛齊，閩婆，真臘爲之。番禺人亦有能者。用二骰子。進馬出局如囉贏雙陸。惟馬子排置小異。局終三馬作一屋。成五屋者謂之子勻。贏兩局。

南皮雙陸。

(二) 南皮，占城能之。布局與四架八雙陸同。進馬出局如常法。骰子以木或角





大食雙陸

爲之而長。無么六。

(二)南皮，趙汝适諸蕃志卷上作南毗國。其地在印度半島西海岸，麻囉拔等地是也。參觀古代中國與印度之交通第一百三十六節。

大食雙陸。

以毯爲局。織成青地白路。用三骰子馬。分爲七。白馬居右，黑馬居左。八門遇雙彩方得過。八門毯之四角有八門也。十五馬至外，六門未散，贏一籌。雙彩，賞一擲。雙么雙二。渾花贏一籌。仍賞擲。之類。渾花亦然。渾花謂三么馬先出

，贏小籌。敵馬未出，已馬拈盡，贏大籌。如棋之籌局也。

## 卷第五。總錄。

### 常局格制。

雙陸率以六爲限。其法左右各十二路。號曰梁。白黑各十五馬。右前六梁，左後一梁。各布五馬。右後六梁三馬。左前二梁三馬。白黑相偶。用骰子二。各以其彩行。白馬自右歸左。黑馬自左歸右。或以二骰之數，共行一馬，或行二馬，或移或疊。凡馬單立，則敵馬可擊。兩馬相比爲一梁。它馬旣不得打，亦不得同途。凡遭打必候元入局處。空位與彩相當始得下。謂如第二梁空，今擲得二彩，所打者未下，則它馬不得行。至後六梁，謂之疊梁。凡疊梁已滿，如打得它馬，卽併馬於近下五路。凡開後一梁爲敵人地。若不獲它馬，卽盡移歸頭梁之內。每擲視其彩，拈出二馬。數有餘則取，不足則否。彩小不取。則併移歸。下梁常須固。兩馬不足移動。動則頭破。後六梁，謂之末梁。馬先出盡爲勝。勝而他馬未歸梁，或歸梁而無一馬出局則勝雙籌。凡賞罰之

籌，唯所約，無有定數。

南北局列。

以北人後一梁爲胘。胘音孩。前一梁爲門。前一梁與後一梁相隔。胘門最緊。有兩馬至胘，

謂之把胘。折一馬曰拆胘。兩馬至門，謂之把門。拆一馬曰拆門。後六梁謂之宮馬。歸梁曰入宮。狄仁傑所謂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兩馬相比，爲梁一道。不得過六馬。十五馬過門欲出。若五六路上馬多，則爲頭重。蓋五六

爲大彩，不常有。若擲二三不可，便就大位拈馬。須自頭梁移下。則頭輕易出。南雙陸從頭出，謂之開脚。兩子相比，謂之做屋。亦曰一門屋。第一路曰一門。二路曰二門。三路曰三門。四路曰四門。五路曰胘屋。六路曰六頭屋。總謂之內六門。後六路曰外六門。後第一路亦曰大頭子。已出復入曰落子。二子相比曰縛。謂如四路上有馬，再有馬來，即曰縛四。進一步曰上。自出曰喫子。十子作一處亦可。南人對局，已見敗證，則頻打。不許成屋，謂之合碎。合碎猶言翻局也。

三佛齊，閩婆，占城曰質罕。真臘曰莎。

事始。

雙陸，劉存，馮鑑皆云魏曹植始製。考之北史 胡王之弟爲握槊之戲。近入中國。又考之竺貝，雙陸出天竺，名爲波羅塞戲。然則外國有此戲久矣。其流入中州，則曹植始之也。唐王績集云，門彩曹王之局，謂此也。

盤馬。

北雙陸盤如碁盤之半而長。兩門二十四路，皆刻出。用象牙實之。以渤海榛木爲重。蓋不假施漆，而塵垢不能侵。或以花石砌飾，以木承之。以白木爲白馬，烏木爲黑馬。富者以犀象爲之。馬底圓平而殺其上。長三寸二分。上徑四分，下徑寸一分。大抵如今人家所用搗衣椎狀。番禺人以板爲局。布黑道而漆之。或以紙，或畫地爲之。以黃楊木爲白子。桄榔木爲黑子。底平柄短，如截柿，如浮屠形。三佛齊，閩婆，占城，眞臘，南皮，以花梨木爲板。刀劃成路。多席地置板其上。蕃王則板下以銅爲簣，如響板然。拍子時，鏘然有聲以爲樂。以象牙爲白子，烏梅木爲黑子。或以紅牙爲黑子。大食國

以毯織成局。白黑子與諸國同。

骰子。

三佛齊，閩婆，眞臘，大食以木爲骰子。六面。南皮，占城以烏木或角爲之。長二寸許。無么六。三佛齊，閩婆，占城骰子曰胡纏。么曰薩，二曰塗打，三曰帝伽，四曰暗口，五曰班滓，六曰喃。眞臘骰子曰撒家。么曰枚，二曰枚毗，三曰琳，四曰不琳毗，五曰班，六曰辛。大食么曰亦，二曰塗打，三曰栖打，四曰察打，五曰班打，六曰失打。

賭賽。

北人以金銀奴婢羊馬爲博。以所獲男女或買到人謂之奴婢。貧者以杯酒勝負。不問局數。多者以十五籌爲率。先滿者勝。少至十籌，或七八籌。皆臨局計議。技高者饒一籌，或三四籌。亦有明瓊。未投先牽角頭。黑馬歸第三梁。謂之牽三梁。仍許先擲者。番禺人以百緡至三二百緡。約以三局下至十緡。貧者三數環至數十金。高者饒一子。先歸一點也。一路。至六點。或饒先擲。三佛齊，閩婆，眞

臘，南皮，占城以金銀或千緡。以三五局爲率。大食國以其國所用金錢爲博。錢面文作象形。

### 名稱。

北人打雙陸曰打雙。盤曰雙盤。馬曰雙馬。番馬打雙陸曰打雙陸。盤曰雙陸板。馬曰雙陸子。三佛齊，闍婆，占城打雙陸曰巴僧。板曰巴板。馬曰姑茶一。局曰薩板。眞臘打雙陸曰除地。板曰葛。馬曰塞。姑則切。一局曰板。大食打雙陸曰吧咤。下音齊。板曰毯。馬曰樞一。局曰亦。

### 雜記。

北雙有五。曰平雙陸。曰三梁。曰七梁。曰打間。曰回回。平雙陸易。北人多能之。三梁雙陸難。能者什一而已。七梁打間，合而言之曰梁間。燕之茶肆多置局。或五或六，多至十餘。博者出錢已僦局。如中州邸肆置棋具也。漢人契丹戶置雙槃。馬行亦令從者挾以出。骰子入合撥中。合撥華言皮篋。番馬雙陸名有五。曰下噴。曰三推。曰囉羸。曰不打。曰佛雙陸。下噴，三堆難。

囉羸，不打易。佛雙陸止孺兒爲之。凡閭閻阜隸輩皆能此戲。士大夫則否。  
端康連惠四州亦頗有能者。南蕃名有三。曰四架八，曰南皮，曰太食。惟四  
架八番禹人能之。

(八) 韓脫。

第四冊古代中國與猶太之交通第五面韓脫下應增入下方材料。元史卷六，至  
元四年，冬，十二月，立諸位韓脫總管府。又卷七，至元九年，八月，丁酉  
，立韓脫所。

# 本書引用書目

史記 司馬遷

前漢書 班固

後漢書 范曄

三國志 陳壽

晉書 房喬

魏書 魏收

宋書 沈約

梁書 姚思廉

北史 李延壽

南史 李延壽

周書 令狐德棻

隋書 魏徵





遼史紀事本末 李有棠

文獻通攷 馬端臨

通典 杜佑

山海經 伯益

莊子 莊周

列子 列禦寇

墨子 墨翟

管子 管仲

韓非子 韓非

荀子 荀卿

淮南子 劉安

呂氏春秋 呂不韋

新語 漢魏 陸賈

新書 漢魏叢書 賈誼

新序 漢魏叢書 劉向

穆天子傳 浙江圖書館叢書 第二集丁謙校

郭璞注

穆天子傳西征今地攷 漢魏叢書

顧實

汲冢周書 漢魏叢書

孔晁注

竹書紀年 漢魏叢書

沈約注

爾雅

說苑 漢魏叢書 劉向

風俗通義 漢魏叢書 應劭

書經 蔡沈集傳

拾遺記 漢魏叢書

王嘉

述異記 漢魏叢書

任昉

古今注 漢魏叢書

崔豹

中華古今注漢魏叢書 馬綰

焦氏易林漢魏叢書 焦贛

大戴禮記漢魏叢書 戴德

中論漢魏叢書 徐幹

韓詩外傳漢魏叢書 韓嬰

潛夫論漢魏叢書 王符

論衡漢魏叢書 王充

鹽鐵論漢魏叢書 桓寬

神仙傳漢魏叢書 葛洪

庸齋筆記 薛福成

東洋史 王桐齡

神異經漢魏叢書 東方朔

海內十洲記漢魏叢書 東方朔

博物志 漢魏叢書 張華

西京雜記 漢魏叢書 劉歆

南方草木狀 漢魏叢書 稽含

洛陽伽藍記 漢魏叢書 楊衒之

西陽雜俎 段成式

韓昌黎文集 韓愈

李文饒文集 李德裕

大唐西域記 玄奘 （日本西京帝國大學文科本最佳。）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慧立

五天竺國傳 敦煌石室遺書 慧超

異物志 唐人說薈 李膺

貞觀公私畫史 唐人說薈 裴孝源

北戶錄 唐人說薈 段公路

括地志 魏王泰

唐會要 王溥

冊府元龜 王欽若

古文淵鑒 清聖祖選

嶺表錄異 唐人說薈 劉恂

淵穎集 四庫本 吳萊

長安志 宋敏求

長安圖 李好文

諸蕃志 學津討原重訂函海 趙汝适

麟耕錄 陶宗儀

西使記 學津討原 劉郁

佛國記 牛津大本 法顯

漢字蒙首元朝秘史 葉德輝刊本

西域聞見錄

青照堂叢書

七十一

元朝秘史注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

李文田

元秘史山川地名攷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

施世杰

蒙兀兒史

屠寄

皇元聖武親征錄

元朝名臣事略

蘇天爵

蒙古源流

薩囊台吉

元史譯文證補

洪鈞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丁謙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丁謙

異域錄

海指

圖理琛

元也里可溫攷

陳垣

火祆教入中國攷

陳垣

長春真人西遊記

連筠簪叢書  
皇朝藩屬輿地書

李志常

景教碑文研究

日文

佐伯好郎

本草綱目

李時珍

海國圖志

魏源

朔方備乘

何秋濤

西域水道記

徐松

南部烟花記

唐人說薈

馮贇

元文類

蘇天爵

敦煌石室遺書

羅振玉

銷夏

寶顏堂秘笈

陳繼儒

松漠紀聞

洪皓

賢奕

寶顏堂秘笈

劉元卿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

漢魏叢書

郭憲



漢武帝內傳漢魏叢書 班固

畫禪寶顏堂秘笈 蓮儒

楓窗小牘寶顏堂秘笈 袁袞

庚申外史寶顏堂秘笈 權衡

羣碎錄寶顏堂秘笈 陳繼儒

偃曝談餘寶顏堂秘笈 陳繼儒

佛本行集經大藏經 闍那崛多

那先比丘經大藏經 無名

樂郊私語寶顏堂秘笈 姚桐壽

敕定遼金元史語解

職方外紀皇朝藩屬輿地叢書 艾如略

坤輿圖說四庫本 南懷仁

海錄海山仙館 謝清高

河源記學海類編潘昂霄

近光集見元詩選周伯琦

秋澗集四庫本王惲

靜修集四庫本劉因

文安公文集四庫本揭傒斯

禮部集四庫本吳師道

圭齋文集四庫本歐陽玄

乾乾居士集見元詩選陸仁

霞外集見元詩選馬臻

所安遺集陳泰

桂隱集見元詩選劉詵

天馬歌見元詩選何麟瑞

子虛翠寒集見元詩選宋无

池北偶談 王士禎

能改齋漫錄 吳曾

島夷志略 知服齋叢書

汪大淵

新疆要略 皇朝藩屬  
輿地叢書

祁鵠皋

孟子 朱熹集註

詩經 朱熹集傳

抱朴子 葛洪

尚書大傳 伏勝

大西利先生行蹟 艾儒略 陳垣  
刊本

明浙西李之藻傳 陳垣

聖教信證 韓霖 張賡

元西域人華化攷 陳垣

四庫全書簡明日錄

平定羅刹方略 皇朝藩屬  
輿地叢書

東方雜誌 第八卷  
第五號

漢西域圖攷 皇朝藩屬  
輿地叢書 李光廷

瀛環志略 徐繼畲

眞福和德理傳 郭棟臣

存復齋文集 朱德潤

東西洋攷 惜陰軒  
叢書 張燮

太平廣記 李昉

西王母傳 郭說 桓麟

大元馬政記 廣倉學  
窘出版

開封一陽樂業教考 陳垣

瀛涯勝覽 廣百川  
學海 馬歡

星槎勝覽 古今  
說海 費信

西洋朝貢典錄 指海 借月山房 黃省曾

高僧傳初集 慧皎

高僧傳二集 釋道宣

宋高僧傳三集 僧贊寧

明高僧傳四集 釋如惺

天下郡國利病書 顧炎武

湛淵靜語 知不足齋叢書 白珽

二十世紀中外大地圖 周世棠 孫海環

舊約全書

聊齋志異 蒲松齡

嶺外代答 筆記小說大觀 周去非

滇載記 古今說海 楊慎

雜纂 見古今說海 李義山

志雅堂雜鈔筆記小說大觀 周密

國史補筆記小說大觀 李肇

夢梁錄筆記小說大觀 吳自牧

閩書 何喬遠

庶齋老學叢談知不足齋叢書 盛如桢

泉南雜誌寶顏堂秘笈 陳懋仁

金志古今說海 宇文懋昭

清代中國學術概論 梁啟超

陶齋藏石記 端方

兩京新記 韋述

唐兩京城坊考 徐松

朝野僉載四庫本 張鷟

沙洲志敦煌石室遺書

墨莊漫錄稗海 張邦基

東京夢華錄津逮秘書 孟元老

佛祖統紀 志磐

僧史略 贊寧

荆楚歲時記漢魏叢書 宗懔

使西域記學海類編 陳誠

大夏考見史地學報 柳貽徵

解說西域記 堀謙德 (日文)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大藏經 義淨

南海寄歸內法傳大藏經 義淨

回回原來 劉三傑

天方正學 藍煦

歸潛志知不足齋叢書 劉祁

香譜

唐宋叢書  
百川學海

洪芻

佛祖歷代通載

念常

釋氏稽古略

釋覺岸

塞北紀行

皇朝藩屬  
輿地叢書

張德輝

新疆遊記

謝彬

蒙韃備錄

古今  
說海

孟珙

元典章

董康刊本

明一統志

李賢

清朝全史

稻葉君山著  
但燕譯

蠻書

樊綽

野客叢談

寶顏堂  
秘笈

王楙

佛敎之初輸入

梁啟超

三輔黃圖

漢魏  
叢書

漢亡名氏



吳船錄

知不足齋叢書

范成大

見聞錄

寶顏堂秘笈

陳繼儒

太平御覽

李昉

唐大詔令

宋敏求

福建通志

同治九年覆刊

吳棠

南部新書

學津討原本

錢易

中吳紀聞

學海類編本

龔明之

鐵圍山叢談

知不足齋叢書

蔡條

雞肋編

說郛二十七

莊綽

萍洲可談

守山閣叢書

朱彥

唐律疏義

長孫無忌

明律集解

沈家本

揮塵後錄

學津討原本

王明清

粵海關志 梁廷枏

程史 津逮秘書 岳珂

攻媿集 四部叢刊 樓鑰

輿地紀勝 王象之

泉州府志 陽思謙

太平寰宇記 樂史

心史 鄭思肖

東南紀聞 守山閣叢書 元無名氏

廣東通志 阮元

朱文公集 四部叢刊 朱熹

癸辛雜識 津逮秘書 周密

元史類編 邵遠平

欽定全唐文

一切經音義 海山仙館叢書 玄應

文苑英華 李昉

唐大和尚東征傳 羣書類從第四輯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職方典

吳越備史 學津討原 錢儼

欽定全唐詩

茅亭客話 津逮秘書 黃休復

蒙古史料校注四種 王國維

老學菴筆記 津逮秘書 陸遊

中華遠古之文化 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民國十二年印

安特禮著  
袁復譯

草堂雅集 四庫本 顧瑛

乾隆泉州府志 懷蔭布等

乾隆南海縣志 魏綰等

乾隆廣州府志 李侍堯等

重修肅州新志 乾隆二年 黃文緯

甘肅通志 乾隆十四年 鍾賡起

釋史 馬驥

洛氏中國伊蘭卷金石譯證 地質調查所印行

章鴻釗

陸宣公奏議 陸贄

清異錄 惜陰軒叢書 陶穀

日知錄 顧炎武

皇明世法錄 陳仁錫

至正集 許有壬

九靈山房集 四庫本 戴良

林外野言 四庫本 郭翼

丁鶴年詩集 四庫本 丁鶴年



## 引用外國書目

亨利玉爾古代中國聞見錄 (英文)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4 vols., Henry Yule, revised by Henri Cordier.*

此書所有材料，除高僧鄂多力克遊記外，悉已譯出，分配本書各冊中。

亨利玉爾馬哥孛羅遊記 (英文)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2 vols., Henry Yule, revised by Henri Cordier.*

白萊脫胥乃寶中世紀中央亞細亞歷史地理研究 (英文)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Resources. E. Bretschneider.*

佐伯好郎景教碑文研究 (英文)

*The Nestorian Monument, P. Saeki.*

馬克哈姆哥倫布紀行 (英文)

*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C. R. Marham.*

麥錫克拔都他印度及中國遊記 (德文)

*Die Reisen des Arabers Ibn Batuta durch Indien und China*, Hans von Meik.

霍渥脫蒙古史(英文)

*History of the Mongols*, H. H. Howorth.

白洛克爾曼回教古今史(德文)

*Der Islam von seinen Anfangen bis zur Gegenwart*, C. Brockelmann (Separatabdruck von J. von Pflugk Hartungs Weltgeschichte)

勞福爾伊蘭文明中之中國人之貢獻(英文)

*Sino Iranica*, B. Laufer.

勞福爾中國及希臘寓言研究(英文)

*The Diamond.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B. Laufer.

司徒貝亞洲境內之印度日耳曼系人種國及中央亞細亞各民族(德文)

*Die Reiche der Indogermanen in Asien und die Völker Zentralasiens*, R. Stube. (Separatabdruck aus J. von Pflugk Hartungs Weltgeschichte.)

斯文赫定亞洲沙漠中旅行(德文)

*Durch Asiens Wusten, Sven. Hedin.*

鳳凰雜誌(今絕版)(英文)

*The Phoenix*

孟斯忒白格中國美術史(德文)

*Die Chinesische Kunstgeschichte, H. Munsterberg. 2 vols.*

莫爾斯中國外交史(英文)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ols. H. B. Morse.*

博拉德盧白魯克奉使蒙古記(英文)

*The Journal of William of Rubruck. A. W. Pollard.*

博拉德勃拉奴克劈尼奉使蒙古記(英文)

*The Journal of Plano Carpini, A. W. Pollard.*

衛三畏中國總論(英文)



*The Middle Kingdom*, 2 vols. S. Wells Williams.

比耳英譯玄奘西域記(英文)

*Buddhistic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2 vols., S. Beal.

比耳英譯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英文)

*Life of Huen-Tsiang*, S. Beal.

雷蓋英譯法顯佛國記(英文)

*Fa Hien's Records of Buddhistic Kingdoms*, J. Legge.

高楠順次郎英譯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英文)

*L. Tsing's Records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Takahusu.

李希脫和芬支那(德文)

*China*, F. Richtofen, Bd. I, 395-733. *Entwicklung des Verkehrs zwischen China und den Völkern in Süden und Westen von Zentralasien.*

莫克基印度海運史(英文)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Mookerji.*

巴爾克中西交通紀事(英文)

*China's Intercourse with Europe, E. H. Parker.*

此書乃摘錄夏德中西紀事而成。僅記明清兩朝中歐交涉。明以上諸朝，僅略述之而已。

夏德中國古史(英文)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F. Hirth.*

哈克曼佛教概論(英文)

*Buddhism as a Religion, H. Hackmann.*

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國聞見錄(法文)

*Relation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a la Chine.*

*Par M. Reinaud.*

通報

*Toung Pao*

安德森中華遠古之文化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J. G. Anderson, 1923. (Reprint from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No. 5.)

藍抱德俄國史

*Ramband's History of Russia,*

克魯乞甫斯吉俄國史

V. O. Kluchevsky's *History of Russia*, trans, C. J. Hogarth.

白露姆哈爾中國回教

M.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拔戴雷俄蒙中三國交涉檔案

*Russia, Mongolia, China, By John F. Baddeley,*

莫爾斯東印度公司編年史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4 vols. Oxford.*  
*H. B. Morse,*

孟對遊記

*P. Mundy's Travels, issued by Hakluyt Society., vol, III.*

臘勃孫印度上古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Ancient India. E. J. Rapson,*

白樞忽必烈汗之二高僧傳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By E. A. W. Budge.*



## 勘誤表

本書篇頁字數甚多，自首至尾，校對一徧，甚爲不易。而各方催促早日成書，故茲特就余流覽所及者作一勘誤表如下。

第一冊自序，第一行，第三十格，「到」應作「利」。

第二冊第三八五面，第七行，第十四格，「登」應作「登」。

第二冊第三八六面，第十二行，「亞亞細」應作「亞細亞」。

第二冊第五二六面，第二格，「登」應作「登」。Sibirsky Westnik 應印爲意大利文。

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第一三二面，第十行，「Sinkalan」應作「Sinkalan」。

第三冊同上第一八三面，第十四行，第三十九「節」應改作「四十三」節。

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六六面，第五行，第二十格，小字「九下」之間，應添「無」字。

第三冊同上，第二三〇面，第十一行，第十四格，「登」應作「登」。

第三冊同上，第二四六面，第十四行，第五格「登」應作「登」。

第三冊同上，第三〇三面，第五行，第十格，「阿忒紹」應作「柯劭忒」。

第四冊，古代中國與伊蘭之交通，第一五六面，第十一行，Irania 應作 Ira-

nica。

第四冊同上，第一八四面，第十二行。第二二十九節應作第三十三節。以

下各節數目，直至書末，悉須加一。

第四冊同上，第二七九面，第六行，第十七格，「也。」下應加。

第五冊第一六面，第十行，第一格，「今」字上「胡」字應刪去。

第五冊第七六面，第十行，Indogermanen 應作 Indogermanen。

第五冊第一七八面，第七行，第一格，na 應作 Ka。

第五冊第二四七面，第八行，第九格，「纂」應作「纂」。

第五冊第三一九面，第四行，第二十六格「吉」字旁加(五)。

第五冊第四三七面，第九行，第二十三格，「新書書」應作「新唐書」。

第五冊第四七四面，第四行，末格，平字旁，（一）應作（十）。第六行首格（一）應作（十）。

第五冊第四七六面，第八行，第二十七格，希字旁（一）應作（十一），第十行首格（一）應作（十一）。

第五冊第四八三面，第十三行，第三十二格，羅字旁（一）應作（十二）。

第五冊第四八四面，第三行，第十七格，城字旁（二）應作（十三）。同行第三十二格僧字旁（三）應作（十四）。

第五冊第四八四面，第七行，第二十格，國字旁（四）應作（十五）。

第五冊第四八五面，第一行，第二十三格，巫字旁（五）應作（十六）。第二十

七格木字旁（六）應作（十七）。第三十二格魯字旁（七）應作（十八）。同面第

二行第二格都字旁（八）應作（十九）。第三行第一格木字旁（九）應作（二十）。



第五冊第四八五面，第八行首格，（一）應作（十二）。第十行首格（二）應作（十三）。第十一行首格（三）應作（十四）。第十二行首格（四）應作（十五）。第十三行首格（五）應作（十六）。第十四行首格（六）應作（十七）。

第五冊第四八六面，第一行，首格（七）應作（十八）。第二行首格（八）應作（十九）。第六行首格（九）應作（二十）。第八行，第三格，北字旁（一）應作（二十一）。

第五冊第四八七面，第八行，首格（一）應作（二十一）。

第五冊第四八九面，第一行，第二十一格，哈字旁（一）應作（二十二）。第二行，第二十三格，暹字旁（二）應作（二十三）。第八行，首格（一）應作（二十一）。第十四行，首格（二）應作（二十三）。

第五冊第四九〇面，第四行，第三格，哈字旁（一）應作（二十四）。第七行，首格（一）應作（二十四）。

第五冊第四九四面，第二行，第二十三格，奔字旁（一）應作（二十五）。第三

行，首格（一）應作（二十五）。

第五冊第四九六面，第三行，第十九格，世字旁（一）應作（二十六）。第六行，首格（一）應作（二十六）。第八行，第四格，高字旁（一）應作（二十七）。

第五冊第四九七面，第一行，首格（一）應作（二十七）。

